

## 第一章 神鬼之手

空中的乌云浓得象是泼上去的墨，那么一层层一叠叠地堆集着，狂风打着呼哨在旋转，毫无忌惮地向大地一遍又一遍地卷来，天际偶而亮起一道耀眼的金蛇，强烈的闪电照得山峦河流俱在颤抖着，沉闷的雷鸣声隐隐响在云堆之上，似遥远的皮鼓在作没有节奏的敲打，现在正是黄昏时分，假如不是这种阴霾天气，景色该是极为美妙的。

眼前是一片草原，荆棘杂树纠结丛生，如烟的野草蔓生，草原尽头似与灰沉的云天混连在一起，这边，生长着一株孤零零的白杨树，一个瘦削的身影便懒洋洋地倚靠在树干上，这人穿着一袭紧身的黑色衣裳，襟口上一路沿下来绣着片片白色的竹叶，在他身后，一匹高大的黄骠骏马正低着头在吃草，模样儿和它主人一样，也是那么懒洋洋的。

夏天的雷雨来得可真快，刚才一会儿还有太阳光，只这么一瞬间就乌云布满了，要不然，这夕阳晚霞之景也够得瞧上一阵子呢。

现在，这靠在树干上的人抬起头来了，是好一张又美又带煞气的脸盘儿，他一双眼睛冷清而莹澈，黑得发亮，眼角微往上挑，这么一来，就显得有些儿寒森森的、威凛凛的了。他的鼻梁直，嘴唇大小适度，却只略嫌薄了些儿，在他抿着嘴唇的时候，就成为一条下垂的半弧线，看起来令人有一种不敢亲近的孤傲感觉，更带着几分残酷悍野的味儿。

望望天色，他微眯着眼睛朝草原远处瞧去，神态里有些不大耐烦，但这不耐烦之色却显然不是为了这场即将到来的雷雨，看情形他还另有所待。

忽然，这人神色一振，他仔细朝前面看了一会，苍白的面孔上浮起；抹疲倦的笑容，满是风霜的意态里，表露出一股无可言喻的欢欣与慰藉，他用舌尖润了润嘴唇，喃喃地道：“可来了，希望这场大雷雨不要耽搁他们的行程……”他自语着，但是，老天却没有依照他的心愿，片刻间，在一霹雷似的雷声过处，几道弯曲的电闪象要撕裂天幕般掠草原逝去，倾盆的大雨，就那么不容情地漫空落下，雨势大得如黄河决了堤似的！这人摇摇头，依然姿势不变地倚在树干上，他的马儿也挨了过来，不住用鼻端触闻他的面颊。

雨水沿着他的眉毛直淌，远近都是一层猛水雾，不一会，人马都湿得透透的，象刚从水里捞起来。

于是，隐隐地，在哗啦哗啦的骤雨声里，一阵有节奏的轮轴转动声传了过来，间或夹着人马的叱喝嘶叫声。啊来了，不知道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在这大雨天还顶着挨淋往前赶？这人没有动静，双目睁着，一眨不眨地注视人马声传来的方向，没有一会，在滂沱的雨水雾气里，已有一列队伍移近，马上的人都下来了，正低着头，弓着腰，牵着马匹顶着雨朝前走，在这些行列中间，瞞，敢情还有一辆囚车的铁笼子里，坐着一个模糊的身影，看不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接近了，那第一个走在前面的人是个大块头，即使弓背曲腰看起来也是那么一大截，粗壮得活象是座山！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水，这人古怪地朝那辆囚车看了一眼，于是，他闲闲地迎了上去，形色轻松而洒脱，他的两肩平隐而安定，有一种特异的沉猛与雄浑意味，满天的雷雨，似被他一人挑住了。

那大块头嘘了口气，一脚高一脚低地又朝前迈了几步，猛一抬头，已

看见眼前站着一个人，他吃了一惊，尚未说话，对方已淡淡地道：“大雨天，哥儿们可真够苦的，下一程由兄弟我来代劳了吧！”大块头抹去眼睫上的雨水，睁大了眼仔细向那人看了看，口中吆喝着道：“好朋友敢情是找碴来的？这是‘百隆派’替大宁府押解的重犯，朋友你眸子放亮点……”这人伸手入怀，他的腰部隐隐隆起了一块，他一面伸手，一边笑道：“百隆派替鹰爪儿当狗腿子，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在与道上兄弟为难，这遭区区实在看不过眼去，所以么，各位也就命里注定要栽上一次了！”这时，大块头后面又跟上来三个人，其中一个瘦得象竹竿一样的汉子朝侧旁一转，厉声道：“干什么的？竟敢拦路阻止官府囚车行进，莫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李二，你去拿下他，魏老七，你到后面去通知万三爷，就说有……”这位瘦子仁兄的话语还没有来得及结尾，对方那人已豁然大笑，疾闪而进，雨水飞溅中，那叫李二的大宁府皂役已狂号一声，横着飞出去两丈多远。

几乎没有看见他在动作，而他已到了瘦高条身前，这位瘦高条正是大宁府府衙的二捕头陈昭生，有个外号人称“青皮狼”，为人最是刁狡奸滑不过，他经过的大小阵仗也可说不少了，此时刚一照面，这位二捕头已知道大事不妙，这一下撞上硬板子了，一声大吼，他往后一撤身，拼命叫道：“来人哪，有匪人拦路劫车……”那人在雨中溜溜地一转，左右一晃，单掌一平倏斜，刚扑过来的大块头骤然鬼叫了一声，一颗斗大头颅带着一脸的血水喷了出去，这一下子，陈昭生算看见了，其实不看见倒还好，一看见他几乎吓得屎尿齐流，猛一哆嗦他活象被剥了皮似的怪号起来：“天……天爷……‘鬼手’秋离……”冷冷一笑，那人象幽灵一样飘进，身躯一矮，躲过了一柄砍山腰刀，左手突斩，另一条人影也号啤一声，打着转子仆倒在地上。

陈昭生吓得连挂在胯间的一柄长剑也忘了拔出来，他只管一个劲地往后倒退，口中带着哭音叫道：“来人哪！ 矧值搅怨 炖慈四摹 踹侨怒！ 9 矧智锢牒吡艘簧 ど潤 穉 珊璋懵酉蚝竺嫫那舫担 挠沂忠恢辈透谿 湮炊 讲兵涣 廊 耍 际且恢蛔笳频慕茏\*！眼看着快接近囚车，一条人影疼地刺里扑来，兜头就是二十余掌，雄劲的掌风激得空中雨水抡成一个圆圈，水珠雨花四下飞溅，力道活象二十柄巨锤同时自不同的角度砸了过来！鬼手秋离狂笑一声，凌空的身形猛坠急转，就在这一坠一转之中，他的左掌又来一平倏斜，宛如一柄来自虚无的血刃淬然反斩上去，“嗤”地一声裂帛之响，一片布块飘飘落下！连眼梢子也没有撩一下，秋离神速无匹地扑上了囚车，此刻，囚车四周已有二十多名劲装大汉在严阵以待，刀芒在雨水中泛得雪亮！他的身形毫未迟滞，依旧原势掠下，二十多柄大砍刀在一片吆喝声中会成一片刀海迎来，他的双脚却在眨眼间奇妙地长横斜绞，在一连串的锵锵声中，二十多柄大砍刀倒有一大半被绞上了天。左掌竖立如刀，猛然劈向囚笼上的铁栅，在整个囚车的震动中，拉车的马儿惊惶得人立高嘶，秋离刚刚硬劈断了一根儿臂粗细的铁栅，又是一片强厉的劲风直袭而来！

苍白的面容突地一沉，他上身微侧，左掌挽起一道圆弧，掌势自弧心直摔背后，“砰”的一声震响中，他身形一晃，那位猝袭者却已歪歪斜斜退出去四五步！

单掌闪电般一抡又回，“咔嚓”一声，又是一根铁栅栏被砍断，他向里面坐着的一个形容憔悴而孱弱的白发老人匆匆一瞥，急促地道：“何老前辈，你能出来么？”那位老人雪白的长发与雪白的须髯被雨水黏湿成一团，他苦

笑一声，长叹道：“多谢壮士冒死营救，但老夫双足足筋已被挑断，与一般废人无异，还是请壮士尽快退去，免遭累及。”在这老人说话声中，秋离已头也不回地与身后来攻迎拒了数十掌，他大笑一声道：“前辈，在下既来，就是欲与前辈同生死，不能救出前辈，在下亦不做复回之想了！”囚笼内的老人似是一怔，他感动地道：“但……但是，老夫尚有脚镣手铐在身……”秋离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左掌又闪电般舞成一片叉棘形扫出，在那片似成实质的掌声尚在空中闪动之间，他那掌沿已锋利地猛然砍向囚笼之中，于是，一阵清脆的铁器断裂声传来，他的五指已抓着老人胸口一把提了出来！

老人身躯甫出囚笼，秋离已大吼一声，肩膀倏然回转，左掌又是一平突斜，抖手震飞了一名大汉，手腕一振下，幻成千百掌影扣罩向另一个奋身冲来的紫面红髯老人！

那老人暴喝一声，单足旋地急退，秋离豁然笑道：“万三叶，你在百隆派是个人物，在我秋离眼里却是个废物！”另一个年约三旬，生有一大把络腮胡子的魁梧大汉自一侧扑来，手中一把绞链锤一场猛砸，四周十七八把闪亮的砍刀也纷纷削落，来势又狠又毒！

秋离轻蔑地一笑，肩上扛着一个人却如此迅捷地募而腾起，在大雨中，他双脚一个大劈叉又淬然并拢，在他一叉一并之间，七名使刀大汉已惨号着仰身栽倒，而他的身形却又升高了寻丈！

那叫万三叶的老者不由气得额际青筋突暴，他狂吼一声，连连推了一十七掌，掌风将倾盆大雨劈得四散纷飞，而鬼手秋离却已远逸在三丈之外！虬髯大汉双目怒瞪欲裂，拉着嗓子大叫：“姓秋的王八蛋，你是他妈有就留下来战个三百回合，夹着尾巴跑算是那一门子英雄好汉？”秋离左手挟着老人，身形在空中一翻倏落，足尖准确无比地一勾，已将在下面仓皇闪躲的“青皮狼”陈昭生踢得摔倒地下，他哧哧一笑，瘦削的身躯平贴着地面飞起，那么美妙地落在他的坐骑鞍上，马儿长嘶一声，冒着大雨狂奔而去，快得就象一双脱弦怒矢，烟雨迷蒙中，传来秋离桀骜的语声：“马大胡子你等着，待秋离用一只手摘你项上狗头……”语声随着急剧的蹄音摇曳而去，终至渺不可闻，只剩下漫天的大雨落个不停，淋在这些楞怔的人们身上，也淋在他们心里，内外都是凉森森的，说不出有多么窝囊，说不出有多么冷悞。

青皮狼陈昭生拼命从地下爬了起来，脸上是又红又紫，头发上还沾着些儿草絮，他捂着肩胛，哭丧着面孔拐了过来，哑着嗓子嚎道：“万三爷，这可如何是好？那何老儿是大宁府限令归监的重犯，也是你们的祸根儿，这下子半途吃那姓秋的劫了去，在下可是万万承担不起这罪名……”被称做万三爷的红髯老人哼了一声，冷冷地道：“陈头儿，你就甭嚷嚷了，大不了你回去吃一顿排头摘掉顶上的孔雀翅儿，老夫等人不但结下了这个强仇，掌门人的家法却更要人的老命……”青皮狼苦着脸哼唧了两声，道：“三爷，咱们都是有家有小的，谁也得往远处想想，你老就捉摸着给出个主意吧……”万三叶皱眉沉吟了一阵，道：“奇怪，那鬼手秋离自来都不与人打交道，行事作案也俱是独来独往，两肩荷着一口啥事不管，这次却冒了这大风险来劫囚车，唔，不知他与那何老儿有着什么瓜葛？”陈昭生在雨中淋着，面色青中泛紫，他唉了一声：“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猛一看见他施出那记招牌的绝活儿“鬼在哭”，心里就凉透了，“遇着这块爹，咱们吃公事饭的伙计除了认栽以外还有哪条路可走哩？”万三叶也嘘了口气，沉重地道：“老夫手下弟子伤亡不少，眼里看着却连一个也来不及救，江湖上闯了十几年，真

有点怀疑自己这段漫长日子是怎么混过来的……”青皮狼陈昭生用舌头舔舔唇上的雨水，“呸”地吐出来，搓着手道：“三爷，连你的‘流星大锤拳’都沾不着人家，我这几下子庄稼把式也难怪一上去就跌了个大马爬，三爷，你老看看该怎么办？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回去交待，干耗在这里淋雨也不是那么回事……”万三叶难堪地沉默半晌，恨声道：“这样，陈头儿你带着你的弟兄快马赶回大宁府报讯，并请伊大人再宽限几天，请顺便向伊大人禀报，就说老夫我首次失着，也请他看在我俩多年交情份上莫予怪罪太甚，且等哥儿们转回总坛，面禀掌门，一则自请处置，再则由派中多遣高手，缉拿逃犯，太苍派方面，也得遣人通知……”青皮狼陈昭生打了个哆嗦，拧了把鼻涕，失魂落魄地道：“也只好这样了，三爷，这次事儿，还请你老多担待，钱大哥的脾气你知道，三句话不对就撕下脸来翻桌子，唉，在下说着说着就心里发毛……”点点头，万三叶牵过自己的坐骑来，招呼了一声与百隆派的一千人翻身上马，临走，他转头道：“陈头儿，地下躺着的无论死活你都给我招呼一下，老夫先走一步了。”青皮狼陈昭生裂着嘴答应了一声，脸上雨水湿漉漉的，分不出那些亮晶晶的水珠儿里包含了些什么？不晓得那些水珠儿是老天爷的泪呢还是陈昭生的泪？在他答应的时候，百隆派的十多名铁骑在万三叶率领下冒雨而去，蹄声渐远，留在这里的，只有一片浓重的怅苦与凄凉……黄骠马的四蹄飞扬着，嘴里喷着一阵阵的雾气，在一蓬蓬的泥水进溅里，它已朝着一个十分陡斜的山坡冲了上去，山腰半坡有一片树林，不怎么太广，但枝叶盘绞纠缠，如果不识得此路径，也够走的。

马背上，秋离牵着缰，左手环背着紧围在那何姓老人的腰上，两个人身子都早湿透了，马儿的毛也全向下刷，一路上滴着水，现在，他们隔着方才打杀的地方，已有五十多里路了。

天色早已黑了下來，灰蒙蒙的，暗黝黝的，只极西的天边还有那么一抹要死不活的惨白，雨已小得多了，从滂沱喷注转成为细细丝丝的牛毛小雨，这种天气，实在令人喘不得大气。

树林里垂斜的枝牙滴着水在秋离与那老人的头顶掠擦而过，半炷香后他们已走了出来，林子外，有一条小路通过山坡直达顶端，那里益着两间小石屋，没有灯火，从这里看去，那两间小石屋显得有些儿孤零。

秋离一甩头，脸上的雨滴儿被洒掉不少，他低沉地道：“老前辈，快到了，前面就是。”坐在后面的老人喘息了两声，沙着嗓子道：“壮士，为了老夫之危，累及壮士担冒如此风险相救，老夫实是于心木安，老夫老矣，任他们如何逼害欺侮，也不过就是这么一把快要人土的老骨头而已……”秋离坐骑往坡顶上爬着，他笑一笑，微翘的眼里一片膜陇的光彩：“老前辈，在下素来恩怨分明，滴水之恩都应该涌泉以报，何况前辈予在下之惠又是如此深厚？”老人似乎惊愕了一下，他迟疑地道：“壮士并非是闻得老夫遭此冤屈心有不平才来施救？”哈哈一笑，秋离道：“在下行道江湖十余年，来去都是单人匹马，只要不犯在下，在下亦很少去惹人，不关己身之事，前辈，在下从不插手。”“那么……”老人犹豫着道：“壮士是为了什么才搭救老夫呢？老夫自认与壮士素昧平生，想不出曾在何处何时见过尊颜？更谈不上有过恩惠了……”马儿忽然颠簸了一下，秋离用劲一提缰绳稳住了，他深沉地道：“前辈，可还记得十年前一个暴风雪的晚上，有一个瘦弱饥渴的少年晕倒在你们门前的故事？”老人大大地震动了，他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道：“什么？壮士，你你你……你是说，你就是……”秋离平静地朝远处凝望着，而

远处是一片无际的黑暗：“是的，在下就是当年那个贫病不堪，饥寒交迫的少年。”马儿吃力地喷了口气，来到了那两间石屋之前，秋离一按马头，飘身而下，轻轻举臂，已将老人抱了下来。

老人显然已为方才突来的意外怔住了，他双目不眨地注视着秋离，满布皱纹的面孔上刻画着无尽的苍凉与老迈：“十年了……壮士……果然已有十年了……假如你不说，只怕老夫永远也认不出来你就是那个孩子……”秋离微微叹了一声，将马儿牵到屋侧一间简陋搭就的厨房里，随意将缰绳丢下，他过来扶老人，推开石屋之门，屋子里很暗，而且有了一股霉湿的气息，看样子，这个地方并不时常有人居篆……将老人安置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旧竹椅上，秋离找寻着火石点燃了一张白木桌上的桐油灯，昏黄的灯火沉沉地将两条人影拖在灰白的石壁上，一股深邃的落寞之感向他们袭来，在这里，欢欣与喜悦是隔得太遥远了，太遥远了。

老人咳嗽了一声，暗哑地道：“壮士……到现在，老夫尚不知道壮士尊姓大名？”秋离站到老人面前，苦涩地道：“前辈，在十年前，那孩子曾告诉过前辈……”人连忙点头，道：“是的，那时你曾说过你叫‘恨生’，但老夫知道这是假的，壮士，你那时才只十四五岁，老夫已觉得你在眉宇神韵之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嫉世妒仇、桀骜不驯的煞气，壮士，看你如今身手之绝，十年以远，该已有了非凡成就？”秋离黯淡地一笑，道：“没有，只染上两手的鲜血，唯一未变的，就是留在心中那股无法消、不能消、死不了、忘不了的耻辱与冤气！”老人一震之下，惊愕地道：“耻辱与冤气，壮士，你是指……”吁了一口气，秋离目光幽淡地凝注着桌上晃动闪烁的灯火，眸子有着浓重的迷蒙与抑郁，在这些悠悠忽忽的神思里，就象弥漫的烟雾中有一股强烈的红光，他的眸子深处，也有一片那么稠，那么刻骨，那么明显的仇恨光芒，这光芒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不可磨灭的，血淋淋的！

老人抖动了一下，低哑地道：“壮士，现在，是否可以赐告老夫以真名？”秋离缓缓展出一抹笑容，道：“秋离，秋天的秋，分离的离。”这两个字就象两个突然出现的厉鬼，吓得老人蓦地打了个寒颤！他骤骇地瞪视着对方，舌头宛如打上了结。

“鬼手？你你……你是鬼手秋离？”秋离无奈地耸耸肩，道：“这是他们硬给扣上的混号，假如有时间与闲暇，在下自己取一个将会雅致得多。”老人活动了一下脖子，象刚从一双无形的手掌扼钳下挣扎出来似地长长吐了一口气。

“壮士，秋壮士，老夫做梦也想不到名震天下，向以残毒狠辣闻名的鬼手秋离就会是你，会是十年前晕倒在老夫门前的那个瘦弱少年。”秋离背着手走了两步，淡漠地道：“而今，前辈，你已经知道了。”老人喘了口气，急急地道：“告诉老夫，壮士，告诉老夫你为何会在十年前晕倒于老夫家门之前？又为何在老夫替你调养了三天之后就在夜里不告而别？你又遭受了什么羞耻与冤屈？又如何知道老夫遇此危难？来，壮士，请告诉老夫……”秋离淡漠地一笑，沉思了片刻后，他道：“前辈，假如你要知道，在下便告诉你，但是，请莫中途插言，请莫予责评……”老人连忙点头，连忙道：“当然，老夫静静聆听便是……”轻轻依着桌沿，秋离的瞳孔深处又在隐隐闪射着那股强烈的仇恨之火，这发自内心的怨毒，宛如一条绝毒的青竹蛇，在围绕着他的灵魂，也在绞缠着聆听者的心脏；他们的呼吸逐渐相合，脉搏逐渐一致，于是，秋离沉缓的语声象来自另一个世界，缥缈地响着：“当我来到这个人

间，我就尝到了颠簸流离，贫困无告的苦涩，未满周岁，我的母亲便已去世，五岁时，父亲又因替官家凿石筑城而被巨石压伤成了半身不遂的瘫残，在这种绝境，我父子两人只有依靠典当与少数亲友的接济度日，父亲在愁郁的煎熬下，没有熬过我十岁的生日就弃我而去，我只得搬出了那间残破的小茅屋，用那间埋葬了我整个童年的茅屋换来父亲入了土，由那时起，我知道自己是孤单的一个人了，我明白这世界上不会再有人关心我，关怀我了，于是，我离开家，开始流浪的生活……”秋离的神色晦暗，他垂下头去，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讲：“自小，父亲便不以生活的艰困而忽略对我的教育，因此我读很多书，那是在黯淡的油灯下掺着父亲的泪来读的，很苦，’是真心在读，我的祖父曾中过进士，父亲幼时也曾被人称过小才子，哦；这都是很长远的事了……我离开家，就心去寻求我自孩童的时候起就仰慕的武林游侠生涯，我受了很多罪，吃了很多苦，到了高山……”老人目光一闪，道：“那是少林派的发祥地……”秋离没有理他，接着道：“我上了少林寺，但是在半路上就被他们拦下，我说明我是来求师学艺的，却被那些年轻和尚讽笑了一顿，但我决不灰心，我跪下求他们，哭着求他们，后来来了个中年和尚，轻淡地问了我几句话，又打量了我很久，似乎十分勉强地将我带到一座残旧庙宇里，那里是一栋改建了的土地庙，已被他们改做了临时灶房，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小杂役了，我整日辛苦，干着我体力几乎不胜的工作，但我默默忍耐着，希望有一天能得到他们赏识而教我一点我自小就仰慕的少林绝技，过了两年，有天我因工作太累而晕了过去，不幸的是那时我恰好端着一堆瓷碗，瓷碗是打碎了，我当然挨了一顿戒尺，然后，我被他们赶出来，象两年前一样，孑然孤身地下了山。在经过一条山溪时，我在溪中照了照，瘦弱憔悴的模样连我自己也伤心得哭了起来，我这两年中没有学得一点技艺，甚至连他们的厨僧习武也不准我旁观一眼，两年前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两年后我依然如此。”老人气得骂了一声，道：“想不到少林一脉竟是如此持名自大。”秋离摆摆手，道：“此后将近三年中。我一直在东飘西荡，做过小工、杂役、拾荒者、牧牛童，也饥过肚子，挨过揍，脸上沾过人家大爷的唾沫，睡过旷野、破庙、屋廊和坟地，晚上时常自己哭醒过来，警醒过来而除了望着冷瑟的夜空，就只有向自己的影子诉说心中的痛楚而没有人理我，没有人睬我，似我开始流浪时自己想到的，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话声低沉了下去，秋离闭闭眼，再开始述说：“在这三年中，我到过武当派，但他们以来历不明而拒绝收我，我求过华山派，他们却要我与一个年纪比我还小一岁的孩子较量一番，我被人家打得鼻青眼肿；在他们围观者的哄笑声中狼狈而逃，后来，我求到了襄阳一家镖局的总镖头，他是‘和字门’出身的好手，经我千祈万求始答允了我留下暂充了一名工役，三个月后，我因夜晚到院中沉思，撞见了总镖头与他一名镖师之妻的奸情，不但事后被他毒打一顿，还几乎被他暗置在饮食中的毒药害死。我悄悄跑了，跑得很远，那时候已是冬天，漫天风雪使得我支持不住，于是，前辈，你在门前发现了我……”。老人急切地道：“是的，但体又为何不告而别？老夫身为‘太苍派’首辈弟子，便是本身所学不能教你，尚可以推荐到派中更强的高手那里呀……”秋离郁重地摇摇头，道：“几年来受的侮辱、委曲、迫害已经够了，我实在担当不住，因此，在我身体稍有起色的时候便悄然离去，但我感激你，我将你的恩赐深藏心中，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报答你。”秋离笑笑，笑中含蕴着苦涩，他又道：“过了没有多久，我正在镇上帮人家扛木材，有两个衣

着华丽的人物站在木材堆集的场地隐秘处低声谈着话，我无意中靠近听到了一个大概，原来他们竟是‘八角会’与‘青衫帮’的人物，他们是在商议着如何联络‘红心教’陷害一个人，而这个人好似使他们十分畏惧，商量的方法竟然全是些阴毒下流的暗算手法，我当时凭着一股义愤，毅然奔到那个人居住之处，他的住处也是从那两人的口中探悉，是一家不大的客栈，我找着那人，当场毫无保留地一五一十全告诉了他。这人约有四十多岁，瘦瘦高高的个子，双眼大而且亮，老是带着一股淡淡的古怪而冷漠的微笑，他听了我的话以后，深深凝视我有一段很长久的时间，然后，他告诉我三天后到镇边的一座山顶去等他。”咽了口唾沫，老人关切地道：“后来呢？这人来了不曾？”秋离神色凄侧地点了点头，嗓子沙哑地道：“来了，但却是拖着一条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垂死之体来的，他叫到我面前，提着气问我的身世，然后，他撕下身上的中衣，要我找一根小木条，逼着我蘸着他身上的血在布片上写下了许多古怪的武功口诀，又为我一遍又一遍地解说指点，末了，他问愿不愿意认他为义兄？我说可以认他做义父，但他说兄弟间更来得坦率贴切，于是，当着初升的旭日，我们叩头起誓结为异姓兄弟，他告诉我他的经历与一切，因此我知道了他是谁，他教我的那些东西是如何罕见而珍贵，我更明白了那些人暗算了他，最后，他望着我，紧握住我的手死了，他死得很安详很宁静，仿佛他了解，也很满足于这段坎坷旅程的结束，我场哭着向高山起誓，我要为他报仇，为我自己雪耻，我恨那些自以为是，自以为尊的衣冠禽兽，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开创我自己的未来……”老人默默地瞧着秋离，好半晌，他道：“你这些年来，名字已够狠了……”秋离摇摇头，道：“我找着一个隐秘处住下来，开始专心一致地习练大哥教我的那些技艺，专心得常常几天不食不睡，每隔两载，我出去找人试试身手，到今年，所有的功夫已完全练成，在这十余年的时光中，我自学自习，功夫学成了，也搏得了‘鬼手’之名。”老人没来由自心里冒起一股凉气，他喃喃地道：“这样说来，你还没有开始复仇雪耻？天爷，就这样江湖中已被你闹得神鬼不安了……”秋离脸上浮起一抹疲乏的笑容，他安静地道：“在半个月前，我得到了你们太苍派分裂内哄的消息，前辈与贵掌门人是一系，贵派的太师叔与二师弟是一系，经我探询之下，知道前辈这一边力量较弱，贵派太师叔更敦请了百隆派为臂助，又买通了大宁府的官家势力，我得悉之下，本想即往前辈处告警，但适时又逢上了另一件岔子，经过一番周折处置完了，却耽搁了时间，贵派已演变成正式火并，前辈这一边惨败不堪，贵派掌门人失去踪迹，不知生死，前辈受创被擒，交付大宁府官家，于是，在方才，‘黑草原’上，我就将前辈请了出来……”老人面孔的肌肉哆嗦了一下，他忽道：“秋……秋壮士，你是如何知道老夫名字的？记得当初老夫并未告诉过你。”秋离笑了笑，道：“那时贵府下人皆称前辈为何老爷子，前辈在武林中名头极响，太苍派居于百齐镇‘野芦居’中的人物大约也只有前辈一个，‘鬃虎’何大器。”一抚银髯，老人沉重地道：“只可惜如今变成残兽一头了，苍派遭此浩劫，只怕难有抬头之日……”秋离深沉地望着这只鬃虎，慢慢地道：“前辈，贵派那位师叔与百隆派到底是什么交情？怎么会与这帮专门替官府爪牙的鼠辈搭上了线，是否花了些银子？”老人何大器叹息一声，道：“我们这位太师叔乃师祖仅有一个关门弟子，他年纪也并不大，只比老夫多上三岁，但他的辈份却高，百隆派的掌门人‘千蛇尊者’古常振素来他交情深厚，这次派内因权力之争而闹分歧，他即曾以太叔身份强迫掌门人退位，掌门人当然不服，并向

他面陈道，岂知他非但毫不睬理，竟唆使掌门人师弟叛门，于是，掌人昭示全派弟子，下令将他逐出门墙。唉，谁知他们早有谋，在掌门人渝令下达的当晚，派中总坛就有了巨变，老率人往援，半途却吃百隆派的人马截住，在杀了个昏天黑之后，不但本身遭掳，一双脚筋也被折断，太宁府的官役即赶到，不由分说扣了老夫一个贼匪乱党之名押上囚车而去，若非壮士相救，只怕这条老命也就到此为止了……”秋离沉默了一会，道：“为报前辈深思，前辈，在下便助你重振太苍派声威！”何大器颇出意外地瞧着秋离，激奋地道：“秋壮士，你你你，你此言可是当真？”秋离傲然一笑，道：“鬼手秋离自来言出必行。”何大器一拍双掌，感激地道：“秋壮士！不，老夫还是称你一声老弟吧，老弟台，只要我太苍派一脉再复兴，痛诛贼子，老夫必陈稟掌门立你老弟长生牌位，世代受我太苍派弟子顶礼膜拜，永忆浩恩……”秋离一笑道：“前辈言重了，在下该尽力才是，这些举止在下却是担当不起。”何大器兴奋地咽了口唾沫，急道：“老弟，你说，那位教你功夫的人士——晤，你的义兄他是何人？”略一犹豫，秋离深沉地道：“在下说了，尚请前辈勿与外人语！”何大器忙道：“当然，这个当然！”秋离面逞虔诚、仰慕之色。他肃穆地道：“在极西之土，有个地方叫做‘长生海’，长生海里有座小小的岛屿，名唤‘落星岛’，‘落星岛’上住着一个人，他是‘赤胆圣手’屠孤吉屠大哥！”似是晴空里响了一个焦雷，震得何大器全身一晃，他大瞪着一双眼，好半晌，才张口结舌地道：“什……什么？屠孤吉？圣手屠孤吉？”秋离深深地点头，道：“正是，曾经独力荡平黄土高原三千马贼，活斩洪泽湖一双毒蟒，力敌锦、丐两帮联手之众，击溃‘八角会’、‘青衫帮’、‘红心教’三派串联高手四十一名的赤胆圣手屠孤吉！”说道这里，秋离傲然地一笑道：“在下以屠大哥为荣，以为其拜弟为荣！”鬚虎何大器慢慢地平静下来，手抚着肚子道：“难怪你这身功夫骇人听闻，难怪称为鬼手了，不过，老夫经过这一吓，却是……，却是越发吓得肚中空虚了……”秋离微微一怔，随即豁然大笑起来，他迅速进入里间，片刻后已拿出一个小竹篮来，将篮中的东西一件件摆在桌上，那是一只凤鸡，大半块熟火腿，一包五香花生米加上两块厚的锅饼。

何大器一抚银髯，食指大动地笑道：“江湖风云堪从细述，五脏之庙却也不能不祭一番，老弟，老夫被饥火烧得有点失礼仪，尚请莫予见怪。”秋离笑着摇头，撕了一只鸡腿夹在锅饼中双手捧过，自己也自怀中抽出一把锋利小匕首切下一片火腿来嚼着，石屋内，却洋溢着温暖，洋溢着知心连心的友情……

## 第二章 银角震天

这是三天后的午时。

阳光炙热地照着大地，几天前那阵落瀑似的豪雨如今已寻不着一丝痕迹，只有地面上隐隐飘腾的薄薄雾气在浮漾，但这缕缕片片的可怜水雾，也那么快地在开始离地面就被融化散荆这里，是一条宽敞的黄土驿道，蜿蜒通到前面一座城镇里去，那城镇，是这附近数百里的经商孔道，叫做“仰宛”。‘黄骠马洒着汗水自路的那一边急奔而来，它的四蹄翻飞着，带着阵阵飞扬

的尘土，蹄声敲击着地面传出老远，又是清脆，又是急剧，象一个鼓手在挤着老命击打着鼓面一样。

马背上，秋离仍是二天前的那副打份，剽悍地握缰驰马，他背后的何大器已能用双手环着他的腰际，只是马匹的起伏，颠簸得这位老人家不轻。

抹了一把汗水向空中洒去，秋离又用力一夹马腹，大声道：“老前辈，咱们快到了，这种大热天赶路可真叫苦吧？”何大器那张老脸已带着一片红润的光彩，他呵呵笑道：“有什么说的？你老弟都不在乎，老夫我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也全都是为了老夫的安全啊！”秋离目梢子向两边辽阔的田野里匆匆掠了一遍，道：“咱们在仰宛县城里住了下来，在城郊东南有家农庄，那儿有几间房子颇为清静，屋主人是在下仅有的几个好友之一……”汗水早已湿透了秋离的衣裳，一股强烈的汗酸味自他身上散发出来，何大器迫不及待地呼吸了几口，忙道：“好极了，到达那里，老弟你也正可洗个痛快澡……”豁然大笑一声，秋离一拍马头，上身微弓，于是，马儿奔驰得更快了，汗水流淌分溅，满天的阳光映着两人满腔的赤忱，铁蹄激起他们豪壮不屈的狂迈之气，不是么？一个有着贯日如虹之胆，万难不惧，一个是抱着重整声威基业的雄心，虽在残败之下犹诙谐坦磊，江湖上的日子确实是充满了阴霾与血腥，但要看得开，看得远，说不定前面就会是光辉和祥的宽荡之途呢。

遥遥地，路的尽头已可看见一片耸起的城廓之后，有着连绵错落的房舍，这个城镇却还不小，捉摸着该有一家象样的客栈能以歇足。

秋离长吁了口气，道：“前辈，看见仰宛县城了？咱们顺着这条大路下去，经过一片小丘陵，再转个小弯过道桥就到了……”何大器大声道：“越快越好，头上顶着阳光，嘴里吃着风砂，鼻子里闻到老弟身上的异味，这般享受，可才真叫‘无福消受’哩……。”说着话，一骑二人迅速下了一个大斜坡，前面，喂，果然有；片零散散的小土丘摆布着，小土丘大小不一，都是坚实的，黄红色泥土堆积成的，丘顶有尖斜平，远远看去！活象一座奇形怪状的坟墓。’道路，就是这么偏在这片土丘中间穿了过，何大器吞了口唾沫，侧首朝前面瞧去，低着嗓子道：“老弟，这片丘陵子看上去有点不大对味道，象……象是一片乱葬岗嘛，晚上经过这里，只怕要提着胆子走……”秋离点点头，道：“可不是，记得在下第一次来的时候，心里也是这么想过，当时不但觉得扎眼，连心里都有些凉嗖嗖的，宛如在那些丘陵子后面藏着些……噢嘿！”他话未说完，叱喝着提缰纠正了马儿奔跑的方向，快速奔入了夹在丘陵中的道路上去，两边的土陵子重重叠叠的，时而可见参差不齐的陵尖儿突了出来。秋离又抹了一把汗，接上他方才没有说完的话：“这黄骡子怎么乱跑一通？莫不是太累了？喔，前辈，在下那时老觉得土陵子后面象藏有鬼眼在向人窥视……”何大器舔舔嘴巴，道：“说得有理，这地方带着点邪！”秋离没有回答，却仿佛睡着了一样垂下上身，马儿也随即缓了下来，何大器心头一惊，低促地道：“有什么不对？老弟，你听见了什么？”秋离的上半截身子差不多已快接近了地面，他用双脚扣在销环里的力量支持自己全身的体重，一面轻轻朝何大器摆摆手！马儿缓缓地走着，蹄声清脆而有节奏地一下一下传了出去，秋离倾听了一会，悄然坐好身子，何大器用手紧抓着后鞍的皮扣，急促地道：“如何？”秋离眨眨眼，道：“这地方果然有点邪，那些土陵子后面也果然藏着些鬼眼在向咱们窥探，方才，在下已隐隐听到有马匹的鼻喷声与不少人故意压制住的呼吸声，现在，咱们可能已经陷入了重围之内了！”何大器又吞了口唾沫，紧张地道：“是冲着我们来的？”秋离笑

笑，道：“要不，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总不会有兴趣赶顶着晒得头皮发蔫的大太阳在这儿欣赏风景吧？”何大器神色里有着极度的愤怒，他恨恨地道：“好，想不到太师叔他们竟会如此赶尽杀绝！”秋离静静将坐骑往路侧驰去，低沉地道：“这却不一定能照他们的心愿，前辈，自来赶尽杀绝的事儿都是我姓秋的一个包揽的！”何大器一怔之下，忽然呵呵笑了，当他的笑声刚刚扬起，后面，已突然传来一片急速而紧密的马蹄声！这片马蹄声来得奇怪而出人意料，它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又似是自虚无里忽而涌现，宛如千百个鼓手在一次手势下蓦然擂起了鼓一样！

何大器的笑声沉了下去，他急忙回头注视，吃惊地道：“老弟，土陵子后面半截腰杀出一批马队，大约有百多骑！”秋离眼皮也不撩一下，淡淡地道：“他们即将人仰马翻了！”何大器又道：“吾等是否边战边跑？他们人多……”哧哧一笑，秋离道：“打这种仗，前辈，在下是行家！”他刚说到这里，丘陵四面，忽然响起了一片呜呜的号角声，号角声似在咽泣地起伏飘荡着，自陵堆之后，已有一批批穿着黑色劲装的大汉闪了出来，他们个个刀出鞘，弓上弦，居高临下地监视着道路上的一骑二人。大略一估，这些伏击者约摸有三百多人，个个都是虎背熊腰，好大的个头。

后面的马队，此刻已一字横开，重叠三排拦住了退路，马上骑士也是一式黑色紧身衣，连珠强弩平拦马头指向这边，动作熟练而利落，一看就知道是饱经阵仗过的。

秋离勒住了马，冷冷朝起伏的丘陵及后面的敌人扫视了一遍，淡漠地道：“做生意做到我姓秋的头上了？各位可是命里注定煞星高照，怨不得命薄，现在，谁是领头的给我滚出来放句狗屁！”一个顶端平坦的陵堆子豁地起了一阵中气十足的大笑，笑声中，一个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中年大汉朝前跨了两步，他生有一张宽大的嘴巴，络腮胡子刮得很干净，却留下青葱葱的一片胡茬子，这人瞪着秋离，宏声道：“下面可是名震江湖的鬼手秋离大哥？”秋离心里骂了一声，高声道：“正是在下这半吊子，高高在上的这位仁兄莫不成是皇帝老儿的小舅子？”土丘上的大汉闻言之下，窘迫地怔了怔，他身旁一个六旬青面老人极为不悦地哼了一哼，大汉连忙朝老人低声说了句什么，笑着道：“秋大哥，不才等乃是百隆派的小角色，本来不敢骚扰秋大哥大驾，但是么，呵呵，秋大哥知道，这趟秋大哥半途截去了官家重犯，上面压了下来，陪同押解之人乃本派弟子，若不擒回那犯人，本派也实在交待不过去，所以只有在此处候驾相请，还烦秋大哥高抬贵手，交回犯人容不才等带回，黑草原上的事本派也一笔勾销，不再追究何大器一口老牙咬得咯崩作响，他切齿地道：“这大个子老夫识得，他是百隆派‘铁马堂’的堂主，他身边的老鬼乃百隆派红旗掌法‘青面阎王’罗小成……”秋离恩了一声，笑了笑，提高嗓子道：“朋友，可能你不懂，但在下也要告诉你几句话，在江湖上闯，是刀舔血的玩意，是杀人越货的生涯，有什么能保使你我不致命丧黄泉？不绝子绝孙？那就是‘仁义’二字，假如连仁义都不顾了，隔着挨刀枪的节骨眼也就不远了，贵派多年来为官府做爪牙，利之所在，江湖规矩一概不论，善善恶恶有钱就逮，武林中的忠孝节义全被你们一股脑地抛到九霄云外，说你们为虎作伥就是说轻了，丧心病狂扣在各位头上才略略扣对了那么三分，在下不杀得你们尸横遍地已是体念我佛有好生之德，如今你们竟还仗着人多势众想来栽在下的冤枉？错了错了，各位错得全离了谱了……”他的语声铿锵有如金石坠地，又有力，又沉雄，直骂得四边周遭上下数百人

面红耳赤七窍生烟，却是个个在那里啼笑不得！红面大汉这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他老羞成怒地吼道：“秋离，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凭你一人之力岂能独撑倾厦？你如今已陷入本派与太苍派重重包围之中，不要给你面子你还卖乖，如若你不依照方才本派所言行事，只怕今天你便离不得这乱丘陵！”秋离豁然大笑，道：“好朋友，你可明白你这是在对准说话么？姓秋的双手之下，不知溅了几许狂夫之血，杀了多少丑类之命，朋友，假若你不相信，你就可以试试，不过，姓秋的先忠告你，这一生中，你却只有试这一次的机会！”站在山丘上的红脸大汉气得面色泛了紫，他怒极吼道：“秋离，本堂主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呸”了一声，秋离轻蔑地道：“你早知道我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红脸大汉猛一咬牙，尚未说话，他身边的青面老人已暴喝一声道：“好个跋扈之徒，老夫就冲着你这狂傲之态也就不能如此善罢！”秋离哧哧一笑，冷厉地道：“那么，老不死，你就先下来送终，光只站在上面干叫算不得英雄，算不得是百隆派的红旗！”青面老人双目怒睁，大吼一声就待往丘陵下扑来，他身边的红脸大汉急急将他一拖，又低声说了几句什么，青面老人满怀愤怒，双目死盯着秋离不放，这时，红脸大汉已自身后抽出一面血红的三角旗，大声说道：“姓秋的，咱们就试试看吧！”语声未已，秋离已候跃而起，在他跃起的一霎，手中的缰绳猛地往路边一带，那匹被称作“黄骠子”的马高嘶一声，体解人意地怒奔向路边一条呈不规则弯曲状的浅沟而去！

何大器紧握着皮鞍的扣环，奋声叫道：“老弟，小心了！”秋离眼看着何大器连人带马闯进了浅沟，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中，丘陵顶上红脸大汉的三角小旗已连挥三次，于是，一阵阵强劲的弓弦声串成了一片，无数尖利的箭矢泛着蓝汪汪的光点，似一群群的飞蝗锐啸着蜂拥射来！

在空中已经力竭下坠的身子，又在秋离双臂猛振之下电射而起，千百只怒矢闪着寒光自他脚底掠过，他人在半空一斜，已那么不可思议地飞掠而到，看着尚隔有寻丈，一个离得最近的丘陵上的三名大汉已狂号着分成三个方向摔出，三股血箭也如此鲜艳地喷射出老远。

秋离足尖一点陵顶，又朝另一个土陵子射去，那里站着五名劲装大汉齐齐吼喝一声，分开两边，五柄锋利的马刀搂头便砍，秋离看都不看一眼，在那五柄马刀刚刚举起的时候，他一式“鬼在哭”倏而猛斜斩去，两颗人头已直弹而起，双腿微弯突闪，另外三位仁兄也一路惨叫着滚下了陵堆，而秋离却藉着这弹腿之力暴扑向另一个丘陵！

纵横的流矢那么紧密地跟着他，“噗噗”、“嗤嗤”地在他身躯前后左右闪飞着，但气煞人的却是老差那么一点而射不中——假如射得中，也就难称为鬼手了。

另一个丘陵上的七名劲装大汉一抡弓没有射中敌人，先已心慌意乱，还没来得及躲闪，一只手掌已有如魔鬼的诅咒，那么虚无莫测而又如影随形地飞来，七个人几乎不分先后地仰翻滚下，满空的鲜血乱喷怒洒，在这些殷红的液体尚未在人们的瞳孔中凝形，秋离已有如一头鹰鹫般直扑上那红面大汉站立之处！

红脸大汉几乎惊愣了，自对方开始出手到现在已直冲而上，总共也只不过是喘两口气的时间，而这在寻常人认为短促得微不足道的时间里，自己方面已有十五个活生生的彪形大汉变成了掌底冤魂，对方出手得这么快，这份歹毒，真是、惊魂动魄啊！青面老人喉中低吼了一声，迅速拔出背后的一

柄短把月牙铲，他咬牙切齿地道：“周堂主，人已上来了，你还在发什么楞？”红脸大汉急忙翻腕抽出自己的金背砍山刀，边向一侧怒吼道：“立即下令马队前往捕捉何大器！”他身侧一个手执长矛的大汉答应一声，高举手中长矛左右挥动。在这边，秋离已在倏闪之下一掌震飞了两名拦路的大汉，再猛一旋身，另两名也狂啤着分朝左右跌去，在他们翻跌的一刹那，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眼球都已血糊糊地吊出在目眶之外！红脸大汉怒吼着冲来，边大叫道：“老子和你拼了，你这双手血腥的杀胚！”

秋离出手到现在，仍然只是用一只左掌攻敌，他的右手安稳地插在腰襟里，而越是这样，越发显得他那狂傲野悍之态不可言喻，此刻，他一跃而起，人在空中一个转折，大笑道：“大堂主，骂得好，只是咱们谁也称不上善人！”笑声中，他已连连躲开了两柄斩砍的鬼头刀，突闪之下，又是一记“鬼在哭”泻向了那红脸大汉！

红脸大汉淬觉锐风袭来，心头一震，手上金背砍山刀抖出片片金芒银花护体，高大的身子同时向一旁掠出；这边，那位青面老人罗小成也闷声不响地掩扑上来，两柄月牙铲带一溜的寒光，直插秋离背后！一声肉掌与金铁交掌的刺耳震响声传来，红脸大汉被震出四五丈远，秋离瘦削的身形倏然腾出，险险让过了“霍”然戳空的月牙铲，左手一拆一翻之下，已那么巧妙不过地抹到了罗小成的颈缘！

只觉一铲戳空，一片利刃似的冷风已逼上了脖子，罗小成惊呼一声，拼命后仰，手中短铲猛带而回，秋离左足微挑慎点，已“铮”的一声将那柄回带的月牙铲赋出。同一时间，左掌一晃突升，再劈对方天灵！

那边，红脸大汉一口气尚未喘过来，已经看见自己同伴的危殆之境，他顾不得其他，暴吼一声，手上沉重的金背砍山刀已脱掌掷出，阳光下一溜金芒曳闪，力道强猛无匹地斩向秋离的背脊！

时间是紧凑得间不容发的，秋离的掌沿尚差三寸便砍上了罗小成的秃头，背后的破空锐风已那么疾劲地来到，他气得哼了一哼，凌空的双足猛然一拍，人已直射而出！砍山刀带着劲风“霍”地从罗小成耳边飞过，沉重地落向丘陵之下，而刀尚未沾地，秋离又已急转回，在他这一转一旋之间，又有三名劲装大汉惨叫着骨碌碌地翻到下面！

此刻——

路上响起了有如骤雨般的马蹄声，尘土飞扬中，那近百匹铁骑已并成二排狂奔向前，目标正是匿藏在路旁浅沟中的何大器！秋离狂笑一声，道：“百隆派的小子们，你们打错主意了！”在他的吼叫声里，路两侧丘陵上的黑衣大汉已纷纷往这边集结簇拥，在这些扑近的人群中，有十多个更是起落如飞行动如电，一看就知都是对方埋伏的高手无疑！

秋离向红脸大汉及青面阎王罗小成各攻出四掌，在他们仓皇闪避中，他已长射而起，有如一道流虹白天空亨射而下——冲向扑来的马队。

罗小成喘得几乎躺下，他大大吸了口气，嘶哑地狂吼道：“马队注意，姓秋的扑下来了！”红脸大汉抹了一把淋漓的汗水奋身追来，边追边大叫一声道：“招呼派中高手往这边集中，快！快……”在他们的惊慌错乱中，秋离已电闪而落，他双目怒睁不眨，一双又浓又黑的眉毛高高竖起，他瞪着已经奔至眼前的铁骑，突然尖厉地大叫：“银牛角——”他这突兀的厉吼高亢而凄怖，有如一只鬼手蓦然撕裂了人们的耳膜，空气在颤抖，阳光在翻折，前面狂奔着的几匹马掠骇地惨嘶着人立而起，马上的骑士纷纷惊叫着滚落，

在这令人永不能忘怀的一刹那，秋离的右手已猛然从怀中抽出——老天，他的右手上，套着一只前锐后坚，浑圆细致，作半弯月形的银光闪闪的银色牛角！

就在他这银牛角刚刚出现的瞬息，他人已飞扑向前，在手臂无可言喻的疾速抽抄中，十几匹铁骑几乎在同一刹那狂嘶着翻倒地下，银牛角闪耀着异彩，在阳光里仿佛闪烁着一条条、一圈圈、一片片的银虹，那么凌厉地闪飞着，那么凶狠地纵横着，那么血淋淋地翻舞着，只是人们眨眼一霎的空间里，三十几乘铁骑加上那些孔武有力的骑士，都已一个不剩地尸横于地！

整个马队已混乱成了一团，人在恐怖地号脾吆喝，马匹在疯狂地冲撞、跳腾，黄土路上是一片不忍卒睹的血红，是一片象征着死亡的血红，马队里，三个形容悍猛的大汉正在声嘶力竭地喝叫着镇压他们的手下……秋离满身染血，他双眼布满红丝，嘴唇残忍地紧抿着，一匹因惊惧而跳奔到他身边的健马蓦地人立而起，秋离大笑一声，右手银牛角猛砸斜挑，在那匹马儿的狂噪声中，整个马头已被击为扁碎，更吃他一挑之力将这重有数百斤的庞然大物摔出寻丈之外，马上的骑士也在他一掌之下横飞着跌出了二十余步！

马队中，一个满脸横肉，手执熟铜锤的大汉正勒马向后，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叫道：“魏豪，你快去重整阵势；张保，你马上叫人鸣角撤退——”秋离猛一长身直射而起，他快捷地扑向那手握熟铜锤的大汉，边狠辣地叫道：“老朋友，不用再排布阵势了，咱们现在就可以凑合。”在他扑落前的一霎间，四侧有几乘铁骑急奔迎上，马上的骑士雪亮马刀纷纷斩向他的四肢，秋离“嘣”地征笑一声，在空中一个倒仰，银牛角慎闪猛挥，一片急速的金铁撞击声中，紧跟着响起了连串的骨路裂声，几名骑士有四名脑袋粉碎，翻倒马下，另一名的胸骨被完全砸断，白森森的骨头插出肌肤之外，他怒突着眼，口里喷着血沫子，缓缓栽了下去眼皮子都没有眨一：下，秋离悬空的身子在一个大翻转下换了一个方位扑向那名大汉，这位仁兄早已吓得心胆俱裂，他一边急急抖缰奔逃，一边大叫道：“魏豪，围住他，快围住他。”方才那三名形容凶悍的大汉之一——一个满嘴金牙的骑士已厉啸着策马冲来，他手上一柄板斧高高举起，尚隔着七尺之远，已奋力向秋离掷去！秋离呸了一声，看也不看地猝挥银牛角，将这柄力道沉猛的板斧滴溜溜震飞，身形又似脱弦之矢长射追去，那名奔逃中的大汉神色一变，就是回手连轰三锤。

宛如鬼魅般轻轻飘起一尺，就是那么一尺，熟铜锤已接连三次砸个空，秋离冷森森地一笑，道：“该上路了——”在这四个字的音韵里，这名大汉已狂号着被挑了起来，银牛角透过他的胸腔穿到后背，他面色死白，四肢犹在疯狂而痛苦地挥舞……。

那名叫魏豪的金牙大汉整个惊得愣住了，眼前的景色是何等凄厉，又是何等尖锐，纵使他见过死亡闻过血腥，但血腥死亡之间。却也分了很多级，无疑的，此刻所见是最为残酷的一等！秋离的身躯迅速地落地，他猛然一旋，插在银牛角尖上庞大的躯体已翻滚着飞出——正是砸向那名叫魏豪的大汉！

同一时间——

一匹怒马狂奔而至，马上人是叫张保的彪形大汉，他双眼血红，一条红樱枪笔直指向敌人的心口，看得出他满口牙齿都在紧锉着，显出一副势不两立的神态！

秋离手上的尸体甫始丢出又立即回身，对方的红樱枪在一抖一圈之下

已插向他的咽喉，他头微侧，蓦地矮身，银牛角竟然带起了一声“呜”的啸声，“咔嚓”一声将那双刚跃起的马脚硬生生地砸断！鞍上的张保暴叫着慎然自马头前跳下，他的红樱枪朝地面一拄，就势打了个旋转荡回，一斜身，红樱枪已怒刺对方小腹！

断了马腿后秋离头未回地移出两步倒射而上，手中的银牛角象天际闪过一抹流星淬映淬灭，“砰”一声脆响，那条戳来的红樱枪已隔着三尺被他一击震断！

叫张保的汉子乃是百隆派中“飞骑队”里的二头领，一身马上马下功夫十分了得，尤其在这根花枪上已浸淫了十五年的时光，更为他赢得了“铁马红枪”的雅号。此时，他做梦也想不到才在交手的第二回合上就折了兵器，他骤觉手上一震一轻，自己这杆心爱的栗木柄红樱枪已断了三分之一，还没有来得及有第二个念头，一只手掌已鬼影一样猝然斩来！

“铁马红枪”张保惊骇地呼叫一声，拼命侧身窜出，然而，就象是他自己撞上去的一般，银牛角“呜”的一声波闪着层层的光芒，那么准确地一砸而下，“噗嗤”一声闷响起处，将他的脑袋砸了个血肉模糊！

那边——

那叫魏豪的大汉刚刚接住自己大头领的尸体摆下，这里又死了一个，他的目光方才触及，秋离已仿佛本来就站在这里似的到了他的眼前！惊得魏豪“哗”地大叫一声，就地一个翻滚滚出；一个生着一只独眼的百隆派弟子策马冲来，手中的马刀霍地砍向秋离后脑——秋离哼了一声，银牛角一抖倏翻，“当”地震响中，已将那柄锋利的马刀震飞出去，银牛角斜里挑“噗嗤”插入马腹直透而上，秋离一咬牙，右臂猛伸，那马上骑士已鬼号了一声，挺了挺腰，面上五官全扭曲得变了形地摔跃下来，下体肛门之处，洞穿了一个碗口大的血洞！这时，那魏豪右臂一缩，带着热呼呼的鲜血狂扑而上，银牛角洒溅着殷红的血滴，淬然翻砸，魏豪只觉得满眼的红光银芒交映，而他对这世界上感觉也就到此为止了——银牛角正好重重地砸断了他的脊梁骨！

从秋离与马队交手到现在，顶多也只有喘十口气的时间，但从这十口气的时间里，百隆派有名的“飞骑队”却已完全瓦解崩溃！秋离大吼一声，再度闪掠，往回十余丈，在这十余丈距离内的骑士一共有六名，然而，却在他这闪电般的去还之间，六名骑士加上他们的马匹，没有任何一个尚能幸存！

马队的残遗者象疯狂了一般尖叫哀号着滚滚奔逃，他们策骑冲驰，有的因坐骑失蹄翻倒，有的互相撞跌，有的连人带马冲上了丘陵。于是，马儿践踏着马儿，人们推挤着人们，惨叫与悲嘶响成了一片，血淋淋的，不忍卒睹！此际，两边丘陵上的黑衣大汉们已差不多奔下了一半多，但是，他们却全被眼前这短促时间里所起的惊人变化而震慑住了，无数双眼睛直愣愣地瞧着这边，每个人的面色都在泛着青灰，充满了恐惧，充满了畏怯！

青面阎王罗小成也呆了一呆，他蓦地醒悟了什么，急怒地大吼道：“快布阵势排好弓箭手，都在发你娘的什么楞？”秋离冷冷一哼，却忽然发觉那红脸大汉正拼命朝前面路边的浅沟奔去，他手中已另拿了一把锋利的鬼头刀，恩，现在，他已隔着何大器容身之处不足二四丈了！眼珠子一转，秋离用脚尖急挑起地下遗留的一柄马刀，马刀被挑起的一霎，他已淬而踢射向青面阎王身上——一个声音惊恐地大喊：“执法快躲——”正在慌乱移动中的百隆派人马包括青面阎王罗小成在内，听到这惊恐的喊声，俱不由心头一震，纷纷四散逃避。

秋离豁然大笑，身形仿佛是那柄马刀流芒的一部分，紧跟着淬然射出，在半空中他双臂用力向后一挥，象是夜空中的一颗流星，那么快捷地眨眼之间已飞越了马刀，宛如生着光辉的曳尾一样长掠而回！

唔，那边，红脸大汉已逼近了浅沟中的何大器，现在，秋离隔着他们尚有近十丈之遥！

尚有八丈----红脸大汉已扑到了何大器身前，他手中的鬼头刀闪起一抹冷芒直劈而去，浅沟中的何大器蓦地大喝；声就地翻滚，回手六掌拍出，红脸大汉哧哧狞笑，身形一转一旋，鬼头刀带起片片溜溜的闪烁蛇光再度劈下！

秋离双臂候振，人又腾空三丈，在空中，他凄厉倏长地啸叫：“银牛角——”。这声音的确是太恐怖，太悲惨了，宛如冤魂夜哭，幽长号，又似恶魔的咆哮，阿修罗地狱里传来的受刑厉鬼的惨嚎，有那么多不平，那么多愤恨，那么多无尽的仇，无尽的恨红脸大汉刚刚一刀戳空，不待第二刀再去，这三个颤抖而充满了一股无法煞厉的啸叫字音已钻入他的耳朵，吓得他猛一哆嗦，不由自主地“蹬蹬”退出了三步！

对了，秋离就是要这三步，就是要这一丁点在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的时间，于是——他瘦削的身形一闪而落，准确无比地落在红脸大汉与何大器的中间！红脸大汉又是打了个寒栗，再退后了五步，一张红脸已吓成了紫色，手上的鬼头刀也在不停地哆嗦.....秋离残酷地笑了笑，头也不回地道：“前辈，你可曾受伤？”后面浅沟中传来何大器带着喘息的回答声：“托福，周尚义这混账，他还没有伤着老夫，倒是老弟你这厉啸，却几乎唤了老夫的魂去.....”秋离没有表情地——笑，半侧身朝红脸大汉道：“朋友，早曾说过你莫试，你却非要证明一下，如今大约你已得到答案了，现在，你是自己动手抑或秋某人成全你？”红脸大汉，哦，他叫周尚义——颤抖了一下，目梢子急速往两侧一斜。那边，在青面阎王罗小成率领之下，百隆派剩下的人马正缓缓往这边移近，他们的强弩全对准了这边，刀锋映着日光泛着寒芒，只是，一个个的面色都是青中发白，不大正常.....鬍虎何大器的语声忽然又自后面传来：“小心了，老弟，有三个不伯死的角色正从陵堆子上掩了过来，他们忘记阳光已将他们的影子拖在地下.....”秋离目光凝注着套在右手上的银牛角，银牛角的根围部分雕镂着极为细致精美的花纹，他淡淡一笑，低沉地道：“周尚义，不要再横了，他们救不了你。”眼前这位百隆派铁马堂的堂主已慌得完全失去了主意，他再犹豫了一下，蓦然身形暴纵，刀光一闪，狂风骤雨般朝秋离砍来十九刀！

秋离长笑道：“好！”银牛角又稳又准又沉又狠地慎而砸去，在一片连串的金铁震响中，对方的十九刀已经全然吃他硬生生架出，牛角尖一闪突掠，周尚义狂吼一声，左臂已裂开了一条长有尺许的翻卷血口子，热血顿时进溅，流了他一臂一襟！

悄无声息，陵堆之上三条人影猝然仆下，一柄倒钩剑，一把狼牙棒，一条钢骨鞭，分成三个不同的方向却在同一时间猛袭而来！

秋离暴声宏笑，身躯不闪不动，那么准确地将手中银牛角在适当的部位与角度脆落地击出，人影瞬间晃掠之下，那三名淬击者已踉跄不稳地退了出去！

周尚义窥准时机，大吼一声抢身而进，鬼头刀上插敌人下领，半途一偏斩向对方右胯，左掌一挽突出，再猛劈敌人的胸腔，一招三式，又急又狠！

“呸”了一声，秋离仍然不移不进，银牛角一闪，“当”的一声震开了鬼头刀，左掌一招“鬼在哭”慎平慎斜恰好撞上了对方劈来的掌势，于是，这一下子就成了硬碰硬了！

在一声突起的“咔嚓”声中，周尚义尖号着暴退跃出，连鬼头刀也摔在地下，秋离冷冷一笑，如鬼魅般随形而进！

大吼一声，那三名被震退的朋友又拼命合拢围上，三件兵刃带着破空锐风凶狠地招呼了上来——秋离身形微侧，“噗”的一下俯向地面，三件兵刃呼啸着自他背上掠过，当他们来不及再做应变，银牛角已在“鸣”的一响中硬生生砸断了三双人腿！三个人悲惨地号叫着向后跌倒，周尚义已亡命般向后奔逃；秋离口中大声吆喝，故意不紧不慢地追了上去——周尚义的左掌已齐腕震断，只剩下一层表皮连着，臂上也带了伤；血似泉涌，他满头大汗，面色泛青，一面奔跑，一面嘶哑地大吼：“救救我……来人哪……快来人救救我……”秋离快步跟上了一段，提高嗓子厉吼道：“姓秋的这就过来与列位一清新恨旧债，姓秋的不怕你们放箭，你们堂主先挡在前面，这就叫做‘投鼠忌器’！”秋离的吼叫声清晰传到十丈外的百隆派众人耳中，他们已成惊弓之鸟，眼看着两人一前一后已逼到了跟前，而他们深深明白，只要容对方插了进来，则又是一场血染黄沙的悲剧重演无疑。

青面阎王罗小成眼皮跳得厉害，嘴角也抽搐不停，他心脏在一阵强似一阵地痉挛着，拿不定主意如何是好，两侧无数双目光注视着他，眼睛也会说话呢，那里面无疑是在祈恳，哀告，要求——快些放箭！

周尚义痛苦而极端疲乏的面孔仿佛逐渐扩大，他张着嘴巴，喘息如牛，一双眼球里布满了筋络红丝，整个形态的组成代表着一种深沉的颓落与绝望，他踉跄地向这边奔跑着，喉头在不停地发出窒息般的吼声……青面阎王罗小成猛一咬牙，手臂往下一挥：“放箭！”甚至他这两个字还在舌上打滚，一片强劲的弓弦机括之声“噗噗”响起，千万只尖锐的箭矢闪泛着晶莹的蓝芒，呼啸着蓬射而去！

秋离的嘴唇抿成一道优美的半弧，银色牛角“呼”地带起一片波浪汹涌的光芒，一层层的、一重重的、无形的澎湃气流在光芒涌起的同时已啸叫着回荡涌激，飞来的箭矢象是萤虫撞着巨瀑，无声无息地消弥失踪，或是四散崩曳，这情景是美妙而罕见的。似是一蓬蓬正月的花炮射在空中，却又被无尽的黑暗吞噬。一丁一点也不剩下！在这些蓬飞混乱的箭雨中，周尚义甚至连卧避的念头还没有兴起，身上已被射中了七八箭，他号叫着滚跌在地，凄怖地翻侧哀叫：“罗……协……成……你……你……好狠啊！……你……好没良心啊！……”青面阎王罗小成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发呆，他目注着自己的伙伴在箭伤之下做垂死的哀号，心里有如刀割，但是，此刻，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忽然——一个瘦削尖脸的小个子奔到他的面前，惶急地道：“执法，箭矢已快用光了，弟子看，还是速召埋伏丘陵另一边的太苍派人马前来助阵才是，否则只凭我们是挺不住了！”

青面阎王心里哆嗦，脸上也沉不住了，他急切地道：“各堂好手还有几人？”那瘦小汉子左右一看，忙道：“铁马堂与上隆堂合起来尚有十一人，加上红旗之下的‘五条鞭’，共有十六名撑得起场面的……”罗小成一跺脚，吼道：“快召太苍派来援！”瘦小汉子答应一声，嘴里尖锐地打了个唿哨，箭手中的二个已迅速在弓弧上安搭一只烟哨火箭，淬溜溜地射上了高空！

一声狂笑起处，秋离已在一片银芒的闪耀中带着四溅分射的满身莹光

流电般掠进，这情景真是令人目眩神迷，他已能将体外的光辉缠沾于本身的躯体上，这虽是刹那之间的幻象，却也够得上匪夷所思了。前排的弓箭手还没有来得及退后，银牛角“呜”地长鸣，一阵连串的骨路碎裂声夹杂在凄厉的嘶号声里传来，热血飞溅中，已似狂风扫落叶般栽倒了二十余名大汉！

青面阎王罗小成大叫一声，舞着手中短楼直掠而上，惨怖地大吼：“秋离，老夫与你拼了！”秋离倏忽落向地下，上身微弯，银牛角一抖淬扫，七名大汉打着转子摔了出去。他脚踵突旋，银牛角上下交舞，翻滚有如长江大浪般浩浩而去。在这阵翻滚之中，一片鬼哭狼嚎的惨叫声此起彼落，连续不断地传来，马刀、弓箭满天乱飞，鲜血、人头凌空跳舞，瞬息之间，地下已躺着四十多具新添的尸体！

一个大翻身，秋离狂笑着追上了青面阎王罗小成，银牛角晃起千百条白练也似的光带暴卷而去，照面之间，已将罗。

小成逼得左招右拦，狼狈退后！两条人影厉咄声中，自两侧扑来，一条倒须鞭和一条蟒皮鞭，在空气中打着呼哨分头缠向秋离上下盘。秋离哼了哼，银牛角一扬直捣，左掌却划过一道飘忽的点线颤抖着劈去，攻击者“嘿”了一声，迅速后退——秋离身躯蓦地腾空，在空中一个急旋，银牛角洒出万千晶点，“呜呜”的号叫声响得宛如冤鬼夜泣，那两名使鞭者还没有来得及再退，已象突然吃醉酒似的双双摇晃着倒下，他们身上，俱皆布满了拳头大小的血窟窿！

一咬牙，秋离左掌闪电般朝再度扑上的罗小成劈出十七掌，暴翻之间，银牛角已向一名掩到身后的高大敌人胸腔内插进又拔出，牛角尖映着烈日一晃，斜偏着左右砸飞了两个手执短戟的壮汉，平肘猛缩之下，银牛角急啸着硬硬磕掉了一把三环大砍刀，角身一擦而起，那把大砍刀的主人脸上五官已被挤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了！

秋离发狂了似地一坐身，银牛角呼啸着急攻青面阎王罗小成，在一片汪洋般盖下的银光里，罗小成素以擅长的“万宗楼法”竟已丝毫施展不开，七招之下，他的短柄月形铲已被脱手震飞！

一个蓄着满嘴大胡子的大汉拼死扑来相救，他肌肉虬突的双臂一圈猛推，劲风旋舞中，双腿倏扫秋离！秋离闪电般侧身斜转，银牛角飞点敌人双目，银光浩荡中，他的左掌已一平倏斜“鬼在哭”，淬斩那个胡子踢来的双腿！“咔嚓”一声刺耳的折骨之响传来，大胡子厉吼一声，重重摔倒，秋离低沉地道：“马大胡子，抱歉了！”“了”字出口，银牛角的尖锐已插进了大胡子的小腹，在黑草原上，他曾与秋离对过手，而那时，他就应该明白今番不该再来的……。

罗小成面色全变乌紫，在地下连连翻滚而去。他的双手虎口全已震裂，鲜血淋漓中，他的目光惊骇地发觉已方之人皆已在这瞬息之间奔逃一空！心惊胆裂之下，他急忙挺身跃起，当他尚未及回头注视，一阵巨大的痛苦已令他几乎又仆倒下去，低下头，一只尖锐的牛角前端正透出在他的胸腔之外，角尖上，一滴浓稠的鲜血正缓缓淌下……罗小成面色惨白如纸，他僵硬地侧转过头，嘴角抽搐看：“秋……秋……离……”秋离目光澄澈，但是，却澄澈得那么寒森而不带一抹暖意，他生涩地道：“如何？”罗小成眼皮翻了翻，低哑地道：“我……我……不能……不能活了么？”抿抿唇，秋离冷森道：“我想是如此。”罗小成喉头咕噜了一阵，声如游丝：“太……太苍派……派……的援兵……呢？”秋离哼了一声，道：“至今未见。”全身蓦地痉挛

了一下，罗小成瘦削的身子软软倒向尘埃，银牛角自他背心滑出，沾满了厚厚的血迹！

秋离怔怔地注视着自己手中的银牛角，好半晌，目光再在这片丑恶的丘陵地上移动，四处都是些形状惨怖的尸体，都是摊摊点点的鲜血，兵刃弓刀丢置一地，甚至连马匹的遗尸皆是那么凄厉古怪。

人生下来的目的乃是活着，但是，却又往往为了一些形势上的争斗而放弃了生命，这种争斗，有的在于必行，有的却应可避免，难得言的，却是在于参加争斗的人们是否分辨得清楚。

人类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又何尝不是最愚蠢的呢？烈日下，秋离转过身来，一步一步朝前面走去。前面鬃虎何大器已由坐骑依扶着爬上了道路，他显然已为眼前这——片片活生生的地狱景象震慑住了，张着大口，双眼直愣愣地瞧着，连眨都不会眨了。

秋离慢慢行到他的面前站住，何大器艰涩地咽了口唾沫，道：“这……这都是老弟你一个人干的？”秋离没有表情地点点头，何大器觉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沉默了半晌，他低沉地道：“有没有活口？”秋离的神色忽然古怪地一变，没有回答他的话，只管转过身去搜索。在通往仰宛县城的那一道路上，一个高大魁梧、全身黑衣、脸上蒙着黑色面罩的大汉，正孤零零地一个人缓缓向这边行来，他宽大的黑色披风，微微在他行走时飘起，那模样，怪异而阴森。散发着一股冷冰冰的肃杀气息，就象……是一只吸血的蝙蝠！何大器也看见了。他吸了口气，低低地道：“咦，这，这人是谁？”秋离疲倦地露出一丝微笑，道：“我看是，恩，除了你我之外此地唯一的活口！”阳光越发炙热了，晒得有些令人眼睛发花，从路那边走过来的黑衣人，却是显得如此安详而冷沉地一步步走近，黄土路上，有一层厚厚的黄尘，但是，在这人举步落足之间，却连一点儿灰沙也没有带起。

空气里仿佛荡漾着一股看不见的寒瑟，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溺闷，很沉重，何大器舔舔嘴巴，哑着嗓子道：“老弟，这家伙有点邪门……”：秋离双目毫不稍瞬地注视着来人，冷冷地道：“但愿他不要邪到我们头上，他已令在下有些生厌了。”黑衣人安闲地走着，一步一步，终于，他隔着秋离与何大器两人已不足五丈的距离了。

秋离懒懒地将银牛角扛倚在肩上，懒懒地道：“现在，朋友，你可以止步了。”黑衣人果然停止了行进，隐在面罩后的一双眼睛却宛如一双鹰眸般隼利而尖锐地凝注着秋离，那双炯然而冰冷的目光，象是能穿透人们的肺腑！

秋离用左手擦了一把汗，轻轻弹洒于地下，疲乏地道：“你要什么？或者，你想要什么？”黑衣人静静地瞧着秋离，好一阵子，他语声平淡得就象一抹薄薄烟云：“地下这些人，都是你杀的？”秋离笑了笑，道：“不错，没有任何一个帮手。”黑衣人目光闪了闪，冷漠地道：“你不觉得过狠了一些？”秋离望着对方，道：“我不愿如此，但是，只要开始，结果便往往成为这样。”沉默了片刻。黑衣人道：“方才，有太苍派三十余骑惶然北遁，我心知有异，加步进来，却已来不及阻止这场悲剧。

秋离轻蔑地用舌尖勾勾唇角，道：“你想阻止，就该‘决’步奔来，否则，你便来不及，因为我的出手与动作都颇讲究时效。”黑衣人冷厉地盯着秋离，愣愣地道：“为了天下苍生，为了替死者伸冤，决不能要你这等狂人继续跋扈下去，对付你这等人，除了一个杀字，将不会有更有效的办法！”秋离懒洋洋地一笑，道：“说得好。朋友，但你须要有两下子才行。”黑衣人

退后一步，冷冷地道：“报名。”秋离用舌尖顶顶嘴唇，淡淡地道：“于苍生之间，名字该不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东西，是么？”听了这句话，黑衣人似是有些意外地又打量了秋离一阵。

旁边，何大器已有些憋不住了，他沙着喉咙叫道：“喂，小老弟，你这叫疯狗过街乱咬人哪，怎么青红皂白也不分就要替人打抱不平？你可知道这桩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黑衣人极为不悦地冷哼了一声，道：“看你这副模样，便也知道不是什么人物，满口粗俗之言，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都活到谁的身上去？”几句话是又锋又利，直气得何大器满脸通红，汗如雨下，他大大喘了两口气，狂怒地吼道：“咦，咦？你他妈竟敢教训起老夫来了？你这不开眼的乳臭小子，老夫横着打江山的时候，只怕连你师父还在你师爷腿肚子边打转呢！”黑衣人冷笑一声，道：“打！”他的右手凌虚一转，一片淡淡的、无形的、却又强劲之极的掌风已“刷”地扇向何大器的面颊！秋离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左掌一平候斜，“波”的一声轻微震响传来，那片掌风已被震得无形！黑衣人双目突睁，脱口呼道：“鬼手！”秋离微微欠腰，一笑道：“对老年人，朋友，须要谦和有礼。”黑衣人死盯着秋离，良久，他低沉地道：“难怪如此歹毒，难怪如此凶狠，除了你，秋离，只怕世上难有第二个人有此残忍！”秋离平静地一笑，道：“他们要杀我及这位前辈，所以，我在劝说无效之下只好用了一句老词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黑衣人呸了一声，愤怒地道：“一杀就是两三百人？”秋离神色一沉，道：“对凶恶之人何能仁义？你不杀他，他即杀你。朋友，他们不是你的宗亲，也非你的故旧，不要较着有几手功夫就不知天高地厚，江湖上的恩怨缠绵，你可懂得太少，在我没有动手对付你之前，加快步子走路最是上策！”黑衣人蓦然仰天狂笑一声，浩烈地道：“好嚣张的口气，别人惧你秋离，我‘黑雾山’‘夜泉’周云可不在乎！”秋离忽然笑了起来，道：“周云，在武林中，我也听过你的名头，知道你原属‘天山派’，后来因为与师妹相恋，不容于门规才被逼离山，你这人有些正义感，就因为有点长处，”中原双剑’两个老儿才又收留你，我知道你为人孤僻，嫉恶如仇，但你仍不失是个好人。在前年，你不是还单人只剑解了十八艘太湖水贼船围攻一只官船之危吗？但如今你不要弄错了对象，否则，你就是自我烦恼了！”黑衣人似乎因为对方晓得自己的事情如此清楚而感到意外他望着秋离，冷冷地道：“秋离，看情形，你对我还相当注意？”秋离一笑道：“不要自己往脸上贴金，我闲着没事注意你做甚，江湖上的传言你该明白比信风还快。”说到这里，秋离又道：“听说你长得挺俊，为什么又故作神秘蒙起脸来，而且你的口气也生冷得紧，怎么，有了伤心事？”对方，夜泉周云身躯微微一震，他怒道：“这不关你的事！”秋离用左手揉揉面孔，安详地道：“当然，我只是好奇罢了”夜泉周云象是在沉思着一件什么事，直直地站着不动，秋离不耐烦地一挥手，道：“周朋友，山高水长，后会有期，我等先行一步了。”说着，秋离转身行向坐骑，他的背后，夜泉周云突然叫道：“鬼手！”秋离豁然大笑，淬然暴纵三步，果然，一条银蛇似的寒光倏闪而进，秋离单足足尖旋地，呼噜噜地翻转而回，手上银牛角起如五岳凌顶，呼呼轰轰地在一片啸叫声中当头压下！

夜泉周云手中握着一柄长有三尺，窄身阔背的锋利宝剑，整个剑身通体流灿一片着水银似的绚丽寒光，这片寒光仿佛随时可以跃出腾飞一般，剑柄为斑斓坚实的龟壳所制，看这剑的式样，就知道是出自“中原双剑”的门下，因为，只有这两个老儿的弟子才使用此种“寿龟剑”！

这时——

周云身形一晃，有如行云流水那么洒逸而美妙地闪出三丈，一退之下，再扑而上，寿龟剑抖起一溜溜的长芒，似夜空流星的曳尾，奇异而又凌厉地连攻而至！秋离叫道：“好剑法！”银牛角突然一紧淬摆，幻成了一个半张的扇形，在一片密集的叮当声里，他已猛然上步，银牛角微微往左，又闪电般砸向右边，角尖一扬，抖成了一片波浪似的银海暴卷而去。

周云重重一哼，寿龟剑上下翻飞，纵横交锋，一团团、一条条、一片片云絮似的寒光突敛突放突散突飞，时如莹珠凝冻，时如瑞雪飘展，时如流虹贯空，时如天瀑倒悬，使得美，使得奇，也使得妙。银牛角翻翻滚滚地突砸突磕，硬架直挡，一波连着一波，一层连着一层，似战国时的火牛莽莽，又似暴风雨中的浩浩乌云，似大海里的弥天巨浪，又似阳光的烈芒万道，几乎象永无停息，永无绝止，那么沉浑有力地紧逼而上！

二人的动作是又快又狠，甫一接手，已互相攻拒了二十余招，一分再合，又是电光石火般的三十余招！

秋离口中“恩”了一声，大笑道：“唔，不错，中原双剑果然不愧是中原的头两把剑，看他们调教出的弟子就知道了。”周云厉叱一声，左三剑，右七剑。剑身“翁”然一抖，弹出满空星点莹芒再罩敌人！

秋离“嘿”了一声，银牛角蓦地厉“鸣”了——声，竟在他挥臂之下带起。一股强烈的、几乎已成为实质的牛角形巨大光芒，这股光芒撑天拄地，雄伟无匹，银色的异彩充斥于天地之间，挤排在任何一寸可以容下的空隙，对方攻来的剑势，已在这一刹那之间完全消灭无踪！淡淡的，秋离的身影旋舞如风，银牛角突进突出，粹闪粹晃，在同一时间，竟有七百多条角影分成层层密密的不同方向溜泻向了周云！周云大吼一声，寿龟剑绕体布成一圈光墙，剑气丝丝生寒，竭力抵挡着敌人这种突然而凌厉无比的攻击。

于是——

在一连串昂烈的，几乎令人们耳膜不及承受的金属交击声响里只是瞬息，夜泉周云已经跟舱退后，身上，有九个伤口在津津溢出鲜血！

秋离单足拄地，又“刷刷”地转了回来，他依然把银牛角懒洋洋地倚扛在右肩上，露齿一笑道：“周云，你能接我六十多招，实在很出我意料之外，可见中原双剑两个老儿并没有藏私，你这‘八十一手崩星剑’法也相当诡异玄妙，算得上是剑术中的上乘！”夜泉周云任凭身上的鲜血流淌，他怔怔地瞧着秋离，好一阵，才低沉地道：“已有很多年没有人能胜过我了。秋离，你的鬼手之名不是浪得，的确不是浪得！”秋离哧哧一笑，道：“好朋友，你说话的口气可真叫狂，你知不知道普天之下，能接我秋离六十招以上的角色并不见多，呢？”周云隐在面罩后的双目黯淡了一下，他沉沉地道：“我……罢了，我认栽”秋离仰头一瞧日光，懒懒地道：“你可以离去，但是，要永远记着几句话，江湖上的风险极多，在每次打抱不平之前，须要先估一估自己的分量是否够重”说到后面一句，秋离的语声已忽然转为冷峻，他的目光里有着一股阴沉的肃杀意味，与片刻前的懒散之状，象突地换了一个人：夜泉周云转过身子走了两步，又缓缓停住，秋离平淡地道：“忘记了什么”周云回过身来，低低地道：“方才，你用的是什么招式，我是说，那只牛角的招式？”秋离展颜一笑，道：“它有个名字叫‘大悲角法’。”周云惨淡地笑了一声，喃喃地道：“大悲角……大悲角他一面念着，一面转身行去，飘飘的、轻轻黑色披风拂动着，似一头吸血的蝙蝠般无声无息地行去。一侧一

一何大器长长叹了口气，道：“原来这小子就是夜泉周云，老夫看他神色有点不大正常，真是的，何苦远巴巴地跑来硬给自己找一身伤？”秋离突地一怔，若有所悟地道：“是了，何苦？他在发觉我是谁之后，明明知道不会是我的对手，却竟又先行向我攻击挑衅……莫不是，莫不是他遭受到什么巨大的痛苦而故意为自己找些折磨？恩……。”何大器“唉”了一声，道：“年轻人总喜欢做些莫名其妙的是，有痛苦找地方哭一场不也就罢了？何必非要弄得这么血淋淋的不可？唉……”一拍大腿，秋离急促地道：“前辈，在下想管这件事！”何大器一怔之下忙道：“可别叫人家狗咬吕洞宾，老夫看那小子有点不识好歹，而且你方才又给了他几下……”老人的话尚未讲完，秋离已旋风似地一把将他抬上了马鞍，自己也一跃而上，抖缰如飞奔去。

秋离探着首，边哧哧笑道：“前辈，你看他是否心灵上遭受了什么不可言喻的痛苦？”何大器在鞍后被颠得不轻，他没好气地道：“老夫如何知道，老夫自己一肚子委屈还找不着地方倾诉，那还有心思去管这些歪事？”秋离豁然大笑用力一夹马腹叫道：“黄骠子，快，快，早点赶上那人，我喂你豆麦掺酒的食料！”哼了一声，何大器低低喃喃道：“你应先想想喂老夫我点什么食料才对，肚子早饿昏了……”马儿急奔着，出了丘陵地。恩，已经看见远处的周云了，就这一会工夫，他已带着伤走出了如此远的路程，可见他一身轻身之术必是不同凡响的。

黄土路上，沿途滴洒着点点殷红的血迹，但是，前面的周云仿佛完全没有知觉似的只管飘然行走着，连头都不转一下。

秋离策马急赶，一忽儿已追在周云身后，他干咳了一声，叫道：“周朋友——”周云慢慢停住了步伐，迟疑地侧过身来凝视着秋离，面罩后的双目有一股淡淡的抑郁之色，现在，这股抑郁之色暂时加掩了一层迷惑。

秋离柔和地一笑，沉稳地道：“方才，我忘了向你问一句话，周云，你明明知道不会是我的敌手，却为何要故意挑衅？”周云目光一冷，生硬地道：“我高兴那样做！”秋离毫不愠怒地一笑道：“只是那么简单？”周云猛一跺脚，高声叫道：“你以为是因为什么？”秋离沉吟了一下，侵吞吞地道：“不是因为故意要我杀掉你吧？”象是一个焦雷响在周云耳近，他跟路退后三步，双目死死盯着秋离，语声带着哽咽地大吼：“但你为何不杀？为何？我早就听过你与敌手不留活口的惯例，我早就知道你那残狠冷酷的习性，你已杀了好几百人，为何就不杀我？你害怕再多背上一条人命？”秋离冷静地瞧着对方，摇摇头，道：“只知有人求和，未闻有人求死，周朋友，我不杀你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未说完，周云已仰天大笑道：“只是因为伯我的两位恩师来向你报复？”这一回，轮到秋离仰天大笑了，他有趣地道：“周朋友，不错，你的两位令师号称中原双剑，但是，我姓秋的都未必含糊他们，大家的底子大家心里有数，谁也未见得吃谁，老实说，我方才没有杀你的原因很简单，便是因为我并非象外面传言的那么歹毒和没有人性，除了深仇大恨和十恶不赦，周朋友，我也颇讲仁慈呢。”周云深深垂下头去。良久，他幽幽地道：“你追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猛一抬头，周云撕掉了蒙面的面罩，天爷，吓得何大器几乎“哇”地叫了出来，那是一张何其恐怖的面孔？整个面颊都是层层卷卷的青黑色条纹，交叉着，纵横着，额心却有一个血红色的骷髅图案，在两颊部分的青黑色条纹里，更隐约现出九条灰色蜈蚣的图形，这张脸，不但丑陋，而且凄厉如鬼，宛如是阿鼻地狱里受尽熬炼的冤魂凶魄。秋离压住心中的激动，静静地注视着这张吓人的面孔，他知道，这不是周云

天生如此，这是用一种恶毒的手法绘制或涂印上去的。

周云凄厉地笑了起来，他带着哭声地叫道：“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了吧？秋离，假如你是我这种情形，我相信你会求死求得更快……”秋离冷冷地点头，缓缓地道：“当然，但我们却有一样不同。……。”周云粗暴地叫道：“哪一样？”秋离咬咬下唇，沉沉地道：“我在求死之前，一定先把将我弄成这样的人千刀万剐，挫骨扬灰。”周云惨笑一声，悲痛地道：“假如那人，你根本无法抵抗哧哧一笑，秋离摇摇头道：“只要是人，就不会无法抵抗，任他是三头六臂，他却只有一条命，任他能呼风唤雨，恩，他却只有人类的思想。”周云象是在突然间领悟了什么似地呆在那里，整张丑恶的面孔上有一片迷茫与失落的神色，他愣愣地站着，痴痴地站着，两行热泪，却在不知不觉中夺眶而出！

秋离微喟一声，低沉地道：“如果我答允为你尽点力量，你会觉得意外和冒昧么？”周云惊然一凛，他瞪着秋离，良久，才不敢相信地道：“你……你是说？”秋离淡淡一笑，道：“鬼手秋离愿意帮助你，无论在那一方面，只要是尽得上力！”一下子有太多的感触与激奋拥塞入周云的心里，他抽搐嘴角，眼眶中满蓄泪水地凝望着秋离。过了好久，他才缓缓点头，再点头。

秋离欣然下马，静静地道：“丈夫有泪不轻弹！现在，咱们该客气一番了，我说周兄，请将面罩戴上，咱们先进仰宛城里吃上一顿再说！”周云双手有些哆嗦地将面罩戴上，哑着嗓子道：“秋……秋兄，请上马，在下于后跟随……”秋离摇头笑道：“无妨，在下便伴随周兄慢慢行去！”马背上的何大器一拂长髯道：“老夫是行不得也，便赖在马上不动了……”“哦”了一声，秋离道：“还没有为周兄引见马上的老人家，此老乃太苍派前辈鬃虎何大器，亦为在下恩人！”说到这里，秋离又向何大器欠身道：“请恕在下直呼前辈名讳。”周云连忙抱拳为礼，何大器呵呵笑道：“罢了，老夫最不喜欢就是繁文褥节，周老弟，你日后只要少用掌风扇乎老夫，老夫已是觉得受用不尽了……”周云尴尬地搓搓手，低低地道：“方才在下一时无礼，只是因为心绪太过激动不宁，前辈大人大量，尚请莫予责怪才是。”何大器豁达地笑道：“好说，老夫只是笑言两句罢了。”说着话，一行三人独骑向前行去，前面，仰宛县城的城楼已经遥遥在望，方才的一场血战，却仿佛隔着这里是两个世界呢。

### 第三章 红粉蛇蝎

阳光已经偏西了，黄昏的风却仍是暖烘烘地带着一股闷热。这里，是仰宛县城的西郊，一庭四周种满了果树与农作物的四合院。

中间一栋大瓦房，两侧是排着的土砖房子，这些用土砖砌成的屋舍全充作了仓房，大瓦房很宽敞，屋脊梁高耸得象一把弓，整个庄院里到处飘浮着一股浓厚稻麦气息，十足的一个淳朴的农家风味。

农家主人是一位四十来岁的粗壮汉子。一颗奇大的脑袋光秃秃的，下垂的蒜头鼻子，配着个大嘴巴，笑起来象是天在打旱雷。震得四壁都在作响。他，假如你不知道底细，做梦也想不到这位貌不出众的仁兄竟会是七月之前

名震大江南北的独行盗泉“回掌夺命”马标！马标昔日在金盆洗手之前，即曾为了最后一票生意失算而被对头追得走投无路，恰好碰到了秋离自半截腰出来托了他一把。这才保了个全身而退，从此他专心诚意地退出江湖，并与秋离结成了兄弟般的忘年之交，近些年来，在这里他安分守己地买下了田地房屋，规规矩矩地做起庄稼人来了，而且衣暖食足，日子还过得蛮惬意呢。

在大瓦屋后的凉棚下，浴着懒洋洋的晚风，秋离巴洗了个痛快的冷水澡，浑身的疲劳垢秽被几大桶的冷水涤除得干干净净，他换了一身宽松的月白长衫，足上也改穿了一双青面缎子的粉底鞋，他正在悠闲地品着一杯香茗，静静听着马标在口沫横飞地说话：“五里外的陵堆子下，果然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的尸首，官家正急得人仰马翻四处缉拿凶手，他们也知道这又是江湖中的争斗纠葛，但表面上又不得不摆摆样子，出来大伙瞧瞧，我说兄弟，这回你做得可有点过火，好些年来，老毛病是一成也没改……”秋离笑笑说道：“你也是一样，仍然罗咳得象个老太婆。”马标瞪瞪眼，道：“亏得你们只在城里打个尖就赶来了，要不是包管会引起衙门的鹰爪儿注意，惹上一身麻烦！”秋离呷了口茶，道：“大哥，这一阵子过得还好吧？我看你肥头大耳的，心一宽，体也就胖了，庄稼收成大约抵得上你早年的无本生意？”摸摸秃顶，马标哈哈笑道：“过得去就是了，虽然不象以前那样大把抓银，小把抓金来得容易。但心安理得，不受惊，不担险，夜里睡着了都平稳……”秋离沉思了一下，放低了嗓音道：“方才，我不是把周云与何大器前辈都为你引见过了么？你是否奇怪那位周兄老是用面罩子遮着脸？”马标世故地一笑道：“当然有点纳闷，但人家必有隐情，他不说明，我怎好问？”秋离随即将周云蒙面的原因讲了一遍，末尾他淡淡地道：“在来到这里之后。我在他房里谈了很久，他简要地将事情经过告诉了我了，果然是被人家害的！”皱皱稀稀的眉毛，马标道：“兄弟，我嗅得出来股又要自找麻烦的气息了，你哪？”秋离哧哧一笑，道：“大哥，你的见识较广，可曾听过一个叫做‘无边湖’的地方？”马标神色一震，肃穆地道：“无边湖？怎么着，他是被住在无边湖里的人损了面容？”秋离颌首道：“你知道？”带着一股浓厚的忧虑神情瞧着秋离，马标沉沉地道：“我看，兄弟，你还是不要揽着这档子闲事算了。……”秋离懒散地又喝了口茶，道：“你先说说那都是些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再说，至于我么，既已答允人家，就是天塌下来也得硬着脖子撑了上去，又怎能随便丢手不管？”马标叹了口气，目光凝注着落日的余辉，飘飘渺渺地道：“无边湖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晓得，但是，我却知道住在那里的一些人都是些与世隔绝的武林中人，他们与外界素无来往，也从不允许外面的人闯将进去，这些人大约是早年一批江湖上的黑道组织，一定是有什么不能告人的原因才隐迁到无边湖去，他们出来的时候都佩带着一种灰白色的人皮假面，武功也是别成一格，又诡异又歹毒，十三年前我曾遇到过一次，那次我正准备劫一票红货，但是，却被他们先下手干了，当然我不服气，三句话不说就交上了手，结果我吃大亏，他们亮出无边湖的招牌后扬长而去。虽然我以前没听过这个地方，自那一交后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日后偶而也由一些不大可靠的传言听过这三个字，却俱是些捕风捉影，虚虚渺渺的消息……”秋离静默了片刻，道：“那么，要找这个地方不知是否容易？”马标奇异地道：“那周云吃了他们损了脸，莫不成连人家的窑口也摸不清？”秋离摇摇头，道：“他们是在一处荒凉山谷里缀上他，九个人一起动手将他做倒，就在那里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原因么，是为了周云的一位师妹，这其

中并不复杂，男女之间的争斗情爱而已。”马标揉揉蒜头的鼻子，道：“你能不能讲清楚点？”秋离拂着衣袖，道：“周云与他一位师妹相爱有年，但天山派却有一条传统的规律，就是同门师兄妹不准通婚。男女发生感情是一件自然的事，却非规律所能约束，于是周云就被逼下天山，但是两人之间当然情素不断，反而越演越烈，正在这个当口，天山派掌门忽然自外面带回一个青年，这青年曾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帮助天山派的掌门人力搏‘朝天岭’的十一头人熊，并为他取得了人熊守护下的三株‘紫芝’，这样一来，天山掌门人自是感激中加上赏识，邀他回山小住，却使坏了，这小子却对周云的师妹动上了脑筋，百般追求，处处讨好，而天山掌门人又一力促成，尽量撮合。周云的这个师妹在强逼软求之下，终于答充了对方婚事……”马标深沉地道：“此人可是来自无边湖？”秋离点点头道：“正是。”马标舔舔嘴唇道：“大约周云得到消息连夜上山，准备硬劫师妹逃走，半路上却吃无边湖朋友伏袭，弄成这个模样？……”眨眨眼，秋离道：“大哥，你是越来越精灵了，可也油得更厉害啦！”马标豁然大笑。道：“利嘴小子，凭功夫为兄不敢并提，动动脑筋么，嘿嘿，你可不见得能强过我！”说到这里，他又正色道：“兄弟，无边湖的那些角色不但行动诡密，举止狠毒，里面能人异士亦确是不少，而每个都是难惹难缠的魔星，传说这些人技艺之高超，功夫之阴毒皆属骇人听闻，他们这‘群脱离常规的魑魅，是一批生活在黑暗面的凶魄！”秋离淡淡眺望着红透半边的晚霜，凄媚的余辉映着他沉静的面容，有一股脱俗超尘的飘逸气息，美极了，也俊极了于是。马标感叹了一声，他十分了解他这泣挚友的个性，当他决定一件事。他便去做、而不论这件事要经过多少艰难坎坷！伸手摘下一片紫藤花的叶梗咬在嘴中，马标深沉地道：“你决心干了？”秋离笑了笑，道：“大哥，你知道我的答复。”马标摇摇头，沉重地道：“你有一肚子仇，满腔的恨，兄弟。不知几时才能消除你心中这些块垒、人世之间，也有很多温暖及仁爱，兄弟。只待你去追寻，去发掘”秋离瞧着马标，意味探长地道：“这不象一个独脚巨象的话，大哥太酸了。也太瘟了。”马标搓搓手，吐出口中的叶梗，道：“你不可忘记，这个独脚巨象已经退出江湖，归隐农田。”秋离笑了笑，道：“是的，你做得对，急流勇退。方是明哲保身的第一要诀！”双小眼睛仰视着灰蓝的天际，马标道：“兄弟，瓦罐终在井上破碍……”秋离站了起来，一笑道：“算了，我们先不谈这些，大哥、将你自酿的‘状元红’搬出一坛来，咱们哥俩儿个先喝饮一番再说，也好醉醺醺地过他个状元瘾。”马标一听到喝酒。毫放地大笑道：“好，就这么说，别忘了先请出你的两位尊友。他们一场午觉睡到如今也差不多了。”两人携手进入屋内，而此刻，暮霭四合，沉沉的灰蓝色氤氲浮沉在四周，在田野，在屋角，但又何尝不浮沉在秋离的内心呢？十天过去了。

两乘铁骑在关洛道上。

日头仍是那么火毒毒的，灰尘黄土漫天飞，秋离仍旧骑着他的“黄骡子”。另一位，呢，是黑巾蒙面的夜泉周云，他胯下是一匹花斑马，马儿雄骏高大，昂首阔步，一看就知道也是一匹良驹。

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官道两边栽植着一排排的大柏树，这到底是条主要的道路，还要阴凉好遮，虽然不能完全挡住强烈的日光。却也聊胜于无，象这样有树荫的道路，可真实在不多见呢。

秋离将坐骑侧驰了一点，大声道：“将何老前辈留在马大哥的农庄里可真不容易，他年纪大却静不下来，老想出来逛逛……”周云抑郁地笑了一声，

闷闷地道：“何老前辈却是个乐天达观之人。”秋离抹了一把汗。道：“你却太消沉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欠我的我还人，人差我的我索回，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犯不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周云在马鞍上移动了一下臀部，低沉地道：“但是，秋兄。你往日所遭受的羞辱与磨难你也会遗忘么？也会毫不牵心挂肚么？”秋离怔了怔，随即大笑道：“一定又是何前辈那张嘴保不住秘密告诉你了，不错，我忘不掉，但我却不在事情解决之前先折磨自己。”他顿了顿，又道：“周兄，可知道你面孔上被涂抹的花纹是什么玩意弄上去的？”周云惨淡地摇头，道：“不知道，当初被他们用一种骨针刺染上去的时候只觉得火辣辣的疼痛，事后，我用尽了方法也不能洗掉一丁一点……”秋离沉吟了一声，道：“是刺上去的？”周云点点头没有作声，秋离稍一犹豫，道：“你的那位师妹，已经嫁人？”仿佛腊月天里全身被冷水暗淋下，周云猛地痉挛，他沙着嗓子道：“我赶往天山时，对方已正式下聘，现在大约已经行过礼了，还不知她晓不晓得我已经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秋离哼了一声，冷冷地道：“这等情感不够坚定的女人，嫁了也罢！”周云呻吟了一声，颤抖地道：“秋兄……”秋离叹息一声，有些歉意地道：“对不起，我无意刺伤你。只是，我为你不平！”唏嘘了一会，周云幽幽地道：“不经沧海，不知难为水秋离目光也暗了暗，缓缓地道：“说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近女色，大约是我做对了，至少，我用不着背负情感的债……”周云没有接腔，马蹄声得得地响着，显得单调清脆，多少个白天黑夜，晨昏日落，无尽的苍灰岁月，漫漫时光，便在这一声声的蹄音里打发走了，任凭江湖上的男子汉添上星星华发，却不能在那些遥远的回忆里找回几许温馨，几许甜蜜……

“两个人都静默了一会，周云低哑地道：“秋兄，咱们是直上天山？”秋离古怪地一笑，道：“绕过华山，然后再去。”周云瞧着秋离：“要到华山雪耻？”秋离舐舐嘴唇，笑笑：“正是。”面罩后的眼睛透出一股忧郁，周云沉沉地道：“再象仰宛城外丘陵子下那佯？”秋离神色微微一僵，冷涩地道：“那要看他们如何了，我要找出当年那个与我较斗又狠揍我一顿的小子，算起来，今他也该二十多岁了。”带着狠巴巴的眼色，秋离又道：“二十多岁，恩，算得上是个成年的男人了。”周云咽了口唾液慢慢地道：“秋兄，不要太过残忍。”秋离眼皮子半阖，有气无力地道：“你在华山派山门外等我，我自己去办这件事，一个时辰内出来与你相会，当然，我会记着你的忠告。”两匹马儿并排驰着，不疾不缓，路侧的大柏树一抹株往后倒退，而路，却还有望不见的那么一大段。

一阵急剧的蹄音，忽然响起在他们的后面。这蹄声起得急，漫天的尘土飞扬着。那匹马儿还没列灰砂已先扑了过来秋离双眉微皱，策马驰向道路的最里侧，周云也跟在他的后面，他们刚刚避开。一匹枣红色的雄骏健马已旋风似地卷了过去，马上的骑士是个飘着白色披风。扎着白色头巾的人，那人连头也不转一下，骑在马上泼刺刺地奔出去老远。

咳了一声，周云摇摇头，秋离望着远处滚滚尘土，用衣袖抹去粘在脸上的灰砂，低骂了一声：“真是鲁莽透顶，这条官道象是为他一个人开的……”周云半弯下腰，准备取拿悬在马首之旁的水囊，目光瞥，却“咦”了一声，惊奇地道：“秋兄，你看前面十丈之处！”秋离顺着道路瞧去，不觉重重地哼了一声，原来，在十丈之前的右侧，道边的柏树干上，正斜斜地深插着一支灰白杆子的长矛，杆子尾端系着几根染了血的公鸡羽毛。正随着那颤乎乎的杆子飘呀飘的。

周云坐直了身子，涩涩地道：“秋兄，这是‘狼牙帮’的‘拦路桩’，表示他们在前面有买卖要做，咱们是否需要绕路。或是暂停前行？”秋离勒住了马，狠狠吐了口唾沫，道：“就这么一条大路，四面都是田野，到哪里绕道去？日头这么毒，呆在这里挨晒却是冤得紧！”周云喟了一声，低低地道：这根拦路桩必是方才奔驰过去的那人插下的，他们已等于提出警告，假如咱们不理睬硬闯，只怕要白添麻烦……”吁了口气，秋离顺手扯了围在颈上的一块黄色汗巾擦汗、他无奈地道：“也罢。只有在这里等一等了。”说着，他又哼了哼：“不晓得是寻仇还是劫财？对象是谁？稍停说不定咱们还可以看看热闹，弄得巧分一笔红……”周云弯腰拿起水囊，掀开面罩喝了两口水，喘了口气，道：“强劫豪夺之财，天山有规矩不得沾染。”秋离大笑一声，道：“别自作多情，又不是分给你，我是自己要，你天山派的门规管不着区区这一段。”周云忙道：“秋兄与在下借行，假如传将出去，这……”秋离用汗巾使劲擦擦手，笑道：“这叫黑吃黑，不关你事，狼牙帮不是什么好来路，江湖传统，天下钱财见者有份。”周云苦笑一声，不再多说了，他明白秋离是一个有血性、有胆识的英雄汉子，但他生长在江湖中，而江湖里讲求的也就是这一套，黑白两道有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现在，分别也就在这里了。

此时——

商人背后的道路上又传来一阵辘辘的车轴声，声音笨重而沉滞，似是一头负荷了太多重量的老牛在吁吁地喘息，秋离回头瞧去，暇，一辆双挽健驴拉着的乌篷车正缓缓向这边行近，周云也转首注视，他低低地说着：“看情形，狼牙帮要对付的目标就是那辆驴拉的篷车了，他们胆子好大，在这光天化日的坦荡官道上就敢下手……”秋离冷笑一笑，道：“做这种买卖还能挑个好风水地和黄道吉日？当然是哪里碰着哪里算，换我也是一样。”说着，那辆乌篷车已驰近了，驾车的人是个浓眉大眼形色精悍的四旬汉子，他疑惑地朝秋离与周云打量着，篷车的车帘密掩，看不见里面有些什么，那两匹拉车的毛驴却是混身汗湿，满嘴白沫流淌，显然，他们已经赶了一大段路了，这大热天！

卷过一阵尘土，乌篷车辘辘驰过，驶车人又回头瞧着二人一眼，可惜的是，他却并没有注意到插在相树干上的那支长矛！

望着地下两道深深的辙痕，秋离舔舔嘴唇道：“车子里非金即银，装载得很踏实，那驾车的朋友却只顾疑心我们，倒连正主儿也忽略了，周兄，咱们只不过是啄点零碎的黄雀，恩？”周云尚未答话，前头路上忽然象一条乌龙似地翻起滚滚尘沙，远远地，那匹枣红色骏马又怒矢似地奔了回来！

周云忙道：“来了，他们即将下手——”秋离懒懒地解下鞍边水囊，倒了一点水在汗巾上。轻轻润湿着面颊，有气无力地道：“哪有个‘们’字？那小子是单人匹马！”周云目光紧紧凝视着那匹迅速接近的枣红马，惊异地呼道：“果然只有他一个！好大胆——那乌篷车开始移行向道路的左侧、吾、那人亦已催马抢向左边……”秋离放眼瞧去，前面十来丈远近，乌篷车正驰向路左，显然是想让路给来骑，但那匹枣红色的大马却疯了似地也朝左面狂奔而来”乌篷车蓦地颠震了一下，两匹毛驴被猛然拉住，正在昂首嘶叫，车上的汉子高声怒吼道：“喂，你这人怎么乱闯一通，这么宽的道路——”他话声未毕，那匹冲来的枣红骏马骤而斜刺里一煽猛拣，马上的骑士淬然挥手，一条金闪闪的长鞭怪蛇一样霍而舒卷，驾车大汉暴吼一声跳了起来、在空中一翻身已拔出一柄闪亮匕首，照着马上的人便戳了下去！

马上骑士不声不响，双腿用力一夹马腹，马儿往前焕窜，他整个人“刷”地斜向右边，在一斜之下又猛旋了一个半弧坐好，在这美妙而惊人的旋转中。那大汉一刺落空扑向地下，他狂叫一声，飞快转身企图再刺，然而，那条金闪闪的长鞭已映着日光一晃之下卷在他的腰上！

周云一拍手，低叫道：“好妙！”两个字还在他舌尖上翻跳，那大汉已蓦地惨号一声被长鞭抖出，直摔在寻丈之外连连滚动，每一次翻侧之间，地下都印着一摊摊鲜明的血迹！

马上骑士在飞扬的尘土中扯马缰、整匹枣红马人立而回，转首‘呼’的一声嘶叫。

马上人不待马儿立稳，已飘然落地直奔乌篷车而去：地下尘土中的大汉拼命往这边爬着，他的双手十指在滚热的砂土中一寸寸地插下移动，手指上全沾染着粘稠的鲜血，腰际与两肋更是衣衫碎裂，血肉模糊，这一瞬间糊沾上不少灰沙，看上去越觉凄惨，他铁青的脸上淌着豆大汗珠，五官扭曲着一面爬，一面悲切地大喊：“壮士……壮士……里面的财宝你随意取拿、但求你莫伤了车里的人。他们一家骨肉只剩下这母子二人了……”那全身雪白的怪客似乎略一犹豫，又疾速地掠上了篷车，劈手一把扯下了车篷，倒提金鞭，微一探身，已象提着只小鸡般拎出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那孩子粉团团的一张小脸怪让人喜爱，但这时却惊得手舞足蹈号陶大哭，车里一个穿着青色衣裙的少妇尖泣着扑了出来，一把没抱着孩子反被那白衣人一脚踢到车下。少妇在地上翻了个滚，哀叫着爬转来跪倒，满面泪水地哭着祈求：“壮士，英雄。求你饶了我的孩子！壮士，我宗家一门三十一口仅存我母子工人，我们不会再有复仇的念头。壮士。你就容我母子二人活下去吧……壮士，车里的细软都送给你，只求你饶了我们……”那白衣人手里高提着孩子，稍微仰了仰头，唔，敢情他也是蒙着脸孔，一块雪白的绸巾淹住了口鼻以下的部分，在他仰头的当儿，老天，那双眼睛竟是如此澄澈，如此清莹。水汪汪的两潭清水！那两条眉儿，弯弯地勾了上去，似两抹新月。又象两片柳条……秋离猛地与那人打了个照面，不觉心里一怔，他微噫了一声，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地问了自己一句：“这个家伙怎的生得如此抚媚？莫不成……是个女的？”在地下爬着的大汉剧烈地呛咳了两声，也哀哀叫道：“壮士，求你，求你饶了宗家这一点香火吧，壮士，我用我的头颅来顶替少夫人与小少爷的命，壮士，求你碍……”白衣人依旧没有说话，只见他眉儿一竖，两只晶莹的眸子里，透出一股十分可怖的煞气，振臂就待抛摔下手中提着的孩子——秋离懒洋洋地叹口气，却及时地大声叫道：“住手！”白衣人怔了一下，目光冷峻得象冰碴一般投了过来，那里面，除了愤怒，还带着一丝儿无可言喻的娇媚！秋离笑了笑，又接上一句方才的话尾：“我说娘们。”白衣人的一双俏眼蓦然蒙上一层狠毒之色，他哼了一声，奋力将手中的小孩摔了出去！

青衣少妇的凄厉惨叫与孩子在半空中发出的尖锐哭喊成了一阙短促而又绝望的音阶，地下的大汉狂号一声，颓然头扑向尘埃——秋离蓦地双臂倏震，快得象经历了千百年而自远古掠来的流光那么令人不敢思议地淬射而去，身形一挺一转之下，已美妙而轻柔地将在空中挥舞着手足的孩子接住，划过一道半弧平平落下。

地上的青衣少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视觉船地呆了一下，遂即又发出一声惊喜欲狂的哭喊奔向秋离面前，磕头如捣蒜般泣不成声：“壮士……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谢谢你保全了宗家这唯一的骨肉……壮士，宗家未

忘人宗于嫔向你老人家叩头……秋离伸手扶起了少妇，摇摇头，小心地将手中吓得呆了的孩子交了过去，少妇双手紧搂着孩子，仿佛唯恐有人再从她怀里抢去一般，她一面拍着孩子的背心，一面泪如雨下。

终于，“哇”的一声，孩子哭出声来。少妇似大病初愈般用自己泪痕斑斑的面庞贴在孩子的小脸上，母子二人哭在一起，其咽其侧，闻来几能令人伤魂断肠……秋里离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那边，地下的大汉朝他跪秋离目光才一与他触及，那大汉已“咚咚”用力在地下三个响头，大哭道：“壮士，谢谢壮士救了我家小少爷，壮士，小人宗贵向你老谢恩……”秋离往旁一站，忙道：“不敢，朋友尚请免礼——”他话还没有说完，一条金芒倏闪，蛇似地卷向他的颈项，来得好快，好狠！哼了一声，秋离猛一提气，未见他有任何动作，瘦削的仿佛飘浮的一丝轻烟，那么洒逸而又不可捉摸地淬然飘！懒懒地转过身来，白衣人正站在车座上冷漠而深沉地注视着他，眉宇间，却不可掩饰地有一抹惊惑，金色闪亮的长鞭正拖在地下，天爷，那粗如姆指的鞭身上，到处布满了尖锐的倒须弯钩！

秋离盯着白衣人，淡淡地道：“谁都是父母生，爹娘养的孩子，当着人母亲的面，你要摔死人家孩子，不觉得有些过分么？”白衣人毫不畏惧地反盯着秋离，冷冷地一哼，恩，这哼声听起来却是如此柔美与娇软，他目光一寒，眉儿一竖：“英雄你装够了，好汉也扮完了。我的事也被你捣了个干干净净，没看见大柏树上的拦路桩？你八成有心找狼牙帮的碴来着！”好清脆，好美的声音，象银铃似的，语尾还带着那么一下点腻腻的弯儿，这还是在生气头上，寻常时说起话来更不知道有多么个娇法儿！

秋离把缠在腕上的汗巾解下，擦擦汗，那叫宗贵的大个子已不由呆了呆，脱口大叫：“啊，他是女的！”白衣人又哼了一声，怒道：“女的如何，便杀你不得么？”秋离懒懒地一摆手，道：“象你这等刁泼狠辣的娘们，我还真是初见，现在，报上你的名号，咱们也好套个交情！”白衣人手臂一动，又缓缓放下，冷冷地道：“姑娘并不在乎你这等下三流的角儿，‘玉里刀’梅瑶萍就是我，以后，你的好日子正长着！”秋离笑了笑，道：“你号称‘玉里刀’？呢，这个芳名却是耳生得紧，不过，叫得合适，在狼牙帮里你充任什么角色？”玉里刀梅瑶萍瞪着对方，生硬地道：“我想，你管不着！”秋离舔舔嘴唇，道：“说得是，好男不同女斗，我也不留难你，阳关道上，你小心着走吧。

不过，记得盗亦有道，劫财不伤人，伤人就不劫财，两样都要，就失去江湖上的义气了，你们狼牙帮蛇鼠一窝，狗屁倒灶，也定不出什么好规矩来，今天幸而碰着我阁下，换了个人，包管先赏你两记耳光，再教你上一篇“三从四德”之学，呢，别瞪眼，日头正大，姑娘你可以上路了。”梅瑶萍气得浑身哆嗦，双目圆睁，好半晌，她才勉强平静下来，用金鞭指着秋离，颤抖抖地道：“好鼠辈，报上你的万儿，天涯海角，我都会叫你为方才的狂言付出代价！”秋离哧哧一笑，闲散地道：“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姑娘，别找我麻烦，有些时候，我并不似此刻这般和蔼可亲。”梅瑶萍气得猛一跺脚，尖声道：“你听着，三天之内，我一定要你的项上人头，我要千刀刮你的骨，万刀钻你的心，不论你去哪里，有多少帮手，我必不惜一切实践此诺！”秋离伸伸舌头大笑道：“我说姑娘，你就有那么狠法儿？”梅瑶萍气得柳眉倒竖，嚶哼一声，转侧飞身上马，枣红马驮着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留下的，是一股子怨恨与愤怒，恩，香喷喷的怨毒与愤怒。

缓缓地，周云自那边策马行近，他望了远处弥漫的尘沙一眼，语声低沉而忧虑地道：秋兄，咱们与狼牙帮结下仇了……”秋离耸耸肩膀，淡淡地道：“结就结吧，看不过去的事情总不能装糊涂不管，这些不平的事儿做起来有时也麻烦得很，既管了，就得撑，是么？”周云苦笑一声，低低地道：“老实说，秋兄你若不管，我也要忍不住伸手了……”秋离哧哧笑了起来，那边，叫宗贵的汉子皱着眉，一拐一拐地行近，秋离摆摆手道：“老兄，别再谢了，你们还足赶路要紧。”宗贵宽大的脸膛上浮起一丝忸怩之色，他嘎嘎了半天，讷讷地道：“壮士……我家少奶奶说，说……假如壮士没有急事待办，是否可以……呢，是否可以……劳驾……”秋离冷冷地接道：“再送一程？”宗贵不由一机灵，急得额角青筋暴起，他惶恐地道：“壮士……千万不要误会小的不识进退……壮士，实在是小的少奶奶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到处都是豺狼虎豹，四面全是陷阱……没有人敢帮助我们……谁也不肯挺身而出……壮士，他们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说着，这宗贵竟然激动得号陶大哭起来，他抹着眼泪，“扑通”又跪倒在秋离身前，哽着嗓子道：“壮士，求你好人做到底，壮士，小的愿来生变牛做马，也会报答壮士的这一番菩萨心肠……”秋离皱着眉一转目光，已不由叹息一声，在那乌篷车之旁，那青衣少妇也静静地朝他跪着，一张朴实的憔悴的面庞上缀满了晶莹的泪珠，孩子已停止哭泣，躺在母亲怀里，也睁着一双带泪的大眼睛朝他眨呀眨的。

摇摇头，秋离走开两步，头也不回地道：“我最不喜欢男子汉掉泪，宗朋友，可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句话？不要动不动就矮了半截！”宗贵仍然直挺挺地跪着不动，他抖着嗓子道：“壮士，求求你额外施恩……”秋离重重一哼。道：“我并没有说不管，是么？”宗贵楞了半天才会过意来，他“轰”了一声。欣喜欲狂地又用力磕了三个响头，带着哭声道：“如此说来壮士是答允了？”秋离用汗巾拭着脖子，不耐地道：“你起来，还有。这位娘子。宗贵艰辛地站了起来，吃力地过去向那青衣少妇说了几句什么，又谨慎地扶着少妇上了篷车。秋离回头向周云苦笑一下，道：“周兄，烦你牵着黄骠子后随，我只有权充一次车夫了。”周云点点头，道：“在路上，记着为那宗姓的朋友敷药，这人是条血性汉子，大约是那宗姓人家的仆随，却是这般忠心耿耿……”秋离淡淡“恩”了一声，大步过去扶着宗贵上了车，再将车帘拾起挂好，他自己也坐在车座之上，一抖缰绳。口里唿哨一声，催动两匹毛驴向前行去。

宗贵回身小心将车帘掩妥，身躯扭转前后，却是扯动了伤口，直痛得呲呲牙咧嘴，冷汗涔涔。望望日头，秋离呼了一口气，道：“扯开衣服，先用水将腰上的伤处洗净。”宗贵忙着答应，伸手自座底摸出一只水壶，找着一块净布，开始咬着牙为自己洗起伤口，车子颠呀颠的，每一触及伤处，皆不由痛得他哼出了声，好一阵子，他才勉强将就着洗拭完毕。

解下胯边一个锦囊袋，秋离自袋中摸出两个小小羊脂玉瓶递过，低低地道：“两个瓶子里都是极佳的金创药，红色药末的那瓶内服，黄色粉子的那瓶外抹，擦好了药用干净布将伤处包扎好，我这驾着车抱歉不能帮你。”宗贵谢着接过两只玉瓶，依秋离之言做了，他一切弄妥，双手捧过空了的玉瓶，宽大的面孔上涌现着无可言喻的千恩万谢，眸子里泪光莹莹。不错，有很多话，有时不一定要讲出来，你的神色，目光，往往会表达得更透彻，更真切。

秋离沉默了一会，平静地问道：“朋友，你们目的在何处？”宗贵忙道：“少奶奶想先到‘卧虎山’下的‘三浪出庄’。紫庄主早年与我们老爷有八拜之交，他老人家大约可以庇护我们……”秋离在脑海中思索了一下记不起这三浪山庄的名字来。他舔舔嘴唇，慢吞吞地道：“你们是与谁结了仇叫人家逼得这么惨生生的？”没有说话先叹了口气，宗贵愁云惨雾地道：“壮士、都是那些天杀的‘八角会’啊！”“八角会？”秋离奇异地道：“八角会不是早就销声匿迹了么？怎么又出现了！你不会搞错了吧？宗贵愁着脸，道：“小的便是化成灰也忘不了这三个字。不错他们是隐藏了一段时间。听说早年为了与一个武林中的奇人结下了梁子，被那位奇人杀得几乎一败涂地，那一仗八角会的精英损了十之七八，元气大伤之下只有败逃收旗，近几年来、大约又在暗中招兵买马，扩充了不少力量，才又敢出来兴风作浪，唉，他们第一个就找到我们老爷，要求老爷捐献白银二十万两充做帮费。我家老爷早年曾闯过江湖，挣得这份家产也是颇不容易，偌大的钱财怎能平白献出？当时就与八角会的来人争执起来，一言不合之下便动上了手，他们来的两个人都带了伤逃出庄外，老爷就知道事情不对，马上叫少爷少奶奶收拾细软准备应变。唉，谁知道他们的人来得好快，当夜就抄上庄子，黑影里大约至少也来了四五百人，那是一群虎狼哪，一卷进来就杀人放火，可怜老爷少爷与一干护院师父完全死得一个不剩，大好的庄院也被一把火烧得寸草不留……”秋离哼了哼，喃喃地道：“典型的江湖仇杀……”宗贵又叹了口气，接着道：“小的早得老爷吩咐，黑夜里一起火就趁乱护着少奶奶带着小少爷驾车自庄后小道逃走，沿路受尽了惊恐，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却又险些被那碱婆娘作践，若非遇上壮士，唉，只怕少奶奶母子俩与小的早就化作异乡冤鬼喽……”秋离沉吟了一会，道：“你们老爷名讳怎称？”宗贵咽了口唾沫，崇仰地道：“老爷姓宗，名员‘瑞木’江湖中入皆称老爷为‘大方朝’，壮士你可曾听过我家老爷名号？”秋离摇摇头，道：“未曾闻得，你们少爷呢？”宗贵忙道：“少爷是老爷独子，叫‘仰上’，唉，少爷才三十岁不到，宗家一脉单传，已有三代了。”秋离又道：“你可知道八角会现在由谁领头？卷袭你家庄院又是哪些人？”宗贵搔搔头，笑道：“八角会的头儿好象是一个叫……叫什么‘魔眼无心’的人……妙卷庄院那晚他没有来，领头的是一个身材矮瘦，满脸长了些疤痕的丑老头……”二秋离眼珠一转，心中暗暗叫道：“魔眼无心呀魔眼无心，当年屠大哥就是要挖你那双碧中泛金的怪招子，可惜你跑得快，挨了三掌还能活到现在，狗命够长了，千不该万不该又再出来扬名闯荡，碰上了我，哼……只怕你难逃此劫……”宗贵唉了两声，讷讷地道：“壮士，小的……小的真该死……还没有请教壮士高姓大名？”秋离“哦”，了一声，淡淡地道：“我叫秋离。”宗贵并不知道坐在他身边的这位人物竟就是江明中最最有名的杀手霸才，闻言之下，他恭谨地道：“秋壮士。”笑了笑，秋离道：“你们少奶奶，叫宗于嫒？”宗贵点点头，道：“正是，少奶奶娘家是陕南有名的大户。”秋离侧身向后望去，只见周云骑着他的花斑马，手牵着后面紧跟着的黄骡子的缰绳，两只面罩后的眼睛朝他笑了笑。

宗贵怔怔地瞧着秋离，有些嗫嚅地道：“秋壮士……你，你在武林中一定很有名气吧？”秋离抿抿唇，无所谓地道：“马马虎虎，凑合着混就是了。”咽了一口唾沫，宗贵又谨慎地道：“先时那婆娘说是什么狼牙帮的……壮士，看样子，他们已经暗通声气，讲好了来对付少奶奶这孤儿寡妇。壮士，狼牙帮很厉害么？”秋离笑笑，道：“这很难讲，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

势力，不过，江湖黑道上的帮会暗通声气，守望相助是常有的事。八角会这次死灰复燃，只怕少不得有几个后台为他们撑腰呢。”叹息一声，宗贵垂下头去，满脸的懊丧加上一肚子的绝望，神色显得凄惶而佻然。

有些不忍，秋离想说什么，但是，一想到自己还背着满身的麻烦，也就止口不提，他是有满腔的热血与豪气，难的是他只有一个人。不论有多少世间不平之事，他也不能说一·手揽了下来。心是有余的了，奈何力不逮埃车轮沉重地滚动着，拉着的两头健驴在喷着白气。路是艰难而又遥远的，漫长地延展在前面，有多少坎坷与荆棘需要去经历，有多少旋转和崎岖在等着人的脚步去走，生命是一种负担，要背着很多你不愿背的东西向时间的旅途上去跋涉，但你只得如此，因为你已生下来而且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似此刻车轮在沉重而单调地转动，就宛如那两头拉车的健驴一样‘，明知是一种苦楚，却只得继续下去了。

黄昏了，恩，伯见黄昏，却又是黄昏。

灰蓝色的暮霭浮沉在周遭，似一层蒙蒙陇陇的、拂不开理不尽的愁怀，它缠绕着你，笼罩着你，官道从这边通过一个小镇的中间，成为一条唯一的大街转了下去，路的尽头埋葬在夕阳的残霞里，那终点，只怕还远着哩。

小镇上的人家屋顶，已飘出了缕缕炊烟，点点昏黄的灯光也亮了起来，犬吠之声清晰可闻，三数农人自田间荷锄归去，又是一天辛劳熬过，现在，该是家人欢乐融融围桌相聚的时光了。

秋离一带缰绳，沙着嗓子道：“老宗，问问你家少奶奶，是要继续赶路还是在这小镇上暂歇一宿？”宗贵疲累地点头，转身伸入车帘内低声说了几句话，又坐回身子道：“壮士，少奶奶说，就在前面歇一宵吧，壮士赶了；天路，也须休息一下养养精神……”笑了笑，秋离驰车入镇，在问了个路人之后，已寻着了一家虽然残旧，却还很干净的小客栈住下。

为那母子两人张罗定了，他们三个男人就在客栈前厅摆上一桌酒菜食用起来。这间客栈一共只有左右两排十间客房，中间这一块做前厅，后面是个小院子。前厅经过一个小天井就是正门了，建筑简单，一目了然。

秋离他们租下了三间右边的客房，宗家少奶奶母子二人住在中间，周云与那宗贵住于左侧，秋离是右边，恰好两头将那母子二人夹在中央。

大口干了杯“二锅头”，秋离眯着眼，喷着舌头赞了一声道：“好酒，真是一直辣到肠子里。”宗贵又殷勤地斟一杯，陪着笑道：“假如不是带伤，小的也陪着壮士干上两盅。”秋离豪迈地笑着，挟了筷子白切肉塞进嘴里，唔唔地点头，道：“这荒野村店，弄的几样菜肴却还可口，酒也醇得厚，今天夜里可睡上一场好觉。”周云静静地掀起面罩，小饮了一口酒，低沉地道：“秋兄，别喝得过了量，记得那玉里刀的话？”秋离笑了，压着嗓门道：“我不是虾子脑筋，他们摆不上我的道儿，我喝两口，混身有劲，夜里正可给他们松散筋骨！”说着，他又一大口干了杯。宗贵忙再斟上，笑道：“壮士，你老可是好酒量，小的眼瞅着酒虫也给引上来了……”秋离笑着再干了，照照杯底，道：“吃江湖饭就得能喝酒，没有这点酒量给壮壮胆，成么？”这时，正门外突然响起几声高亢的马嘶声，随即又响起两声吆喝，胖敦敦的店掌柜笑开了眼，哆嗦着一身肥肉，三步并作两步迎了出去，口里还一迭声地吆喝着店小二接马。

店门外有隐约的说话声传了进来，不一刻，胖掌柜已哈腰作揖地引进屋两个衣着华丽，神态冷漠的中年汉子来。

那两个中年人，一个穿着紫底暗团花新长衫，另一个是纺绸儒衣沿襟袖洒着金色寿字图，一色的顶中斑玉浮黄文士巾，足登缎面软底鞋，手中各提着一个精致小皮囊，顾盼之间十分傲据，却不象是走远路的打扮，看情形宛如逛庙会来的，神情悠闲得很。

周云蒙在面罩后的眼睛向秋离眨了眨，秋离笑笑，又挟了一块红烧鸡咀嚼着，眼皮子也不撩一下。

那两个人并未朝他们这边窥探，随着店掌柜向左侧的客房。宗贵咽了口唾液，紧张地低语道：“壮士，可是对方来卧底的？”秋离这一次吸了口酒，道：“如果是，他们就太愚蠢，这两位仁兄穿得象是买卖人，其实一看就知道，做买卖是不错，只是无本的生意罢了。”周云“噗嗤”一笑，道：“秋兄，我发觉你有时候十分诙谐……”秋离舔舔嘴唇，道：“一肚子委曲，满腔的怨恨，光愁还行？有些时，只是自己打趣给自己听听罢了。”三个人又吃喝了一阵，直到杯盘狼藉才算酒足饭饱，秋离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闲散地道：“该睡了，明天还有一大段路得赶呢。”周云也站了起来，道：“愿你睡得舒适，只是，小心脑袋。”豁然大笑一声，秋离拍拍愁眉苦脸的宗贵，凑嘴在他耳边：“放开心去睡吧，老友，四海的风浪经得多了，这小小的污溪鱼虾够得上什么气候！”不待宗贵有何表示，秋离已大步转身行去，一个在旁伺候的店小二赶紧过去给他开了房门，秋离头也不回地反手就将门关上。

进了屋，秋离方才现露的些醉态已一扫而空了，他灌了两口凉茶，迅速摊开床上的薄被，卷裹成一个人体的模样。又半掩下布幔、将油灯捻至最小的光度、然后，将床前的一张靠椅斟倒，再将自己披着的一件黑包外衣随意扔在桌上。

沉吟了一下，他满意地拍拍自己隆起的腰侧，喃喃地道“银牛角，立你弯尖于天，坐你的根缘于地，撑起我满腔满腹的胆识吧！”慢慢地，时光在分寸地消逝，在悄悄地移动。外面，更鼓已在不知不觉中敲了两响了，恩，夜深沉。

远处，有一陈隐隐的狗吠声传来。叫得有些儿凄厉，大约是无家可归的过路狗吧？赶夜道的人们可得提心了。

缓缓地，轻轻地，窗槛上响了那么一响。

秋离安静而镇定地盘膝坐在房中一根横梁上，他的目光炯然如电，尖锐而敏捷地注视着四周任何一丝动静，那伯是最微小的也不放过。

窗槛上轻轻响了一下又寂然无声，过了好一阵子，恩，一阵青白色的烟雾，缓慢自窗缝中冒了进来，先是一股儿细细的，后来开始大量涌入。那烟雾，带着一种强烈的气息，象……象带着闷香的腐坏桃花。

坐在横梁上一动也不动，秋离早已闭住了呼吸，更用那块黄色的汗巾蒙住口鼻，室中，暗处的蚊虫、蟑螂纷纷僵卧、青白色的雾气似是一层浓重的纱幔。

秋离明白这是一种极为强烈的迷魂蚀神性质的毒雾，当然是由“人”制造出来的。

但是，在江湖中来说，除非是旁门左道或是下三流的角色，一般稍有正义感的人物，都不愿意使用象这种伤人于暗处的东西。

烟雾在室中浮沉着，良久，才开始慢慢地消散，而当这青白色的毒雾，在开始淡散的时候，细木条糊着白宣纸的窗户已被缓缓推开。

秋离微眯着眼。自一缝的目光里凝注窗外，极为轻悄小心的，咽，一

条人影无声无息翻了进来，这人在朝房中略一打量，已注意到半垂着布幔的床上，他迟疑了一下。回头低声向外面招呼了一声。

人影一闪，又是一个瘦高个子掠了进来，先前那人朝瘦高条打了个手势，向床上一指，二人已霍然分开，就在分开的一刹那，两柄寒光闪闪的勾刃刀已分别握在他们手中！

窗外，秋离看得出还另伏着一条人影，他估计了一下距离，满意地笑了笑，自他这匆匆一瞥里，他看出这房里外的三个来人中，没有一个是白天见过的“玉里刀”梅瑶萍。

室中的两个人，终于小心翼翼地接近了床榻，他们一声暗号，闪电般捞起布幔，两柄勾刃刀在昏黄的油灯光辉里带过一片寒芒，狠辣而快捷地交叉着斩向床上用薄被卷成人体形的头颈部分！

## 第四章 铁汉柔情

勾刃刀的锐利刀口那么快地“噗嗤”切入被絮之中，两名刺客的手腕同时用力翻绞，那股子狠劲，实在令人看了心里发毛！

但是，他们的狠也就狠到这里为止了，两个人手腕一用劲，便觉得刀下有异。他们也是老江湖了，立刻抽刀后闪，分跃两侧，四只眼睛骨碌碌地往房子四周搜视，满脸的紧张迷惘之色！

窗外，传来一阵低沉却带着不耐的声音：“邵冲，事情办妥了没有？要快……”较矮的汉子有若一头夜猫般左右戒备着、他面对床上的薄被缓缓后退，嗓门有些暗哑地道：“七哥，架上的鸭子展翅窜哦，场面不大对……”外面那人似是颇出意外地窒了一窒，随即哼了声，长身越入。晤，那是一个高大而雄壮的赤面汉子！瘦高条一面朝房中提心吊胆地探视，一面揣揣地道：“莫不成小子得着风声已经先逃了？”红面大汉闷不作声、他阴沉沉地看着床上被切开了两条裂口、棉絮翻出了一大片的被褥，猛然一个箭步抢了上去，双手倏扬，“噗噗”声响一十二柄三角尖锥已整齐地排成一线扎瘦长汉子舔舔嘴边，道：“七哥，别费事啦，人家准是瞧出了什么，早挪了腿也不一定？”红面大汉“呸”了一声，怒道：“梅堂主是什么身手？连梅堂主都未曾占便宜，人家会含糊你这块鳖脚货？臭美！”那个头较矮的仁兄忙道：“要不要通知‘一对’他们动手？七哥？光耗在这里也不是办法！”红面大汉一跺脚，警觉地道：“先退再说！”三个人面朝屋里，迅速倒着移向窗口，但是，他们刚想纵身跃退。屋中横梁上的秋离已嘻嘻一笑，懒洋洋地道：“不要退了，留下来大家聊聊吧。”三个不速之客栗然大惊，红面大汉反应却是极快，他左臂突挥，六点银光已“猝”地射向横梁上声音之处，同时低呼：“退！”瘦长汉子首先跃起，在他跃起的一霎，六枚三角尖锥深透入木的“嗒嗒”声也传了过来，而事情却发生得如此令人不可思议，一条人影就象原本便挡在窗口一样早已翘着二郎腿坐在窗槛上，向他露齿而作微笑状了！

象见了鬼似的怪叫一声，瘦长汉子举手一刀掷了过来，那微笑着的入连眼皮也没有眨一下，左掌一平倏斜，快得不可言喻，“吭”的一声，这瘦长汉子已横空暴转，重重地摔了出去。经过是如此短暂、红面大汉几乎刚刚

射出暗器转过身来、郎就在他转身之时，生与死已经分明了：，变化实在太过突兀，红面大汉与那个矮个子全都愣住了，他们呆呆地瞪着坐在窗槛上晃着双腿那人。那人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向他们含笑点头，那门闪闪发着资光的牙。这两位仁兄直觉得正象是一头食人的血嘴！

那人，当然正是秋离，他眼睛瞧着自己的手指甲，又轻轻在衣襟上擦了擦，宛如未曾睡醒一样有气无力地道：“你们、呢，来做什么？”赤面大汉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却仍干得发火，他心脏在急速地跳动，嘴巴张了张，甚至连一个带着清晰音节的字也吐不出来……秋离笑吟吟地道：“‘行刺’两个字不大好开口讲，是吧？不过，若称你们两块废料为‘刺客’，实在抬高了你们的身份、狼牙帮叫你们出来干这种事，未免也太招子欠亮，你们除了会造粪。还会的，大约就是下跪了吧！”赤面大汉额上青筋暴起，他咬牙切齿地道：“朋友，你不要癞蛤蟆打哈欠，吹大气吹到我们头上，不管你是什人，我们断断不会饶过你！”秋离嘻嘻一笑，道：“这句话应该由我说才对，这样吧‘今夜我一个要你们一条手臂，留着你们的狗命回去告诉那妖妇，说我下次再遇见她，唔，她那张樱桃小嘴就非被我吮极不可了。”赤面大汉气得张口结舌，心中却是又惊又喜，他退后了一大步，慌乱地道：“你你你……你要搞清楚，狼牙帮不是好惹的……”那较矮的汉子也早就面青唇白了，他目光不停地滑溜着死在地下两目犹自怒瞪着的瘦长同伴，可怜他那同伴七孔中流溢出的鲜血已经凝固，成为乌紫粘稠的一大片了。

打了个哈哈，秋离道：“我已经惹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啦，既已来不及，就一口气干下去。二位，我们开始吧？”赤面大汉蓦地大吼一声，双手齐出，十二枚三角尖锥一闪之下竟分成四个部位飞射而出、距离是如此接近，劲道又是如此凶猛，几乎刚一出手就已经到了秋离身前！

窗槛上的秋离全身猝然往下一缩，一缩之下贴着地面斜旋五步，室中银芒晃掠，人影带风，赤面大汉才待往后闪躲，一条右臂却突然被两只强有力的怪手扭到身后，快得还不等他呼叫出声、“咔嚓”一下子、臂骨已然硬生生被折断，一条短瘦的影子这时已扑到窗外，但是，却在刚刚落地之际。一个踉跄摔倒地下，杀猪也似的鬼叫起来——秋离懒懒地丢掉原来嵌连在纸窗上的一根两寸来长的细木条，方才，他就是用另一根细木条飞抛出去切断那矮瘦汉子手臂的，这种装饰用的木条异常脆弱，连较大的风雨也经不住，而秋离却能用它在距离十步之外残敌肢体，这份功力，这份手劲可说到家了。

赤面大汉满头大汗象黄豆似的滚滚而下，一张红脸在这瞬息已变成青紫之色，他的五官扭曲着，全身在不住地簌簌颤抖，几乎连站也站不住了。

拍拍手，秋离道：“你们走吧，如今我们大家都不欠什么了，不过，日后你们须记得一点，就是要行刺人家，多少也得有两分板眼才行，光用那些下三流的闷香之类是济不得事的，除了丢人就没有别的了。”身子摇晃着，赤面大汉哆嗦着道：“好！好！算你狠……我们……我们……总有再见的……一天！”满不在乎地耸耸肩，秋离笑道：“当然，人生原要是何处不相逢嘛，你可以上道啦，这里再没有戏唱了，是么？”赤面大汉摇摆着走到窗前，咬牙奋身一跃跳了出去，却又在沾地的时候重重地跌了一大跤，痛得他再也充不住好汉地惨叫了一声。

赶到窗口，秋离看了那个尚在地下爬行的矮瘦汉子一眼矮瘦汉子的一只有臂只连着几条血淋淋的筋皮，筋皮吊着齐肩胛寸许之下脱落的断臂，血糊糊地在地面牵扯着，那段小小的细脆木条，正是嵌切在断臂的裂口处！

招招手，秋离淡淡地道：“再会了，二位好生走哪。”他没有进房。说完了话，微微一纵，身形平平掠出窗外双臂朗后一推猛抬。瘦削的身影“呼”绝倒翻而起，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悄无声息地落回客栈的小院子里，轻悄得宛如四两棉花。

大摇大摆地走进通道，来到前厅，一个店伙计正在柜台内点头晃脑地打磕睡，一条口涎亮晶晶地垂挂在衣襟上，恩！睡态可掬。

刚才屋里已经天翻地覆了，这位仁兄还在天下太平梦会周公，丝毫没有受到惊动，秋离不禁羡慕地看了他一眼，心里直夸好福气，摇摇头，他已来到那落难母子的房门外。

朝左右一看，再听房里也没有动静，秋离正想举手敲门，左侧的房门已轻轻开启，周云闪身而出。

秋离挤挤眼，道：“打扰你啦，老友。”周云仍戴着面罩，面罩后的眼睛里精芒隐射，他低促地道：“方才我听到你房里有声息，没有多久又传来了几次惨叫声，我知道你不会有所差池，是而便一直隐在门侧暗地守护隔室的母子，秋兄，可是对方摸上门来？”秋离点点头，道：“来了，一共三个，有一个回不去了，另两个也几乎留下了一半在这里，差一点连爬也爬不动。”嘴里“嘖”两声，秋离叹了口气又道：“他们功夫太差，又用的是下三门卑鄙手法，我本想全宰了的，但是，唉，有什么办法？上天有好生之德嘛。”周云心中有数地笑了笑。道：“投宿那两位也是么？”秋离笑着道：“不错。”回头一瞧，他又接着道：“好友，你好生守在这里，我这就去请那两位仁兄出来，大家攀攀道，套套交情，朋友是走到哪里也要交的。”周云眼睛眨了眨，道：“我看，只怕人家不会还守在那里了。”秋离转身行去，边回头笑道：“若是如此，他们真算运气。”来到左侧的一排客房之前，秋离略一犹豫，大拉拉地直奔靠最后一间的房门，他不敲门也不出声，飞起一脚，“砰砰”两声震响，房门已连着里面的门闩子一起飞裂塌倒，秋离紧跟着穿进，哈，晚间投宿的那两个中年人正对坐在一张圆桌之前，都已换了黑色夜行衣不说，桌上，还交叉摆着一双沉重的铁锏！

房门的突然倒塌，对这两个中年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极端曲意外，因为太意外，以致使他们猛拖愣住，一下子还体会不出是怎么回事来。

秋离在房中“呼”地打了个转子，拱手一笑道：“深宵造访，也太失礼，打搅之处，万祈二位恕过。”两个中年人突然惊觉过来，面色在一变之下又已恢复了他们原有的冷峻，其中那个胖胖的中年人脸孔一沉，阴森地道：“朋友，这种方式你叫它‘造访’？我们也并不认识你，没有交你这个人的必要，现在，你自己到柜上去赔偿店家损失，然后等天亮再来谢罪！”另一个眼睛暴睁，狠狠地道：“听见没？”秋离摆摆手拉了椅子自行坐下，大腿翘在二腿上，吊儿郎当地道：“别叫，大家初次见面，二位就拿出这等脸色来对待于我，未免也太令人伤心，我是有事来票告二位的。”胖胖的中年人“霍”地站起，冷厉地道：“什么事？”秋离一笑道：“在说到这件事之前，我要先知道二位怎的又换成了这种打扮？而且桌上还放着兵器，莫不成二位另有什么企图？”面色顿时转为铁青，胖汉子极快地抓起桌上沉重的铁锏，暴烈地道：“大胆小辈，深夜闯入私室行止鬼祟，这已是万万不能饶过，你却竟敢开口盘询起爷们的事情来，本待明朝再行发落于你，如今说不得只好重重惩你这鸡鸣狗盗之徒！”秋离眼睛半闭，慢吞吞地道：“我原本是想明晨前来谢罪的，只是我伯到了明天早晨，你们二位老人家却已逃之夭夭……”胖胖

的中年人厉叱一声，吼道：“利口小子满嘴胡言，今夜不把你生劈活剥，便算你的八字巧了！”他的同伴斜出三步，冷恶地道：“早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十有八九是来找碴的！...”

秋离忽然“呸”了一声，神色倏寒：“好，我们彼此不用再演戏了，大家是怎么回事心中部有数，一对钢，你们卧底的功夫算不得高明。你们狼牙帮也完全是饭桶一群，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宗家一家人如今落了个家破人亡，只剩下孤儿寡妇，这已经是够可怜了。赶人不能赶得太绝，你们这些人高马大的粗汉竟然尚有脸孔三番四次与八角会串通起来迫害人家弱质母子，连我也替你们脸红，在江湖上混不是你们这种混法，这样算不得英雄，这件事我伸手拦了，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你们直接冲着我来。”两个中年大汉闻言之下不出面面朗觑，作声不得，脸色是一阵青一阵红的。他们料不到对方一下子便将事情全抖了出来，这一下要装也装不下了，要糊也糊不住了，两个人进退失据地僵在那里，四只眼睛尽在发直。

秋离冷冷地道：“我不伤害你们，但却只有这一次，并非我特别对你们有什么好感，仅仅因为你们未曾与我缠斗而已。”他目光冷酷地朝眼前两个人扫去，又道：“不要再想打那宗家母子的主意，否则，你们的脑袋便有极大可能要脱离你们的颈项，你们滚蛋的时候记着先到我房中抬走叫邵冲那人的尸体，够了，话到此为止，再说下去就便没有好听的了！”两个中年大汉一肚子气，满心恨恼，但是，他们却不敢动手，这主要的是在他们前来之时，他们的堂主已经将秋离的武功描述得过于明白，他们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人的真实身份，但有一点他们是绝对晓得的，那就是连他们的堂主也吃过亏！胖胖的那个嘴唇蠕动了一会，沙哑地道：“朋友.....你既然讲明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说，只是冤有头，债有主，这笔帐你总得丢下一个万儿让我们去找！”秋离漠然道：“好，回去告诉你们狼牙帮，连八角会也一起算上，就说是我独力拦下了，我，鬼子秋离！”这后面四个字有如响起四记旱天霹雷，震得当前两个人头晕目眩，神飞胆裂，他们同时往后踉跄退去，“哗啦”一声将椅子也撞倒了两张！

秋离冷瑟瑟地一笑，道：“没有什么值得吃惊的，只要你们愿意，我姓秋的便舍命奉陪！”说到这里，他双目中煞气顿现，怒吼道：“马上给我滚！”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的力量，两个中年大汉禁不住猛一哆嗦，身不由主地急急拔步往外奔出！

静默了一会，秋离凝视着圆桌上遗留下来的一柄铁铜，轻轻啣了一声、缓步向室外行去，而门侧，那个方才还在打着磕睡的店小二、正傻呵呵地呆立一旁.....秋离朝那店小二露齿一笑，洒洒逸逸地走了过去.....

## 第五章 赤骑八龙

这是一条崎岖的山道，沿着山脚蜿蜒向前，道路尽是灰黄色的泥土，只要一阵微风吹来，沙尘便扬得半天高。

仍然是那辆乌篷车，轮轴在“吱呀吱呀”地转动着，宗贵还是坐在前座的旁边，一条原是白色的汗巾擦脸已擦成乌黑了。

秋离扬鞭赶着驴，随着鞭梢扬出去的，还有滴滴晶亮的汗珠，他用手抹着汗，不时望望顶头晒得头皮发扎的烈日，后面，周云骑着马，牵着那匹黄骠子，懒懒随行，汗水已将他一身衣衫湿透了。

宗贵有些畏怯地看了秋离一眼，嗫嚅地道：“秋壮士……”秋离舔舔嘴唇，有气无力地道：“说。”堆起一脸笑，宗贵小心地道：“昨天晚上，呢，昨天晚上可是有刺客来了？”秋离点点头道：“不错。”宗贵谨慎地道：“秋壮士一定好好将他们教训了一顿？”用食指刮了一下汗水，弹了出去，秋离淡淡地道：“要不然，我会被他们教训了一顿不成！”宗贵慌忙地道：“当然不会，小的本想出去看看，看看有没有可以为壮士效力的地方，但是，呢，周英雄却叫小的不要出来……”秋离懒散地道：“这是对的、你出来不太好……”宗贵一个劲地点头，道：“是，小的功夫不济，若是出来凑热闹，没的凭白给壮士增加累赘，少奶奶今天早上已吩咐过了，要小的谢谢壮士……”秋离叹了口气，道：“谢了，这是我应尽之责。……”宗贵又腴腆地道：“少奶奶，还说……还说……”又舔舔微微干裂的嘴唇，秋离道：“老宗，你说话最好干脆一点，别拖泥带水，你少奶奶又说些什么？”宗贵鼓足了勇气，低声地道：“少奶奶说，若是壮士不嫌弃，少奶奶想要少爷拜壮士做干爹，呢，就是认壮士为义父这一番，倒是颇出秋离意料之外他脑海里，立即浮起那白胖小子的娇憨面庞来，唔，却是个又乖又听话的小宝宝‘咽了口唾沫，宗贵忐忑地道：“少奶奶知道这话太过冒昧，怕壮士不肯答应，要小的多求壮士，便算是宗家高攀了壮士，唉，少奶奶与少爷孤儿寡妇，象是顺风漂流的两片叶子，无根无据的，若是再没有人伸伸手提一把，宗家的延续怕是难了……天下的豺狼虎豹恧般多，披上一张人皮不做人事，那些凶徒又正睁着眼在瞧着少奶奶母子俩……壮士，你有没有经过家破人亡的苦楚，不知道这滋味是多么难尝……”秋离伸曲了一下握着皮缰微微汗湿的右手，他又抹去眉尖上凝聚的一颗汗珠，沉沉地没有说话……好半晌……秋离懒懒地道：“那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宗贵惊喜地道：“小少爷乳名叫‘胖胖’，学名叫‘崇善’……壮士。你……你是答允了？”抖抖缰，秋离苦着脸道：“不答应，你还饶得了我？”宗贵高兴得有些发狂地转回身去。颤抖着掀开布帘，嗓子里带着哭音叫：“少奶奶，少奶奶，秋壮士已经答应了，答允将小少爷收做义子啦……”。急忙将他拖了回来，秋离“唉”了一声：“唉，别吵，莫不成你还要鸣锣昭告天下？我……”秋离尚未讲完话，篷车的布帘已被掀开，宗于嫫屈膝跪在里面，苍白憔悴的面庞上浮着一抹兴奋的红霞，她怯怯地道：“宗于嫫拜见亲家叔叔……”车身起伏颠跟着，宗于嫫跪着的身躯也不住摇晃，那模样。好可怜。又好嫫柔，秋离赶往侧身拱手，道：“你，呢，嫂子请不要多礼、车上跪着不便，我秋离也就大胆免了，嫂子，你放心，姓秋的一言九鼎。”宗于嫫垂下头来。有些硬咽地道：“宗家遭此惨祸，落得家破人亡流涉在外，孤儿弱妇呼应无门。四处又皆虎狼当道，非欲置我母子于死地而后已，宗于嫫死无可惧，唯孤儿尚未成人、若有差错，不独宗家香火断绝、宗于嫫更难见公婆及丈夫于九泉……”秋离想要说什么，却又暗然无语，宗于嫫又凄切地道：“叔叔陌路相逢。非但救我母子于死难，更义允护送。如今不嫌弃，又收孤儿为义子。此恩此德，宗家世代皆不敢忘，有生之日，必长奉叔叔不死牌位，百载千年受宗家子孙顶礼膜拜……”秋离觉得脸上一热。他忙道：“嫂嫂，千万莫如此说，呢，我秋离实在担当不起，我们日后是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套，尤其我最不善于客套……”舔舔嘴

唇，他又道：“嫂嫂，我那儿子今年多大了？”宗于嫫烟羞涩地道：“今年冬至正满五岁。”哈哈一笑，秋离伸手入怀，摸出一个黄绸小包来，他一层层地打开了，绸包里，竟是一串由三十二颗不同色彩的宝石所缀连成的项圈、宝石皆呈椭圆形，外缘嵌镶以白金，精巧地将这项圈衔结成为一个心形，宝石色彩缤纷绚丽，透明晶莹，有若满空奇异的繁星闪眨，尤其映着明亮的阳光，更是鲜艳夺目，芒彩四射！

在手上掂了掂，秋离弯腰将这串宝石练圈递了过去，低沉地道：“嫂嫂，这串圈子，便算是送我儿子的见面礼吧。”宗于嫫惊异而怔忡地犹豫了一下，终于顾腴地接了过来。

轻轻地道：“叔叔，孩子年纪，怎受得起这么贵重的赐予秋离微微一笑道：“我自小贫困，但却视钱财如粪土，十多年来，常有大量财帛在我手上流去，这些财帛，有些来自正路，有些来自邪路，却俱是我以生命为赌注所换得，不论方式如何，全是纯粹的血汗钱，这串宝石圈，因为制工精细，极得我爱，它来自一个巨富之手，那位有财的富家翁是遭遇歹人劫掠之时被我救下，他坚持送我这串玩意为谢，推托不下，我也只有笑纳了，如今却正好送给儿子……”宗于嫫面孔红红地道：“叔叔，只是大使你破费了……”露出一抹奇异的疲惫在唇角，秋离嘘了一口气道：“天下全是财，千金散尽还复来，东西不算什么，这是有价值的，嫂嫂，无价的是我对孩子的一片心……”宗于嫫感激地道：“叔叔，孩子长大了一定要教他好生孝顺叔叔……”豁然大笑，秋离道：“找个地方，教胖胖叩见我于老子吧！”宗于嫫羞怯地道：“是的，叔叔。”放下了篷车的帘子，宗贵笑逐颜开地道：“秋……呢，如今该称秋壮士为秋少爷啦，恭喜少爷，贺喜少爷，小的祈愿少爷与宗家永成双好……”秋离笑道：“老宗，就是如此吧。”现在，这条依着山脚的泥土道就快走完了，翻过那个斜坡，秋离晓得，前面便是平坦宽敞的官道啦。

拉起颈子上的汗巾擦擦汗，秋离嘴里打了声唿哨，催着挽车的两匹健驴加劲往前赶，汀算一股劲冲上坡去。

宗贵在座旁也大声吆喝，两匹健驴嘴角喷着白沫，喉咙里咕噜噜嘶噪，用力往坡上奔去，篷车颠得厉害，车轴的转动也宛如在呻吟了。

在离开那片斜坡尚有三丈多远的当儿，秋离却猛勒缰绳，挽车的两乘健驴正在发劲狂奔，吃这突然的一带，不由嘶叫着前蹄立起，撞作一堆！

乌篷车“轰卤”一下停了下来，车篷在不停地摇晃，尘土弥漫中，宗贵挥手扇开眼前的灰沙，怔怔地望着秋离发呆。

秋离低沉地道：“老宗，你身上的伤势尚未完全痊愈，等一会就呆在车上保护亲家嫂子，不要随便离开。”脸上的汗水沾着灰污，宗贵吃惊地道：“秋少爷，又有对头来了？”秋离翻身下车，冷然地道：“但愿不是。”后面，周云策马赶来，人已飘至，他双目炯然环扫，语声里有一股难掩的愤怒：“秋兄，又有事了？”秋离目注斜坡之上，沉沉地道：“方才我听见马匹喷鼻刨蹄之声，而且还是多乘，位置便在斜坡之后，没有奔驰蹄音、显然马儿皆是静止，在这大热天，聚众多马匹于此荒野何为？”周云掀开长衫，将腰际的寿龟剑摘下背于背后，冷森处道：“秋兄，江湖风云，有时却必须以鲜血沾染。”秋离哈哈笑道：“好极。你已懂得这个道理了。”篷车前座上，宗贵蓦地惊叫起来：“秋少爷，你看坡上……”秋离与周云迅速转头瞧去，天爷，那片干裂的斜坡上，不知何时已出现了八匹赤红色的大马，八匹马一字排开，马上骑士一式灰衣、灰裤、灰头巾，甚至连面孔也映得有些灰了，八个人深沉不动

地冷然凝视下面，没有一丝表情，没有一丁点生气，就象是突然自幽其中飘来的八个鬼魅。

周云隐于面罩后的眼睛露出闪闪的寒光，他阴沉地道：“秋兄，你可知道这是什么人？”秋离哧哧一笑，有气无力地道：“赤骑八龙，是么？”响起一声轻喟，周云道：“不错，他们八个人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看了秋离一眼，周云又道：“而秋兄你，更是动手便要分生死，你们这一遇上，恐怕又是天愁地惨，血肉横飞了。”秋离眉梢一扬道：“别把我说得如此毒辣，有些时候我的心肠还是蛮慈善不过的，也得看人家是否能饶我才能行那善举呀。”汗珠连成一线，自周云的面罩后淌下，他平静地道：“秋兄，我周云反正是与你同进退了。”秋离搓搓手道：“谢谢，不过姓秋的与敌交手，自来便是有进无退的，赤骑八龙最好不要冲着我们来，否则，大家都不好看。”目光注视斜坡，周云忧郁地叹息一声：“但他们却冲着我来了。”那八匹毛色猩红的异马，缓缓沿着斜坡下来，马儿的步想安定而沉稳，“咔咔”似一声一声踩在人的心上。秋离摇摇头，无可奈何地道：“天下就有这么些浑帐，你不去找他，他偏来寻你、就象是不知道人吃饭专门为了活命一样，丢个脑袋不是便不能吃饭了么？不能吃饭又该多么令人伤心——……。”这近似戏谑的几句话。听在周云耳中，却有一股子特别的感触，他明白秋离的意思，生存于世，整日庸庸碌碌，奔波劳累固然为了某一种对人生的贡献，但是，又何尝不是为了生命的延续？为了生命在旅途上增加光彩？若是轻易平淡地便舍弃了性命，那么。生之意义也就太过灰涩与渺小的了八匹红马在十五丈左右的距离停了下来，这段距离，唔，正是适于放马猛冲的恰当位置。

秋离大步走到篷车之前站定，他全身黑衣已被汗水湿透了，仰首望望强烈的阳光，他象是在对着天空说：“列位老乡亲，大路条条，各走各道。我姓秋的也没有偷了各位的老婆，各位摆出这等架势。却是存的什么邪门儿？”八匹红马上最右面那个阴沉冷鸷、浓眉大眼的人物毫无表情地注视着秋离，语声凛烈地道：“鬼手秋离？久违了。”秋离唇角撇了撇，懒散地道：“彼此彼此，赤骑八龙的威风也够人瞧的。”浓眉大汉寒酷地道：“相信你我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更相信你我都明白在此地见面所含的意义，秋离，赤骑八龙不愿与你为敌，想你也不见得愿与赤龙八骑为敌，道上的风险大家全看多了，能好来好去才是善策。”秋离笑笑，道：“说了这一大堆，贾生的意思如何？”这浓眉大眼的中年大汉，正是赫赫有名的“赤骑八龙”老大贾生，他闻言之下双目微敛，阴沉沉地道：“很简单，留下人来、你与那位朋友上道，日后大家仍是朋友、见了面也好打个招呼。”秋离淡淡地道：“贾生，你知不知道你们以这种姿态出现已等于与秋离为敌了？”顿了顿，他又道：“而你们要我弃下篷车自行退走，贾生。这更象问我可不可以刨我的祖坟，贾生，你回答我，可不可以呢？”贾生浓眉怒掀，他语声更形冷厉：“这样说来，秋离，你是不答允了？”秋离微微上挑的眼角突然有如利刃一样竖起，傲气毕露地道：“你已代我说出来了。”空气中是一片可怕的沉默，有一层血腥的翳闷猛然压到人们的心上，半晌，贾生缓慢地道：“秋离，赤骑八龙要领教鬼手的绝艺了！”秋离哼了哼，道：“我们早就应该一试！”一条灰影就接在这句话的语尾里，鹰隼似地淬掠而来，四片掌影焕然有如利刃般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飞斩秋离上盘四处！

原地闪电般左右晃动，在晃动之间，秋离双掌翻绞，流星似的掌势已合成一串交织溜泻撞出。另两条灰影惊如飞鸿一闪而来，人身未到，一道半

弯的白光“嗅”地斜削，另一条“长蛇环”也游龙似的当头罩到！

在半弯的白光刃芒与长蛇环的绞扣里，秋离仍然半步未动，瘦削的身躯钉在原地，完全不依一般转动惯性的急速俯扭俯仰侧，在闪动下，两掌劈斩挑砍，劲风有如铁锥毒刃，快捷得无可言喻地四旋飞舞，活象一个十臂神君挥掌抗天！于是——三条灰影眨眼间被逼后退，另两条灰影却有如水银泻地，寻隙而入。一声狂笑，赤骑八龙剩下未动手的三个，除了贾生仍然稳坐鞍上之外，其余两人已倏然拔升入空，直扑篷车而去：秋离的眼光何等尖锐，睹状之下，他正待奋力截拦，站在后面的周云已适时迎上。

寿龟剑的冷电精芒宛如极细的蛇电，一闪之下十六道光柱成轮射状布成一面剑网，恰好将那两个灰衣人阻在网外。

两个灰衣人一高一矮，却是相同的面孔，络腮满面，他们微噫一声。向两侧跃出，高的那个一抖手，一把黑芒散向对方；剑刃划破空气，带起“丝”的呼啸，寒电顿时扩展成一个巨大的光弧，一片细微的“叮叮”声响密密传来，那大把的“乌木透骨针”已然碎为粉糜！矮个子双目怒张，粗暴地叫道：“寿龟剑！”高个子在空中一个翻滚，两枚连着赤铜绞练的拳大“南王锤”已有若流星坠泻，夹着惊人的力道变幻不定地急砸猛击而到。周云目光清澈，手中的剑又狠狠地纵横点截，刹那间已一连将敌人的“南王锤”磕出二十九次！矮个子贴地猝进，一把开着七个漏斗形孔洞的锋利“阎罗刀”，翻滚似浪涛千里，带着鬼哭般的尖啸，卷涌舞进，那份快，那份奇，简直就甭提了。

寿龟剑的招式倏然转变，眩目的光芒不规则形地飞快刺射，剑连着剑，招接着招，贸然一见，仿佛是一座刃锋隼利的剑山。

秋离以一双肉掌力敌对面五个强敌，那边周云的情形他看得仍然十分清晰，大笑一声，他叫道：“老友，你果然高明！”/ 马上的贾生深沉接道：“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秋离，中原双剑的门下唬不住我们！”大斜身，抖手三十掌同时逼退了正面三敌，秋离轻蔑地道：“贾生，不要多久，你在马上就坐不住了。”贾生阴沉沉地冷笑道：“我们可以等着证实你的话。”长笑一声，秋离猛然迎向了飞来的长蛇环，使环的灰衣汉子是个瘦削的中年人，他料不到对方竟敢直迎上来，心里一犹豫，不由猛然带环转开！

使着半弯的“弦月毡”的灰衣人适时跟进，但是，时间上却差了一线之微，这一线之微，是别人所不能察觉的，但秋离却已等待很久，高手相较要的便是这一线之差！黑色的身影自一侧旋起，有若一双激射的怒矢，带着一声惊鬼泣神的颤抖号叫冲天而起：“银牛角——”这声凄厉的号叫，象一把钢刀猛地插入人们的心脏，今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翻腾了，而那双微微弯曲的，闪泛着银色晶莹光芒的银牛角，已宛如恶魔的狞笑，如此碎人魂魄地对贾生，当面压下！

银光一闪，贾生已知不妙，他双腿微夹马腹，座下的红马，一跃向侧，同一时间，他右手一探淬挥，禅杖形的三尺“超灵杖”已抖出一溜蓝汪汪的光彩，奋力硬戳下去！

“当”的巨大震响成浪似地往外扩散，贾生但觉热血上涌，手臂发麻，他微一蹲身，错步移出，反手又是狂风暴雨般十几杖翻飞劈去！

银牛角跳动硬拦急撞，出手之下宛似大海怒涛，掀起漫天风云滚滚罩合，连空气中也是弯曲的角影！甫一接合，双方便是一连串的快攻快打，而只一眨眼，又闪电似地分开，在这一瞬，贾生的面孔已见汗涔！

秋离如影随进，傲然笑道：“贾生，早就看你坐不住了。”此际——

五条灰影同时围来，弦月闸长蛇环、刺猬棍、蝎子钩，加上第一个动手的那人所展出的一双分水刺，排布得又密又急，骤雨般攻到。

秋离冷瑟地一笑，突然回转，银牛角一起如大风呼啸，幻成大轮似的角影狂厉反袭，五名灰衣人又被迫咬牙退后。

贾生的超灵杖挟着呼轰之威再次攻来，沉重的无形劲力好象层云一样重重地往下压，而杖影蓝光进溅飞舞，有如千万杖泻击而至的巨星！

双目倏敛，秋离两膝突然向两边分开，就在这双膝一分之际，他人已古怪地缩短了半尺：“生死即分——”银牛角突然幻出一圈圈满月似的圆弧，而幻弧连纵横，闪掠泻移，令人目眩神迷。“呜呜”的厉啸有如万鬼的哭号，天地宛似一下子漫起昏沉的愁云惨雾，银牛角的尖端旋飞着点点淬截四方！弦月闸长蛇环、刺猬棍、分水刺，甚至连贾生的超灵杖，也都全在此时被银牛角疾厉的翻舞所硬硬荡开。

五个人的面孔上没有丝毫表情，长蛇环“呼”地在空中打了一个圈旋，狠急无匹地淬然扣向秋离头顶，刺猬棍也在另一个灰衣人的怪异盘砸下直捣秋离胸腹，出手是又猛又辣，时间部位拿捏得准确之极：秋离的银牛角狂啸而起，如雷轰电闪，几乎要将宇宙的空间划入地的指掌之内，角影蓦颤似千波万涛，长蛇环被“当当当”一连敲出九次，刺猬棍也“砰”然砸斜于侧，布满棍身的寸许钢刺一下子便折断了十几根。于是，贾生又上，超灵杖如山岳重叠，似乱云翻滚，象自阿修罗卷来的龙卷风那么浩烈雄浑地围扫合罩过来！

使分水刺的灰衣人紧跟着插入，长蛇环与刺猬棍也再度中上，五条人影起落如飞，掠闪如电，令人们的瞳孔无法追蹶的快杀急斩，根本看不清每个人的形象，只有五条淡淡的影子，仿佛五股狂风中的轻烟，晃移得飘忽不定，不可捉摸！这确是一场罕见的龙虎争斗，双方的招式瞬息万变，出手诡秘奇幻，没有任何可以回转的余地，没有一丁点思考犹豫的空间，在一连串的攻击中。彼此俱是做着暴风狂雨般的猛烈砍杀，在眨眼的一瞬里含有百十次生死之机，在急促的呼吸间，往往已经多少遍自鬼门关还转了，他们的攻拒方式，身法，步眼，速度，无论是哪一方面，也将足令武林中的一流高手震惊，这几乎不象是人与人在搏斗。而似是驭云驾风的魔神在挤杀了！

三十招——

六十招——

现在，已超过一百五十余招，双方的攻势愈发凌厉，出手更加狠辣，宛如一轮猛力旋动绞缠的轮盘就快到了嘎然中断停止的时候了：又是一百余招过去——宛如有一层形成的血露逐渐升起笼罩，空气中流露着浓重的、尖锐的死亡气息，大地的温度酷热得令人们的血液更加激涌，更加沸腾，除了拼斗者偶而的喝咿与兵刀短促的撞击声外，周围一片沉寂，不祥的沉寂：映着耀眼的目光，长蛇环精芒闪闪地凌空射扣，然而却在出式的同时已被银牛角一弹震开，而弦月测一弯猛削，秋离淬然横空穿出，象是贴着弦月铡滑扑上去，银牛角幻出一抹白惨惨的淡淡光华，形成一度扇形的半弧，一闪之下已到了这个面容冷酷，肤色黝黑的灰衣人头边！

贾生暴厉的吼声急切传来：“老四快躲——”往往世上有许多事情当事者与旁观者的看法和感触是不一样的，就象一个做着恶梦的人，看他躺卧着十分平静，实则他早已惊魂欲断五内如焚了，这种感受，是十分不易和第二者沟通的，目前，这使着弦月铡的朋友正是如此。

双方动作快得无以复加，贾生的第一个字出口，形势已经接触，到第四个字还在他舌尖上打转，胜负已然摆明！弦月瞻嘤”的一声将一片黑色头巾削落，但却象一头失去理智的野虎，又蓦然一转倒翻向后，使铡的灰衣人全身卷曲着连连发出，每一次滚动，地面上俱皆印上了一摊摊殷红的粘稠鲜血！

长蛇环“呼”的一声。象一条真正的毒蛇紧跟着噬来、秋离的银牛角一颤之下恰好穿入那枚锋利的钢环中，左掌古怪地仰张向天，往斜刺里猛拍而出！

一股突然自虚元里发生的锐力，宛如一柄利锥“嗤”地反射而出，它去来无踪影，快速绝伦，“噗”的一下，透入那握环灰衣人的喉咽！

这种朝目标旁边攻击的掌势，其奥妙处在于藉空气的反震力将掌劲在巧妙的位置折射回来，恰好伤敌于无形之中，练此掌法。最重要的便是在于习艺人对于掌力适当控制与微妙的回腕劲。更要有无比的耐性和毅力、一直要练到十步之外猛劈一张绷在竹包上的大棉纸、而棉纸不破，却能将掌力反弹向摆在棉纸七步左右成斜角的一尊石像上，而更将这座硬的石像穿过。这才算练成功。秋离光是练这一手，已耗费了他近四年的时间，这手掌法，是他“苦空八掌”的第五掌，名曰：“鬼指东”。“苦空八掌”便是秋离博得“鬼子”之名的由来。

那灰衣人的喉咙就象被一柄利刃捅穿了一样，鲜血狂喷洒溅一地、他抚着咽喉，面色由黝黑霎时转为死白，突凸着眼大张着嘴、脸上的肌肉痉挛着跳了两跳，一跤栽了下去！

贾生的超灵仗呼啸猛扫急砸，劲力澎湃中。他脸上汗水四洒，脖颈突起了一条条青筋，灰色的头巾整个向上飘扬，几乎不想要命地冲了过来！目光冷澈得如一泓水，秋离没有一丝表情，倏以银牛角笔直点去，银牛角影才闪，他已呼呼转出三步。刚好遇上猛挥而来的刺猬棍！双方的动作是发展得如此速捷，只见角光棍影猝闪，“咔嚓”之声即已连成一片，刺猬棍上的钢锥顿时被银牛角硬硬地刮断了一大片！

使分水刺的灰衣人一双细长的眼睛突睁、两根尖锐而浑圆的银色分水刺在一振之下幻出溜溜寒芒，快得不带一点声息地猛然刺向对方双肋！

但是——

秋离并没有回身迎拒，他好似冤鬼缠身一样，认定了面前那手握刺猬棍的角色，银牛角翻飞砸打，有如群山齐崩，挟着无匹的雷霆之威压罩敌人，后面截来的分水刺。却者是稍差几分地连连落了空！贾生高大的影子凌厉地自一侧掠进，超灵杖狠击快打，同时左手一翻，一点红影直射而来！

秋离哧哧一笑，流水行云般冲出七尺，分水刺依然拼命追截他，而正面使刺猬棍的朋友却已被逼得左支右拙，气喘如牛。

心中以为已然将贾生发出的暗器让过，秋离正待奋力一举毙敌，背后却突然有一阵轻微的“嗡嗡”声紧跟而来！目梢子一斜，竟然还是那枚拳大的红色物体，秋离唇角微撇，反手十七角电劈而去，那十七枚快似一角出手，尖锐的角端，一连将那红色物体透穿了十七次，角尖透入处，却是甚为柔软。秋离手腕候翻，已将那红色物体挑了过来，目光微扫之下，这红色物体竟赫然是一只生着透明薄翅的蜘蛛形怪物！

银牛角将这怪物挑起抛落，但是、却也因为角尖的刺戳而溅起了怪物体内点点腥绿色恶臭的粘液，象一蓬细雨似的喷了下来！使刺猬棍的仁兄象

是极力避开那双被抛落的怪物，微微有些慌乱地向左边抢出，秋离此时若要毙敌。正是大好良机，不过，他只怕躲不开这往下的毒液喷落，如要躲开这些毒液，则将失去毙敌之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意念在他脑海中一闪，秋离已双腿猛蹬，断然截阻向敌：去势是如此隼利而急促，当面的灰衣人愤怒地狂叫一声，刺猬棍翻江捣海般倾力攻罩而至，棍与棍间连成一体，没有丝毫的空隙，仿佛以棍的体形织成了一片庞大的劲网，稍带着呼噜噜的空气激荡声，威势惊人地猛然合下！

秋离已经存心要将挤斗尽早结束，而这提早结束的唯一方法便是杀敌残命，他飞扑之势不变，银牛角蓦然一抖推出，而在他那一抖之下，宛如一层云雾漫天涌起，在云雾中，竟一下子有六七百条角影齐齐进出。

在秋离出手的同时，他的背脊上有如突然被两滴铁的熔液沾上，火辣辣麻丝丝的感觉一直透到骨缝里去，咬着牙，他却连吭也不吭一声。而角山幻影已于此时接触，在连串的清脆撞响中，对面的灰衣人已大叫一声飞上半空，在空中滴溜溜地翻了两转，四肢伸张着重重跌落地下，他的刺猬棍脱手斜斜抛出十丈之外！

霍然转身。秋离的银牛角“叮当”猛挑，一柄来的分水刺已“嗖”地磕飞，那灰衣人虎口鲜血进流，踉跄退出五尺！

露着一抹生硬的笑意，秋离直射向前，边阴沉沉地道：“你们挣来的名声真不易啊！”斜刺里超灵杖蓝汪汪的光影“呼”地劈来，强劲的杖风刮得秋离面上有如刀割，他一个俯卧贴向地面，左手一斜倏乎，快得不可言喻地飞斩倒削，银牛角却依旧怒涛狂浪般继续攻敌，在令人窒息的快速动作里，灰衣人被银牛角一连撞出十步，身上陡然开了十七个血洞，大量鲜血涌如泉。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他剩下的单只分水刺也向秋离的大腿刺去，划了秋离一道三分深浅的血槽！秋离以一招“鬼在哭”反招贾生，盘算至少可以挡他瞬息，而只要这瞬息之机，已足够等他成事之后再回来对付贾生，于是，当那执着分水刺的灰衣人被重创的一霎，他估计时间便想转回时——那片蓝汪汪的光华来得实在太快，快得完全出了秋离的预料之外，当他猛地发觉，超灵杖的镂空杖头已到了身侧：就连他那么超绝的身手，因为时间部位稍有差错，他的银牛角都来不及挥击阻架，在这生死存亡的瞬息，秋离双目似欲睁裂般突然暴瞪，双手顿时变得雪白似的，超灵杖隔着尚有七寸，秋离已摹地吐气开声，这声音，就象一双巨手用力挤压一个盛满了水的皮囊，他的口中，已有一股猩红浑圆的血箭喷射出。

于是——

超灵杖就似碰上了一柄铁锤，“嗡”然一颤荡开三尺，那股血箭“噗”地四散溅开，在贾生惊魂未定里，秋离的银牛角已插进了他的肩胛！

满脸的汗珠混着泥污滴落，贾生的超灵杖在他倏然痉挛之下“当”地坠掉，双眼的眼珠上布着血丝，他痛苦地喘息着怒瞪秋离！

那边，夜泉周云与两个灰衣人之战亦猛古丁地停下，三个人六道目光惊骇地瞧向这里，他们也是浑身汗湿，疲乏与苍白显在两个灰衣人污秽的面孔上，而周云右肋下，有大块紫黑的痕迹，他的两名对手，一个肩头血迹淋漓，另一个头巾落地。头顶中间一块皮毛翻起，热呼呼的血液正顺着耳后向下流淌、看情形，他们方才的拼战也是极为惨厉了。

嘴唇已因过分的干燥焦怒而裂开，贾生浓眉倒竖双目暴突，他瞪着对面的秋离哑哑地吼道：“秋离。命就是这一条，你看着办吧，赤骑八龙的血

债，早晚也会有人找你索取的，看你能背负到几时！”与夜染周云对阵的两名灰衣人神色悲愤，身形微动。周云手中的寿龟剑微斜平举，冷淡地道：“二位朋友，若有兴趣。在下尚等在此处续候赐教。”两张平板狰狞的面孔煞气毕露，但是看得出他们又强忍住了。个子较高的灰衣人目光一瞥肩头深可见骨的剑伤，暴厉地道：“咱们记下了，山不碰头，人总走着弯路！”周云冷哼了一声，默然不语，秋离斜着眼朝这边看了看。轻轻动了一下尚插在贾生肩胛里的银牛角，贾生痛得面色发青，汗如雨下。他却咬紧了牙根，两边的腮帮子高高地鼓了起来。

舔舔嘴唇。秋离道：“本来。你赤骑八龙走你们的阳关大道，我这不成才的角色悄悄过那独木之桥，大家河水井水互不相犯、谁也惹不着谁。这一次，却是各位先到我秋离头上撒野。不错，各位个个都是人物，但我秋离愈不是省油的灯你们要功粗，我自然也就摆不出高雅了。有句俗语儿，叫‘斩草不除根，春风收又生’，所以……”贾生呛咳狂笑一声，道“姓秋的，我们彼此的作风大家全有数。我们是屠夫。你也不是善人，失了手，该怎么怎么办，皱皱眉头的便不是赤骑八龙的老大！”有些疲乏地一笑，秋离道：“好气魄，我秋离就欣赏似这等铁铮铮的汉子，老实说，我并不怕野草重生，更不含糊冤冤相报，因为我本身就是这种角色，你们四位请便，若有雅兴，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遇上了，我姓秋的一定奉陪……”他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又道：“水远流长，老贾，咱们等着后会了。”“呼”地抽出了银牛角，在银牛角抽出的瞬息，一溜驻血成为滴滴浑圆的血珠子，散散落地坠在地下，又迅速被干燥的尘沙所吸荆贾生跟舱地退了一步，却强撑着没有倒下，他艰车地弯下身去，异常吃力地将地下的超灵杖拾了起来，摇晃了一下，他怨毒地对秋离道：“今日你不杀我，将来你定会后悔，秋离。你记着，我赤骑八龙并不感激你的赐予！”秋离古怪地一笑道：“我知道你们并不感激。而且、我并不须要你们感激，将来我若栽在你们手里，老贾，你尽管放手好了。”喉结急速地颤动着，贾生死死地盯视了秋离好一会。然后，他侧过脸左，目光缓缓地逐一向地下四具尸体之上掠过。那四具尸体，混身的鲜血已将他们的灰衣完全染成透红，他们的死状凄惨而恐怖。个个双目圆瞪，面色铁青。受了过分的痛苦而扭曲着木然的眼珠，就似失去生命的鱼眼。虽然，他们的眼孔瞪得那么大。但是，他们却永远也不能再看见什么了……贾生仰起头夹，长长叹了口气，转头移步一直坐在远处，半边身体已全被血浸透的另一个灰衣人：蓦地跳了起来，他踉跄着奔跑几步，又一跤铁倒，嘶哑地狂叫着：“大哥……大哥，你就这么罢休了？”：贾生生硬地瞧着他，冷森地道：“老八，你跟我们回去。”那个灰衣人双手痉挛地抓着地下的砂土，将面孔埋在砂土中，全身哆嗦着号陶大哭：“不、大哥，不，我要和这个狂夫拼了……大哥……我没有脸回去碍……兄弟们的血还没有干。眼还没闭，大哥，你叫我怎么安得下心……面色惨白着大吼一声，贾生愤怒地道：“老八，记着他们也是我的兄弟，也是一个头磕地下的手足！”那灰衣人不响了，却趴在地下痛苦地抽噎着，泣声悲切而凄凉，贾生一拐一拐地行向他的坐骑，头也不回地道：“战净，你与后泰两个将兄弟们的遗骸驮上马。”和周云激斗过的那两个灰衣人低声答应，疾步过来将四具尸体分别负上马背，又将地下的老八扶起，强架着拖上马去，那老八却已泣不成声了。

贾生最后一骑上，他回过头来，语声中包含着难言的凄楚与悲愤：“秋离，让我们将满地的血染在心上，还有，你的那位贵友！”秋离微微拱手，

大喊道：“自然。”贾生回首，八匹赤红色的骏马扬蹄怒奔上坡，只是，却有四骑鞍上失去那原先雄赳赳的身影了……漫空的尘土平息下来，赤骑八龙的踪影已渺，这片荒寂的野地上又恢复了死样的沉寂，乌篷车前座上的宗贵，就宛似恶梦初醒，傻呵呵地瞪着一双眼在那里发呆，灰沙落了他一头一脸他都浑似未觉。

将右手自沉重的银牛角筒里抽出，五指活动了一会，秋离又将角尖在鞋底擦拭了片刻，缓缓地，他吐出一口气。

周云有些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他面罩后的一双眼睛正满溢忧虑地望着秋离，秋离似笑非笑地道：“如何？老友。”周云低哑地道：“秋兄，你，为什么放他们离去？”秋离收敛了笑容，肃穆地道：“并不是我心存慈悲，更非我不明利害，老友，我十分了解异日我必将再遇上他们。”周云迷惘地道：“那么，你是为何？”凝注着地面已经干涸了的摊摊血迹，秋离低沉地道：“这原因说出来你也许觉得荒谬，周兄，只是因为他们个个具有一副好身手，你知道，练就这副身手，要耗费不少的时光，而且……其中极可能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血泪……”周云怔怔地瞧着秋离，他晓得过去秋离的惨痛遭遇，更明白他对那些事情的伤感，于是，周云默然了，轻轻地归剑入鞘。

秋离也插回了银牛角，神色微微怅然地道：“赤骑八龙名震大江南北，声名显赫，果然有他们所以成名立万的条件、这八个人，是我出道以来，极少遇到的几次劲敌之一。”浮起一抹苦笑，秋离道：“虽然他们是以六敌一，但能与，我缠战如此长久，已令我颇感意外，我原以为可以不费多大力量取胜的……”周云垂下了目光，过了片刻，他缓缓地道：“秋兄，你挂彩了。”秋离无所谓地一笑，道：“江湖生涯原是如此、是么？”顿了顿，他又道：“你也伤了吧，老友？”周云眨眨眼，道：“不错，江湖生涯原是如此。”豁然大笑起来，秋离指着周云道：“好小子。充英雄你我都会，但却不能乱充一气，现在，你且为我治一治背后之伤。”说着，秋离转过背来，周云一见之下失惊地叫：“秋兄：你被一种极为剧烈的侵蚀性的毒液伤了。”秋离背着他笑道：“我知道，再不设法医治，伤处即会马上糜烂腐溃，那滋味不好受，所以，周云，你早些动手吧。”撕开了秋离的衣服，周云犹豫着道：“实不相瞒，秋兄，我只是识得多数毒性及略通粗浅医术而已，你背上浸染了两处毒液，如今肌肤已开始浮肿溃烂，并隐隐有乌血溢出，我担心，……担心我的道行不行，这非玩笑之事……”，秋离探手入怀，反递过一只小巧的檀木楼花盒子来，他懒散地道：“没有关系，我却知道医治之道，你用一柄锋利匕首将肿烂的肌肤剂掉，然后用净水把伤处洗净，再敷上盒中的白色药粉就行！”周云尚未回答，秋离又道：“使剑者大多数佩带匕首，你有么？”笑了一声，周云道：“你既已知道，何必多此一问？”说着，周云“挣”地一声自腰间拔出了一柄精光闪耀的匕首来，他用左手抓牢了秋离肩头，有些紧张地道：“秋兄，我要动手了，你别动！”秋离用手拍拍周云按在肩上的手，笑道：“你还是把手拿下来吧，这点罪，我受得了，看看我比刮骨疗毒的关云长老先生如何？”周云放下手咬咬牙，道：“好，我动手了！”匕首的寒光微微一眨，一大块色呈乌紫的腐肉已被剝出，刀锋在伤口处一转一挖，再将零碎的腐肉刮掉，秋离笔直地挺立着，纹丝不动，周云又如法炮制将另一处腐烂肌肉也剝了出来，他团头高声招呼宗贵送水。宗贵几乎连奔带跑地迅速将一大瓷罐净水送了过来，还带着一卷白布。

为秋离将伤处洗好包妥。周云由衷钦服地道：“秋兄，鬼手之名，我今

天才彻底领教了。”缓缓地，秋离转过身来。他的面色苍白得出奇，周云一愣之下忙道：“哪里不适？秋兄，哪里不适？”疲乏地摇摇头，秋离沙哑地道：“紧张得很，但不是为了这点浮面的小伤。方才，我用过一次‘震腑力’真是名副其实的震腑力……”周云骇然大惊地叫道：“什么？秋兄，你，你会震腑力？喷血为箭伤人于十五步之内的震腑力？”秋离笑笑道：“就是这种玩意吧，要不，我未曾听过还有创般花样的震腑力……”暗中吸了口冷气，周云有些讷讷地道：“会这等功夫。必领童身之外尚得以一口真气行通天地之桥，如此才能震腑运血，催功拒敌的，秋兄，为了习武，你下的苦功太深了秋离困乏地咽了口唾液，吃力地道：“所以得好好休息补养几天、现在，老友、且容我把你的创伤与你的浮伤治上一治，哦，你果是浮皮之伤吧？”点点头。周云低沉地道：“不错，那把‘阎罗刀’划破了我肋下一道口子……”秋离又拿出上次给宗贵治伤时的两个羊指玉瓶来，他笑着朝在一旁呆立的宗贵面前一扬，道：“很熟悉，是么？我又将里面的药末装满了，上一遭你老兄一下子就完全用光，难怪你痊愈得这般快法儿。”宗贵傻呵呵地咧嘴一笑，秋离已用熟练迅速的手法将周云的创处弄妥当，一拍手，他舒了口气：“行了，咱们该上车的上车，该骑马的骑马，老宗，这回该你来赶驴吧，我得好好睡一睡。”于是，三个人仍然照原先的方式上了车马，宗贵双手握缰，口中“得儿”一声催驴上了斜坡。

秋离往座上一歪，疲乏地道：“老宗，前面是阳关大道，你坐好驾车，待我养息过来好要干儿子叩头认父。”宗贵堆着满脸的笑道：“是，秋少爷。”篷车辘辘地上了宽敞的官道，官道迤迤向前，远山如黛，晴空碧澄，有微风阵阵吹拂，这时看去，阳光变得妩媚，远郊的树木也是那么青翠顺心了。

## 第六章 以德报怨

这是一片小小的村落，村落依山傍水，风光明媚秀丽，这条河水的对面是一块块的庄稼地，河的这边沿着通路植有排排的果木树，有桃、杏、李……粉白嫣红的花儿正迎风摇曳，宛如一张张娇艳含笑的少女面庞，衬着远近的竹篱茅舍，衬着空气中幽淡的芬芳，好一个不沾尘嚣的世外之i。

高山，青翠，山顶绕环着迷蒙的云雾，隐隐约约地露出阳光偶而投下的光影。于是那片村落也就更显得飘逸了。

斜倚着一块突耸欲飞的山石，藉着一株姿容奇古的老松荫凉，秋离悠闲地坐在半山腰里往下眺望。他身旁置有一大锡壶美酒，一包五香花生米，另外，地下还铺着一条柔软的毛毡，晤，毛毡上，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家伙正乖乖坐着将粒粒的花生米往小嘴里塞，一面还咿咿、唔唔地不知说些什么。

举起锡壶来对着壶嘴灌了两口酒，秋离满足地哈了口气，舔舔嘴唇，他笑吟吟地伸出于道：“来，乖儿子，为父的抱抱你。”这白白胖胖的小子，正是秋离的义子宗崇善，胖胖。秋了暂避对头的追袭报复，主要为了宗家母子的安全，好容易找到这处僻静的地方，先将这阵锋头让过去，另一方他与周云的创伤也得安静地养息一段日子。不错，秋离是个无所畏惧。能以舍命维义的英雄豪士。但是，他的长处便在于能为他人设想，漫天的腥风血雨困

不住他，但却可能伤了他想翼护的人。江湖恩怨素来险诈诡异，任是第一流的霸主雄才，也不敢断言泰山可以骂定。

胖胖张开两只肥嫩如藕的小臂膀，摇摇摆摆地扑到秋离的怀里，稚态可掬地叫：“爹爹……爹爹，抱胖胖……！”秋离哈哈大笑。猛力地在胖胖白嫩泛红的脸蛋上吻着，唔，一股奶香味深深透入他的鼻管，好逗人、好惹人的胖娃娃哪。

胖胖嘲着红艳艳的小嘴唇，娇憨地道：“爹爹，这里好好玩，娘叫胖胖要乖，要听话，不要叫爹爹生气……”秋离搂着自己的义子，愉快地道：“爹怎么会生气？爹爱你这小子还来不及呢？这个穷村僻壤找不着好吃的东西，只有花生米给你吃，爹实在心中歉疚，等过些日子，爹给你们娘俩找好了住处安顿下来，保管买些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给你。一。”胖胖眨着一双大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着头，道：“爹爹、你也和我们住在一起，胖胖捉小毛虫给你玩……”秋离哧哧笑着又吻了吻他的小脸庞，道：“我的宝贝，毛虫那玩意也是为父这老家伙所能玩的么？不过，呢，好吧，我这做老子的便陪你耍……”胖胖伸出小手抚摸着秋离的下颌，天真地歪着头道：“毛毛，爹爹脸上也明毛毛，还有爷爷也有毛毛，可是娘没有，娘的脸上好滑呐……”秋离微微有些伤感地搂紧怀中的小儿，你低沉地道：“儿子，你还记得你的亲生父吗？”胖胖睁着晶亮的眸子瞧着秋离，小脸上有着迷惑：“胖胖两个爹爹都爱，两个爹爹也爱胖胖嘛！娘说，要胖胖记着那一个爹爹、要孝敬这一个爹爹……”秋离拿起锡壶来又灌了两口酒，沉默着没有说话。他有太多的债背在身上，这些债都是无形的，但是，却较有形的更为沉重，更为深邃，更为烦累……闻着醇厚的酒香，胖胖伸出粉红的小舌头舔舔嘴唇，咧嘴道：“好香啊，爹爹，胖胖也要……”秋离被逗笑了，他将愁闷暂抛一旁、高兴地道：“小孩子不许喝酒，喝了酒要醉的，而且又伤身体，等你长大了，为父一定教你喝酒，还教你干杯不醉的方法……”小脑袋摇得似波浪鼓一样，胖胖不依地腻在秋离怀里：不嘛，不嘛，爹爹，胖胖现在要嘛……”秋离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酒壶端着送到胖胖嘴边，这小子微眯着眼睛，凑上小嘴，猛不防地大大吸吮了一口！慌忙将锡壶收回，秋离用指头点点他的小脑袋道：“好小子，你这一大口老酒灌下去，等下万一醉了，你娘不找我拼命才怪呢，怎么样，头晕不晕？”用小舌头沿着嘴唇舔了一圈，胖胖扭股糖似的偎在秋离怀里，脸蛋儿红通通地道：“还要嘛，爹爹，胖胖还要……”秋离哈哈笑道：“宝贝，敢情你还真是天生的酒坛子，父我当年在你这个年龄也没得这深的道行。好啦，不要再了，就算你能灌，酒量也不是一天就练出来的，慢慢来，以我总会给你尝尝就是了。”忽地，秋离正在脸上扩展的笑容竟一下子冻结了、他自然而森冷地缓缓朝左方一丛常青矮林子望过去，目光尖锐与明澈，就宛如能一直穿透那丛密密的枝叶。于是，不出他的预料，一个白色的影子，已静静地出现在视线之内。

那白色的人影身段儿十分窈窕，纤纤细细的，一身雪白的衣裳，衬着四周的翠绿林木，更显得淡雅高远，出尘脱借，带着一股无比飘逸的韵致。

看清那人的脸蛋，看清那印象熟悉而深刻的两道新月似的眉儿，那明澈的潭水一样深邃的眼睛，秋离不禁惊异地笑了，他这抹懒散的笑意浮在唇角，以至看起来使得他的表情促狭而放浪……昭，这穿着一袭素净白衣，又俏又艳的人儿，不但是个女的。而且，正是那位曾经拦路劫人，又引起轩然大波的“玉里刀”梅瑶萍。虽然那天她是蒙着面孔，但却不用第二眼，秋

离即将她认了出来。

秋离右手搂着胖胖，似笑非笑地道：“儿子，你看那是谁来了？”胖胖迷惘地转头看去，他朝梅瑶萍专心地注视良久，月前那桩令他深深难忘的惊悸回忆，突然又活鲜鲜地映浮在他纯真的脑海里，叫了一声，不由吓得他拼命往秋离身后钻，一边害怕地嚷道：“是那个坏人，……爹爹，我怕，他把胖胖抓得好痛。又把胖胖丢到地下，爹爹，我怕，他好坏好坏秋离凑上嘴唇在孩子耳边，却用着不大不小的语声说：“乖孩子，可怜你已被那婆娘吓得连男女都分不出来，她是个好好看人的女人呢，赛一朵鲜花：儿子、你别怕、为父的在这里，保管这娘们不敢动你一根汗毛，她若动了，爹就打她屁股，重重地打！”睁着一双圆又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眨呀眨的，胖胖道：真的打她屁股？”秋离做了个鬼脸道：“一定。”胖胖咧开小嘴笑了，拍着手道：“胖胖也要打，还要用竹片子打，象娘打胖胖的屁股一样……”高兴地笑着、秋离这才再次正眼去瞧那梅瑶萍，而这位女罗刹的一张俏脸，早已布上一层冰冷冷的青霜啦。本来嘛，自她显身到如今，秋离爷儿俩个管自在嬉笑讥讽，一副旁若无人之状，好象根本就没有看见她出现一样。这份羞辱不说，光那奚落，也就够平素心高气傲，冷苦冰霜的梅瑶萍受了。微微眯起眼，秋离道：“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把月来，梅大姑娘，你越发出落得娇嫩标致啦，难为你是怎么找来的……”梅瑶萍冷冷地道：“原来你就是鬼手秋离，难怪手段如此狠毒，心性如此残忍，豺狼虎豹四种野兽的凶恶禀赋，你一个人全占了！”秋离满不在乎地一笑道：“我说过，姑奶奶，你越生气的时候就越美，恩，好看，只可惜一朵鲜花丢在污塘里，糟踏啦……”梅瑶萍柳眉倏竖、煞气毕现地道：“秋离，你不要装疯卖傻，胡言乱语，任你的功夫再高，却也是个不入正流的邪胚子！”用手指揉揉鼻梁，秋离道：“骂得好，不过，你们狼牙帮也没有什么清高之处。说穿了，就是一群披着狗皮抡骨头的畜生罢了，武林中的善恶，天底下的黑白，你们又哪里分得清楚？一双双大睁的眼睛里，看得除了利欲，你们还曾存留下一点什么？我秋离双手染血。臭名远播，但我不伤天害理。不残杀无辜，不迫害好人，更不凌辱孤儿寡妇，这一点，同是在混沌的江湖道上混，我却比你们列位多少强上那么两分！”梅瑶萍的脸庞更见铁青，她狠狠地道：“秋离，你不要血口污人，自命超然，武林受你荼毒的千千万万人哪个不想食你之肉，寝你之皮？你的恶毒、血腥、冷酷已经拔了尖儿、有一天，你会发觉武林中，正义之士的刀尖指向你。众人的怒吼汹涌向你，在齐天的公愤里淹没你，在轮转的报应里消灭你……”秋离豁然大笑。豪迈地道：“以一颗赤红丹心，做顺天应理之事。抱着一个‘诚’一个‘义’字。我秋离且狂傲且逍遥。纵使整个武林中人与我为敌，便由他去！”梅瑶萍气得几乎要窒息了。她一跺脚、哆嗦地指着秋离：“你……你你，你这狂徒……”秋离吊儿郎当地道：“如何？狂徒做的事不正经么？”往前踏了一步，梅瑶萍痛恨地道：“我今天不能杀你，总有一天要杀你，我今天不能辱你，总有一天要辱你，秋离，你等着吧！”秋离眉稍子一扬、冷冷地道：“少来这一套场面话儿。姑奶奶、记得你曾说过，三天之内你无论如何要取我秋离项上人头。姑奶奶、你可明白那‘无论如何’四字的含意？啧啧，说得多么斩钉截铁，只是事隔月余，我秋离的这颗脑袋却仍然好生生地长在脖子上。你未曾能动弹丝毫、倒是你那些帮凶却连尸骨都烂了三十提了！”嘴角的肌肉在急速抽搐着。全身颤抖，胸口急剧起伏着，于是，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往秋离坐着的地方逼了过来！长长吐了

口气，秋离有些奇异地道：“梅姑奶奶……你想做什么？”梅瑶萍一言不发，怒睁着眼。紧闭着嘴，面庞在惨白中泛着铁青，神色中充满了极端的仇恨与悲凄，她一步步地走：近。那模样，象是一个屈死的冤魂在向她的仇人索命，象一个从坟墓中爬起的艳尸迫近她另结新欢的情郎，好可怖，好尖锐……紧紧躲在秋离身后的胖胖睹状之下，不由吓得直抖地叫：“爹，爹，我怕，胖胖怕……”秋离拍拍他的义子，狂笑道：“梅瑶萍，记着你不是我秋离的对手！”梅瑶萍离着秋离只有七八步了，她忽然凄惨地笑了起来，指着秋离：“你已害得我到了这种地步，秋离，我把这条命与你拼了！”双目之光陡然寒冽锋利如刃，秋离狠酷地道：“大约你即是为了拼命寻来的，梅瑶萍，我成全你！”惨然一笑，梅瑶萍凄凄地道：“秋离，我若死变厉鬼，也不会轻饶过你！”秋离仍旧坐着，粗犷地道：“姓秋的等着你来索命！”混身剧烈地痉挛一下，梅瑶萍入魔似的狂冲过来，身形暴旋之间，那条金鞭已怪蛇似的映着日光闪闪卷至！秋离动也不动，在梅瑶萍金鞭出手的一霎，他的左掌已一平倏斜，宛如一柄突然自九天飞来的血刃，那么无声无影地猝然斩去！金鞭呼地滚卷阻迎，“砰”的一声震响，鞭身已失去准头倒翻于侧，梅瑶萍一个踉跄着转了个圈子，但就在她身躯旋转之际，一溜寒芒已闪电似的射向敌人！

秋离眼皮子也不撩一下，顺手捞起旁边的锡壶猛击上去，“当”的颤音里，一柄尖锐的细刃匕首已折为三段分坠三处，锡酒壶却在空中一跳，象有灵性一般，带着大半壶酒液一起泼砸过去。

梅瑶萍迅速扭身，反手抖出金鞭，鞭尖笔直穿透锡壶，一震之下已被抛出老远，脚步一旋，金鞭幻起条条金光，仿佛一大蓬骤落的金雨，狂烈地自方圆寻丈的空间里罩向秋离！

点点头，秋离左掌一翻而出，浑厚沉雄的掌风反常地往上散开，再度于瞬息间将对方的攻势化解于无形。这是“苦空八拳”中的第六式“鬼擎天”。梅瑶萍又歪歪斜斜地退出五步，但是，她好似被鬼迷了心窍一样绝不逃逸，叱叫着，三柄匕首齐出之下，金鞭挥起团团眩目的光球，呼啸着再次猛袭而上。

右手尚在轻轻地慰拍着义子，秋离的左手“刷刷刷”连缩连劈，呼呼激涌的劲力宛如千百柄巨褪铁锥交相织舞，满空流星横纵般纷纷溜泻狂卷，三柄匕首早无踪影，顿时将梅瑶萍惊得神色大变，慌忙闪躲。在掌风的穿击之中，周围响起连串的“叱叱”暴响，二十多株碗口粗的树木已然枝叶纷飞。齐中断倒！汗水沾粘在梅瑶萍的鼻尖鬓角，她咬着牙，切着齿，在白衣飘拂中再次反扑，金鞭划裂空气，带着刺耳的啸声，鞭身满布的倒须勾波浪似的颤抖着，有如百股水箭在强大压力下猛然射出，强悍地激烈攻至。

秋离并未起身换式，他还是如法炮制，单掌蛇信般伸缩，沉浑的无形力道在空气中搅起“呼噜哈”的漩涡，一层层地，一波波地四散挤排，沉重的力量几乎已占满了每一分、每一寸的空间，一次又一次地将梅瑶萍的金鞭震荡出去，一次又一次地把她纤细的身躯推摇得晃摆歪斜，金鞭与人身便在汹涌的劲力中浮沉，仿佛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于是一一暴叱一声，秋离如玉的面庞上有着一抹朱红，他左掌一弹扬起，五指成爪状，蓦然往梅瑶萍右侧五尺处劈出，空气中淬然起了“波”的一声闷响、一股有如锋刃般的锐风，朝相反的斜角骤然标射。

梅瑶萍发丝散乱，脸白如纸，喘息着抖鞭急拦，而金鞭“呼”地被撞到一侧，那股凌厉的锐风已一下子透入她的右胸！娇呼着，梅瑶萍重重地向

后仰跌下去，手中金鞭，也懒蛇似的软软丢到地下，卷曲着黯然无光。

长长吁了口气，秋离抡动了一下左臂，喃喃地道：“为什么呢？她明明知道不会是我的对手，明明知道她此来的结果如何，但她竟单人匹马地来了……”怀中的小家伙，这时才惊悸地转动了一下眼珠，仰起头，怯怯地道：“爹爹……你好凶啊，那个坏姑奶奶，被你打倒了……爹，坏姑奶奶会死吗？她不会动了……”秋离亲了胖胖一下，苦涩地笑笑，这天真的稚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又何尝明白那生死之间仅是一线？那生死之分又太艰难……小家伙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怔怔地望着仰面躺在地下的梅瑶萍。

她寂然不动地躺在那里，山上的风吹拂着她洁白的衣裳，轻飘飘地掀动着，那双微微缩曲的脚上，是一双白段子绣着凤凰的紧裹花鞋，鞋面还沾着几根草梗，一切都是这么静。

这么安宁，象是梅瑶萍原先便如此倒卧着似的。

有些畏缩地，胖胖道：“爹爹……”秋离“喂”了一声，胖胖接着他的颈子，撒娇地道：“去看她嘛，胖胖不要她死……”咽了口唾液，秋离摇摇头道：“她却险些要了你小子这条小命，小孩子不要管大人事，儿子，为父的与你回去吧。”胖胖不依地扭动着身子，咿咿唔唔地将一张小嘴嘟得老高，赖在秋离身上就是不肯起来。秋离不由“噗”地一笑，伸手在小家伙嘴上一抹，道：“好了好了，”老子我便答允你这一遭，真是救命。”说着，他大步行到梅瑶萍身侧，望望那张惨白却仍不失美艳逼人的俏丽面容。

不由犹豫一下，秋离自己明白，方才的一招“鬼指东”。他只用了五成功力。而且使的巧妙的浑劲，因而仅将对方撞得闭气晕倒。还未死去，假如他手下点也不肯留情的话，那么，先前那片锐风便会象刀子一样穿透梅瑶萍的胸膛了。

现在、秋离迟疑的是如何为这敌对的女子顺气疗伤。这是必须肌肤相接的，秋离素来放荡不拘。但却不近女色，尤其不愿沾这种尴尬之事。

胖胖蹒跚地也往这边走来，秋离口头笑道：“你别来，儿子，都是你为爹找的好差事，回去坐着，不要转头看、你现在看这些还嫌太早”听话地点点头，小小子又乖乖地走了回去，老老实实的坐在毛毡之上，而且，面朝山下。

秋离皱皱眉，盘膝坐下，朝梅瑶萍的面庞端详了一阵，那紧闭的眼睛外长长的、浓黑的睫毛，那高挺小巧的鼻子，菱形的小嘴，那吹弹得破的白嫩肌肤，实在都是一个典型的美人胎子。秋离心里暗付道：“这娘们倒是生得挺美，如果不是那般凶泼，恐怕紫禁城大内宫里的嫔妃也强不过她。女人嘛，就要象个女人，舞刀弄棒已是不雅，何况更是厉害得象头母老虎？我便治好了她，姑且叫她做一辈子的女光棍去，这样的女人，谁也招架不篆……”自嘲地笑笑，秋离微微一拱手，道：“我的姑奶奶，并非姓秋的要占你便宜，乃是为了要行好事，救你的性命，你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深深地吸了口气，秋离一把撕开了梅瑶萍的纯白色密扣衣裳，于是，露出了里面亦是白色的丝质缕花中衣来。

双手一下子将中衣裂破，乖乖，那小衣，可是粉红的，薄纱的，隐隐约约勾人魂的，假如仔细欣赏，定能发现梅瑶萍的胸部是如何健美迷人。但是，秋离却没有这个嗜好，他用力搓热右掌，伸进梅瑶萍的小衣里，紧紧贴在她的心脏部分，唔，那肌肤，真是又滑又嫩呢。

“呼”地提起了一口丹田气，这股澎湃的气流，畅达而快速地在秋离体

内运转一周，猛然由掌心直贯入梅瑶萍的体内！

秋离这股雄浑的真气，几乎立即催动了梅瑶萍的血液流动，将她细若游丝般的呼息带了起来，极为自然地在全身经脉穴道里转动。于是，约莫过了顿饭功夫，梅瑶萍的面色已变为嫣红，气息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缩回手来，秋离依然盘膝未动，他用手托着下颌，静静地注视着梅瑶萍的反应。

缓缓地，缓缓地——

浓黑的睫毛在微微翕动了，鼻翅儿也轻轻张合着。终于、她徐徐吐了一口气，极度沉重地将眼皮睁开。

怔怔地望着秋离。梅瑶萍又将眼睛闭上，好一阵，她象是忽然记忆起什么，又蓦地睁开眼，挣扎着想要起来，但是、却又似瘫痪了一样颓然躺下！

秋离笑了笑，轻松地道：“觉得如何？”梅瑶萍此刻目光中的神色是极其复杂的，综合了迷惑、惊异，羞愤，悲切以及痛苦，她有些急促地喘息着，好一阵，她才以一种仇恨生硬的低哑语声道：“你……你，是你救我？”秋离舔舔嘴唇，道：“要不，是你自己醒了？”咬咬牙，梅瑶萍愤怒地道：“谁要你救，告诉你，不要以为如此就可以使我对您感恩，只要一息尚存，……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你……”蛮不在乎地一笑，秋离道：“我没有要你感恩，以你这几乎三脚猫的本事，我姓秋的可以一次宰你十人。老实说，我自来不愿下手打杀女人，并不是对您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你这小脸蛋长得是不坏，但是却迷不住我。”梅瑶萍不禁粉脸通红，她无力地叫：“你……你下流！”秋离一撇唇角，朝梅瑶萍的脸前一指，懒懒地道：“上流的在这里喔。”目光赶忙投向胸脯，梅瑶萍这才惊骇地发现自己的衣裳竟然已被撕开，露出一大片洁白的前胸来，她一时羞愤欲死，热泪夺眶而出，侧过脸去，悲痛至极地轻轻缀泣，泪水顺着面颊滴滴坠落。

耸耸肩，秋离淡淡地道：“用不着伤心，我姓秋的问候心无愧，嫂溺尚且援之以手，你虽非我嫂，为了救你的命也只好如此，看不看得开，全在你自己了。”梅瑶萍伤心地抽搐着、除了流泪之外没有任何反应。秋离静静地望着她。半晌，站起来道：“你的内腑受震甚巨，血气未平，尚须多加养息，六十日不能劳动，不能暴食，不能发怒，否则，你就是自己在为自己找麻烦了。”仰起脸来略一沉思，秋离又道：“我住在哪里大约你已探悉，半个月之中我不会离去，你若还有雅兴，可以再来雪耻。不过你需要多邀些帮手来、象‘赤骑八龙’那样的角色还勉强可斗，别老找些窝囊废前来送死。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论体何时向我作第三次寻仇，你将不会再有今天的幸运，咱们老祖宗留下一句词入。事不过三！”摔摔头，散乱如瀑布似的乌丝全然披拂于肩，梅瑶萍艰辛地，但是却倔强地硬撑着站了起来，她那张美艳的面庞苍白得可怜、身躯摇摇晃晃的，有如风中杨柳、孱弱得象是随时可以跌倒下来。几缕秀发无力地垂在额前？她用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破裂的衣裳。目光凄然而无奈地凝视着秋离。语音悲凉得含泪：“秋离，入说鬼手心性残酷狠毒，无与伦比，今天，我算清楚地领悟这几句话了，你没有要我死，但是，你对我的羞辱与臭落。部比杀死我更令我痛苦，更令我刻骨铭心，秋离，你不光杀人，你更杀他们的心……”说着，梅瑶萍曲面色更加灰白。她大大地摇摆了一下，几乎立即就要跌倒，但她终于又咬着牙撑住了。

秋离沉默了一会。缓缓移步走开五步外，他回头道：“人活着，即是一场竞争。竞争却是冷漠而尖锐的，有很多时候会不择手段，你若能看透这一

点，跳出这场是非游涡，你将能获得平静，武林中原本没有仁恕可言，肯为对方指明这个道理的，我认为已经够得上宽厚了。”说完了话，秋离转身离去，他一把将怔怔发呆的孩子抱起，拿着毛毡，头也不回地飞步往山下跃腾。

胖胖搂着他的颈子，面孔朝后，就在秋离的身形刚刚拔空五丈，小家伙已可怜生生地叫道：“爹……”平稳地划着弧线往下落去，秋离诧异地道：“什么事，儿子？”胖胖将一张带着乳香的柔嫩脸蛋偎在秋离的颊上，小手往后直指，嘴巴里又开始呶唔起来，秋离足尖沾地，一个旋子站好，叹了口气道：“孩子，人还太协……”小家伙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里竟然盈满了泪水，他轻轻地亲了亲秋离的鼻尖，讷讷地道：“爹爹，坏姑奶奶好可怜，她一走路又跌倒了，娘以前也跌倒过，坏姑奶奶的脸色也和娘跌倒时一样好白，好怕人……”立即，一幕烈火烟硝中的地狱图象幻景一样浮映在秋离脑海里，他仿佛听到了隐隐的杀喊声，狞厉的狂笑声，还有凄惨的哭泣，苍凉的叮吟，一个房弱纤柔的少妇在黑夜中牵着一个稚龄孩童踉跄奔逃，跌倒爬起，爬起又跌倒，在一片跳闪的火光里，那个少妇的悲恐面庞，好白，好怕人……一跺脚，秋离挥左臂倒射而回，胖胖惊喜逾恒的神色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他紧搂着秋离脖劲，大叫道：“爹爹，你真好……”在空中“呼”地一个侧转，那么恰巧地又落回了原处，目光一扫，秋离已发觉一身白衣的梅瑶萍，竟然又倒卧在离方‘才受伤处六步之外的草地上，一滩滩鲜绿的血迹洒印于地，将红色的草叶染得越加鲜艳了。

默默望着这六步之间地下拖爬挣扎过的痕迹，秋离明白梅瑶萍曾经耗费的力量与屈忍，他摇摇头，上前去一拂手点了这倔强女子的软麻穴。然后，将她小心地挟在腋下，翻身‘急速掠走。

、负着两个人的重量，秋离飞奔的速度却仍未减低，每一纵跃之间俱在近七丈的距离，没有多久，他已来到坐落于半山间的一栋古朴茅屋之前。

茅屋外围着斑烂的竹篱，一排排桃树植在右面刚好挡住了山下的视线，左面却古怪地耸立着一块尖削的巨石，巨石上飞飘着一块红布，在方才秋离坐着的地方，正可俯视这间茅屋及峭石上的红布，这是他与周云约好的暗号，只要发现。敌踪，便立即拉下系着红布的一根细索，红布消失，秋离将会马上赶回。

进了茅屋，这是一间草堂，一榻一桌四几，俱是青翠的新竹制就，简单素雅，纤尘不染，两扇窗户大开着，光线明亮得令人心中舒坦畅愉，草堂上正坐着闲观古书的周云，他始头一望腋下挟着人的秋离，不由讶然站起，惊异叫道：“秋兄，这是怎么一回事？”秋离让胖胖溜下地来，过去将再度晕迷的梅瑶萍放置榻上，拂开穴道后，又顺手将肩上搭着的毛毡为她盖好，回首一笑道：“老友，认识这是谁吧？面罩后的目光一闪，随8p显出意外之色，周云愕然道：玉里刀？”秋离搓搓手，笑道：“好眼力，不错，正是这位姑奶奶！”周云移近两步，迷惘地道：“秋兄，你如何将她擒住了：她怎会找到这里的？看情形伤得还很轻：又是你阁下的杰作吧？”秋离简简单单地将事情经过述说了一遍，周云沉默着背手身后，来回蹀跹了几步，低沉地道：“姑不论这梅瑶萍是如何寻来的，她的企图却十分令人迷惑，连‘赤骑八龙’都栽了，她单人匹马跑来不是更惨吗？但她为何来了呢？她想做什么，想获得什么呢？莫非她是自己不想活了？”秋离怔了怔，猛地一拍大腿，道：“是了，她可能是想求得解脱？”周云也怔了怔，道：“为什么？”过去自己倒了杯凉茶，一口灌下肚去，秋离舔舔嘴巴，一笑道：“这要等她醒了才

知道，这位姑娘实在很凶，性子也倔强得很，希望她醒来不要妄动，要不，又是麻烦。”在竹椅上坐下，周云纳闷地道：“秋兄，你不是说已经给她活血推拿过了吗？怎的如今又会晕沉至此？不要附发别的隐病吧？”秋离摇摇头道：“关于这个我却晓得，在我以一口丹田真气替她通穴顺气之后，她至少也应该躺在原地休息三个时辰以上才行，但是她定要充能，非要站起来不可，如此震动了腑脏，再加上她情绪悲愤激荡，一口冤气无法吐泄，自然就要支持不住了，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苏醒的……”说到这里，秋离转眼在室中环视了一遍，道：“我的儿子呢？到里间去了么？”嘻嘻一笑，胖胖半张娇嫩可爱的小胖脸自门扉的竹帘后露了出来。他摆着肥嫩的小手道：“爹爹，胖胖请娘煮汤汤，好甜的汤汤，煮汤汤给坏姑奶奶喝……”秋离一伸大拇指，笑道：“乖儿，你真有眼色，好，好极了。”周云忍不住道：“秋兄，你这义子端的是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而且，看他的精明相，将来接你的衣钵是没有问题了。”秋离也拖了张椅子坐下，笑笑道：“论智力与心眼，这小子也是块材料，不过，我却并不打算让他行走江湖，这种日子过得太辛酸，还得要有一副硬心肠，小家伙的心肠太软，不适于生活在你狠我毒的血淋淋环境里……”将书放在桌上，周云站起来伸伸腰，道：“你回来了就接班吧，我去迎迎宗贵，他到下面衬子里买杂货去了，顺便我也活活腿。”秋离一笑道：“请便，但最好早点回来，榻上的小姐若醒了，她那股厉害劲，只怕我一个人吃不消哪……”周云洒脱地拿起书卷，眼里含着一抹笑意飘飘逸逸地走了出去，望着他的背影。秋离一卜分欣赏地点点头。

后面，一声微微的呻吟，象游丝一样悠悠缭绕于空，那么淡淡的，渺渺的，还带着一抹无可言喻的怅忙与迷失，这轻轻的抖颤，竟奇异地令秋离觉得心叶跳动，他长长吸了口气，耸耸肩，慢慢地转了过去。

竹榻上，梅瑶萍正在醒转。她似乎有些茫然地睁着那双失神的眸子，在怔愣地看着这对她全然陌生的地方，屋顶是灰白色的茅杆叶编成，这灰白色，似是将她思维与意识也染跋同样苍涩的了。

秋离倒了一杯冷茶上去，十分大方地从背后将梅瑶萍扶起，还喂着她将冷茶喝下两口，然后，体贴地再扶她睡好。

自晕沉的神智中逐渐恢复平静，梅瑶萍侧过脸来，秋离翘着二郎腿坐在椅上，朝她露齿一笑，道：“晕口气，顺了些吧？”梅瑶萍怔怔地注视着秋离，面庞上的表情极为复杂，说不出她在想些什么，也不能猜测她的感受如何、但是，那必是极度错综迷离的，就象千百种滋味一下子覆盖心头，以至猛然间也体会不出到底是那一种感触了。

秋离深沉地笑笑，道：“你又晕倒了，因此我只得将你负回此处，眼见一个美丽少女伤卧荒山，这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何况，这伤又是我替你弄上的。”舔舔唇，他又道：“虽然我明白你不愿接受我的帮助，而我也并不愿如此帮助你，甚至我更希望你早一点完蛋，可是，你晓得，你第一次没有死成，第二次再下手，我就有些不忍心了，很多时候，我实在过分仁慈的，尤其是，呢，对生得够美的女人！”梅瑶萍的目光中有着无可掩饰的憔悴与灰黯，在这短促的时间里，她似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依恃，一切的凭据，一切的维护，落得那么孤单，那么颓唐，又那么潦倒，宛如狂风中的弱枝，随时都有随风飘折的可能。

过了很久，梅瑶萍仿佛才经历了一段难苦漫长的旅途，显得异常疲乏地闭闭眼睛，语声低黯：“秋离，你应该任我死去……活着，比死了更痛苦，

我原是用来杀你，或是被你所杀的秋离微感惊异地道：“为什么？”唇角的肌肉牵扯了一下，梅瑶萍苦涩地道：“告诉你也无妨，自第一次在荒道上你拦阻了我劫杀宗家母子的事，回帮之后……我就受到帮主很大的责难，在客栈里，去行刺你的人又落得死伤累累，蒙辱而回，帮主及其他各堂的首座们就更对我不满了，他们指责我办事不力，策划无方，错估敌人实力，行动欠缺思考，贻误重举，愧对本帮，我虽然尽力辩说，却没有丝毫效用，等我知道了你是谁以后，便直接要求帮主再给我一次机会来湔雪此耻，我明白本身力量不够，乃提出请恰在帮里作客的赤骑八龙协助行事……”秋离放下二郎腿，双手托颌，低低地道：“你慢慢讲，不要急！”梅瑶萍轻轻喘息了一会，又道：“赤骑八龙是狼牙帮最有力的道上盟友之一，也是帮主的多年挚友，暗中亦属狼牙帮的后台支柱，帮主伯有失闪，起先不肯答应，但我却一再陈说，以声誉为重劝请，帮主无奈之下只有点头允诺，他在点头的时候，便曾寒着脸告诉我此事的严重性，而且说明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原则，我咬着牙肩负了这项成败重责，我十分了解，若是事情力、好，一切都进入顺境，否则，在狼牙帮中，我是完了……”秋离伸出舌尖舔舔上唇，没有说话，梅瑶萍凄苦地一笑，又接着道：“在虎脊坡一战，赤骑八龙四死四伤，落得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我惊愕地几乎晕绝，帮主当时更是面色铁青，全身发抖，当场就渝令免去了我净荷堂堂主的职位，又交待刑堂赖堂主议过论罪……我于十七岁进入狼牙帮，到我被撤去堂主职位的那天，恰好是六年又三个月，在狼牙帮中，我流血卖命，力图进取，料不到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而这下场又全是你赐给我的……”以食指划划额头，秋离尴尬地笑笑道：“狼牙帮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帮会，得失之间，你又何苦这般介怀？”梅瑶萍双眉候竖，却又刹时松懈，她叹了口气，道：“你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帮派、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一个帮派中一级级地往上爬有多艰难，尤其象我，尝了多少辛酸和苦楚秋离平静地道：“既然踏入江湖道，单人匹马该多逍遥？何必要加入此帮彼派；凭白遭受拘束？行事应对之间又要百般顾忌思考，掣肘扯腿之处正多。况且，你是一个女子，侧身武林已是委屈，更犯不着和那些牛鬼蛇神混在一起，还要看人家的脸色受人家的气，再说句老实话、狼牙帮的所作所为并不正派，有时还邪离了谱，你早日脱离正该庆幸，要不。总有一天会闹得身败名裂一无所存！”恨恨地盯着秋离，梅瑶萍怒道：“你完全是一面之词，秋离，你不要只批评狼牙帮，试问，阁下自己的作为如何？若是比较起来，恐怕狼牙帮的邪法还比不上你的一半！”秋离豁然大笑，道：“丫头，你错了。我秋离杀的是无仁天义不忠不孝的恶人凶徒，取的是贪官污吏土霸劣绅的非份之财，我秋离凭着良心。凭着道义，凭着伦常闯荡江湖，这些。姑娘你可以睁开那双明凹之眸，伸长两张灵巧之耳去随意探听。十年以远，姓秋的夜晚高寐，时时心安，毫无愧对天人之处，姑娘，这一切，狼牙帮何止赶不上我的一半，这一了点也不够呐。”梅瑶萍一下子被秋离顶得窒住了，她的面色在苍白中涌现出一抹红晕，喘息也急了些，好一阵，她忿忿地道：“但你的狠毒阴险却是事实！”秋离望着她，有趣地一笑道：“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什么人就要用什么手段，对好人，我会用一片赤诚去交结，对恶人，我也会用更歹毒的方法去宰杀、譬如说，对付你们狼牙帮，你们用下九流的闷香来薰我，我就以取他们的性命及折他们的手臂来报偿，这是极为公平的，大家两不吃亏。”小巧的鼻翅儿微微翁动着，梅瑶萍委屈地道：“但你毁了我……”秋离摇摇头，道：“你错了，我是救了你。”梅瑶萍又怒道：“救

了我？我已被你害到这种地步，基业失去了，前程没有了。我私自潜出来刺杀你又落得眼前的境遇，我……我现在不仅达不成我的心愿，连帮里的人也不能见了，他们一定以为我畏罪逃逸，叛帮潜行……”秋离一拍手，道：“如此甚好，这一下你算是脱离苦海了，而且，你那心愿还是最好不要达成，丫头，我的脑袋只有一颗，你拿着我这颗珍贵的吃饭家伙去完成你的心愿。去恢复你的基业地位，这，也未免太残酷了点吧？”梅瑶萍咬着牙没有做声，秋离又道：“不过话又说了回来，凭你想对付我这颗脑袋，只怕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而我又非十分宽大之人，如若你对我仍有恶意，那就说不得我又要照你所讲的‘狠毒阴险’来整治你了。”一仰头，梅瑶萍咬牙切齿地道：“我不会忘记这些的，秋离，记得古时豫让击衣的故事吗？最好你杀了我，就是现在，要不，我总有一天会杀你的！”秋离哧哧一笑，道：“你看着办吧，到了时候，可别说我姓秋的心狠手辣，翻脸无情！”梅瑶萍气恼地闭上眼，道：“你杀人杀得已够多了，又何必在乎多加我一个？”站了起来，秋离淡漠地道：“你还勉强可以救药，因此我暂时不想超渡你，我说过，我也不愿向女人下手，但是，你不要逼我太甚！”侧过脸去，梅瑶萍不再说话，她的肩头却在微微抽搐着，轻细的啜泣声里包含着许多的悲切与无望，好可怜。

悄悄地，宗于烟端着一方木盘自里屋掀帘而出，她看见眼前这情形不禁一怔，目光中有着询问意味地瞧向秋离。

秋离一笑道：“嫂嫂，东西摆在桌上吧，我来请她，真是辛苦你了。”宗于烟静雅地笑笑，道：“叔叔不要客气，听孩子说这位姑娘还受了伤，叔叔可别欺负人家，她大约也是身不由己。”说着，宗于烟将木盘轻轻摆在桌上，细细地道：“碗里熬的是莲子粥，能以祛除心火，叔叔，你招呼这位姑娘喝吧，我进去了。”秋离点点头，目送宗于烟转身离去，他往椅子一靠，懒洋洋地道：“丫头，等你哭过了，气平了，再尝尝这碗莲子粥，顺便也尝尝人家这种以德报怨的味道。”

## 第七章 缺肥山上

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又是十天过去了。

在这栋幽静而清雅的茅屋外，那一片疏疏齐齐的桃林之中，桃花正开得娇艳欲滴，粉嫣配红，象是一张丽人含笑的面靥。

秋离穿着一身黑色银扣的紧身衣，外面松松披着一袭黑色襟口洒着雪白碎竹图案的长衫，他目注着半山下的景致，目光沉凝，又似在思考着另一件极为重要的问题。

缓缓地，他回过身来，顺手摘下一朵桃花在手中玩弄，轻轻地，他又将花瓣一片一片地取下，那么淡逸无心地随手抛出，于是，那片片斜斜飘出的花瓣，竟无声无息地全然嵌入三丈之外坚实的桃树中，更布成了一个巧妙悦目的“心”形，好美，好脱俗！

有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传来，秋离拍拍手，目稍子一转，低沉地道：“梅姑娘，你醒了？”来的人，果然正是梅瑶萍，她仍是一身白衣，面上脂粉未施，神色在苍白清淡中，带着一股特异的素净幽婉意味，象是一朵白莲，没

有丝毫污染。

秋离笑笑道：“起来了？”梅瑶萍冷冷地道：“你更早。”背负着手，秋离道：“晨间空气鲜美清新，有益身体，我为了身心两全，是而每每起个大早，吸取这种纯净之气。”梅瑶萍目光注意到三丈外的桃树干上，那以桃花瓣嵌就的心形，她显然是吃惊了，有些愕然地侧首瞧着秋离。

“那个以花瓣嵌成的心形图案，是你做的？”秋离眨眨眼，道：“好不好，心心相樱”梅瑶萍黯然颈项，幽幽地道：“秋离，你的武功实在太高笑了笑。秋离道：“马马虎虎，普通人打不了我便是。”顿了顿，他又道：“你也别难过。多下苦心练上几年，说不定还可以取我老命。”梅瑶萍猛然抬头，微带颤抖地道：“你……”摆摆手，秋离道：“不用掩饰，我喜欢直直爽爽的人。你心里对我的怨恨我十分了解、我并不要你冰释此想，而且、我答应你到时以光明手段与你比斗。”梅瑶萍沉默了片刻，低细地迈：“我……我要走了。”秋离点点头，道：“何时？”梅瑶萍形色凄伦地道：“今天；”踱了两步，秋离道：“有件事我一直没有问你，梅姑娘，你是如何找到我们的？”梅瑶萍咬咬嘴唇，道：“说起来很巧，我起先判断你们离开虎脊坡不会太远，因为你们有一辆篷车，而且，听说你与周云都受了轻伤，因此我想你们极可能找个地方先停下来养息。

离开总坛后，我专朝僻静的乡村寻找探询，到第二天路过这里，我正想到村子里找些吃的东西，刚走到山下的那条樵道上，就远远看见宗贵正从半山的山径走下来，我悄悄顺着山径上去，正好看见你抱着孩子在往山顶的方向走……”秋离顿首道：“你还真是误打误撞对了，那天害你受伤我实在有些抱歉。”望着秋离，梅瑶萍认真地道：“希望你这句话出自内心秋离笑道：“当然。”想了想，忙又道：“离此之后，你有何打算？”这一句，不由使梅瑶萍眼圈一红，泫然欲泣，她转道身去，低怨地道：“没有什么打算，走到哪里算哪里了。”秋离搓搓手，道：“狼牙帮会找你么？”梅瑶萍垂着头，轻轻地道：“只要遇上总不会善了、他们那一套，我是太明白了。”伸手又摘下一朵桃花，在鼻端闻了闻，秋离道：“梅姑娘、江湖上风云太险诈，太诡危，对你来说，不太适宜、能退出去，还是早退出去的好……”摇摇头，梅瑶萍黯然道：“这象一潭污水，既已插足进来。想退也不容易了，况且。我心愿未了，又如何能轻易言退？”秋离惑然道：“心愿未了？”梅瑶萍直视秋离，缓缓地道：“是的，你赐予我的，我尚未报还。”秋离笑道：“恩，还是仇？”走出一步，梅瑶萍道：“全都有。”秋离舔舔嘴巴，道：“恩可免，仇，你来报吧，梅姑娘。你不一定会失手，瓦罐难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姓秋的早就准备着这一天了。”梅瑶萍的双眸深处，有一片迷离而复杂的神情流露，她怔忡地注视秋离，看的那么真，那么直，又那么毫不掩饰，倒反而令秋离赧然了。

良久……

梅瑶萍低回地道：“秋离，我好苦……”听到后面这三个字，秋离不禁愕然地瞧着她，在此时此景，秋离估不到这三个字会从如此一个倔强而敌对的少女口中吐出！梅瑶萍双手掩面，转身向桃林的那一边奔出，她走得这般匆忙，这般突兀，以至使秋离一时倒无所适从了。

过了好一阵，秋离才长长叹了口气，讷讷地道：“走了好，走了也好……”他摇摇头，大步往林外行出，桃林之外，周云正在等他。

秋离没有内涵地一笑，道：“起来了？”周云答非所问地道：“梅瑶萍

走啦？”秋离点点头，道：“你怎知道？”周云用手朝山下一指，在那条蜿蜒曲折的山道上，唔，正有一个小小的白影在逐渐消逝……朝那淡渺的白影看看，秋离懒懒地道：“那是她，走了。”周云低沉地道：“这十天来，我发觉她对你，在情感方面似是改变了不少……”秋离拍拍周云肩膀笑道：“胡扯，她恨不能食我之肉望着秋离，周云慢慢地道：“有很多时候，情感的演变不能以常理来推断，随着环境的迁移，事故的刺激，印象的增进，往往发展得完全出人意外，秋兄，外面传说你如何残忍，如何狠辣，但你并不是，相反的，你还十足是一个性情中人。就以我为譬，识你之前与识你之后的感觉便完全不同了。”秋离拱拱手，道：“老友，承你看得起，我秋离多谢啦。”周云笑了一声，道：“秋兄，我还没有问你，你那亲家你打算如何安排？是否送去三浪山庄那位姓紫的庄主那里？”几乎没有考虑，秋离一摆手道：“这件事我已思付过了，赵三浪山庄并不安全，那位庄主昔日也是武林中人，号称‘狂莽一枪’，叫紫寿全，他如今等于是半归隐的性质，根本不与道上之人来往。不错，他与宗老太爷是八拜之交，但凭他的力量能否挡得住八角会与狼牙帮实在是个疑问，一个弄不好再害得他家破人亡，那就未免太对人家不起了，而八角会和狼牙帮的朋友们皆是疯狗一窝，仁义道德他们哪还顾得了？所以我再三沉思，还是以不去为妙……”周云又道：“那么，送去哪里才算上策呢？”秋离傲然一笑，道：“老实说，我生平单人匹马，独来独往，沾的是满身风沙，迎的是朝露夕霞，可以说没有什么知友，不过，似我这等角色，交朋友固然不易，但臭味相投哥儿却不能说连个把个也没有，周兄，你听说过江湖上有一位‘翼腕玄影’洗如秀？”“洗如秀？”周云叫道：“那位面孔团团，慈眉善目，心广体胖，却又杀人如麻的仁兄？”秋离哈哈笑道：“你如此批评老洗，他不气晕了才怪。不错，正是他，但他却并非‘杀人如麻’，这也是外面传言失实，老洗嫉族恶如仇，心直口快，脾气火爆再加上嘴巴缺德，当然别人便给他扣上这顶帽子，他本人心地善良，重义崇仁，双手即便染血，也全是些不可救药的歹人恶徒之血，他从来没有乱杀过一个无辜，这一点，我姓秋的可以拍着胸膛担保！”周云忙道：“好吧，便算我说错了话，秋兄，你是否打算将你那亲家送去洗如秀那里？”秋离颌首道：“老洗不是单人匹马的光棍，他——”周云接道：“我晓得，他是‘飞狐帮’的总瓢把子，对、送去他那里是比较可靠，飞狐帮人多势众，洗如秀的手下个个彪悍勇练，其中高手车载斗量，便是八角会与狼牙帮想怎么样，只怕也不是那么简单。”吁了口气，秋离道：“老洗大约有五千多名弟兄，他在滇境一带的势力根深蒂固，那里的黑道买卖几乎叫他老兄一个人给包了，他竟还开设了一间最大的私塾学堂，又加上三家药材店，六家大布行，四家钱庄，一家米店，老小子一走出来，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哪里来的大富翁哩。”周云忍不住笑道：“不错，记得五年多以前我在滇境第一次看到他，他身穿宝蓝富寿团字长袍，外罩黑缎子马甲，足蹬青丝粉底鞋，腰系金玉带，带上还垂着以一条姆指粗细的金链挂着的翡翠大如意，他老先生肥头大耳，走路一摇三摆，再加上手里一根镶着金嘴的青玉旱烟袋，贸然一看，我差点以为他是大理府里的哪一位大员外出来看买卖了，气派十足秋离脸上带着一抹回忆的欢容，他愉快地道：“他就是这副德性，和他在一起，永远不知什么叫寂寞，什么叫忧愁。看对了眼的人，他可以把心掏给你，不顺心的人，他十年也不多撩上一眼，老家伙如今快五十了，有时候脾气还和五岁的孩子差不多，胖胖去了那里，他一定会喜欢，两个宝贝算是都找着朋友啦……”忽然，

周云插了一句道：“秋兄。洗如秀和你的关系怎样？”秋离正色道：“十二支香，一杯血酒的生死弟兄！”周云怔了怔，道：“生死弟兄？”秋离严肃地道：“谈到生死，是最不易，但我与老洗却俱可做到和仰宛县的马大哥一样，他们为了我可以卖命、我为他们，也可以舍生。”有些羡慕地瞧着秋离，周云缓缓地道：“相识满天下，知己几人？秋兄，你总算还有个知己，我，我却连个可以倾诉心曲的人也没有……”秋离在他肩上又是一拍，道：“别发愁，让我们慢慢来，说定咱们也能交到这种地步，若，如今我不是整日听你放屁？”一句话逗得周云忍伎不住了，秋离笑道：“好了，我们进屋去吧，今天是个大好日子，进罢朝食，付了房钱，我们也上道了。”于是，两人携着手行向篱门，而晨阳的光辉柔丽，不错。今天确是个大好的日子。

滇境；离幕国府十七里外的一座莽莽大山。

山叫缺肥是个奇怪的名字。从山下望上去，是一片连着的茂密林木，青丛浓郁的枝叶中覆盖着山的表面，几乎到一些儿空隙。而山顶却是平坦的，被四周的树林包围着有流溪，有草坪，有团地，有房舍，自成为一个小天地。一栋房子都是极为精巧雅致。聚集在一起，俨然便是一大的市镇。靠在那条宽约寻丈的流溪之傍，矗立着一片以白云石砌造的辉宏巨宅，一对重有千斤的大石狮子分宅前的朱漆大门两侧，门塘中间悬有一方气派惊人的大匾以金色篆体写着“书香世家”四个斗大的字，笔力雄力，苍劲古拙，衬着楼阁的飞钩重角，画栋雕梁，衬着那雪白细致的高耸石墙，越发显得豪华瑰丽，声势不凡，这里，便是“飞狐”老巢，“翼腕玄影”的门第！秋离是轻车熟路了，飞狐帮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没有费多大功夫，他与宗家母子及周云宗贵等人已沿着那条隐密盘回的山道登上这处世外桃源，甚至连车马都没有下。

肤色白细，又肥又胖的洗如秀早已迎在他的这栋“书香居”宅屋之外，他穿着一身金色的织锦长袍，头扎文士巾，右手斜擎旱烟杆，手指上还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十足的一副市侩之相。

眯着眼，下领重叠了好几层，洗如秀在二十多名形容精悍的蓝衣大汉簇拥下慌忙走落台阶。秋离朝护立四周的二十名飞狐手下做了个罗圈揖，偏腿下马，冲着洗如秀一抱拳。笑道：“老洗，年把不见，你又发福了。”洗如秀三步跨做两步，几乎象跑一样走了上来，一把抱着秋离，语声里含有太多的激动与兴奋，他带着微微颤抖的音调道：“兄弟，兄弟，你可害我想苦了，你说过端午的时候赶来，却又失了信，那天我把一桌的酒菜都掀了，闷了整日的气，连我手下的孩儿们也憋着声不敢尽兴，你说说，你说，这该怎么罚？”秋离哈哈大笑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老小子左拥右抱，有的是列位嫂子一旁侍候，你还记得我这情意隽永的心上人么？”洗如秀狠狠地捶了秋离一记，高兴地道：“进去，进去，今天我得传令所有儿郎列起队来每人都敬你三杯老酒，他奶奶，把那一日的冤气得发泄发泄！”秋离哈哈大笑道：“成，我姓秋的接住了，但是你先别急，这做兄弟的还要给你介绍几位至亲好友，喝酒，咱们是细长流，慢慢来。”赶忙松了紧挽着秋离的手臂，洗如秀将旱烟杆送给侧旁手下，朝着默立秋离身后的周云一抱拳咧开嘴道：“兄弟洗如秀，洗澡的洗，如来的如，俊秀的秀，呵呵，今日得见阁下，真个幸会啦……”周云显得有些拘谨地还礼道：“洗兄抬爱了，在下周云。”洗如秀笑得眉眼俱开地道：“秋兄弟的朋友即是我洗如秀的朋友、我们是一条命，一颗心，恨只恨不同一个爹娘来，周老弟，请进我的书香居。呵呵，

我洗如秀浪迹江湖，却也是书香世家，我的老祖宗也还中过一任状元公哪……”秋离嗤嗤笑道：“老洗，人家没有女儿，你用不着再背那本臭家谱啦，便是挑个女婿，你这把年纪也风流不起来了。”洗如秀肃身让客，边笑道：“我不是在背家谱，只是表明我乃文武全才罢了。”说着，他朝旁边一个独眼浓眉的彪形大汉道：“魏独眼，你好生引着那辆篷车走侧门往‘小香亭’歇息，叫三奶奶小心侍候着，驾车的老乡也不可怠慢！”魏独眼恭敬地答应，率着两个人下了台阶，直往乌篷车行去，秋离、周云二人相视一笑，谐洗如秀一道行入朱漆大之内。

脚下是一条以红色上砖并砌成一路“寿”字的雅致小道，侧是匠心独运的各式花圃，在方圆各异的圃园里，百花怒争艳斗丽，五色缤纷，美不胜收，空气中飘散着阵阵沁的花香，而微风轻拂，一株巨大的椿树枝叶成阴，走在这条小道上，连人们的魂儿都凉爽惬意了。

洗如秀朝着周云一眯眼。笑道：“稍停我得拜识一下用老弟的宝眷，周老弟也见见我那干娇百媚的三姨太，呵呵，苦只苦秋离这小子至今尚未尝得温柔滋味呢。”周云隐在面罩后的眸子浮起一片尴尬之色，他忙道：“洗兄误会了，车内并非在下内眷，乃是秋兄的孩子及孩子母亲象猛然被扇了一记耳光，洗如秀一下子呆住了，他瞪着秋离好半晌，蓦然跳起脚来大吼道：“他奶奶的，我不要活了，我把这条老命与你拼掉去毯，你你你，你这混帐什么时候成的家？你……你，你竟还瞒着我，呜呼，气煞我也……”秋离忽地仰天大笑，他指着面色气成通红的洗如秀道：“你看你这副狗熊样子，我成家的话，老天爷给我个胆子也不敢不告诉你呀。那车子内不错是我的孩子，但是我收的义子。我的义子与他的母亲，换句话说，也就是……是我的亲家！”洗如秀又怔了好一会，然后，他长长吐了口气，抚摸着起伏不停的胸膛，再用袖子挨了擦汗，如释重负地道：“此可是当真？”秋离用手沿在脖子上一抹，道：“我赌咒！”肥胖如满月的圆脸已展开了笑容，洗如秀笑摇着头道：“奶奶的，刚才差一点气得我一口气没喘过来，你若真是与人联姻而不告诉我，那，我他奶奶成了什么玩意儿啦？还有一点光彩与面子么？还有一点兄弟间的道义情感么？我干脆一头撞下缺肥山算了，也免得令别人笑我……”三个人开始往前行去，走着，洗如秀眯着眼笑道：“兄弟，你那义子多大啦？”秋离道：“今年冬至满五岁。”点点头，洗如秀想了想，道：“你的义子就是我的义子，叫你做爹，干脆就称我为胖大爹吧，不要叫什么伯伯，免显远了……”秋离眉稻子一场，道：“你倒想得好，白练便宜！”洗如秀得意地笑道：“四个熊老婆与我过了十几年二十，到如今连他奶奶一个蛋也没有下、不知是他们祖上缺了德还是我洗家的祖坟风水不够强、想起来也真今人生气，收个儿子。正好叫她的四块东西心中次喜再加惭愧。”哈哈一笑，秋离道：“别老怪各位嫂，说不定是你自己不行，亏了肾……”胖脸一红，洗如秀道：“胡扯，我他奶奶身健得很，年老心不老……”后面这句话，把周云也给引笑了，三个人跨上五级宽敞的青石阶，进入这栋高大华丽的厅堂里，地是白云石的，打磨得油光水滑，铺设着金光闪闪的锦毡。弯形的厅顶悬挂着十二盏绿纱大宫灯，描花的冰花格子窗，漆得黑亮鉴人的酸枝太师椅桌、镶着一式的水晶片，壁上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字字画画，正中那两幅大书“忠厚传家远”“文章继世长”的狂草直联、落款者，赫然写着“缺肥居士洗如秀”七字。

主客坐定，洗如秀指着他自己的杰作道：“周老弟，你看，我这一笔狂

草，还有点道行么？”周云仔细瞧着，老实说，那两行字不见十分高明，只是勉强有那么个草体罢了，周云连忙点头道：“好，好，笔力苍劲，力透纸背，落笔洒逸，字画狂放，有如龙飞蛇舞，矫健流畅之至！”摸着肚子得意地呵呵大笑起来，洗如秀斜一眼一边侧坐的秋离，道：“如何？若是说缺肥山，人人来求我的墨宝，你小子会嚷着因为那都是我的手下要讨好我的缘故，人家周老弟可用不着讨好我了吧？你听听，人家可是行家，评断得那般中肯，实在，透澈，真是恰到好处，妙极了，你小子这一下没有话说了吧？除了你，人人都对我这一手字钦佩得无以复加，但我并不怪你，这乃是因为你没有学问的原故。”秋离拿起了方才一名青衣女婢悄然端来的白瓦瓷镶以金边的茶杯，啜了一口里面清香喷鼻的毛尖香片，微笑道：“我不能再说你什么，老洗，我只是钦佩你的勇气够，面皮厚，这等鬼画桃符，也竟敢高悬厅堂，宣扬自得，咳咳……”哈哈一笑，洗如秀举杯邀请周云，他道：“好了，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来，兄弟，说说你这些年来的经过，尤其是如何收下了那个孩子，据我所知，你是最怕累赘的。”又酸了一口茶，秋离缓慢而详尽地述说起他这些日子的每件事情来，在他安适而平静的语声中，当空的日头，已逐渐朝西斜了。

大厅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已飘进来带着灰蓝色的暮蔼，浮浮沉沉的，迷迷蒙蒙的，窗外的晚霞，也落得苍茫一片子。

在大厅中，于十二盏大宫灯柔澄的淡绿色光辉映照下，这时，一桌丰盛的酒宴已然摆开，恰好围坐着一桌人。

小胖胖早已上了洗如秀的膝头，坐在洗如秀身边的一位美丽少妇，也疼得不得了，一个劲在为这小子夹菜肉，一面还不停地用她香喷喷的小丝绢替小胖胖擦着他的油手油嘴，那情景，真是好一幅令人羡慕的爱犊图。

靠着秋离坐的宗于嫫，目睹这么多的温情挚爱都那么毫留的投注在她母子身上，而这有形的无形的关注与亲切，她心中感激涕零，她原未带来什么，但人家却似早已祈她母子的来临了。

那位美艳的少妇大约有二十七八岁，已是美人迟暮的年了，但是，那弯弯的眉儿小巧的鼻儿，红嫩的嘴儿，加上云的乌丝，颊边的醉人酒涡，却更有一番成熟的风韵与娇柔的容姿，她叫凌娥，是洗如秀最疼爱的第三位妻子。

秋离朝凌娥举杯，道：“嫂子，来，我敬你。”凌娥哟了一声，笑吟吟地道：“叔叔，你是成心想把嫂子灌醉哪？今儿个晚上做嫂子的还得照拂宗家姐姐与干儿子呢……”秋离大笑道：“所以说我一点也不担心，否则你成了醉美人，那种娇柔无力的慵懒媚态，只怕又要将老洗迷得晕淘淘的了。”凌娥笑得花枝乱颤，纤纤五指虚空朝秋离一抹，侧首道：“我的老爷，你看你这位把兄弟，简直越来越没有老少之分了，我这老嫂子也调侃起来啦……”洗如秀摸着下巴，笑眯眯地道：“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人吃你豆腐我心中欢喜，等到没有人再调侃你的时候，我说老婆，那也就老囚完蛋了。”轻轻在洗如秀额头上点了一下，凌娥滇道：“满口胡说，老不正经，”满席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周云在秋离的下首，他掀开面罩，浅浅啜了口酒，旁边，那个蓄着一大把黑胡子，额上有一块紫疤的中年大汉已急忙为他再度斟添，边道：“周兄，多来一点。多来一点。”这黑胡子大汉，乃是飞狐帮银狐旗大令旗“九面阎君”严熏。在他身侧，那个长发披肩、在发顶束着一大片鹿皮带、面色苍白冷漠的青年，则是黑狐旗大令旗“无情手”张丹。

张丹的上面却坐着一个比沈如秀更为肥胖，长的象位弥勒佛般的秃顶老人，他生着一双小眼睛，大鼻子，半月嘴，一抹和气生财式的老好人笑容从来不离脸上，以致看起来他是如此的慈祥可亲，其实，如若人家在知道了他是何人之后，不吓得屎滚尿流才怪，他，是飞狐帮的第一位煞手，金狐旗大令旗“人鬼判”薛厉雷！除了洗如秀之外坐第二把交情的人物！另外，与洗如秀对面的那一位形态儒雅，言谈温文，神奇深沉的俊逸文士，则金狐旗的二令旗“一笔钩天”葛维，飞狐帮的“金、银、红、黑、白”五狐旗如今已到了多半了。此时此刻——薛厉雷笑嘻嘻地敬了秋离一杯酒，道：“秋老弟，你将宗家少奶奶及胖小子留在这里，你和周老弟却也不能走得太急多少也得盘桓一些时候。

没得又叫咱们当家的气来掀桌子秋离放下酒杯，道：“本来呢、兄弟我也想多留一些日子，但胸中一口冤气老是咽他不下，等把这些气消了，我定然回：出来常篆……”洗如秀“昭”了一声。有些冒火地道：“又是你那些骚事我早就说过。咱们干脆快刀斩乱麻，飞狐五旗同时东扬，管他什么帮什么派，冲上去杀他个鸡飞狗跳墙，逮着那些早年给过你气受的混帐们，男的斩手女的削脚，一拍手万事了结、回来过咱们的逍遥日子，你却老要单人匹马去找他们，充他奶奶的英雄！”摇摇头，秋离道：“话不是这样说，若为了我个人的事而伤这许多的人命，我实承担不起，再说，我只要雪耻出气，犯不着这般大兴干戈。自己估量，办此等事还过得去，又何苦非要劳师动众不可？”九面阎君严熏插口道：“秋兄，我们怕你万一有个失闪，不是玩笑之事，人多一点，总也可以互相照顾着……”秋离笑道：“谢了，若我万一占不了便宜、三十六着就选那最上一着便了，我保管不赖在那里死缠活斗，老严，你该相信我至少还有逃命的本事吧！”严熏有些尴尬地一笑，一笔钩天葛维两手微搓，低沉地道：“秋兄，可得千万谨慎、宁可再谋亦不能险胜。”秋离颌首道：“自然。”洗如秀略一沉吟，笑着举杯邀请各位共饮。凌娥却找上了宗于朔，她是海量，宗于嫔两杯酒下肚之后，那原本苍白的面庞已成为嫣红的了。

这顿酒，吃得异常和熙与愉快，中间没有拘束，没有虚伪，没有做作，大家有什么谈什么，想如何便如何。没有人勉强，没有人犹豫，于是，到了都有六七分醉意了。各人才离席起身。

夜已深了，山上的夜有寒风，有着深沉的凉意，虽然这还是大热天，感觉起来，却似平地的初秋了。

大厅中、各人围桌融洽地交谈闲聊，他们都有那么多的话，那么多的笑，象是永远也谈不倦，笑不完似的。

## 第八章 旧债今偿

朝着华山，陕境。

仍然是秋离与周云双人双骑，他们的身影是那么飘逸而孤零，投奔于苍灰的原野中，就象好久以前一样，并辔策行在一道。

离开滇境缺肥山已有一个半月多了，气候逐渐转凉，偶而，可以嗅着

秋的落索气息……骑在黄骠子背上，秋离扬目四盼，语声里带着一般掩不住的伤感：“已经是过第二十六个秋天了，每等秋至，总象失落了些什么，心怀里空荡荡的，连斜阳也老带着那么一丝儿凄嫣，象这以前与往后的黄昏不大一样，看看这些，更使人感触不已……”周云单手拴着马缓，缓缓地道：“但，你总比我幸福得多。”秋离淡淡一笑道：“这是浮面的，心里活得充实才能算数。”马蹄轻脆地敲击着地面，“得得”的蹄声传出老远老远、他们的长衫被风拂起，头巾飞扬，那股子劲，帅极了，沉默了一会，周云道：“到了华山，你准备流血？”秋离抿抿嘴唇，懒懒地道：“那要看他们是否准备流血望看道路两边的景致在急速后退，周云低沉地道：“我认为你在缺肥山的措施很对，秋兄，洗帮主爱你如同爱他自己的生命，他定会为你做出一切的，假如你接受的话，则武林又是干戈四起，一片血雨腥风、荒郊野地，又不知要埋掉多少冤骨了……”秋离点点头，道：“不错，这太残酷。”周云一笑道：“幸亏你没有答允，起先、我还认为你对打杀之事甚感兴趣。”秋离吁了口气，似是有些疲乏地道：“慢慢地。你将更会了解我多些。”周云扯扯蒙面的面罩，低声道：“飞狐帮上下一心、个个用命，他们所以有今天的声势，凭藉的不是缺肥山上坚强诡异的防卫埋伏，不是一干高手们的精湛武功，更不是严厉的帮规，靠的是团结一心，靠的是亲爱无间，那种互信互助的亲热劲儿，几乎在空气里都可以闻到。”笑了笑，秋离道：“你还忘了一点，他们对老洗的崇敬与爱护。我知道老洗如何对待他的手下，那不仅是象一个帮主，更象是一家之主了……”周云沉吟了片刻，道：“在缺肥山，秋兄，洗帮主他们可曾问起过我蒙面的原因么，照说，这是很不礼貌的……”秋离含笑道：“老洗闯荡江湖三十多年，是个如假包换的老油子了，他的阅历十分深刻，脑筋反应快捷无比，你没见从开始见面一直到我们离开，他甚至连朝你身上多瞧一眼都未曾，他当然有些奇怪，但他却明白你必有苦衷，因为，你并非是个不识礼数、故作神秘的人！”顿了顿，秋离又道：“对初次相识的朋友，老洗从不盘人家的道，他说过，交情深了。对方自然会将什么话都告诉你。反之，则是交情不够或有难言之痛，你的事，我已私下告诉了老洗，希望你不会见怪。”周云一笑道：“如果你不告诉他，我才会见怪呢。”马儿奔驰了一阵，秋离侧首笑道：“你对我那年轻三嫂子有什么感想？”周云怔了怔，有些迟疑地道：“很好，当然很好……”秋离豁然笑道：“你一定认为她过于妖娆随便了些，昭？”周云窘迫地道：“哪里，我没有这样想……”揉揉面颊，秋离正色道：“老实说，我那位嫂子的个性非但不象她的外表那样，而且她的贤淑贞烈更令人吃惊，她不摆架子、不故作矜持，不矫情，尤其是在我面前。你知道她是如何嫁给老洗的？不是老洗求她，而是她求老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周云惊惜地道：“她求老洗？”秋离肃穆地点点头，道：“在七年之前，她的父亲遭五个仇家围杀，老洗经过那里恰好碰上，于是便伸手管了下来、那五个人被老洗独力摆平，老洗也受了不轻的伤。她的父亲背着老洗回家，将老洗的病养好了。他女儿，便是我这位凌娥嫂子，便非要嫁给老洗不可，老洗不允，且逃之夭夭，嫂子便千辛万苦追上缺肥山，在一处绝崖边缘哭了三天三夜，老洗万分无奈。只好厚着脸皮点头。嫂子嫁给老洗，她事后坦然直陈。

除了为报答老洗救她父亲性命之恩外，更重要的，却是她竟爱上老洗！”唇角浮起一抹深邃的笑意，秋离目注周云，接着道：“正如你往日所说，男女之情并不能用常理来推断它的进展方式、尤其是，一个人的内涵重于他的

外貌，者洗不美，但是性情中人，嫂子表面冶艳、但却恪守本份，他们是一对好夫妻。”周云讷讷地道：“可是、洗帮主又为何娶了第四房妾？”秋离笑道：“这是嫂子逼他做的，原因很简单，老洗的妻室连她在内俱是未生子嗣！”嘘了口气，周云颌首道：“她却探明道理。”秋离道：“当然，自她下嫁老洗，非但家务治理得有条不紊，连飞狐帮的声威也蒸蒸日上。她安内攘外，协助老洗扩展他的基业，老洗很多事也多半与她商量，家有贤妻，国有良相，便是如此了。”面罩后的目光露着羡慕与了悟的神采，周云沉缓地道：“女人的确是令人不能揣摸的……洗帮主在情感与基业上，可以说都没有遗憾了……”秋离一笑道：“只有一点，他至今无后。”周云道：“老来得子的情形很多，对了，洗嫂子会武功么？”秋离眨眨眼，道：“相当高明，伯比起那玉里刀来还强上一筹……”此刻，正是黄昏时分，天空是灰蓝色的，夕阳向西坠沉，在澄莹却苍茫的天幕上抹过几条淡淡的嫣红，而苍穹连着天地、有一股使人带着微微悒郁的意味。从这里，越过小屏岭，只要三天时间，便可到达华出了。

前面，转过一个小山弯，便看见一片簇拥于大道两边的房舍，有几丛树林子点缀在这片小村落的四周，远山在目力的极限处浮映着隐约的暗影，灰沉沉的烟雾，便飘飘忽忽地自那些暗影处笼罩了上来。

伸手抹了把汗，秋离朝那村子一指，道：“胡村，今夜我们憩在那里。”周云凝视着秋离，谨慎地道：“你还记得这地方？”秋离深沉得有如古井无波：“记得，我曾在这村子外晕倒，一个中年妇人扶我进入她家，灌我红糖姜水，并替我做全身搓揉，饱食之后，我自己匆匆离去。那是个大雪天，你知道，我除了疲困饥饿之外，在华山门里还挨了一顿恶揍！”马儿的奔速缓了下来，周云将缰绳弄在手上，道：“离此之后，你曾否再来过？”秋离摇头道：“没有。”周云吁了口气，道：“难得你仍然记忆如此清晰。”唇角微一抽搐，秋离笑笑：“这些事，没有死，便永不能忘”想说什么，但周云又沉默无语，八只马蹄轻巧地接近了胡村。隔着尚有十来丈远，一方青布酒招已映入视线。

秋离舔舔嘴巴，一笑道：“先打个尖来两杯。然后再找宿处，如何？”周云道：“悉听尊便。”于是，双人双骑来到了这家村首的小酒店门外，他们下了马，将缰绳在门前的一抹白杨树上随便一绕，大步进入店中。

这家酒店，真是称得上一个“斜家，总共只有五张木桌，一个小柜台，墙上贴着粗糙的剪画，柜台后面一张“财源茂盛”的红联也早发了黄，糊窗的宣纸灰涩涩的沾满尘污。映得酒店里头越发黯淡了。

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了下来，柜台后那个枯干瘦瘪的小老头慌忙走近，一面堆起满面笑容道：“二位客官，是走远路来的吧？道上辛苦啦：二位要吃点什么？小店自酿的‘舌香’又醇又厚。先来两斤吧：要不，斤半也够了……”秋离疲乏地吐了口气，道：“来两斤吧：有什么好吃的也端上来，是你自己掌厨么？”小老儿殷勤地笑道：“呢，是小老儿的浑家掌厨，东西做得不怎么样，二位凑合着尝尝，好歹填饱肚皮包就是了。”说着，他弯腰打拱地退去，周云轻轻地道：“这老先生可是谦怀得紧。”秋离将长衫脱下，顺手把脖子上的黑色汗巾解在手中，用力擦擦面颊，一笑道：“满则招损。”他望着周云。又道：“老友，你整天衣冠整齐，面罩子连睡觉也不脱，这种闷气亏你也受得了。”周云苦笑一声，道：“久了，也就习惯了，脱下来骇着人家，自己心中也不是味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秋离目光闲闲地朝这

间简陋的小酒店打量着。屋子里显得十分沉静，除了后面偶尔传来的爆油声及铲勺声外，静得连他们彼此间的呼吸也可听到。

忽然，秋离皱了皱眉，他尚未说什么，周云脱口低声道：“又有人来了。”秋离咬咬指甲、道：“也是两个双骑、正朝着这个店，此时尚隔着五十余丈。”于是，他们沉默着，片刻后，一阵清脆的蹄声那么潇洒地传来，果然。在这家小酒店的门外停祝是两匹灰白杂斑的花马。

周云眨眨眼，刚刚张开嘴，却又愕然怔住，秋离的神色在刹那间由带着微笑的平静蓦然变得冷厉生硬，眉宇唇角，隐隐浮露着一股令人颤栗的狠酷与怨毒之气。

有些迷茫，周云低沉地道：“有岔眼的事？”秋离的话声象是一颗颗的冰珠子自唇缝中进出：“华山派的马匹，看马额心的红色缨络。”周云移目瞧去，可不是，两乘杂斑马的额心中间皆垂摇着一团鲜艳夺目的红色缨络！

几乎就在他们注视马匹的时候，门口，已出现了一男女两人。那男的年约二个四五，长得身材硕长，唇红齿白，双凤目衬着浓黑入鬓的双眉，气质在文雅中含着一股隐隐的傲气，他风度翩翩，在顾盼之间，目光里时而露出令人不取逼视的锋芒，这年轻人身边的少女，更是面如芙蓉，美艳妩媚，那滑如凝脂的肌肤，水汪汪的大眼，贸然一见，几疑是图画中人。

秋离忽然深深吸了口气，他侧首向周云古怪一笑。没有任何火爆意味地道：“这真是一对，恩？”周云尚未回答，秋离又懒洋洋地道：“今天的这顿晚膳，我抱歉，只怕要迟些儿再用了。”周云看得出来。秋离虽然如此冷静而平和，但隐在那冷静与平和中的、却是如刃的仇恨，带血的羞辱，火辣的愤怒。一抹自嘲似的苍凉……于是，周云悚然惊悟，这是强力压制下的自我拘束形象。只要这压力一解，那宛如熔浆般的怒火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但，令人迷惘的是秋离为何会突然如此：莫非与进来的这双男女有关么？

连正眼也不向他们这边瞧一下，那对俊俏的男女已旁若无人般选了那张靠近柜台的桌子坐下，在坐下之前，男的殷勤地为那少女在头上铺一条雪白的丝帕。

少女向这年轻人含情脉脉地一笑，那微笑漾在她樱桃般小巧唇角，有如一朵展放的百合花。好清雅，好美。

年轻人一抛衣袖，洒脱地低笑道：“累不？”少女温柔地摇摇头，轻轻地道：“不累、你呢？”眉梢子一扬、年轻人道：“铁打的筋骨又在狂风暴雨中吹了多少年了。

你想想、连你都不累。我会吗？”深情款款地望着他，少女姿美道：“白英，第一跟看见你，我就知道你是如何的超脱拔俗、华山的三辈弟子中，以你最为突出，看到你与他们站在一起，我就自然想起‘鹤立鸡群’那句成语来了……”年轻人眨眨眼、低沉而喜悦地道：“谢谢你这么夸誉我，我只要尽量朝高的地方奋进，我希望有一天在武林中能有一席之地，可以留万古名于华山山门之内……”少女深深地凝视着他、连连点头道：“你会成功的，白英你是那一种有毅力的人，”于是、年轻人从桌底下伸过手去，那么用力地握住了少女的一双柔荑，四目相投、目光有如长丝千缕，缠绕得再也分不开了。

一侧——

周云移过面孔，悄细地道：“这是一对情侣，秋兄。”秋离毫无表情地一笑，淡漠地道：“老友、看我棒打鸳鸯两分离！”怔了怔，周云终于小心地

道：“我想，那年轻小伙子你认得？”冷冷一哼，秋离道：“便是他挫骨扬灰，我也能在沙土中将他拣出！”吸了口气，周云又道：“当年在华山门内，曾经凌辱过你的那人，秋兄，约摸就是眼前这位坠入情网中的后生了？”唇角一撇，秋离冷冷地道：“什么坠入情网？十足的把肉麻当有趣……”笑了笑，周云压着嗓子道：“看他们亲亲热热，似乎不知大难将临，这情景，也委实令人心中代着捏一把汗，只是，陷入男女之爱的年轻人，眼里往往只有他们的世界，别的人和事，早已不存在于他们的天地中了……”看着周云，秋离显然尽量压制着心中一股熊熊的仇恨之火，他双目光芒冷酷，语气却仍然异常平静。

“我了解你，老友，你是过来人，可是，我却难以顾到这许多，我生平不近女色，我想，这大约便是我少烦恼的原因！”张张口，周云又默然无语，他明白秋离的那股子仇，那股子恨，是如何的深刻与沉痛，而且，他所说的道理又何尝没有根据呢？这时，从里面，掌柜的小老头正满面堆笑地赶了出来，他来到那张桌子旁边，哈着腰道：“这位公子与小姐要吃些什么？请随意点点，荒村野店，调理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二位得多包涵了。”年轻人头也不回地道：“老头子，你少废话；有什么最好的东西挑干净些的送过来，记着，碗筷要擦洗清洁，有一点脏少爷就拆你的店！”老头儿似是估不到对方竟然是这种跋扈口气，他怔了怔，连忙咳了两声，强笑道：“公子放心，小店东西少，但一定干干净净……”年轻人威凛凛地双目一瞪，不屑地道：“好了好了，别尽在这里穷蘑菇，喂，站远点，你的手沾脏了这位姑娘的衣裳啦，怎么这般不懂规矩？”少女也微表憎嫌地往里挪了挪身子，皱着眉道：“老头子，你快点去弄东西嘛，老在这里罗嗦算是怎么回事？”老头儿急急退了两步，有些惶然地应着匆匆走了进去，少女望着他的背影拂动手中的粉红小绢帕，厌恶地道：“真讨人烦，身上好象还有着汗酸臭……”年轻人忙道：“贝贝，等下饭菜来了，若是有一点不干净咱们就不吃，看我教训这窝囊家伙……”轻轻一笑，少女掩着唇道：“这老头子还经得起你教训哪！你只要用小手指一点，我看他这一身老骨头就得全散了……”年轻人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那股子骄狂自大的味儿，看在人眼里，着实不大好受用。’口里“啧啧”响了两声，秋离笑吟吟地朝周云道：“老友，你瞧见了。华山就是这个调调儿，嚣张跋扈，不知道自己是哪里钻出来的绿毛龟，带着一身霉气还以为他那壳子够硬秋离的声音提得很高，高得足令这间小小酒肆的任何角落都可以听见他所吐露的每一个字，于是，就在他的语声带着一个嘲弄尾韵停止时，房子里的空气已象僵了一样蓦然冻结了。

缓缓地，柜台边坐着的那对男女转过脸来，四只眼睛里闪射着可怕的愤怒与敌意，那么一动不动地盯视着秋离，两双眸子中，似是燃着一把火！

懒散地舒舒腰，秋离半斜着眼还敬过去，左手姆指弹出清脆的一响，慢条斯理地道：“看什么？你们小俩口在亲热着，莫不成还想要大爷我插进一腿？”年轻人的唇角猛然抽搐了两下，面孔涨得通红，他用力一拍桌子，“砰”的二声巨响中他“呼”地站了起来，双目怒瞪秋离，厉声道：“你是那里来的江湖蛇鼠，宵小走卒？竟敢在此处大言不惭，满嘴胡说地凌辱华山一派？”那少女也竖起那道柳叶眉儿，恨恨地道：“光看这人那下：流齷齪的样子，就知道一定出身不正，非匪即盗！”秋离不悦不火地舔舔嘴唇，笑笑道：“说得有理，不错，我‘又是匪又是盗，又是蛇鼠又是宵小，只是，你们两位算什么呢？算武林中的侠女豪客，江湖上的名门俊彦，还是关在华

山山门里相对吠哮的两头疯狗？”年轻人气得连眼珠全红了，额际的青筋突浮：喉结在不停地颤动，他死死盯着秋离，慢慢地，伸手入怀。

一跺脚，那少女尖声叫道：“你……你这满口污秽的无赖……你不好不要脸！”用汗巾擦擦两颊，秋离气定神闲地道：“你们可叫要脸，顶着华山派那块腐朽老迈的招牌在这荒村小店里相对吹嘘陶醉，关着门往自家面盘上贴金，这当然比起大爷我来要光彩个那么几分，哈哈……”年轻人飞起一脚将桌子踢翻，在一片哗啦啦的暴响中，秋离依然若无其事地摆摆手道：“小朋友，要发威到外面去，别拿着人家辛苦经营的店铺当耍子，这称不得英雄！”咬牙切齿，年轻人呼吸急促地道：“好，狂徒，你有种就到外面来。”说着，他一抛衣袖，闪电般掠出屋外，那美丽的少女也狠狠瞪了秋离一眼，寒森地道：“华山派的招牌是否腐朽老迈，你即会知道！”秋离撇撇唇角，颌首一笑：“当然，呢；当然。”少女哼了一声，也跟着转身奔出，秋离不慌不忙地扯扯衣襟，拉拉袖子，闲悠悠地道：“周兄，你别动手，我一个人玩玩。”周云注视着他，忧虑地道：“原无大仇，秋兄，体须手下留情！”哧哧笑着站起，秋离道：“我会记得你的忠告，但是，也要看这对男女娃娃将我的火气引到什么程度而定了。”于是，秋离推椅而出，走了两步，他站定，半侧身向瑟缩在帘后的老掌柜眨眨眼，温和地道：“老板，你别担心，这只是一场小小的游戏罢了，事情会很快过去，店里缺了什么，我负全责赔偿。”他行出了店门外，而门外，白杨树叶枝笼罩下。光线更是幽暗得一片模糊了。在十步之外，年轻人与他的伴侣正分左右而立，年轻人的手上，呢，已经握着一把形状怪异，长足两尺的“龙舌锥”。这龙舌锥粗若酒杯，通体雕盘着细致而奇异的龙纹，在昏暗的光度下，闪耀着灿银色的绚烂光芒！那少女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条五尺来长，黄光隐泛的鱼鳞鞭来，鞭身后粗前细，附嵌在鞭身上的鱼鳞铜片，却是枚枚皆如指甲盖一样大小！

两个人四道目光冷森森地盯注在秋离身上，目光里，说不出包含了多少仇恨，愤怒与轻蔑！

长长吁了口气，秋离把缠在手腕上的黑色汗巾解了下来，在鼻尖上擦擦，满不在乎地道：“你们二位敢情已把架势都摆好了？乖乖，不简单，也罢，大爷我便硬着头皮与二位耍上一耍，不过，二位是一起上呢还是分开来上？点到为止呢还是至死方休？”年轻人不屑地横视着秋离，缓缓地道：“少爷一个人，就可活宰你这等鸡鸣狗盗之徒千百！”口中“啧啧”了两声，秋离笑道：“你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口气！”年轻人慢慢踏前一步，生硬地道：“污蔑华山一派，狂徒，你们的代价将是献出你的生命，而且，你即会明白我方白英此言是否真确！”点点头，秋离淡淡道：“你叫方白英？”年轻人傲气凌人地道：“你畏惧了么？”秋离平静地道：“方白英，你愿意和你身旁的这位姑娘结为夫妻？看情形，你们该是一对情侣，是么？”方白英怒吼道：“你管不着！”哧哧一笑，秋离道：“但眼看着你们便结不成夫妻了，从现在开始的一刹那，你们即将幽冥两隔各为异类。”方白英蓦然仰天狂笑一声，道：“狂徒，你死在临头犹敢大言不惭，自夸自卖，实在可笑可悲……”舔舔嘴唇，秋离冷冷地道：“既然你认为如此，来吧，小友，大爷教训教训你这井底之蛙……”“蛙”字还在他的口唇上打转。一抹斜飞的掌影已宛如带血的利刃猝然斩到，来得那么快速，那么无影无痕，以至当方白英始才察觉，掌缘已几乎到了他的咽喉！

心腔猛地蹦跳，方白英厉叱一声拼命仰转倒旋而出，龙舌锥翻起刺截，

尖锐的舌尖幻成一面扇形的半画……那一侧的少女惊呼一声，行动却也够快，鱼鳞鞭带着刺的锐响飞劈而来，却在秋离大摇大摆似的躲让中全数落空。方白英身子尚未站定，已脱口大叫道：“鬼手，原来是你！”秋离摇摇头，叹了口气道：“连你也晓得我，可见我确是多少少出了点名啦，只是，希望你不要因此怯场才好！”怔忡地瞪着对方，方白英面孔有些苦涩的表情，半晌，他喃喃地道：“鬼手，华山一派与你无怨无仇，你何若如此难我们？”秋离哼了哼，平淡地道：“很简单，看你们不顺眼，想宰玩玩，这种解释你满意么？”一旁的美丽少女也几乎楞了，她惊悸地道：“他就是鬼手？真令人不敢置信……”。秋离冷漠地道：“天下之大，不敢置信的事正多，你还是慢去经历吧，老实说，你们华山派，个个都是欺弱畏强，吹拍马的能手，都是眼高于顶，却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才，今天大爷要一个一个摆平你们，叫你们这些一千针也不出一滴血的附炎趋势之徒知道江湖上还有正义，武林中有公理，冥冥里自有报应！”“报应？”方白英忽然惊叫道：“秋离，你与华山有仇？”秋离冷酷地道：“说深不深，说浅么，却也不浅！”顿了顿，他又道：“把你方才那股狂劲拿出来，记得要向人称能，别只会依在妇女怀中往脸上贴金。”方白英面孔赤红，胸口起伏剧烈，他羞怒交集地厉声道：“手，你你你，你不要欺人太甚！”踏上一步，秋离冷硬地道：“如何？你要试，你的小手指否一下子拆散这把老骨头？”那俏丽的少女有些激动地叫道：“白英，华山派的人都有一口咽不下的傲气，白英，不管这人是谁。今天我们就是把命牺牲了，也不能替华山派失额！”秋离一伸姆指，眯着眼赞道：“好，有骨气，有志节，大爷我就喜欢此等不屈不挠的娘们。何况，啧啧，还出落得这般标致！”大吼一声，方白英尖叫道：“秋离，你嘴巴放干净点，你你……你还有一些黑道大豪武林霸主的身分么？你你……你简直下流！”笑吟吟地望着那张被怒火烧得变了形的英俊面孔，秋离懒洋洋地道：“华山派上流？包括你阁下，全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猪狗，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暴叱声如金石骤裂，龙舌锥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分成几个不同的角度一齐刺下，九锥相连，淡淡的银芒似已布成了一面光网！

猛向前倾又闪电般侧施而去，秋离转挪得如此快速，就在这一闪之间，成串的掌影已有如魔鬼的诅咒、象四炸的飞石暴烈地溜泻而出，这威力是浩厉而尖锐的，一刹那间，方白英已呻吟似的惊呼着踉跄跃退。金芒倏晃，鱼鳞鞭已带着条条的光影映罩而至，秋离眼皮也不眨一下，洒脱地一个平抛身，双掌一沉淬翻，两片似已凝聚成形的掌风已呼啸飞去，隔着尚有三尺，那挥来的鱼鳞鞭已在一抖之下被荡出五步！

身躯在虚空中突然平平横起，又风车似的一个急促，“鬼在哭”在瞬息里已被秋离一口气运展了七次！

漫空的掌影宛如纵横天际的流星，那么来去无踪却威力暴烈地翻飞着，方向英的龙舌锥极力挥舞抵挡，在他正拼命抗拒之际，一声惨痛的呼叫已自左边传来。

这呼叫的声音对方白英说是太熟悉了，象一条索子忽然缠紧了他的心脏，他在陡然间搔了一下，恐怖地移目搜寻。

他的心上人，那美丽多姿的少女，现在，正抚着胸口，面色雪也似的惨白，身子在摇摇晃晃地往地下跌倒！不容方白英来得及第二个意念兴起，就在他目光一闪的空隙里，一片掌影已擦着他的肩头括过，散碎的衣衫与四溅的血雨并飞，就象利刃划斩，痛得他奋力往一侧跳出。秋离寒着脸跟

进，两只手掌做着奇幻怪异的颤抖，而每每在他的双掌激动，掌影便自虚无中涌出，又在虚无中隐没，来无影，去无踪，令人不可捉摸，这象梦呓中来自沉沉黑暗里的招魂呼唤……肩头火辣辣地疼痛着，汗水自眉睫间流淌，背后的衣衫也全被浸透，就是如此，血渗着汗，仇揉着恨，方白英咬着牙，切着齿，气息急促地倾力拼搏，那在平素使来得心应手的龙舌锥，在此刻，他却觉得竟是这般沉重呆滞了。

身形畅流而美妙地翻飞施展着，掌势闪掠如电，秋离几乎只用了他本身力量的十分之二三，已将眼前这位华山派的后起之秀逼得左支右绌，招架无方了。秋离明白，这场比斗大势全操在自己手里。自己想造成什么局势便可造成什么局势，最好的，或是坏的。

酒肆门口，周云正悠闲地注视着双方的格斗，就他对秋离的相知程度来说，这实在引不起他多大的兴趣来，周云知道。眼前的较量，在秋离，只是一场小小的，舒散筋骨的活动罢了，甚至连“较量”两个字眼也用不上；倏忽十七掌劈出，秋离懒洋洋地道：“小友，你未来的老婆被我伤了，你不心痛么？”方白英大叫一声，洒着血与汗奋力冲来，龙舌锥点、戳、刺、挑，动转得如风起云涌，盘雕的花纹已仿佛幻成螺旋般圈圈映印空中，他的面孔扭曲着，唇角哆嗦着，两只眼睛也全发了红！暴喝之下，秋离不退竟上，双臂呼噜噜地抡起一道大圆，但是，当人们的视觉在察看到他抡起的背影时，十六片掌影却早已神鬼不觉地融在旋臂的劲风里砺然斩来，就和十六只吸血的蝙蝠一样！’于是——“吭”的闷哼似是击破了一面皮鼓，龙舌锥飞到一丈之外深插入土中，方白英则面如淡金，抱着胸口一屁股坐倒于地！那边，使鱼鳞鞭的少女颤抖着尖叫，她已半仆在地上，这时，她竟圆睁双目，披头散发地一跃而起，握鞭的手腕倏抖，在一阵突起的“铮铮”轻响中，一蓬黄恍恍的星火已似正月的花炮般涌射过来！眉梢子一场，秋离闪电般伸手将坐倒地下的方白英一把拖了过来，手腕急旋J晤，方白英的整个背脊便全迎了上去！

连串的呻吟融合在恐怖绝望的惨叫中，“噗噗”之声密密响起，只这一刹，上百枚指甲大小的锋利鱼鳞铜片已大都嵌进了这位华山俊彦的背肉里：象疯了一样，那位如今已变得狼狈不堪的少女，拼命嚎叫着扑了过来，挥舞着光溜溜的鞭子，搂头盖脸发了狂似的抽打秋离；淬然斜身，秋离左手俊闪忽扬，十四记耳光清脆地甩在这少女的面颊上，打得她满口喷血，旋着转子一下摔了出去，地下的灰尘沾满了她整个面孔！望着倒在地下的这一男一女，这在不久之前当是令人羡慕的一对，秋离搓搓手，平静得象是个局外人般道：“十分抱歉将二位揍成这种不雅之状，有名俗话儿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们在当年曾施舍给我，所以我也不便不奉还，或者比之当年重了一点，但加上这些日子的利息也就差不多了。”缓缓地，周云从后面踱了上来，他带着悲怜的眼光瞧瞧地下的两人，语声沉郁地道：“秋兄，当你幼时，在华山门内他曾凌辱过你。但那时尚是个无知无识的孩童。今番，我们却深体世故，似是不该将此二人伤得如此之重……”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秋离悠悠地道：“说的有理，但我却实在忘不了那一段恶梦似的羞辱与苦涩日子，也许我先天的血液中已把恩仇隔得太强烈。我要做一个毫无遗憾的人，因此，我觉得我必须补偿往昔那些遗憾的事，不论那些事是令我感怀的，抑是令我怨恨的，武林中纠纷太多，我想，可能有很多人抱着与我同样的看法……”轻轻吁了口气，他又道：“这两位表面上是伤得很重，但却不致于丧命或成

残，自然，他们得要好好地养息一段时间。”周云苦笑了一声，道：“这斑斑点点的血，秋兄，我怕又会刻下绵绵不绝的仇……”豁然大笑，秋离豪壮地道：“若是如此，老友，就莫怪我鬼手将他华山变为乱家之岗！”秋离的语气铿锵有如金铁交击，震荡得周云心腔急跳。于是。他知道，秋离不是在作狂言，不是在说气话；如果华山派向他报复，他会这样做的，而且、凭鬼手之名，华山只怕难占上风。

面罩后的眸子蒙上一层忧戚的色彩，周云轻喟一声，低沉地道：“江湖中争纷难了，便是在于大家都咽不下这口气，若是退一步想，即海阔天空，仇愤自平……”正要答话，秋离已闭嘴不言，原来，扑倒地下的方白英这时已经挣扎着爬了起来，他缓缓转朝秋离，带着血迹的面孔越发憔悴苍苍，髻发散乱地披拂，连那双眸子，也是如此黯淡无光了。

抢上一步，周云本能地想去搀扶他，但步子刚刚跨出，随又警觉地缩了回来，他侧首，向秋离微窘地一笑：“这人伤得重……”秋离微微拱手，笑道：“无妨。”方白英定定地睁着那双失神的眸子凝注秋离，半晌，他微弱地道：“为什么？你……为的是什么？”用食指括了一抹汗水向空弹出，秋离安详地道：“约在十年之前，在一天的黄昏，有一个十来岁的瘦弱孩子喘息来到华山，他衣着褴褛，疲乏而饥饿，更跋涉了一段辛苦的路程，到华山来，他没有别的企图，用意只是祈求华山能收留他，给他一口冷饭残羹，教给一点防身之技。但是，他这一点可怜的要求竟被号称天下七大门派之一的华山派所拒绝，而且，非但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更唆使一个年纪比他还小的孩子出来侮辱他，那时，他毫无技击根底，又在饥渴交迫之下，于是，他被那孩子狠狠揍了一顿，然后，被驱赶出华山山门，那个时候，正是天寒地冻，飘着鹅掌般的大雪……”忍着刺骨痛苦，方白英有些动容地道：“华山派……会做出此等不近人情之事？……”哈哈一笑，秋离道：“方白英，你真是够健忘的，那揍人的孩子，恩，就是阁下。”“是我？”方白英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然后，他垂下头来，开始苦苦思索，十多年的时光，可是够长久了，想要串连起来，却也需要慢慢摸探……半晌、猛地退了一步，方白英身体大大地摇晃着，表情有如恶梦初醒，他血迹斑布的面孔在痉挛着，喃喃地自语：“是了……我记起来了……我那时还协……这已是十分长远的事……”舌尖在嘴唇上转了一圈，秋离半眯着眼道：“而那挨揍的小角色，便是区区在下。”大张着嘴，方白英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震惊地看着秋离，好一阵子，才恐惧地道：“是……是你？”秋离面孔一沉，道：“十年河东转河西，想不到吧？”润润干裂的嘴唇，方白英艰涩地道：“今日之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点点头，秋离冷漠地道：“鬼手秋离自来恩怨分明，丝毫不爽。”身体又晃了晃，方白英语声黯哑地道：“如今……你已用我们的鲜血……补偿了你的羞辱……你……秋离……你还想……想做什么？”懒散地伸腰，秋离道：“我是宽宏大量的人，我想，这样算了也罢，虽然比起我原定的报复计划差了很多，但我实在心肠太软。”说到这里，他上挑的眼角煞光毕露，恶狠狠地道：“本来，我是想从你们华山‘朝圣门’一路杀上去，用你们的尸体垫我的脚，用你们的热血洗我的手！”方白英蓦地打了个寒栗，他晓得，对方这句话不是在吓唬他，对方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而且，江湖上素有传言，鬼手秋离心狠手辣，有如恶鬼豺狼！但是，武林中讲究的却是一把傲骨与一口不屈之气，方白英虽然心中寒瑟，明知便是倾全派之力也未见能抵过秋离，他却不能就此认栽装熊，硬着头皮，

提着胆子，他咬着牙道：“秋离，狠毒两个字，今天已自你的身上得到最好的显露与解……释。不错……今天我与贝贝是栽了……但华山派不会放过你的，任是天涯海角……华出派的弟子也必会找着你……一雪今日之耻！”哧哧笑了起来，秋离揉揉下颌，道：“我知道你会交待这几句场面话，可是不怪你，我同情你那硬生生充起来的勇气，没有关系，回去告诉你们华山派上中下三辈弟子，就说你们是被我姓秋的放倒的，我姓秋的随时等着你们来索债，只要你们在江湖上传出风声，我自会专程赶来，那时，我们以命搏命，以力斗力，生生死死，一拍两结。”搓搓手，他又道：“老实说，今天在你身上，我已嗅到了华山绝技没落的气息，你和我比，差得太远，你回去好好再练功夫，否则，仍以你如今的身手，不是我藐视你，我可以以一己之力搏杀你三十余个。”大叫一声，方白英颓然坐倒，他用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将面孔深深垂下，竟然痛哭流涕起来。

周云轻轻靠近，低沉地道：“秋兄，别再刺激他，你自己可能察觉不出，你的唇舌如刃。”秋离淡淡一笑，道：“两方交兵，原无余地可留，相打无好手，相骂，又岂有好口？”有些词穷地摊摊手，周云道：“放他们去吧！”秋离道：“当然，我带着他们去码头卖解不成？”移过目光，秋离又道，“方白英，你与你那一位皆是皮肉之伤，说重不重，轻么，却也不轻，回去后，好好体养几个月自会还原，记得将身子养好，等咱们后会之期。今日对你，唯一抱憾之处，便在于我未在你那一位面前替你留脸，但环境相逼，我也无从再挑选个有好风水的地方。”说着，他转身回去解下两区马的马缰，向店里招呼一声，顺手把一锭重有十两的纹银抛到一张桌上，然后，拍周云肩头，二人已偏身上马。

侧过头来，秋离扬扬手，道：“大丈夫有泪不轻弹，莫轻弹，我加诸于你的，你全应加倍索还，我等着，以一条命，满腔血！”抖缰而去，在八只铁蹄的翻飞里，在尘土的扑扬中，后面的哭声已变成哽咽。男子哭泣，尤其是一个平素心高气傲的男子哭泣，其声最是令人心痛，象包含了无限的苍凉，至极的悲切。

暮霭早已转为沉沉的黑暗，象浓浓的墨汁涂抹在大地。田野中响起了虫蛙的鸣叫，听似繁器。实则孤单寂寞，而夜空无月，只有星光数点，寥寥闪烁，看去，越加觉得幽邃空茫了！

周云沉默了一阵，低低地道：“秋兄、你实在够狠……”点点头，秋离正色道：“我高兴你说实话……不过，我也有几句心里之言奉告、江湖中风谲云诡，处处陷阱，尤其是黑道里，更是勾心斗角，阴毒叵测，其中内幕及黑暗，不是如老友你出身名门大派那种直来直去的心眼可以体会到的。为了生存及活命，就难以离开一个狠字，你不吃人人便吃你。我无意刺伤你，在当初，你可曾预料到无边湖的那个角色会以这种下流手段对付你？在你心目中，一定还以为他会堂堂正正地与你展开一场决斗呢，是么？”周云长长叹了口气，垂首无语，秋离伸手抚摸着坐骑的鬃毛，缓缓地道：“不要难过，更须面对现实，要知道，对好人，要去扶持他，维护他；对恶人，当你明白不能感化他时宰掉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一时的姑息，将会惹来无穷后患，遗祸千年”茫茫凝视远处的夜色，周云低哑地道：“此去何处？秋兄双目微紧，秋离一笑道：“天山。”“天山！”周云全身一震，脱口叫了出来。

友善地望着他，秋离诚挚地道：“早晚也得去的，不是么？那是你身上的一个结，一把刀，一场恶梦！”

## 第九章 莽莽云山

大漠的气息掺合着牛羊特有的腥膻味飘散在灰苍苍的天之下，而原野的水草便应和着牧者的角鸣声微微迎风摇晃，有高大的马匹在地平线上驰骋，鞍背上坐着的全是些头戴铜片的小圆帽穿着的边塞牧民。

绵延的天山山脉高耸入云，一直向灰茫的极处伸展而去，不见边缘，探不着尽头，仰首攀注，连群峰也全隐迷入漫的云雾里，隔得那么遥远，那么空渺，那山顶，似是另一世界的另一片仙土。

显著的是气候。就这一个多月、两个月不到的时间，秋与周云象是奔脱了酷热而迫向寒冷，就那么快的，一身单已保不住温暖，而需要再在外衫内加上一件夹袍才行了。

现在，他们已到了天山广阔的山麓，这些个日子来，也真谓劳苦奔波，餐风饮露了。

两张面孔都染满了风尘，脸上的线条刻划出疲乏与倦怠烙印，勒住了马，他们默默地，却神往地向眼前的景色凝低缓地，秋离道：“边疆风光，果然不同凡响，老友，你十分熟悉。”苦涩地一笑，周云道：“这象一场充满了甜密与悲凉的梦境……往日的生活情趣宛如就在眼前，但是，我知道却已永远不能重温了……”用食指擦了擦黑衣上的雪亮铜扣，秋离深沉地道：“此等生活便是不能重温亦罢，那些时光没有什么可以追恋的，一群无义的同门，一个昏庸的师父，加上那意志不坚的女人，融合起来，只是一段僵混的日子而已，是正应庆幸早些脱离苦海。”面罩后的目光是一片凄黯，周云悠沉地道：“但是，师恩总如海，伊人难忘情……”哼了一声，秋离怒道：“狗屁的师恩如海，你那师妹更不是东西，还有什么难忘之情？老友，你身为昂藏男子汉，记住做起事来更要象个男人，不应婆婆妈妈，拖泥带水。”垂下头去，周云伤感地道：“纵使今天我落得这种下场，我仍无法怨恨他们太深，我明白我只是个倩与法的牺牲者，但是，我尽量解释做这是我的命运欠佳……”“秋离上挑的眼角倏竖，煞气毕露地道：“老友，人力可以与天抗衡，豪气能凌云入霄，说什么命运欠佳？如果不是你那混帐师父硬逼你下天山，如果不是你师妹难抗诱惑，如果不是那无边湖的杂碎暗算于你，今天你会落得这般凄惨么？”一扬头，他又愤怒地道：“我秋离自幼孤苦伶仃，受尽欺凌，凭的是一颗头颅满腔热血，持的是忠义于心双肩承信，以不屈不挠之志，不畏不惧之胆，在刀山剑林中闯得今日的地位，我自来恩怨分明，毫不苟且，人赐我恩我倾力还报，人予我仇我百倍索复，没有任何含混，你与我结交，我也希望你象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别做那一干锥子也扎不出一滴血来的绵羊！”双目含泪，周云激动叫：“秋兄……”秋离狂悖地道：“天山近在眼前，你自然百感交集，临乡胆怯，但你不可忘记你所受的羞辱，委屈，体被毁的幸福，前程，都是谁赐给你的？是谁谋夺你的？寻出仇恨恩怨的根源，清报偿！”周云哀伤地道：“来到天山脚下，秋兄，我心中惶乱无主，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办，这些血淋淋的仇怨……你叫我怎能向门索取？”双目一寒，秋离冷森森地道：“俗语云：你非只因强出头，但我既然答允你管了，我便贯彻到底，

你不忍下手，我来，所有后果，让我鬼手一人承当！”周云焦惶地道：“但是，秋兄……”一摆手，秋离道：“不要再说了，中原双绝剑是你的第二恩师，连他们也畏首畏尾，不敢出头管这件事，鸣这件事不平，那么，我秋离便一个人来，天下的正义需要伸张，冤屈必须洗雪，这恶人，我做了！”急得全身哆嗦，周云慌忙道：“秋兄，你千万不要错怪了我的两位恩师，他们老人家尚不知道我已落得今日模样，他们一直还以为我仍是在雾山……”面色微见缓和，秋离道：“此言可真？”周云连连点头道：“我怎会欺骗你？”以祈求的目光望着秋离，周云又低切地道：“秋兄。登临天山之后，我只想找那陷害我的人一决生死，别的，我便罢了，我不愿多染血腥，也不能，也不忍……”秋离沉默了一下，冷冷地道：“你那负情的师妹呢？”周云痛苦地道：“既曾爱她，又怎能伤她？”有一抹嘲弄的冷笑浮在秋离唇角，他又道：“你那情理不分的掌门师父呢？”垂下头来，周云低哑地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重重地一哼，秋离怒道：“你那些蛇鼠一窝，缩着狗头不敢仗义执言的同门师兄弟呢？”咬咬牙，周云微弱地道：“同门皆如手足……手足怎好相残？”“呸”了一声，秋离道：“妇人之仁，真是个妇人之仁！”吞着声，周云讷讷地道：“秋兄，你要恕我情非得已”秋离冷竣地道：“我只是为你一口气咽不下！”长叹一声，周云道：“只要元凶罪魁能杀之雪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目光注视着灰黯的天际，秋离沉着面孔，冷冷地道：“眼前，那无边湖的小子已成为你师妹的夫婿，又是你掌门师父的恩人，他们容你向他报复？”微微一怔，周云低声道：“只要我说明原委，剖析根由，我相信他们也会不耻那厮的为人，同意由我与自行了断！”秋离淡淡一笑，道：“如果那小子不承认呢？你可有见证？可有根据？在此情此景之下，只怕他们是信他不信你了！”呆了呆，周云激昂地道：“但我说的全是实情，全是千真万确的事，他们不能不顾公理，不伸正义，甚至……甚至我可以脱下面罩给他们看……”斜瞅着周云，秋离冷漠地道：“什么叫公理？什么叫正义？在今日的天下，阴诡早已淹没了公理，邪恶早已吞噬了正义，没有实际力量的支撑，公理与正义是空谈！”顿了顿，他又阴沉沉地道：“周兄，那人如今与天山派的关系，比诸你，要来得密切！”怔怔地愣了一阵，周云悲凉而失望地道：“这样说来……以理相争是无望的了？”以悲悯的眼光望着他，秋离缓缓地道：“我的推测是如此……”喃喃地，周云道：“不会有错吗？”无声地叹了口气，秋离道：“但愿有错？”停了片刻，秋离又缓和地道：“老友，你要明白我，我是个酷爱生命与留恋人间的江湖客，我尝够了血腥，历尽了搏杀，并不喜欢干戈，我看见多少生命的终结，我体会出多少那种无奈的哀凉，我同情他们，相反，我也知道那临去的目光中怀有的依依。但环境逼我，情势迫我，要生存，要卫道，要做一个仰俯不愧于天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却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干着这种令自己也厌恶了的事情……”伸手指着秋离的手，周云诚挚而理解地道：“我知道你，秋兄……”

舔舔嘴唇，秋离道：“上天山，要来的总免不了，你心里，应该先有个准备，到了时候不致于失措。反正，咱们走一步算一步吧，如果你一切坚持，我也由你，这总是你的事。但你须记着，该忍的要忍是超人，不该忍的也要忍，就是废人了！”沉重地点点头，周云低哑地道：“我会记着。”秋离反手拍拍他的肩头，道：“由哪里上山？”略一犹豫，周云道：“我想，从‘雪池道’上去，那里是登临天山的正路。”想了想，秋离低声道：“你是被逐出门墙的天山弟子，又曾另投别师，从天山的大道上去，他们会放行么？”苦笑

一声，周云伤感地道：“我好言相讲，他们总也该多：少念在同门之谊上，不能太不近情理……”秋离含蓄地一笑，意味深长地道：“若是这些混帐稍懂得：一点情理，他们便不会逐你出天山，更不会一个一个缩着脑：袋装聋作哑，任你含冤负屈……”周云仰望天际，而天空堆聚的灰云似在无声叹息，他低低地道：“掌门决定之事，没有人可以改变，我那些师兄弟在派中分量不够，他们自然不敢表示什么……”冷冷一笑，秋离道：“但是，他们至少该发出不平之鸣，没有身分，却该有胆量及正义！”搓搓手，周云词穷了，他干涩地笑着道：“他们都不是你，然而，他们拿不出你的豪气与胆魄来，秋兄，我常想，如果：能早日识你，情形必然大为改观……”傲然一笑，秋离道：“非我姓秋的骄狂，此言诚属不虚！”顿了顿，他一拍手，道：“现在，我们上天山！”周云小心地道：“从正路抑是小径？”秋离豪迈地道：“自雪池道正门而入！”点点头，周云低细地道：“谢谢你替我留下一点面子……”秋离尊重地道：“你方才说的对，我们要堂堂皇皇地登临：天山，而非鬼鬼崇崇，不论他天山是什么龙潭虎穴！”说到这里，秋离挥手道：“马前引路！”于是，周云策马奔出，秋离跨下的黄骠子紧紧跟随，现在是下午，隔着黄昏，也没有多久了。

地下的土质含有大量的砂砾，十分干燥，偶尔一阵风吹来，便拂起了漫天的砂幕，迷迷蒙蒙的，自这层飞舞的砂幕中望出去，远近的景色就越显得沧凉悲黯，令人感到前程茫茫了。

将脖子上着的黑色汗巾拉了起来蒙住口鼻，秋离冷漠森，酷的眸子里有着一片凄蒙蒙的雾影，他低沉地吁了口气，微微加速了马儿的奔速，与周云并肩而驰，语声里带着些儿伤感地道：“老友，这疆睡景色可是悲凉……”周云似有所思，秋离讲话，他才如梦初觉，嗓子有些暗哑地道：“是的……但却雄壮豪迈……”秋离颌首道：“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因其地处于北方，土地贫脊，气候严寒，且高山峻岭延绵不绝，流水浩滔奔放，一般老民们自祖宗传下来便天生有一种淳朴留实，坚毅不拔的耐劳卓越精神，而民风悍强尚侠义，是而每在动荡的年岁里，就会发生一些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这些，除了与留延的传统有关之外，当地的地势气候也多少有些影响不知为何会提到这些，周云怔怔地瞧着秋离，秋离一笑，接着道：“天山地处疆睡，风光悲壮，景色豪放，而天苍苍，野茫茫，一眼万里，辽阔无垠，按说，常神会于此种景色之内，原该陶冶于豪放壮烈之气韵中才是，但贵派上下，却似乎没有几个够得上这等材料，所以我十分纳罕。”周云苦涩地笑了一声，道：“说得有理……但是，讲义气谈豪迈，却也得注意脖子上是否有把钢刀在架着……”：深沉地一笑，秋离道：“若是畏惧权势暴力，也就谈不上么仁义了。”周云沉默没有再答腔，双骑奔行，蹄声起落不息，那单调而脆实的声音一下一下传了出去，又似是一下一下踏在人们的心上，金灰色的砂土翻扬着，而目的地，便一点点地近了。

侧过头，秋离道：“还要多久可达？”望望天色，周云低沉地道：“马行甚速，若不耽搁，天暮是该到山脚下了。”秋离顿首道：“那么，我们快赶一程！”在原野上驰骋着，而大地逐渐涌起了一片灰苍苍的朦胧，这片朦胧便无尽绝地，绵绵自四面八方落了下来，风起了，打着唿哨子在响，天山山麓也就那么威吓吓地，浩浩地近了上来。

周云稍稍提高了嗓子道：“在登山之前，可要先打个尖？”秋离笑道：“自然，理应饱餐战饭！”面罩后的眸子浮现一丝忧虑之色，周云道：“千祈

秋兄忍耐。”秋离一笑道：“如果你能忍，当然我也能。但是，你须记着此行乃是复仇雪耻，并非去委曲求全！”轻点头，周云道：“我只要手刃那畜生……”眉梢子一场，秋离带着几分自嘲地笑道：“再说一遍，你乃是去杀你天山派的娇客，你师妹的夫婿。”怔了怔，周云长长叹息：“我者是忘了这层渊源……”顿了一下，他又道：“如若惹翻了掌门师父！秋兄，只怕我们讨不了好……”傲然大笑，秋离道：“你便看能否讨好，老实说，闯荡江湖十年以远，我秋离自来便是以少搏多，以寡敌众，刀山剑林上得多了，大风大浪也经得不少，眼中看的，鼻子嗅的，全是一片浓稠稠的血腥。老友；天山派是武林中七大门派之一，但任他铜墙铁壁，高手如云，我秋离也将以一条性命，满腔豪气与他们搏斗到底。”周云尚待再说什么，秋离已用手一指掩在山脚阴影下的几点黄晕灯火，平静而迅速地道：“山下有灯火，可就是你方才说过所要打尖之处？”周云心中微叹，道：“正是，那叫‘天荡村’。”秋离笑道：“走，咱们便去荡他一荡吧。”两匹铁马泼风似的奔向灯火之处，约摸盏茶工夫，八只铁蹄已飞扬在这片村子里的道路间了。

周云熟悉地，却又伤感与怅惘地频朝两侧的屋舍景致注视着，在晕昏摇动的灯火里，在暗沉沉的阴影下，他的眼中流露出无限的依恋，无限的犹豫，更加上说说不出的迷茫。

秋离仰首望向天山。天山耸立着，有如一尊巨大的石像，但这石像却是雄伟与深阔的，不规则与不成形的，有一种欲要凌空压下来的威势！勒住了马儿的奔速，周云低声道：“秋兄，这里没有酒店客舍，我们只能暂时找一处民房打尖歇息……”秋离正要回答什么，却敏感地转回头去，后面，自他们来的路上，正有漫天的灰砂涌起，而阵阵的马蹄声，正象远天响起的闷雷，贴着地面卷了过来。

有些迷惑地眨眨眼，周云喃喃地道：“总有数十骑，这是些什么人呢？”舔舔嘴唇，秋离道：“该不是你们天山派在招亲吧？”周云哭笑不得地道：“秋兄，你真有兴致，在这等节骨眼上……”哧哧一笑，秋离道：“若象你老兄整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还成哪？人嘛，活着就得有点乐趣才行，现在……”他一歪嘴道：“我们且到一旁躲过这些大爷。”片刻之后，来路上果然已有约近四十余骑狂奔而到，杂乱的蹄声与马嘶，引得这荒村里的庄稼人纷纷探头出来张望。这批骑士全是清一色的鹅黄色长衫，头扎鹅黄丝巾，胯下的坐骑，亦是同一毛色的纯黑骏马，黄色的巾衫飘扬，黑色的马匹奔掠，神态之间，有一股说不出的傲辣与悍野之气！

来骑为首之人，是一个看第一眼便会令人水难忘怀的中年武士，他的眉毛浓恶而黝黑，双目尖锐如鹰，隆鼻，嘴唇削薄如刃，生着络腮胡子，却刮得干净，留下一片青葱葱的胡楂子，顾盼之间，形色威猛如鹰！

这中年武士的左右，有七名形态各异的人物紧紧跟随，一个是位白髯垂胸，相貌清奇的老者；一个是年约三旬，头戴红绒小圆帽，身穿猩红长袍的俊俏人物；另一个是全身的黄巾黄衫之外加上一条虎皮束巾头带的粗犷大汉。这粗犷大汉之旁，是一位驼背仁兄，驼背仁兄生着一张风干橘皮又生满了疙瘩的丑脸，一双眸子却精芒四射；其他二人，是两个胖大汉，都是一张圆圆脸，一双细眯眼，大嘴巴，看去和气而友善；七人中的最后一个，却是顶着个大脑袋；秃顶、满脸红斑的奇丑怪人，这怪人双目如线，贸然一见，象是已有三天三夜未曾睡好……

周云与这些黄衣骑士打了个照面，不禁满头雾水，疑惑地放低了声音

道：“秋兄，这些人显然都是黑道中有帮派的角色，他们突然大批来到天山脚下，会象征着什么意义呢？”在江湖里滚了这多年，秋离是见多识广了，他毫无内涵地一笑，冷沉沉地道：“这都是‘黄衫会’的朋友，带头那一位，便是黄衫会的魁首‘蛇矛断命’于德寿！”“黄衫会？”周云闻言之下，惊愕地低叫了起来。

秋离淡淡地道：“不错，北六省的绿林第一帮！”近四十余骑在此刻已缓了下来，他们象是也待在此处停留打尖。现在，那为首的中年武士，晤，蛇矛断命于德寿已目光炯利地注意到路旁的秋离与周云二人！

微微有些紧张，周云压低了嗓门道：“秋兄，姓于的已注意我们了……”秋离平淡地一笑，道：“怕他啃了咱们？”就接在他的语尾之后，于德寿已策马向前走了两步，用手上一条精致的黑皮缕花又镶着金柄的马鞭指了指周云，声音铿锵有如金铁交击……

“你，知道往天山的雪池道可是这条路么？”于德寿的语声里充满了狂傲与悍野的意味，好似根本便不把那被问的人当个“人”看，尤其是他那双隼利如刃的眼睛，更是冷峻得没有一丝情感！周云窘了窘，不悦地道：“你没有来过这里吗？”

叱了一声，那个满脸红斑的秃顶怪人形色暴厉地瞄着周云，阴沉地道：“小子，你知道你是在对谁说话？嘴巴放干净点你吃不了亏。”一侧，秋离懒洋洋地接上了口：“别那么凶，人家又不象你吃的是你头儿的粮，用不着象孙子一样当你们的差，有什么话问我吧，我知道可也不算少。”斑脸怪人瞅着秋离，忽然笑了起来：“好一张水葱似的脸盘儿，好一股火辣辣的江湖味，o 一听这说话，就知道你也是个大混……”他微微侧脸，却转得十分恭谨地道：“瓢把子，可否将他摆平于此？盘盘根由？”于德寿摇摇头，道：“这种小角色岂值一斗？我们还有正事要办，现在，就问问你这位毛遂自荐的小子吧，方才我的问题由你回答。”秋离舔舔嘴唇，道：“回答什么？”浓眉微剔，于德寿语气已有些生硬：“天山雪池道可是由此过去？”秋离奇异地笑笑，道：“我也是初次来此，而且与各位只是前后脚之分，我又怎么知道往天山的雪池道是否经过这里？”

斑脸怪人尖叫一声，吼道：“小子，你卖弄什么花巧？爷们是吃这一套的？”

嘻嘻一笑，秋离道：“不吃这一套何苦来问我？怎么，是羡慕我这一张水葱似的美脸盘么？抑是因为你自己已生得不太雅而吃醋？”

斑脸怪人气得一张丑恶可怖的面孔变了形，那一块块大、小不同的红斑也泛着紫亮亮的红芒，他一拂宽大的黄袖，咽着一肚子火爆之气，咬着牙道：“小子，’报名。”秋离安详地道：“你待如何？”大吼一声，斑脸怪人厉声道：“我要分你的尸，挫你的骨。”秋离口中“啧”了两声，笑着道：“你倒狠得紧哩，只怕你没有那个能耐！”马上的于德寿神色倏沉，低叱道：“训他！”斑脸怪人如奉圣旨，身影微晃，六片掌影，已劈头盖脸地扇向秋离面颊，同一时间，在他双袖中亦有两溜极细的银丝暴射而出，攻势强悍得凌厉无匹，更有着难以言喻的诡异之气！身体端坐马上不动，秋离左手一平倏斜，右手食指倏弹候缩，六片掌影在他这招“鬼在哭”中已灭于无形，而综综两声轻响清晰传出，两杖细长如针的暗器已无声无息地坠落尘埃！

暴然大笑，于德寿探手阻止了正待再斗的斑脸怪人，他目注着秋离，象在端详一件稀世奇珍似的看了很久，赞扬地道：“普天之下，能如此简易

破解‘斑豹’崔广这手‘六顺双蛰’把式的还真没有多少，不过……”于德寿又大笑道：“鬼手秋离自是不在话下。”秋离微微拱手，道：“于瓢把子过誉了。”号称斑豹的斑脸怪人沉着面孔，重重地哼了一声，秋离笑笑，有气无力地一眨眼道：“别生气，江湖人见了面，不管是敌是友总得有些见面礼，咱们吃哪行说哪行，练把式的互相印证几招把式不也彼此有益么？”

于德寿尖利的目光一转，他笑着道：“于某人早就应该看出来是秋兄你，试想，浩浩武林之中，还有谁有这份狂放高傲以及诙谐？秋兄这般子劲是独家招牌，任谁也没得这等神气法儿，尤其是，哈哈，秋兄这份长相，更是俊得令人着迷呢……”秋离古怪地笑了起来，道：“于瓢把子如此夸誉抬爱于我，莫不成瓢把子的掌珠已到及笄之年了？”于德寿嘴唇僵硬地一句，随即大笑道：“好说，好说。”一抹额上的汗，秋离道：“黄衫会在瓢把子亲率之下，不远万里而来，必与天山派有着瓜葛，姓秋的便不打扰了，咱们两便。”

于德寿又干笑两声，却并没有走开，他稍微犹豫地将目光四扫，神色中，流露出一股特别阴鸷深沉的意味来……

秋离也是出了名的难惹难缠，反应之迅捷，神思之诡巧，在武林中任谁来也禁不住心惊胆颤，六神不安，于德寿的老奸巨猾他如何看不出？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他道：“还有什么指教么？”于德寿目光落在他右手无名指的那枚硕大六角形似是玉质的指环上，转动着指环，笑着道：“秋兄，敢问你也是要上天山么？”秋离诡秘地眨眨眼，道：“还不一定。”打了个哈哈，于德寿又道：“可是天山派有人邀请于你？”秋离摇摇头道：“没有，我与他们素无交往，亦不相识！”于德寿长长“哦”了一声，秋离晓得，在对方这长长的“哦”声里，姓于的又准是在迅速转着脑筋了。秋离笑着，果然，于德寿策骑靠近了一点，压低了嗓门，有些神秘地道：“秋兄定然知道天山派的‘玉麒麟’出土之事？”秋离心中一愣，表面上却讳莫如深地道：“这又如何？”，如刃的目光一闪，于德寿无声地笑道：“于某不得不佩服秋兄消息之灵光，秋兄，可愿略微耽搁与于某寻个地方谈上一谈？”淡淡一笑，秋离道：“谈什么内容？”于德寿嘿嘿一笑，道：“自然是你我互相协助，携手合作之事，秋兄威名震慑天下，而我于某人也可勉配一角，只要你我联成一气，天山派再是刁蛮。也无计可施了！”略一沉吟，秋离转首望向周云，周云却没有表示。吁了口气，秋离右手将缰绳缠在指头上玩弄着，缓缓地道：“什么条件？”于德寿忙道：“此处非谈话之所，秋兄，可愿赏脸由于某人敬杯水酒？也可就此事从长计议一番。”秋离微微点头，道：“秋某便叨扰了。”威凛凛的目光中浮起一股喜色，于德寿朗一旁的斑豹崔广道：“崔老大，你交待‘三十卫’蓝头领带人去找一处可以歇足打尖之地，记着地方于定要够宽敞，多给赏银！”斑豹崔广答应一声，又恶狠狠地瞪了秋离一眼，然后策马转开，望着他的背影，秋离答道：“这一位，想便是当年曾经在苗蜗‘大流皮’单骑搏杀数千名‘乌纺苗’人，又于两河道上力破‘椰子匪’五百的贵会高手崔斑豹了？”于德寿得意地一笑，道：“秋兄对敕会上下的经历倒是十分熟悉，真想不到……”秋离低沉地道：“江湖高手，赫赫雄威，秋离安能暮然不知？”客气了两句，于德寿目光投向侧旁一直默然无语的周云，秋离知道他的意思，淡淡地道：“这位是周云周兄。”于德寿在脑海里迅速回忆了一遍，却记不起周云的名字来，于是，他便不十分热切地拱拱手，道：“周兄请了！”

周云更是淡泊，他也拱拱手，道：“不敢。”秋离长长伸了个懒腰，有气无力地道：“瓢把子，怎么在来时路上未曾遇见各位？”于德寿慢声道：“我们是抄近道来的，那是一条干涸的河床，从地面上看过去不易察觉，也免得让天山派早得了消息去……”秋离沉默了，他在思忖着于德寿口中所谓的“玉麒麟”出土之事，这玉麒麟不知是啥玩意？更不晓得含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看情形，黄衫会对它异常重视，从于德寿亲自出马的形迹来推断，这件东西必然有其十分珍罕的价值，但是，于德寿是老狐狸了，他所说的话是否可靠，或者另有隐情，可就不得而知了。还有，若是真如于德寿所说，他既然晓得了这件玉麒麟出土之事，就难保别人不晓得，会不会有其他的武林人物怀有同样的心理前来插手？而这插手的方法是什么；硬夺呢抑是力争？讲理呢还是论势？要有怎样的条件才能分得到这一杯羹？还是依照江湖黑道上的规矩见者有份？这些，都是不能稍稍鲁莽与毛躁的。秋窝并非圣贤，不过，他却也决不去做违背良心，有悖仁义公理之事，江湖黑白两道都有相沿遗留的传统，这传统，便就是道上的规矩了。

这时——

一名赤脸虬髯，隆鼻方嘴的中年黄衣大汉已骑马奔来，他严谨地朝于德寿躬身道：“禀瓢把子，歇足之处已经觅得，地，方勉强宽敞，恭请瓢把子与二位贵客前往休憩。”于德寿“昭”了一声，向秋离笑道：“秋兄，且请移位？”秋离点头，与周云二人随着于德寿领先而去，那赤脸虬髯大汉在前引路，一行健骑通过这小村的唯一一条土路，片刻之间，已有转转一块旷地之旁。旷地后面，正有一幢围以疏篱，周植黄果树的宽大平屋，斑豹崔广与两名黄衣大汉当门侍立，屋子里面原来的主人，此刻却连一个也看不见了。下了马，一行人大步进入门内，一边走，于德寿边道“崔老大，都弄舒齐了。”崔广低声道：“此屋原主老老少少共有十一人，已经全部迁往后面的一间舍房去了，方才已为他们留下纹银一百两。”于德寿点着头，与秋离等人踏入屋内。这是一间厅堂似的正房，摆设得极为简单，一张白木大圆桌，十张铺着兽皮的粗糙椅子，一个半大土坑紧接着屋角，房子全为硕大的方褐石块所砌造，看上去虽然空荡却十分整洁。

长长吁了口气，于德寿亲自拉开两把椅子请秋离及周云坐下，然后，他朝他的手下们挥挥手，自己舒适着，如释重负地也坐下来，他活动了一下双臂，伸展开两腿，安逸地道：“柴成，交待他们摆上酒菜来。”一名肃立于侧的黄衣大汉答应一声，匆匆转身行去。这时，崔广等七个人已纷纷落坐，但却没有一个人开口，每一张面孔也是冷沉沉的，木然毫无表情。

如鹰的眼睛微磕，于德寿开始逐一为秋离与周云引见，他一指那位白髯老者道：“二位兄台，黄衫会有个‘慈面辣心’公孙劲竹二位可听过？”

秋离心中微微一震，面孔上浅笑依然，周云掩在面罩后的目光却明显地大大跳闪了一下。先时，秋离已猜到这位白髯垂胸，容貌古仆的老人可能便是那久负凶名的慈面辣心，但他却不敢判定。如今果然是他，怎不令秋离更加深了几分警惕？这慈面辣心公孙劲竹，是武林中公认的“五大凶人”之一，闻说他尝婴肝，喜人胆；更爱食未嫁闺女的乳头，而此所擅之采阴补阳之术更为精滋恶毒，传言他能在一夜之间使十七名强健妇人变为枯稿干尸！但是，此人在武林中横行了这多年岁，却甚少有人能制裁他。其一是他素来行踪不定，来去无踪，再者，他本身的一身武功亦早已达超凡入圣之境；他的“九红飞锤”与一把“寒月剑”再加上一种特异的“绵力”，已使多少

江湖好汉残命丧胆，闻之色变，何况，如今他又侧身于威名赫赫的黄衫会中呢？这越发如虎添翼，奈何他不得了！

于德寿察颜观色，裂嘴笑道：“公孙兄为本会‘黄风’堂堂主，他加盟会中，对于某人帮助甚大，称得上是劳苦功高哩……”坐在于德寿身边的公孙劲竹含笑微微领首，那模样清雅而雍容，活似一位饱读诗书的高人儒士。’：

于德寿指指那位头戴红绒圆帽的俊俏人物道：“‘落星一剑’朗子明……”又一指头上加束一条虎皮头带的粗悍大汉道：“这位是‘旋红浆’姜彪。”秋离笑着——一见过，于德寿目注那对坐的驼背大汉，笑道：“‘迫魂无影’冉谦。”现在，那两个胖大汉子在咧唇向秋离古怪地笑着，于德寿抿抿唇，抚着下巴，慢吞吞地道：“这两位心宽体胖，相貌绝似的老兄弟，是——”；秋离哧哧一笑，接着道：“是‘幻魔双心’杨咎、杨申二位，他们是孪生兄弟，分别只在喉头的一颗小毛痣上，杨咎杨老兄便生着这颧褐黑色的小毛病，他是兄长，而二位的风云事迹秋某亦早有耳闻，譬如说……”笑了笑，他接着道：“在长安，他二位曾杀得前往‘艳芳楼’逮捕他们归案的‘六扉门’鹰爪百人尸横遍地，连长安鼎鼎有名的总捕头儿‘铁笔银刀’也送了老命，于山河道上，他们二位双双拦截‘永安镖局’的暗镖，永安镖局的一流镖十一人，全数丧命，大镖头‘翻云剑客’焦成富也成了残废。那笔暗镖，啧啧，可真是不算少，缀着多角油钻的翠凤凰听说就有二十对，另外，‘血痕玉’也有整整三小箱，是么？”幻魔双心的老大杨咎呵呵笑道：“对，完全对，不客气地说，秋兄的确是目能通天，耳能透壁，不客气地说，有两套！”他那长得酷肖的老弟杨申也嘻嘻笑道：“鬼手威名，果然不同凡响，人又生得洒脱，不客气地说，呢，是个大大的人物！”秋离抱拳一笑道：“过誉了，太过誉了，不客气地说，秋某实在平凡得很。”门外，三名黄衣大汉鱼贯而入，将一盘盘的菜肴摆在桌上，菜色鲜美，香味扑鼻，还冒着热气，看情形，他们这次出来，还带着不少玩意哩。’：于德寿狂做地笑道：“好了，崔老大秋兄已经识得，无庸再做引见，来来来，我们先喝一大杯，再纵谈未来。菜么，全是卤味，只是借着民家的炉灶热了一热，洒却是好酒，是我们自酿的‘英雄血’！”接着他的语尾，一名黄衣大汉双手擎起一把银质酒壶倾于秋离面前缘着金边的白玉杯里。酒液是嫣红的，厚而醇，酒香凜然，尚未入口，光是目见鼻嗅，已是够人微醺的了。

各入的酒杯都注满了，于德寿举起杯来道：“来，我们一同干了。”十杯英雄血倾入十张嘴巴，又火辣辣地流入肚中，周云用袖子遮着口鼻干尽，目光平静地垂注于桌面，似有所思。’于德寿看了周去一眼，又转朝秋离道：“秋兄，现在，让我们商谈这件玉麒麟出土的大事……”微微一笑，秋离道：“愿闻其详，我相信商讨的结果对我们都不会吃亏，是么？”于德寿哈哈大笑道：“当然，这个当然！”古怪笑笑，秋离拿起面前那只精致而名贵的酒杯扬了扬，于是，侧立着的那个黄衣大汉急忙再为他杯中注满了酒。

浅吸了一口，秋离舔着嘴唇，连声“恩”着道：“不错，好酒，确是好酒，叫‘英雄血’？”于德寿顿首佯笑道：“是的，秋兄若是觉得适口，在事完之后，于某人即遣专差为秋离送上十大坛这等‘英雄血’至府上……”轻轻转动着酒杯，秋离懒洋洋地道：“事若不完，瓢把子就不道了，是吧？”。

怔了怔，于德寿微窘地呵呵笑道：“说笑了，秋兄在说笑了，区区十坛水酒。又算得什么珍罕之物？秋兄真是喜爱，于某人每月可派人专程奉上……”秋离又大口饮下去半杯，他平静地道：“好吧，现在我们开始商讨

此事，瓢把子，阁下先说。”于德寿闭上眼睛，似在整理着他的思绪，准备如何出口，半晌，他睁开眼，低沉地道：“那只玉麒麟，闻说长有二尺，高约半尺，通体全为星泽玉所雕就，麟角是白犀角镶嵌上去，麟眼乃是一对焰钻，这只是它表面上的名贵珍罕之处，其中含有更奇妙好处，于某人相信便是不说，秋兄也多少明白一些端倪……”秋离深沉地笑了，心里却在骂：“明白你个大头鬼……”停了停，于德寿又道：“玉麒麟旗中的一株‘丹参’已经成形，这丹参的功用秋兄一定晓得，这玩意是倾城顿国也买不到手的。人生百年，说不定连看也难看上一道，这次出土，我们抓着了那桩道理，说什么也不能平白放过！”唇角撇了撇，秋离故意装得心中有数地道：“只怕瓢把子所说的那桩理由不够充分，天山派未见得会买帐……”狞悍地一笑，于德寿道：“贪婪之心人皆有之，这却由不得他买不买帐，一百七十年前，天山第二代祖师‘一觉子’与中原绿林大盟主‘金戈银狗’席百忍两人共同冒历万险，受尽艰苦，才将这尊玉麒麟得到手中。那时，他们两个已经察觉这株丹参已在其腹内萌芽，而这种奇珍贵物，非得日受雕成玉麒麟的‘星泽玉’之灵气滋润不可，否则便不能长成。这玉麒麟尚不能置于泥土之上，必须深埋土中由地阴寒气慢慢浸澈，合‘星泽玉’之凉润功效，方能使丹参成形，变为神异无匹之人间至宝……”秋离淡淡地道：“我知道这东西禀性奇寒……”于了一大口酒，于德寿点头道：“不错，当初一觉于这老家伙与席百忍两人总算还有一点良心，他们没有平分这尊玉麒麟，却互相约好在出土之日由双方的后人前来掘取；这两人的学识丰博，见闻精辟，他们计算这株丹参成形出土的时间，竟是十分准确，前后只差了五天不到……”摆出一副不十分感到兴趣的模样，秋离有气无力地道：“这些我都知道，目前天山派是当然的得主之一。但是，可惜瓢把子与秋某皆不是老席的后人，是而我以为这理由不太充分……”狂妄地大笑着，于德寿洪声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传新人换旧人，昔日南北武林大盟主的体制早已烟消云散，瓦解溃散，还到哪里去找席百忍的后人去？如今么，于某人身为六省绿林魁首，于某自量，也应该可以撑得起席百忍当年的架势了！”笑吟吟地瞧着对方，秋离道：“瓢把子的意思是说，瓢把子已经可以承受老席当年的衣钵？可以名正言顺地号称中原绿林盟主了？”于德寿神色变为肃穆，他沉凝地道：“在秋兄面前不敢自夸，在别人面前，我于德寿当之无愧！”秋离双手搓了搓，笑道：“我鬼手好大的脸盘哪……”于德寿忙道：“秋兄威名，于某人仰已久……”摆摆手，秋离道：“约莫瓢把子也晓得我姓秋的爱戴高帽子，客气啦，现在，瓢把子就想以老席的继承者身分前往分一杯羹？”于德寿正色道：“不错。”秋离豁然大笑道：“那么，当年老席一觉子便没有立信的证物么？”浓眉猛掀，于德寿宏烈地道：“力量就是证物，不管这两块老东西当年有没有证物，他们没有本事便拿不去玉麒麟！”一点头，秋离道：“好，但瓢把子是以老席的继承者身分前往取宝，自是有理可言，在下我呢？我又是凭了什么？”笑了笑，秋离又道：“光靠在下我这一张嘴与一把瘦骨头只怕是不成的吧？”于德寿狂笑道：“秋兄不凭别的，只凭你鬼手之名即可！”又浅吸了一口酒，舔舔嘴唇，秋离淡淡地道：“那玉麒麟敢情是一分为三？”大大地摇头，于德寿道：“不，一分为二！”“一分为二？”秋离诧异地道，“便算瓢把子一份吧；加上天山派一份，姓秋的我不得了白忙活啦？”哈哈一笑，于德寿双目精光暴射，他大声道：“人言鬼手秋离心黑手辣，做事果断刚毅，今日却怎的如此粘缠起来？秋兄，你想想，你我既然联手，天山派还拿个鸟

的一份？”又用指轻拭衣襟上的铜扣，秋离吁了口气道：“瓢把子，你倒真叫狠！”于德寿粗犷地道：“梁上非君子，无毒；怎能称大丈夫？”朗桌沿一靠，秋离冷沉地道：“如何分法？”于德寿稍稍压低了嗓音道：“玉麒麟算一份，玉麒麟腹内的成形丹参又算一份！”略一沉吟，秋离道：“瓢把子要哪一份？”奸猾地一笑，于镠寿道：“秋兄想要哪一份？”秋离缓缓地道：“丹参。”于镠寿似是猜到秋离会有这一说，他十分爽脆地道：“好，于某人便要玉麒麟！”秋离目注着他，深深地道：“不得反悔？”用力顿首，于镠寿道：“当然，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哧哧笑了，秋离道：“但愿你我都是君子。”于镠寿阴沉地咧着嘴巴“呕”了两声，吁着气道：“于某人自是信得过秋兄。”姆指与中指弹出“啪”的一记脆响，秋离道：“如此，交易成了！”

于德寿高兴地举起酒杯，呵呵笑道：“于某多谢秋兄相助之情，来，先敬秋兄一杯！”眉梢子扬了扬，秋离举杯，一仰脖子全干了，于镠寿也大笑着将杯中酒一股脑儿倾入嘴里。望着那些殷红的液体，秋离有所感触地道：“瓢把子……”于德寿一舔嘴唇，道：“如何？”略一沉吟，秋离道：“天山派能人众多，高手辈出，他们的虚实你可曾探听清楚？以吾等目前人手能否应付得了？”粗犷地笑了一阵，于德寿道：“老实说，天山派除了掌门‘九手银瞳’潘一志还算个角色之外，其他的，‘于某尚未放在眼中。”秋离眼角斜瞟了侧旁的周云一下，果然，周云的目光里已现露出明显的抗议与不悦。这是难免的，秋离知道，周云虽然和天山派在如今已处于对立地位，但却总是他学技出师之处，渊源可谓极为深厚。有人当着他的面吴落天山派，在他的感触上来说，自是一件十分不快之事。

含蓄地；笑，秋离侵吞吞地道：“话是说的不错，但瓢把子，咱们多少也应该防着一点，天山派是天下武林中的七大门派之一，他们得有今天，并非全凭侥幸，除了潘一志，别的人也并非全是些酒囊饭袋，你说是么？”于德寿勉强点了点头，道：“当然，呢，当然，小心驶得万年船……”秋离又道：“除了天山派本门的人，是否还会有别处的朋友帮着他们？这一点咱们也不能忽略，就象他们见着瓢把子之时；也会猜到瓢把子有在下我插上一手相同。”微微怔了怔，于德寿缓缓地道：“于某心想，不致于会有别处的人物帮着天山口巴？”秋离安祥地道：“不怕一万，只防万一。”于镠寿笑笑，道：“当然……”于是，秋离伸筷挟了一块熏鱼塞向嘴里，他咀嚼着，边道：“除了这些之外，咱们同时还得防着其他与咱们怀有同样企图的人在里面捣蛋，假若碰上了，瓢把子打算如何？”双目中精寒的光芒暴射，于德寿左手竖立，用力往下一比：“杀！”秋离哧哧一笑，道：“好，够劲，正合孤意！”此刻，“幻魔双心”中的老大杨咎笑道：“此次我方大举登临天山，更有秋兄鼎力相助，不客气地说，玉麒麟已似囊中之物，探手便可取得了……”他那长得似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老弟杨申也接着道：“哥哥说得不错，任他天山适逢其会，空获七大门派之一的虚名，只要咱们与秋兄联手合力，不客气地说，他们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一例；公孙劲竹抚髯一笑，意态洒脱地道：“天山派除了潘一志之外，其他比较有两手的就只有‘双道三俗’五位仁兄。那双道之一的‘铜冠客’白云子在十九年前曾与老夫试过一次，激斗了五百六十余招，呵呵，却输了老夫一掌，这白云子在天山派来说，也是个数一数二的人物，连他也不过尔尔，别的就更不用提了……”于德寿得意洋洋地笑道：“所以说，此番我方大举登临天山，任他们三头六臂，一个筋斗可以翻跳十万八千里，也蹦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一直没有开过口的“旋红桨”

姜彪粗豪地接口道：“瓢把子说得对，除了这个人之外，剩下的一些鸡零狗碎我姜彪约莫一个人就收拾啦……”“落星一剑”韩于明俊目一寒，冷冷地道：“姜彪；不可轻敌过甚……”顿了顿，他又道：“天山也是藏龙卧虎之处，且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我们且莫将算盘打得过于顺心！”姜彪不悦地哼了哼，道：“老韩就是这么温温吞吞，一点也不干脆，我就不相信，他天山派有什么移山倒海之能！”双目候睁，韩子明阴森地道：“记着一句话，骄兵必败！”缓缓放下酒杯，于德寿威严地道：“都不要再吵了，在贵客面前，你们也不伯失了风范？”秋离忙道：“不妨事，不妨事。”

韩子明拿起酒杯一饮而尽，沉默着不再作声，姜彪也一个劲地喝着闷酒，好似在和他们自酿的英雄血较上了劲。

忽然，于德寿若有所思地道：“秋兄……”秋离淡淡地道：“有何指教？”于德寿用手摸着下额，侵吞吞地道：“这次秋兄来在天山路上和于某人巧会，想秋兄也必有要事待办，且莫论秋兄这要办之事与天山是否有着牵连，于某人想问一句，秋兄对天山派的虚实大概多少也有点底子，不知能否赐告一二，也让大伙儿心里有数。”耸耸肩，秋离道：“天山派的实力如何，抱歉，我知道得甚至比各位还少，因此无可奉告。”神色微沉，于德寿干笑两声道：“然则秋兄便如此冒险么？”

秋离冷冷地道：“瓢把子又怎知秋某人一定是要上天山！更怎知道秋某人将与天山为敌？”窒了一窒，于德寿换了一副诚恳的面孔道：“秋兄，请秋兄万万不可误解于某人心意，你我既然联手合力，自是应该开诚布公，同舟共济，有什么说什么，如此才能了解敌我实力，操取胜券，否则你怀三分私，我藏两分隐，弄得貌合神离，到头来便宜了人家，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秋离沉沉地道：“这我明白，我姓秋已经答应与瓢把子合作，自然便不会拆你的台，拖你的腿，这一点，瓢把子尚要明察。”于德寿忙道：“秋兄放心，于某岂是这等多疑之人？”面孔上浮起一抹僵硬后的古怪笑意，秋离低沉地道：“好了，我想谈话该到此为止，明天的事情还多，咱们也需要早些就寝，好好将精神养足。”连连点着头，于德寿站了起来，打着哈哈，道：“秋兄还请早点休息，明朗上天山，有劳秋兄之处正多！……”秋离洒脱地拱拱手，道：“好说好说，我们是彼此彼此。”又干笑了一声，于德寿侧着道：“柴成，为周秋二位大哥引路。”叫柴成的黄衫大汉恭应一声，走在前面，引着秋离与周云自石边的一道小门走了出去。

穿过一条小小的过道，来到旁边的一间厢屋之前，柴成推开了沉重的白木门，门里还挂着一张厚厚的灰色棉帘，掀开帘子，这位生得豹头环眼的黄衫好汉躬着腰身，低沉地道：“二位大哥，里头请。”秋离笑着道谢，借周云进入房中。这间厢屋，除了一炕，一桌，四椅，就有一只泛黄的粗糙衣柜依墙而立，此外，任啥摆设也没有了。

伸了个懒腰，长长地打着哈欠，秋离一下子歪到床上，疲乏地道：“今天搞得连闭眼的时间都没有，可真累惨了……”周云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低沉地道：“这些人哪一个也难斗……”轻轻以指比唇，秋离大笑道：“来吧，老友你放松一下，好好睡上一觉，明早，你的罪就受得大了。”周云迷惑地道：“此言怎讲？”手指轻敲着炕沿，秋离放低了声音道：“师恩，旧情，同门谊，教里情，而这些渗揉着仇恨，必须用鲜血去洗雪，你说，那外在的与内里的痛苦可不很难令人承受么？”周云黯然而了，他转身暗哑地道：“是的，你说得对……这时间终将到来，我也期待了很久。但，既到眼前……我却不敢”

知应该如何去承担……”轻松地一笑，秋离懒洋洋地道：“一横心。一跺脚，脸皮一翻，万事都解决了……”苦笑一声，周云伤感地道：“你说的简单，我，我做起来却是不易……”秋离舔舔嘴唇，道：“那么，我来教你。”——

轻轻坐到炕沿的这一边，周云将他背后的“寿龟剑”摘下置于一侧，抚摸着脸鞘，他低低地道：“秋兄，你，呢，是否经常翻脸六亲不认？”豁然大笑起来，却又在笑声的尾韵里蓦地沉下面孔，秋离肃穆地道：“你错了，老友，我秋离最重伦常，最尊忠孝，最念旧情，最尚礼义，只是我恩怨分明，妒恶如仇，对那些卑鄙无耻，不仁不义之徒却毫不留情，与这些人谈纲纪，，述疏亲，和对牛弹琴没有两样！”顿了顿，他又冷沉地道：“因此待恶人凶徒，我从不保留自己的憎恨，他们待我，和待世人已是不够仁恕，我又怎能时他们仁恕。”周云叹了口气，道：“但情感……”哼了一声，秋离恨恨地道：“就是这东西害人，人不能没有情感，但情感若丰富到能以埋灭理智，这情感也就太过可：憎！”’。

面罩后的目光有些忧寂也有些悲悯，周云瞧着秋离，悠悠地道：“秋兄，你不要嘴硬，你，是个最懂得情感的人，是么？”身躯微微一震，秋离大笑几声，道：“你不要自做聪明，老友！”说到这里，秋离躺平身子，以双臂为枕，岔开了话题：“是了，你们天山派，老友，除了姓潘的掌门及那什么双道三俗之外，便没有别的能手了么？”沉默了片刻，周云低沉地道：“他们今天说的这几位，都是我天山的第一流高手，但他们却漏掉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秋离连忙侧着身子，小声道：“你说说看，还有什么三头六臂的人么？”：吁了口气，周云悄声道：“在天山的‘鬼王峰’，住着一位三师叔。这位三师叔非我中原之人，他是奔回的；名叫‘可札钦汉’，世居疆睡，如今已年逾六旬，三师叔个性极端怪异，他一个人独居于鬼王峰上，平素从不下来，除了派中有什么祭典或拜祖等大事之外，就是年节上他也从未与派里上下一起度过。我在天山直到被逐，共有十七八年，也仅仅。见过三师叔四五面而已，他老家长发似雪，双眉如银，两只眼睛开磕之间有如寒电，一双手臂又细又长，身材高瘦，一年四季只穿一袭豹皮齐膝短衣。昔日闻师父说，三师叔功力已达‘以意伏敌’的超绝之境了……”沉吟了一会，秋离道：“比你那掌门师父还强么？”点点头，周云道，“看当时师父的表情与口气，确是认为如此……曾听得四师叔，哦，就是白云子，他说过，三师叔在一次大雪纷飞的时候，独自拿了把酒壶到峰顶饮酒，一时高兴，将满口的酒液喷上空中十七丈，将正在飞行中的一群银雀完全击落地下，跌落的银雀，更似约好了似的摆成六角形图案……那种银雀是天山特产的一种适于酷寒中的生活的怪鸟，大小只如儿掌相同，飞起来却是又急又快，几乎可以追上北吹的风稍于，平时费尽方法都难得搞上一只，三师叔却一下子使用口中酒打下了那么多，这份功力，实在令人惊骇了。”

秋离轻轻扭动着指节没有回答，周云又接着道：“我还听七师叔说过，三师叔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心头烦闷，他一个人跑下山去，半路上窜出一批饿狼向他袭击，隔着尚有七。八丈远，三师叔连看也不看地斜绕向一旁奔去，但就在他到的同时，那群饿狼已一下子倒毙了一多半。事后七师叔他们去查看那些狼尸，每一头狼尸的额心中间都被透穿了一个小洞，小洞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整齐，宛似一个巧匠用锥子一下一下小心凿上去的，三师叔这份功力，手劲真算到了家了……”秋离淡淡地道：“这玩意叫‘大禅指’，十分厉害，你们天山什么名堂都有了。”想了想，他又道：“除了这位回回仁

兄，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角色？”周云沉思了一下，道：“还有一位瘦小枯干，生得一脸皱密的小老头，他不是天山派的人，身分很神秘，我只知道他与师父是多年的至交好友……”。

秋离道：“此人也住在天山？”周云点头道：“我记得他一住就是六七年，还没有离开的模样。师父对他一直是很尊重，日常时时与他品若奕棋，他的一双手，终年都用两只软牛皮手套套着。”秋离迷惑地道：“他既不是天山派的人，事隔多年，大概也早走了……”周云摇头道：“这却不敢断定。”舒动了一下身体，秋离道：“那么，他厉害在什么地方？”闭闭眼，周云慢慢地道：“我只看见一次，却是亲眼目睹，他在与师父相对谈笑的当儿，突然一跃而起，这一跃几达八丈，几乎剧看见他跃起，人已到了十五六丈之外，我连眼睛都来不及眨，他已回到原来的地方。在他一去一回的距离中间，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拳头大小的方形石块，我放眼瞧去，十五丈外原来竖立的一方高有五尺的大青石已经没有了，就这一刹，他已将那块青石切为一方方的小石块，更摆置得平平整整，这份快、急、狠、准，确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想象……”秋离点点头，道：“的确不得了，但愿这老小子早已下山滚蛋……”怔怔地望着秋离，周云忐忑地道：“秋兄，你的功力自信比得上他？”笑了笑，秋离道：“不敢说，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滑，我嘴上无毛，年轻学浅，只怕照顾不了这些祖师爷……”喟了一声，周云沉重地道：“我只祈求派里的长辈们同情我的遭通，允许我与那魔鬼；决生死，公平较斗，希望这些功力深博的师叔们不要出头阻拦，否则，只怕一切皆成泡影了。”

秋离不置可否地一笑，道：“你也不必太过悲观，咱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周云低伦地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派里能人辈出，高手如云，我们却只有两个……”哈哈一笑，秋离放低了嗓音道：“不一定吧？还有黄衫会的好几十个宝贝！”

瞪着秋离，周云有些骇然道：“秋兄……你，你真要与他们共手合力进犯天山？”“嘘”了一声，秋离道：“别那么大惊小怪，只是利用他们帮咱们暂时招架一番而已。”

我们志不在那玉麒麟，他们也根本不会管我们这档闲事，但我们却有共同的一点，这一点便是双方都要利用彼此的武力为支撑。因此我们表面上装作对他们的企图有兴趣，他们也佯做要我们帮忙夺宝，其实说穿了半文钱不值，大家都是各怀鬼胎，各有所谋！”

眨眨眼，秋离又道：“套句杨咎与杨申这两个老小子的口头语儿，不客气地说，我们都是刀子的刃锥的尖，大家走着瞧，看谁能占了谁的便宜呢？”周云有些着急地道：“但……但秋兄，派里的人会误解是我勾引了黄衫会前来夺宝。更会怀疑是我怂恿他们来助我报仇，这样一来，我就百口莫辩了……”秋离淡淡地道：“但事实上我等不是。”周云有些焦急地道：“可是天山派不会作如是想，秋兄方才你与于德寿的谈话难道不是在敷衍他而确想有所动作？这这这……秋兄，这万万使不得……”闭闭眼，秋离低沉地道：“兵不厌诈，这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假如天山派要如此想，就让他们如此想好了，我们原本也不是去和他们妥协的。”双眉微竖，秋离又冷沉地道：“自此之后，你与天山派已一刀两断，连根斩绝，毫无丝毫渊源，是恩是仇，也全由他们自己去设想了！”咬着下唇深深沉默着，好一阵，周云道：“秋兄……会那么决绝么？会那么冷酷么？……”秋离寒森地道：“武林生涯，本是无情，老友，你心肠须放硬！”

双目中涌泛着莹莹泪光，周云低哑地道：“明朝即将登临天山，在这登山前的夜里，秋兄，我再请求你一次。如非势不得已，千祈莫使热血横流……”秋离叹息一声，道：“罢了……”侧过脸去，他又缓缓地道：“怕的却是人家会盼我们热血横流。除了天山派的上上下下，我想，无边湖也可能有爪牙伏其上，说不定他们也在窥探这玉麒麟的落处，准备下手掠劫，你却只会约束自己的行动……”周云怔怔地仰望着屋顶，而屋顶是斑剥而残旧的，他吁了口气，忧心忡忡地道：“唉，要怎么办呢？……”冷冷一笑，秋离道：“你睡吧，到时我自会对付！”“你有办法同时再去阻拦无边湖的阴谋？”咽了口唾液，周云艰涩地又道：“我是说，假如他们真人伏于天山，而且真打算有不轨之图的话……”秋离闭上眼睛，道：“只是我心中一个腹策而已，到时与不行，现在还不敢断言。”周云支撑身体，悄悄地道：“可否见示？”打了个哈欠，秋离懒懒地道：“说来简单，无他，仅是以毒攻毒而已！”“以毒攻毒？”“不错，用黄衫会攻无边湖，或者，用无边湖对付黄衫会……”“啊……”周云惊叹着，又连忙闭嘴，迅速掠身下炕至门边，闪电般启门往外探视，门外，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

又回到炕上，周云满意地道：“还好，他们并未派人前来窃听！”秋离早已翻身入寝，闻言之下，不禁笑了一笑，在他露着倦意的唇角上漾起一抹微笑，语声含糊。

“黄衫会敢么？这是谁在房中？”于是，周云笑了；桌上粗大的牛油烛火跳了一跳，光暗了些儿，他望着烛火，那红艳艳的光耀似映出一个幽远梦，这梦，却在寂静中显得凄幻了。

## 第十章 更近西天

“雪池道”。

这是一条宽阔而整洁的大道，全以一种细致而坚实的白纹石铺砌，就那么蜿蜒曲折地选题上山，隐于云悠雾茫的深处，象是直通上了凌霄，殿一座白纹石的巨形牌坊起在“雪池道”的入口处，牌坊高有三屋六角，正中以篆体书着四个苍劲无比的金字：“更近西天”。

黄衫飘拂着，黄巾迎风飞舞，黄色衬着浓黑。黄衣黑马，越见英雄威武，黄衫会的数十余骑已来在“雪池道”之前！

一侧，秋离与周云并马相驰，秋离目注着苍苍莽莽云山，那等浩渺深阔的赫赫气势，似有一种令人窒息的迫力压下，会使每一个在它下面的人都兴起一种微小如粟，难以抗衡的自卑感觉，天山是太雄伟了。

周云也朝四周瞧着，他伤神地道：“很浩渺，是么？”秋离一笑道：“自然，若此山变人，则难与之搏了！”顿了顿，他又道：“奈何此山非人，只是人居此山而已。”周去低沉地道：“你这譬喻很妙，秋兄。”以手微揉下颌，秋离侵声道：“是么？”那边，于德寿策骑而来，他用手中马鞭一点“雪池道”的入口，笑吟吟地道：“秋兄，大场面就要来了，咱们上吧。”秋离点点头，道：“瓢把子可有点紧张！”于德寿呵呵大笑道：“紧张？这只不过是于某人所经风浪、中的一个小小波涛而已，何来紧张之有？哈哈……”秋离

夹马奔去，边道：“如此，我也沾点英雄气概啦。”于是，近四十余骑浩浩荡荡直入牌坊之内，顺着“雪池道”直朝山上驰去，那呼呼的山风，也似乎在这一霎间变得猛烈了。

马蹄敲打在洁净而坚实的白纹石路上，响起一片起落不息的清脆密响，这片骤雨似的密响回应寂寞空山里，就更加清晰而落实，宛如一片冰珠子洒在玉盘里，一声声似敲在人们的心坎上！

转了两个山弯。

于德寿回首向他后面的崔广抬起手臂向虚空里一探，成为长蛇形的骑队已急速分向两侧。前进的势子也缓了下来。

同一时间，“落星一剑”韩子明独骑奔前十丈，双手一展，一面鲜黄色的太旗已迎风荡开，旗上，绣着一团燃烧着猩红火焰的烈火明珠，深黄朱赤，越见艳丽夺目！

眨眨眼，秋离向周云低声道：“黄衫会亮出招牌了：‘珠，焰旗’！”周云也压着嗓门道：“再转一个山坳，天山派也会派人出来盘道。”于是，他们默默地策骑前行着，又折过一个形如鹰嘴的山弯，果然不出周云所料，在道路当中已有二十余全身穿着雪白丝织紧身的青年，分成两排拦在路上，一个风目方嘴的中年人卓立于前。

开道的韩子明一扬手中的珠焰旗，在呼猎猎的旗风里，他将旗在头顶转了三转，宏声道：“江北绿林是一船，双手承舵乃黄衫！”白衣中年人神色肃穆，他抱拳躬身道：“黄衫会乃北六省绿林盟主，本派索仰已久，不知贵派未经通告，驾临寒山，有何指教之处？”韩子明端坐马上，冷冷地道：“阁下为天山派几代弟子？”中年白衣人沉着地道：“在下乃天山派十代弟子‘方天戟’黄齐，专司守道迎宾之责。”韩子明深沉地道：“烦请黄兄通报贵派掌门一声，就说黄衫会总瓢把子亲临宝山，拜谒贵派贵门有要事相商。”叫黄齐的中年人似是早已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地道：“本派掌门如今正值焚香顶膜祖师之典期，有七七四十九天不会客，尊驾等实是来得不巧。”唇角浮起一丝冷笑，韩子明道：“这却真是不巧，但吾等迢迢万里来自中土，披霜饮露，历尽艰辛，来至宝山却不能与贵派掌门见上一面，这，未免也太悖情了吧？黄齐面无表情，沉稳地道：“这只有抱憾了！”吸了白气，看得出韩子明是强忍怒气，他硬生生地道：“能否请兄台通融传报一声？就说我黄衫总瓢把子亲至，有十分重大之事拜见贵派掌门……”黄齐冷冷摇头，道：“天山规矩素来森严，黄齐位末辈低，不敢造次，尚请尊驾恕有。”韩子明正想再说什么，他后面蹄音骤响，“追魂无影”冉谦急奔而至，他那满生疙瘩的风干橘皮面孔板得紧紧的，朗着黄齐暴吼道：“朋友，你以为天山派是什么鸟玩意？居然对我黄衫会摆出这等架势？妈的，我们只是对你这些灰孙子客气，以显得我们的风范，并非是畏惧你们这些狗操的，怎么？这是皇上大内的金銮殿？还得经过七十二道传报叩求、我他奶奶的！”那黄齐做梦也估不到对方会冲出这个猛张飞，而且出口之下如此不逊，荤的素的一齐全上来了，只把这位出如名门大派的仁兄气得面色泛青，张口结舌，好一阵子他才喘过气来，愤怒地大叫道：“访友有门律，拜山有山规，尊驾怎么出口发此下流？这是天山山门之内，并非于北六省地面之上，尊驾言谈之间尚请放明白些！”冉谦狂笑一声，道：“妈的，你这混小子竟然教训起大爷来了？大爷莫不成还不晓得这是在你们天山派的一亩三分地上么？大爷们不是猛龙不过江，来了便不是好惹的，怎么着？就凭你小子还啃得了大爷我的鸟毛一根？”黄齐

气得全身哆嗦，手足冰冷，他双眼似突出眼眶一样狠狠盯着对方，半晌，他呼地进身，顺手掠过一柄“环月铡”“来，怒叫着：“与你们这些江湖匪类绿林盗贼岂能奢谈礼仪？来吧，天山就是不欢迎你们这等恶客，有本事的你们就、闯闯看！”怪笑如雷，冉谦指着黄齐道：“好一个胆上生毛，不识天高地厚的狗小子，你他妈敢情是活腻味了？谈动手，大爷我可以活拆你十个还有余！”黄齐唇角抽搐，鼻孔大张，他气得大吼：“空说无益，今日你就看看你黄衫会撒野能否撒到我天山山门来，你是迷糊了！”双手一搓，冉谦道：“好，大爷不在十个回合内放倒你这灰孙子，就算大爷自己打自己嘴巴！”于是……

黄齐身后的二十余名天山弟子急忙分散开来，“铮铮”之声不绝于耳，刹那之间，他们背后的青锋长剑全已出鞘，闪射着一溜溜的寒芒！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宛如凝冻了一般，连人们的呼吸声也似是清晰可闻了，冉谦狂厉地笑着，双目中精光暴射——

正在这，触即发的当儿，后面传来一阵清雅的语声，不急不缓地：“老冉，不许动手！”冉谦没有回头就知道是谁在说话，他一挺那个大驼背，笑道：“堂主，我只是想逗着这寿头耍一阵子！”慢吞吞地，“慈面辣心”公孙劲竹骑马上来，他银髯飘拂，神采清逸，贸然一见，倒真似个画中仙人呢。

含蓄地一笑，公孙劲竹朗那黄齐和善地点点头，道：“小哥，君子动口不动手，烦你通报一声成么？我们这大老远赶来，若吃闭门羹回去，贵派不成待客之道姑不去说，我们黄衫会这颜面实在也丢他不起，如其大家闹得不太愉快，何不如小哥你此刻暂且委屈一道？”一拂长髯，公孙劲竹又笑眯眯地道：“如何，愿去通报么？”黄齐一听范越这位“老人家”说话婉转客谦，入情人理，一张紧绷的面孔不觉也微见缓和，他语声仍然硬硬地道：“这位老前辈，呢，并非在下不肯通报，掌门师祖确是在焚香拜祖，如今已素斋三天了……”公孙劲竹平静地道：“那么，便破例一次如何？”咬咬嘴唇，黄齐极为勉强地回转身去，低声交待后面一个天山弟子几句，这名弟子欠欠身，立即如飞向山上奔去。

此刻，双方就这么僵持着了。当然，黄衫会要冲破这道阻碍直闯而上，实是一件易如反掌之事，但他们早有计划，是而这口气便一直忍了下来。而天山派这边，黄齐虽是个小角色，却也心思灵巧得紧，他明白自己数度力阻之下，对方仍然不肯退去，显然有持强登山之意，况且，如今尚不知对方到底怀有什么鬼胎前来，骨子里打的主意更不晓得属于哪一方面，万一真有严重大事要与掌门商谈，自己这一拦阻说不定还拦出纰漏来，因此他在无奈之下，只有派人向他的顶头大师兄请示了。

就这么微妙地对峙着，约过了盏茶时分，来路上，已有五六条白色人影自掩映的一排树林中飞掠而到！

公孙劲竹微微一笑，道：“可是来了？”黄齐侧首一瞧，赶忙迎了上去，眨眼间来人已到，为首一个，是个年约四旬，头大如斗的魁梧汉子，一张赤红脸油光隐泛，象是吃多了山珍海味似的，他身形未停，目光已滴溜溜地在黄衫会一群人身上打开了转子。

那黄齐三步抢作两步地奔了近去，低促地说了些什么，红脸人看得出十分不说地哼了一声，缓缓来在众夫之前十步站定。

公孙劲竹微微拱手，道：“这位少兄请了！”红面汉却不还礼，冷竣而倨傲地瞪着公孙劲竹，大拉拉地道：“老儿休来这一套假仁义，怎么，你们黄衫会横行霸道横到天山派头上来了？本派掌门还非得见你们不成么？武

林：中还有这等不通情理之人？”公孙劲竹听他这些辱蔑之言竟毫不愤怒，他笑了笑，安详地道：“少兄休要误解吾等来意，黄衫会此次拜谒宝山，一是素仰天山威名，专程前来见识，再则么，乃有一件事关你我两方绝大利害之事要与贵派掌门商谈，实在并无恶意，否则；吾等岂肯选在日昼循贵派大道登山？”红脸大汉一听有理，略见平和地道：“此言可是当真？”，公孙劲竹老奸巨猾地笑道：“自是不假。”沉吟片刻，红脸大汉又道：“既是如此，你们便稍候一时，容我遣人回去亲向当值师叔禀报，能否准你们登山，就要看师叔他老人家点头不点头了。”轻咳一声，公孙劲竹道：“有烦少兄通报照请。”红脸大汉招过黄齐；道：“师弟，你即去向当值的七师叔禀报，将他们的来意述明，看七师叔他老人家如何定夺。”黄齐略一犹豫，低低地道：“但大师兄……”红脸大汉摇摇头，道：“恐怕他们有甚急事，这不是你我可以作主的，快去。”答应一声，黄齐勉强转身去了，于是，公孙劲竹呵呵一笑，道：“尚未请教这位少兄尊姓大名！”红脸大汉极为不耐地道：“咱们还是少攀交情，相识不如不识。”银色的长髯微动，公孙劲竹不动声色地打了个哈哈，道：“何妨通个姓名？异日也好记得少兄的恩典！”，红脸大汉一挺他那有如芭斗般的头颅，冷冷一笑道：“莫非我‘风火双轮’方昭还含糊什么？笑话！”。

公孙劲竹神色深沉地道：“原来是方少兄，久违了。”方昭双臂环胸，不理不睬，一侧的冉谦眉毛倏竖，目射凶光，公孙劲竹却一摇手，笑道：“天山弟子，果然气度雍容，令人不敢仰视。”冉谦重重一哼，低声嘀咕：“雍容个鸟！”一直在后面马上未动的秋离悄然一笑，将颈上黑色汗巾扯下，慢条斯理地擦拭着襟前的铜扣，形态悠闲而懒散。

周云咽了口唾沫，低沉地道：“秋兄，只怕天山派不会轻易让他们通行……”秋离忙道：“不，我们。”周云叹了口气，道：“你真潇洒。”哧哧一笑，秋离道：“这叫镇定。”换了一颗铜扣继续擦拭着；他又道：“你那半调子掌门一定会让我们上去，他怀着鬼胎，还不知道我等来意为何，说不定以为咱们是替他送小老婆来的，这等天外飞来的艳福，他岂能不想，只怕高接远迎还来不及呢。”苦笑一声，周云涩涩地道：“秋兄又在说笑了。”秋离淡淡地道：“一肚子恼火，不说说笑笑怎生过得？若是依着我的性子，早就杀他个人仰马翻，一路干了上去，管他妈什么几代狗屁弟子！”还是第一次听见秋离口里“带把子”，周云不禁怔窒地道：“秋兄，呢……”秋离笑道：“很粗俗，是么？雅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二大爷在一起，老友，你又如何叫高雅得起来？”周云正想回答，于德寿已骑马过来，他笑吟吟地道：“秋兄，你很愉快嘛，怎么，有什么妙策么？”舔舔嘴唇，秋离道：“没有。”于德寿望望前面天山派布成两排拦在路中的二十来位仁：兄，皱皱眉，低声道：“天山派也不是紫禁门，这架势却是不小，要非看在那“玉麒麟”的份上，哼哼，今番只怕他们没有这等好消受法。”秋离顿首道：“说得有理，而且我们也不会从这‘雪池道’上来了，兜个圈子，多走几步路，只怕到了他们的‘顶穹堂’他们还都在做梦呢。”于德寿哈哈笑道：“秋兄也晓得天山派那有名的聚议事之所‘顶穹堂’？”辱角含着一抹奇特的笑意，秋离懒洋洋地道：“我也同样生着两只耳朵，而且都没毛病。”怔了怔，于德寿连忙干笑着：“呵呵，呵呵，秋兄倒是诙谐……”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秋离那模样令人气煞地道：“好说，凑合着博人一浆罢了。”他们正在谈着话，山道的上面，已蓦然响起一声悠长而虚渺的钟声，那钟声飘飘忽忽的，沉沉荡荡的，象来自九天，来自群山的回应，那么空洞，那么不可捉摸，又那么慑人心魄。· 听到

钟声，方昭肃然启口：“各位，本派掌门已击钟迎客。”公孙劲竹满面和气地道：“谢了，真是多谢了。”于是，天山弟子立即让到道路两边，韩于明又一骑当先奔上，黄齐红图的焰珠旗拂得哗哗作响。

秋离，周云，携黄衫会这一干恶客们开始向山上继续进发，瞧了卓立路旁面无表情的方昭一眼，于德寿侧首向一边的崔广道：“记着这小子！”崔广神色不动，连眼皮子也不眨一下：“当然。”渐渐出去远了，于德寿才怒形于色地道：“黄衫会之珠焰旗，非仅是代表黄衫会的独自标志，更是北六省绿林盟下的招牌，有如箭令，更似乎于某亲至，普天之下，谁敢对它不恭不敬？可恨这些胆上生毛的天山小子竟然胆敢如此轻蔑漠视，这口气，我于某若是不出，必不甘休！”他这话象是在对旁边的崔广讲，实则乃说给秋离听的。秋离笑了笑，接上道：“瓢把子说得对，珠焰旗迎风展扬，任是黑白两道正邪双派的人物，哪一个遇上了也得绕道而走，不敢攫其锋头，可谓是雄威飘扬三千里，天山派的这些边睡野人、荒山革寇却这般等闲视之，委实令人心气忿，就连秋某人看了也觉得老大不是滋味，凭空添上三分气！”于德寿额际青筋隐暴，他怒火越发中烧地道：“秋兄你也看见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我姓于的岂是伯事之徒？什么大风大浪刀山剑林的场面我没经过？什么高大雅士能手煞才我没见过？今天他们却来这一套给我吃，好，咱们就试试，看看到底谁比谁横！”崔广在一边插上来道：“禀瓢把子，只要他们口风不对，咱们就于！”

于德寿右手握拳，恨恨地道：“也罢，你天山派能吃住我黄衫会，我就不信！”秋离没有再吭声，他默默搜视着四周的地形环境，在通路两边，尽是起伏的丛林与藤葛纠缠的荒地，再偶有一片乱石堆、偶而有一处千仞崖，而出头一个连一个，峰峦一座连着一度，山与峰都隐藏在迷蒙的云雾里，浮浮沉沉的，虚虚缀缀的，山色抹着一片苍灰，再上去却幻为银白，重叠着，延绵着，无边无际，象是自此登临，真是；步近似一步地要上西天了。‘前路上，蓦地有两片山峰相峙。下面是一条狭窄得只有五尺宽的小道，这是一处险谷。马行其中，抬头上望，只可看见一线之天！

“落星一剑”韩子明的红色小园帽闪动着一点猩赤，他已毫不犹豫地奔入谷中。瞧着那两扇突然耸起斜立的巨峰，瞧着那峰腰上深密的枯草奔林，于德筹不禁迟疑了，他缓下了马，低骂道：“子明是怎么回事？也不探探道就冒冒失失地闯了进去？这地方实在太险，人家两头一卡，我们朝哪里跑去？”斑豹崔广忙道，“瓢把子，容我前往一探！”于德寿尚未回答，秋离已淡淡地道：“不用探了。”面露迷惑之色，于德寿道：“只怕有问题，秋兄……”摇摇头，秋离道：“不会出漏子的，譬如说，天山派若想突袭我们。”

方才在那鹰嘴似的拐道旁就可以动手，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那拐道边的枯草乱石之中隐伏着上百的天山人马，他们那里不动、到这里就不舍动！”吁了口气，秋离又道：“再说，天山掌门潘一志此刻心头忐忑，还不明白我们来意如何，怎好贸然动手？他仍又顶着个名门正派的招牌，不管真假，面子不能不顾，非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不会做那丢人现眼之事！”考虑了一下，于德寿颌首道：“有理，有理，咱们进！”四十来骑立即加快了速度，蹄声激响在山谷之间，那么急骤地飞快奔进了山谷之内！扬着砂石泥土，提着心，注视着那一线之天，这约有千多步的狭窄山谷却似乎有千多里长，但是，他仍终于在紧张里全数通过，没有出丝毫意外。秋离在临出山谷之前，伸手拍了拍那褐黑色的潮湿的石壁，他回首张望了一下，哧哧笑道：“瓢把子，

不错吧？”于德寿赞道：“秋兄果然神机妙算！”秋离笑道：“其实，他们是有人埋伏在谷道两端及顶崖之上，而且，昭，那人数还真个不少！”于德寿闻言之下大吃一惊，他忙道：“秋兄有所发现？”秋离道：“正是，瓢把子你只是太紧张了，否则，你亦早已发现！”怔了怔，于德寿喃喃地道：“于某自认已经异常留意了，但似乎未曾察觉什么不对……”哈哈一笑，秋离道：“看那天空！”于德寿急忙仰首望去，唔，果然给他发觉了异处，在灰茫茫的云天里，此刻，还来得及看见有十多只毛色褐黑泛青的飞鸽正向前面振翅疾飞！

有一股凉气冒自心底，于德寿暗暗弹了一把冷汗：“好险……”“嗤”了一声；秋离道：“何险之有？”他接着又道：“天山派之所以如此，只是预防我们有不规之举罢了，那些信鸽在我们通过山谷之后即行飞起，约有十五六只，且自不同的地方冲升于空，因此可以判定他们伏守之人为数不少，但是，在我们未与天山正式翻脸成仇之前，他们却决不至轻举妄动，他们当然也明白瓢把子不是省油的灯……”笑了笑，秋离调侃着道：“这就是正派武林道与咱们走黑路的所不同的地方啦！”于德寿表面上呵呵陪笑，心里却在暗中为对方这等精确而迅捷的反应而惊异，他诅咒着，但在诅咒中，连他自己也不能否认尚有那么一丝的钦服。

又转了一度较大的山弯。

现在，前面有一块上撑天下拄地的白色巨岩那么孤零零地、却又浩威威地挺立在一片常青松林之前，道路由下而上，直穿松林而入。

隔着老远，已可发现那块巨大得如一尊石像般的白石，白石上面，雕刻着四个黑色的斗大的，龙飞凤舞的大字：“云里仙山”。

秋离身旁的周云来到此处似是十分激动，他全身在不可察觉地哆嗦着，双目浮起一层迷蒙的波光，双手十指在不停地卷曲，连呼吸也是那么粗浊了。

无限关怀地，秋离低沉地道：“将精神松懈下来，不要紧张，老友，我知道你，我知道你那一份悲痛的沉默，以及……万般的酸楚……”周云的语声带着一丝不可抑止的凄咽透自面罩之后：“过了‘指天岩’进入‘常春林’，就可望见天山派的‘彤云山庄’了，在那里，埋葬了我太多的欢笑……和羞辱……”轻喟一声，秋离却狠辣地道：“欢笑让他逝去，羞辱，即将索回！”垂下头，周云默然不语。

前行开道的“落星一剑”韩子明，这时已奔过那“指天岩”，直向“常春林”，弛双手擎舞的珠焰旗迎风飞扬着，黄衫群霸们，正朝这天下七大门派之一所在的发号施令之处逼进！

黄巾飘拂着，于德寿神采奕奕，形色犷悍，他一马当先，领前急奔，象是天出派的“玉麒麟”早已放在那里等着他了。

秋离“啧”了两声，目注前行骑队，撇撇唇，道：“这些小子们一个个都晕了脑袋啦！”现在，秋离与周云跟在骑队之后进入松林。这是一片刻意经营的林子，一株株形态古拙清奇的老松，整齐有致地纵横排列着，伸展的枝叶布成了青葱翠绿的穹幕，望去令人兴起一股超然物外，飘逸脱俗的感觉，而这条开阔的白纹石道路，便如此洒落而舒畅地蜿蜒而去。

沉默的周云戚然瞧着这片林子，低悠悠地开口道：“秋兄，看出这片松林的奥妙么？”秋离冷静地道：“只有一个大略的意念……这片林子似是含蕴了一种可以令人迷惑与错乱的阵势，譬如说，伏兵于内，能以任何一种角度转变攻守之势，进出自如，行动随意，藉着树林相同的组成形态而困扰敌人，进而搏杀之……”眉梢子微扬，他又道：“当然，这不见得有什么深

湛的奇门之术在内，只是运用的纯熟与演练的时间长短有分罢了……”。

微带惊愕地瞧着秋离，周云几乎不敢相信地道：“秋兄……顾，你以前可是经历过这种‘青木阵’？”哧哧一笑，秋离摇头道：“没有，但只要你在江湖上闯荡久了，就会遇到或听闻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这些玩意，都是以生命及鲜血换来的经验……再者，曾历过不少险恶环境，艰困的场面，搞得久了，自然熟能生巧，融会贯通啦……”赞叹着，周云低沉地道：“我是从心底佩服你，秋兄，鬼手之名，得来确属不易。”

秋离笑逐颜开地道：“好极了，我家来喜欢人家给我裁高帽子，往我脸上贴金。”马蹄声回荡在林子里，敲击着整洁的白纹石地面，而松：啸如涛水起伏不息，带着一种萧索的寂逸味儿，近四十余骑也出了林子。

目光定定地凝视前面。前面，在一片平起的山坡上，有一列列的亭台楼阁错落分布，那么灵巧安适，静雅高远，从这里看去，飞耸拔萃的棺沿重角，画栋雕梁，隐约出现于飘渺的迷雾中，那泛着灿亮光辉的翠绿琉璃瓦，那幽渺的朱栏深户，那点缀得宛如仙境的庭园假石，那小巧的曲桥，花榭，样样都带着一股奇异的美与清逸的雅，是个好地方！

“彤云山庄！”吁了一口气，秋离赞道：“好，美极了。”周云苦涩地一笑道：“好么？”点点头，秋离道：“可惜却住着一群不好的人。”手搭凉棚，秋离迢迢一指彤云庄后一座隐隐耸拔的山峰，道：“老友，那个峰头叫什么名字？”周云望了一眼，道：“攀虹峰。”撇撇唇角，秋离淡蔑地道：“却尽取了些好听的名字，怎的不干些好听的事。”叹了口气，周云道：“秋离，于德寿牵马过来了。”前面，于德寿果然正迎了上来，秋离也加快了奔速，两下一凑近，那位黄衫会的大瓢把子已气吁吁地道：“距天山派的者窝只有里把路不到了，却连个迎宾的人都没有，这算是、什么玩意？”有气无力地笑笑，秋离吊儿郎当地道：“无他，只是表示不欢迎而已。”犀利的目光一寒，于德寿咆哮着：“好一群跋扈张狂的小子！”秋离安详地道：“不用生气，本来他们就不会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吾等此来，他们也晓得只有增加麻烦，不会替他们送个聚宝盆来……”恨恨地哼了一声，于德寿怒道：“但他们如此藐视黄衫会，实在有失江湖体统，难道说我北六省的第一帮就如此不堪一顾么？可恶！”秋离心中一笑，马上给烧了一把火：“说得是，天山派自、以为是天下有数的名门正派，根本不将一干黑道的绿林帮会摆在眼里……”低吼着，于德寿咬牙切齿地道：“好，我就叫他们试试，看看他们这些一棒子打不出三个狗屁来的名门大派有些什么花招能耐！”

一拍手，秋离道：“在下不才，当然是站在瓢把子这一边！”强笑一声，于德寿阴沉面孔道：“谢啦。”于是，隔着“彤云山庄”那巧雅的象征式的美丽“虎皮彩石”庄门百步前，一行来骑全停了下来。

那道“虎皮彩石”庄门是一垛牌楼似的建筑，并不雄阔，区却清雅，以这种天山特产的，泛着褐白灰银色的莹滑大石所砌造，越发觉得整洁光润，华贵大方。庄门的横楣，写着四个巧巧柔柔的金字“彤云山庄”……，庄门两边，矮矮的青石花瓦檐的庄墙向左右开去，遥遥地，延绵地，一直将这片偌大的庄院围了起来。

墙，只有成人齐腰那么高，庄门，则仅是那一座牌楼似的建筑，连扇门都没有，显然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大开大敞着的。

开道的“落星一剑”韩子明脸色变青，怒目瞪视着彤云山庄的庄门里面。庄门里是一条足可并驰人马路的宽大白纹石道路，这条道路，便笔直通到

一座恢宏高大的巨楼前，但是，巨楼此刻却是静悄悄的，象一个傲岸而沉默的巨人，那么冷森森地注视着门外这批不速之客。

大道两旁，有几座精致的屋舍错落分布着，其间具有小径相通，两个小小的花圃点缀于屋舍左有，花圃中植满绚烂缤纷的各色秋菊，看去宁静极了，安详极了，不带丝毫人间烟火之气。但是，整个彤云山庄却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声息，一丁点动静，象是全庄的人都在睡觉，或者，突然间全数迁移，空气中凝结着僵硬，以及窒闷，更隐隐散发着无可名状的紧张。

场面就这么异常不调和地僵持下来，近四十骑默默地挺之在庄门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声，只有马匹的喷气声和那刨蹄声偶而响起，越如是，却越更显得冷寂与苦窒。

约过了盞茶时分。

于德寿终于忍不住了，他满口钢牙咬得咯咯作响。额际青筋暴突，目光如火，大吼道：“韩子明，你不会传万么？”前面的韩子明暴叱一声，厉烈地大叫道：“江北绿林是一船双手承舵乃黄衫！”强悍的语韵，在空气中袭袭传散，终至寂不可闻，但是，杉云山庄里却仍是一片沉静，没有丝毫反应。

于德寿脑袋两边的太阳穴不住地“突突”轻跳着，他寒着脸，左手紧握，恶狠狠地道：“秋兄，这等蔑视羞辱，于某人实已难以忍受！……”秋离淡淡一笑，道：“等会加息算上便了。”眨眨眼，他又道：“我就不信他们会拖到明年。”于德寿低声咆哮着：“明年？只要再过顿饭的时间，他们若尚无动静，就算怪我姓于的不顾江湖礼义，硬闯进去了！”略一沉吟，秋离道：“瓢把且息雷霆之怒，咱们且多忍耐片刻，静观其变。”说着话，秋离又斜瞟了侧旁默不作声的周云一眼，现在，周云是如此深沉，如此宁寂，宛如一泓潭水，幽邃不波，难见其底。

秋离知道周云在目前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可贴切地体会出来，那是不可言喻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多少惆怅，又多少悲戚。

于是，缓缓地时间过去。

于是，慢慢地，黄衫群霸们的怒火在沉默中趋向沸腾。

猛一仰头，于德寿狂怒的目光似是两股炙热的火焰，他“咯咯”咬着牙，神色显得出奇的狰狞与狠厉——

就在此时……

大道对面的高楼那两扇金亮亮的沉重大门渐渐启开，从里面，悠闲安详地行出四个白袍人来，这四个人方始出现，大门两侧已疾奔出两行行动矫健的天山弟子，他们甫一出门，立即雁翅般向大道左右沿列排定，个个形色沉练，表情镇定，一副饱经阵仗的架势！”于德寿睹状之下不由重重一哼，低忿地道：“这些王八蛋还有一口气？我还以为都死绝了！”

秋离笑笑，道：“别生气，等一下咱们照样有给他们受的！”旁边，周云下意识策骑追了一步，但是，却更靠近了秋离一点，这时，那四白袍人已来在庄门十步之前。

四白袍人，为首的一位身材生得十分瘦小，头顶微尖，一双大眼在开磕之间精芒电射，肤色莹白细腻，散发着白晃晃的柔光，看不出他的确实年纪，只是气度深沉得紧，这人后面的一个却蓄着一大把黑胡子，脸肉横生，豹头环眼，形色十分威猛，另一个年约六旬，慈眉善目，面孔红润润的，看起来予人一种十分和谐的感觉，走在最左边的一位，他虽然穿着宽大的白袍，却仍然显露出似是成形的精悍剽野之气，以致使人不用细看也明白那白

袍之内所裹着的躯体，也一定是强健与结实的，这人面色黝黑，隆鼻削唇，两眼半闭，那张脸孔上，却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揣摸得出的表情，假如真要去细细探察，那么，只怕除了在他眉梢嘴角可以偶而发现的冷酷情韵之外，再没有别的了。

秋离忽然感到身侧的周云在不停地颤抖着，他知道，这颤抖不是畏惧，而是激动，那亲情与仇恨揉合的激动！

现在——

四个白袍人在十步之外站定，为首那个肤色奇特的人物轻轻一拂衣袖，目注韩子明，半晌，他语声清雅地道：“黄衫会？”韩子明一腔怒气，冷厉地回答：“正是！”白袍人“恩”了一声，淡淡地道：“听门下弟子传报，说你们的头子也来了？”韩子明不是白痴，对方语气中隐含轻蔑，他如何听不出来？双目倏睁，他暴烈地道：“正是，我们的头子来探探你们那位顶着天山派大旗的！”不屑地一笑，白袍人道：“有什么事？”韩子明怒道：“此时此地，不便与阁下言明。”白袍人微微仰头，道：“本派掌门今有事待理，只怕难得抽暇接见各位……”重重一哼，韩子明道：“黄衫会在总瓢把子亲率之下，万里迢迢自中土来此，一来欲瞻仰贵派掌门人之风采，二则有十分重大之事待与贵派掌门协商，贵派却一再刁难，蓄意轻辱，这只怕不是武林中各门大派对人待事之道吧？”淡淡一笑，白袍人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人早有明训。黄衫会与我天山正邪两途，作为各异，而且素无交往，若非必要，自以较少接近为佳！”一咬牙，韩子明大声道：“阁下此言，未免自视过高，天山派不过只是武林万流中之一支，也承继武林中广大香火之延继，与所有道上同源，殊无二致，阁下如此嚣张自大，除了徒增笑柄，实是毫无意义！”眉梢子倏竖，白袍子萧索地道：“小子利口！”韩子明决不示弱，反唇相讥：“阁下却是胡柴！”白袍人那一双精芒闪射的眸子有如两把利剪般定定地盯视着韩子明，似欲洞穿他的五脏六腑，神情是那么冷森，那么厉酷。

韩子明夷然不惧，也冷漠地回视着对方，于是，有一段僵硬与窒闷的沉寂充斥在两人及双方人马之间。缓缓地，白袍人面色变为阴沉，他道：“小辈，你是来寻衅的了？”“落得一剑”韩子明乃黄衫会第一流的高手，也是个心高气傲、混身是胆的人物，他岂会被眼前的场面所吓住？唇角一撇，淡淡地道：“这要看你不识好歹到什么程度来决定！”一侧，那个生着一大把黑胡子，长相咸猛的老人怒哼一声，厉喝道：“小子住口；你以为你黄衫会是何等样的人物，竟敢在我天山门内如此张狂跋扈？我天山派岂是吃这一套的么？哼！”韩子明寒着脸，狂傲地道：“这是阁下你说的话，我们彼此之间，哪一个张狂，哪一个跋扈，大家心里有数！”大胡子双目一瞪，火辣地道：“好的，小于你若不服，可以划下道来，看我‘云野独鹫’班上品是否含糊你这区区末流3”。

韩子明一听对方报出名号，心头不由大大地一跳：班上品的名字，在边锤一带是轰轰烈烈的，响当当的，可以说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武功，力量，以及传奇的故事，几乎使每一个知道他的人都将他看成是个法力无边的神秘人物，好象是一个介于半仙半人的超人而存在，韩子明却料不到就是眼前这位仁兄！

武林中人，讲究的是临死不屈的骨气，宁折不弯的节操，无论是在任何险恶情境之下，也不能失了这点操守。韩子明身为黄衫会的硬把子，更是中原武林道上有名有姓的角色，当然他懂得这个道理，眉梢子突往上竖，

咬着牙，他冷冰冰地道：“原来阁下就是疆睡有名的异夫‘云里独鹫’，姓韩的却差点走了眼，好极，既是班老前辈有些雅兴，我姓韩的胆敢不舍命奉陪？班老前辈，你老人家便划下道来吧！”班上品黑胡拂动，他大笑道：“好狂的小于，你的眼界也太小了，我班上品与你交手，老实说只是等于教训你为人处世的方法，予你一个小薄惩，还有划下什么道来！你不要自视太高，以为还是个人物，哈哈……”双目倏睁如铃，韩子明暴怒地道：“老朋友，你不过是在自捧自夸，往脸上抹金，看你偌大的年纪，这点谦怀的修养都没有，你这一辈子真算白活了，姓韩的并不觉得好笑，只是可怜你的粗鲁不文，有如丑角！”班上品蓦然止笑，他变了颜色，生硬地道：“小于，你在说些什么，你在可怜谁？”

韩于明注目悬于马首左侧、那柄自己使用了二十余年的“落星一剑”银色剑柄，嘴唇蠕动，但是，不容他说话，后面一个沉厉的声音已接了上去：“班朋友，此际不是动手之时，你若看不开，挑个时候我于某亲自奉陪便是，一上来你们便如此咄咄逼人，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吧？”目光一斜，班上品注意到说话之人，晤，那是黄衫会的总瓢把子“蛇予断命”于德寿！

于德寿的脸色极为难看，他瞪视着班上品，嘴巴紧闭，但那一双眼中，却似火焰般喷身着怒火！

班上品黑胡一掀，冷然道：“你是于德寿？”于德寿大拉拉地、愤怒地道：“正是，我也知道你是班上品！”另一个白袍人适于此刻行来，他，即是那位面色黝黑，形态酷厉的人物，一双眼仍是半睁半闭着，似看似不理地朝于德寿：“于头儿，我们四个，是天山派不成器的四个小角色，承掌门师兄看得起，给了我们座下四院大护法的职位，天下各大门派，知道我们的人，都称我们为‘天山四异’，斑兄是‘云里独鹫’，不才叫‘白鹰’左陵。”双眉一挑，他指了指从未开口、形容慈祥和蔼的白袍人道：“这是我们二师兄‘驭风一鹏’尚克农……”望着那肤色白晰，脑袋微尖的白袍人，他又道：“第一个和各位打交道的，便是我们四院护法之首‘远天孤鹤’马照堂。”似笑非笑地，他又向于德寿道：“以我们这四块料，虽然不如掌门人亲自恭迎来得隆重，但至少也不会辱没了各位，于头儿，你说的是么？”

一口鸟气憋在肚子里，但，一时又发作不得，于德寿沉着脸，语声异常生硬地道：“当然，约摸我于德寿的分量不够，只能呈天山派的四位大护法相称，能受如此礼遇优待，于某人是受宠若惊了！”那“白鹰”左陵毫不在意地道：“好说，好说。”于德寿火暴地道：“那么：于某人欲与天山派洽商之事，四位便可以代替贵掌门人作主了？”左陵目注他的师兄马照堂，这位形色冷沉、头颅耸尖的天山首席护院冷寞地点点头，道：“你说说看吧，能作主的，本护院便可担待！”于德寿重重地一哼，道：“若是你作不得主时，又待如何？”冷然瞥了于德寿一眼，左陵不耐地道：“这却不用于头儿操心，你尚未说，又怎知本护法作不得主？”微微沉吟了一下，于德寿回头看了看后面那些怒形于色的手下们，于是，他摇摇头，道：“我想，最好还是请你们掌门人亲自与于某人见面较妥。”马照堂身边的左陵笑了笑，脸上浮起一抹嘲弄的表情，他道：“如此说来，于头儿还看我们四个不是材料了？”于德寿微微一窒，随即怒道：“朋友，你这是什么意思？”左陵冷冷地道：“你看着办，你说什么意思便当我们是什么意思好了。”后面——“追魂无影”冉谦那一张丑脸涨成紫红，他大吼一声，暴叱道：“姓左的，我操你祖奶奶！你是他妈什么混帐东西？在我们瓢把子面前充他妈太岁？我看你是

活腻了！”这一骂不打紧，非但使全场轰动，更点燃了双方这原本一触即发的火药线，左陵在意外的一怔之下，随即淡淡微笑，他朗四周缓缓地环视了一遍，又望望侧旁的马照堂，于是，开始一步步地行向坐在马上的冉谦。

冉谦根本不含糊这一套，水里火里他闯多了，刀山剑林又哪一天不上下个十趟八趟？刀头上舔血，风险里过关的日子正是组成他生活的本质，适应的，也就正是这种打打杀杀的玩意，毗着牙，他大拉拉地上了马，手摸在宽大的黄衫里面，不慌不忙地道：“姓左的，你摆出这种阴阳怪气的架势吓得了谁？呸！我怕奶奶你这两下子？真是笑话！”在说这几句话的工夫，左陵走得更近了，他那一张棱角突出、线条分明的脸上，仍然漾浮着微微的笑意，但是，只要你稍能看出点眼色，你便明白隐在那层薄薄笑容后面的是种何等深沉的愠怒与煞气！

于是，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下——

静静看戏看了这么久的秋离知道应该轮着自己出场了，他拍拍忧心忡忡的周云，懒洋洋地策骑横了过来。

所有的人都没有动，都紧张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都在准备着一场即临的厮杀，空气是如此滞沉，周围是如此冷寂，而秋离的坐骑开始移动，马蹄敲击在地面上，发现一声声清脆而有节奏的响音来，这声音，似一下子全敲到了每个人的心上！

左陵蓦然止步，他冷森森地斜视着秋离，秋离含笑向他点头，左手姆指一边揉弄着鼻梁。

半侧过身，左陵冷厉地道：“怎么？朋友你在这时插了出来，是要代这粗汉接下，还是欲意以二对一？”半闭的眼睛一张又合，他淡漠地道：“不管是那一桩，我左陵全接下了！”停马于五步之外，秋离笑吟吟地道：“好朋友，你别想岔了，这两样那一桩都不是，我么，扼，是来为二位做鲁仲连的。”左陵鼻孔哼了哼，道：“小子，你在白费心机！”秋离一伸姆指，大赞道：“有骨气，有种，硬是条铁打的汉子，响当当的人物，展翼腾霄的白鹰，哈，我折服了，折服了！”天山派那边，“云里独鹫”班上品迈了出来，他大声道：“小子，一看就晓得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来来来，别在那里颠三倒四，本护法陪你耍耍也是一样有趣！”十分感到可笑地瞧瞧那班上品，秋离拱拱手道：“班老人家，班前辈，班大人王，我服了你行不？何苦非要叫我这些江湖邪道，武林末流丢人现眼？我是；片好心出来排解纠纷的，并没有别的意图，你老人家想想，在你眼皮子底下，我这个半吊子还敢搞出什么花样？”怔了怔，但显然却十分受用，班上品瞪着他那双牛蛋似的环眼，大模大样地道：“看你乳臭未脱，胎毛未干，料也没有这等勇气”秋离忙道：“说的是哪，你老。”他又忽然转过头来，朝满脸严霜的左陵道：“左朋友，就是你想打呢，也不是在这等所在，况且，大事尚没有办，就先杀得个鸡飞狗跳墙，我们便是不算客人，至少不能把我们当做仇家哪，又误了事，又结了冤，在你我两方来说，都是挺不上算的，左朋友，你说是么？”阴沉沉地瞧着秋离，左陵冷峻地道：“好一副舌上生莲花的嘴！”秋离神色不变。依旧笑嘻嘻地道：“朋友你谬誉了，谬誉了。”于是，双方紧张的气氛已略见缓和，后面，“远天孤鹤”马照堂也觉得就这么干起来未免有些不明不白，他低沉地道：“大师弟，你且住手，有什么帐，稍停再一起结算！”早已蓄势以待的“迫魂无影”冉谦浓眉；竖，方待开口，“慈面辣心”公孙劲竹连忙向他使了个眼色，当然，公孙劲竹十分明白他这位伙计的脾气，这一出口，保管又不会是什么好话，

如果再闹翻了，事情就不好办啦，他是何等奸狡之人，这本帐，他心中算得清清楚楚。

左陵怒视冉谦一眼，冉谦立即奉还，但二人已被劝住，彼此只好忍下一口气，俱是满心不愿意地停止了这场火暴的行动。

舔舔嘴唇，秋离依然坐在马上，他堆满笑容道：“马大护法，照我们远来是客，又有重要大事面禀贵派掌门，但我等先则饱尝闭门之羹，继则痛遭冷落，方才还险些挨了顿好揍，这未免有些令人感到尴尬。不错，贵派掌门有要务待理，但是，阁下要知我们所欲禀报商谈之事，就比不上贵派掌门在理的要务来得更加重要？”顿了顿，他又道：“再说，武林有武林的规矩，你我既非宿怨深仇，我们好歹来了，就这么不上不下地把我们摆在这里，也实在，呢，实在不成敬客之道……”“白鹰”左陵冷冷地接上道：“朋友，你不要得寸进尺，如此待你，已算相当、客气，否则，早已将你赶出山门之外！”秋离心中怒骂了一句，表现却和和气气地道：“当然，当然，这个我们全都晓得，能抵‘彤云山庄’，我等已是无上荣幸了，只是，哈哈，只是不知道能否偏劳一下各位的尊腿，进去请贵派掌门出来给我们瞻仰一番，顺便也将那件大事解决马照堂沉着脸，斩钉截铁地道：“不可以。”秋离忙道：“大护法，难道说，黄衫会连这一点面子也没有？”生硬地，马照堂道：“本护法早已说过，正邪不两立，道不相同不相为谋，就凭你们这些江湖杂帮，黑道蠢贼，能在我彤云山庄停留如此之久，已是前所未有的宽容了，你们不‘要再存奢望，有话快说，无话便请！”怪叫一声，于德寿也忍不住了，他满脸通红，额上青筋暴跳，怒火已烧至他的脑门，竖着一双如刀的浓眉，他大吼道：“马照堂，你是什么东西？岂敢如此侮辱我黄衫会？天下武林正宗并非仅只你天山一派，天下武林的气焰却让你这未开眼界的混帐一个人占尽了，可恶之极，可恨之极！”马照堂袍袖一挥，冷冰冰地道：“与你这草莽陋夫岂有礼仪可言？来人哪！给我送客！”雁翅般卓立两侧的天山弟子，立即在一阵清脆的“钲铮”哑簧声中拔出了腰配的青锋长剑，泛着莹莹寒光的剑尖，全部指向黄衫会诸人！

当这些天山弟子甫始展开行动，在围着“彤云山庄”的青石花瓦墙两边的转角处，亦已静悄悄，却快速矫健地各自奔出来一队天山人马，这两队人马，却是个个手中执着“连珠强弩”，弩面正对着这边！

于德寿愤怒地叫道：“姓马的你这是干什么？”马照堂不屑地道：“请你们滚蛋！”一声暴喊，冉谦策骑奔来，边狂叫道：“妈的，老子先活宰了你们这些狗操的！”于德寿如鹰的眸子里精芒夹着煞气毕射，但是，他却一挥手，叱道：“老冉退下！”黑色的健马在冉谦猛力扯带之下“稀聿聿”地人立而起，马背上的冉谦大吼大叫道：“瓢把子，这算他妈什么玩意？我们是吃这等鸟气的，你不干，他们还以为咱们含糊了！”于德寿怒道：“住口，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冉谦停了下来，一双眼睛却似欲突出眼眶般怒盯着马照堂，唇角也于停地抽搐，看情形，他已愤怒到了极点了。

慢吞吞地，斑豹崔广凑了上去；低沉地在于德寿耳边道：“瓢把子，看这情形，不以武，只怕是不成了，不知瓢把子意下如何？咱们咽不下这口鸟气！”于德寿粗暴地道：“不要讲了，我晓得！”于是，他转过身靠向这边，压着嗓门道：“秋兄，你，你都看见了，天下竟还有这种不通情理、不明事故、不识好歹的混帐玩意，你说，咱们是硬干还是如何？”沉吟着，秋离道：“若硬干，那‘玉麒麟’就分不到了……”于德寿急道：“但，但他妈这些

王八蛋又不讲道理……”暗暗一笑；秋离心中想道：“你老小子就讲道理？还不是想占他人便宜来的！”他咬着唇，慢慢地道：“依我推断，便是不硬干，也一样分不到那东西……”楞了楞，于德寿焦急地道：“那怎么成？万里迢迢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东西拿不到，又闹了个灰头土脸，这，我们回去还能混么？不如自己把招牌摘下来！”秋离侧脸看着周云，低沉地道：“老友，我想开戒了，如何？”

身躯一震，周云竟有些凄惶地道：“不可，秋兄，万万不可……”皱皱眉，秋离计上心来，他掉过头问于德寿：“当家的，我有一策未知是否可行？”于德寿忙道：“快说，快说……”笑了笑，秋离道：“俗语说得好，忍辱才能负重，你当家的，能否忍下一场莫大的侮辱？”楞了片刻，于德寿犹豫地道：“忍辱？这……这……”秋离压着声音道：“当然，我们忍受的羞辱，都将一一加息索回！”瞧着对方，他又加上一句：“况且，如今敌人实力不明，打起来胜败难断，那玩意就更甭提了。”一咬牙，于德寿下了决心，他道：“好，你说吧。”秋离搓搓手，笑吟吟地道：“很简单，大家下马盘坐，拣好听的话说，非见着他们掌门不肯罢休，时间一拖延，就有计可施，就不相信他们会一个一个把我们扔下山去！”大大地吃了一惊，于德寿又气又怒地道：“这，这不成了耍赖了？”点点头，秋离道：“正是，所以忍辱便在于此了。”猛力摇头，于德寿火暴地道：“不行，我还要脸，这口气怎咽得下？”悄悄地，秋离凑上去道：“要脸，就要不得宝啦，当家的，那‘玉麒麟’呢！”怔怔地呆想着，良久，于德寿长长吁了口气，他苦着面孔，咬着牙，朝他的手下大吼起来：“通通给老子下马坐在地下，今天咱们总算德上了，不见着潘一志便不下山，老子就不信天山派以堂堂名门正派之威会加害我们这些不加抵抗的江湖杂帮。”于德寿此言一出，几乎把所有黄衫会他的手下们都惊呆了，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些话由他们的总瓢把子、江北绿林大盟主、黑白两道上一等的人物于德寿口中说出！

看到他的手下们全傻着，于德寿不禁羞怒交集，火气上；冲，他怪叫道：“都他妈变痴了？下马，下马哇，你们都成聋子了？一群混帐！”“慈面辣心”公孙劲竹到底是又奸又猾，反应快速，他方才看见自己的大瓢把子与秋离咬了一会耳朵，回过身来便发出这样一道命令，这其中，一定是有妙用的，虽然有些难堪，在目前，却也只有认了。

于是，他首先下马盘坐地下，边高声道：“你们听见瓢把子渝令了？还在发什么呆？通通下来！”“幻魔双心”杨氏兄弟首先下马，后面的“三十卫”也立即照做了，接着，“旋红浆”姜彪，“斑豹”崔广，“落星一剑”韩子明也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只有“追魂无影”冉谦还倨傲不服地居于马背之上，混身在不停地颤抖！于德寿一口钢牙咬得咯咯作响，他狂吼道：“冉谦，你，你这王八蛋给老子滚下来，老子要生映了你！”冉谦那张风干橘皮的丑脸扭曲着，双目怒瞪欲裂，牙齿；已经深深陷入下唇之内！

。猛挟马腹，于德寿冲了过去，劈头一巴掌将冉谦打下马来，这一巴掌又重又响，冉谦那张面孔上立即现出五条淤血的指印，唇角也隐带血丝，他半躺半卧地坐在地下，却是咬紧牙关不出一声！

秋离点点头，回首向周云低声道：“老友，姓冉的是个硬汉，是个死士！”周云俱有同感地道：“你看那双仇恨的眼睛……”微微一笑，秋离道：“不要看人家了，现在，你我哥俩也得下马装回狗熊。”于是，二人翻身落鞍，盘膝坐在地下。那边，于德寿于爷也自己下了地，大踏步走了过来。

这一着，显然也大出天山派的预料之外，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江北第一帮竟然会使出这一手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不敢置信的事……

天山四异与他们的手下弟子们，一时这间有些失措，想不出一条适当的对付之计来，眼看着黄衫会的众人个个安稳盘膝写坐，大有如此终老于斯，你奈我何的架势！于是，白鹰左陵第一个忍耐不住了，他勃然色变，厉声道：“于德寿，你这是算什么手段？江北武林第一帮原来就是如此使赖耍刁的角色么？你们也不怕丢了黑道上各帮派的脸？”于德寿早就坐了下来，他两边的太阳穴不住地“突突”跳动着，显然内心异常激动愤怒。

秋离看在眼里，赶忙低声劝慰道：“大当家的，受得辱，方是真英雄。当年韩信钻过那屠夫的胯裆，不比你我眼前的气更难咽？但人家还终于拜了帅于德寿重重地哼了一声，道：“假如我是韩信，我早成了元帅，还在这里使这等下三流的手法出丑？”暗中一笑，秋离正要回话，天山派方面的人马已布成一面广大的扇形阵势围了上来，个个神色沉凝，行动谨慎，看得出他们随时随地准备冲上来与眼前的敌人火并。

秋离摇了摇头，道：“走遍江湖，没有看见比天山派这帮混帐更不通情理的了，真叫郎心如铁哪！”鼻孔一掀，于德寿气呼呼地道：“都是你出的歪主意，现在人家已经围上来了，该怎么办，你捉摸着吧！”天山四异之首“远天孤鹤”马照堂朝前逼进了数步，他脸上流露出一股无可掩饰的鄙夷与恼恨之色，瞪着黄衫会诸人，他冷酷地道：“于德寿，武林中不论黑白两道，正邪双流，讲究的全是一个气节，你身为黑道上有数人物，更乃江北第一帮的总瓢把子，使出这等卑鄙无耻的下流手法，也不伯武林中人耻笑你这江北首帮之尊无颜么？”硬生生吞下一口唾液，于德寿等于将那一口鸟气含在里面一道咽了，他板着脸一言不发，粗大的喉结却在不停地上下抖动着……

微微一笑，秋离抬起头来，十分平和地道：“马大护法，贵派先则冷待，后则力逼，我们斗天山不过，又不能如此束手就回，所以么，只有坐在这里恭候贵派掌门人出来解决问题，我们打不过天山派，坐在此地以赤诚示赤心大约还可以吧！”马照堂怒“呸”一声，大吼道：“满口胡说，一派市井无赖的可恶嘴脸！”

秋离耸耸肩，抗声道：“我们只是抱一颗赤心而来，哪里会耍赖呢？”

往前踏了一步，班上品一拂黑胡，暴烈地道：“小子，你摆出这等软骨头的势子，就以为我天山收拾仍等不得么？本护院老实告诉你，你打错了算盘！”说着，他侧首大声道：“师兄，愚弟之意，对这些蠹贼杂盗之流，根本不能奢谈武林礼义，即请下令将他们全然赶出，以净天山圣地！”微微沉吟着，马照堂忽然向他的师兄弟们使了个眼色，右手在头顶上突然挥了一个圆圈成扇形围抄上来的天山弟子们个个看得真切，只见他们一齐发作，身形俱是朝右半斜，刹那之间，无数柄寒光闪闪的双刃短刀已如飞蝗骤雨般蓬射而来。刀刃泛着青森森的冷光，划破空气，锐啸如泣，就贴着黄衫诸人们的头顶交织着穿射抛过，好不令人惊煞！

杨氏兄弟、韩子明、崔广、冉谦，以及公孙劲竹等人，俱是神态冷漠木讷，安坐不动，但后面的“三十卫”却有几个立即伏倒，口中也忍不住高声惊呼起来！四周爆起一片讽笑，那几位伏倒的仁兄这才觉得不是滋味，个个面红脖子粗地坐了起来，一双手连个放处也没有了。

于德寿咬牙切齿地低骂道：“蠢才！”哧哧一笑，秋离低声道：“别生气，

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花巧要使！”四面的笑声好不容易歇下去了，天山四异之首马照堂又冷冷地道：“于德寿，你不要脸倒底不要到什么程度才肯罢休？”

秋离高声道：“大护法，你这句话可就讲差了”话还没有讲完，马照堂怒叱一声，暴喝道：“住口，我问的是于德寿，你是何物，竟敢越组代庖？不知分量的东西！”笑容不改，秋离忙道：“回禀大护法，我，我知错了说着，他低沉地道：“大当家的，这下我被刷得多惨？现在，你老人家快开开金口吧，别让人家以为你已经气糊涂啦。”怒视了秋离一眼，于德寿大声道：“马照堂，如何？”马照堂阴森森地道：“我在问你，你们黄衫会要无耻到何时才能算休？”长长吸了口‘气，于德寿慢慢地道：“姓于的要见你们掌门入潘一志，并且将那件大事商谈妥善才可下山！”哼了哼，马照堂道：“如若我们大掌门根本不屑于接见你们这些蠹贼杂盗呢？”身躯震了震，于德寿整个心险些气炸，他连忙憋住一口气，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而那边，一直甚少开口的公孙劲竹忽然启声道：“大护法，那就得求求贵派掌门人额外施恩，亮鉴我们这些小角色一点苦心了。”马照堂怒视着公孙劲竹，公孙劲竹却和祥地一笑，慈眉善目地瞧着马照堂直点头。

秋离心中一跳，现在，他已觉得公孙劲竹确是厉害，那，“慈面辣心”之名并非浪得，光凭他那股子颖悟力及忍耐力，已是到家又上炕。’白鹰左陵蓦然瞪眼，精光闪射中，有如一双刺利的绚烂。宝珠，那片华闪的光芒，竟尚带一股青森森的异彩。他冷厉地道：“如果我们掌门一辈子不见尔等，你们便终老于此？”顿了顿，他又道：“或是全数饿死此地？”于德寿目眦欲裂，筋络暴突，秋离赶忙朝他连使眼色，那边，公孙劲竹清朗地一笑，道：“老夫想，贵派为天下七大名门之一，应该不会如此绝情无义吧？”一张白晰的面孔气得通红，马照堂大喝道：“无耻老朽！”公孙劲竹哈哈一笑，连道：“罪过，罪过……”这时，“驭风一鹏”尚克农缓步行到马照堂身边，低促地说了些什么，马照堂似是十分不愿，但尚克农又接着讲了几句，马照堂始勉强点头，他转过身去；提高嗓门道：“天山弟子们，围守！”于是，扇形立即成了圆形，圆形之外，那边的两队强弩手又布成一道圆阵，马照堂大袖一拂，轻蔑之极地道：“本护院看你们这一于流乞赖丐能拖到几时！”坐着的冉谦猛然起身，但被公孙劲竹用力一把拉住，同时阴沉地叱道：“老冉休得误了大事！”白鹰左陵望着冉谦满脸的狞厉冷笑一声：“虚张声势。”在这一片冷潮热讽里，天山四异除了班上品之外，全大拉拉地转行而回，连正眼也未再向于德寿多瞧一下！差点吐出一口血来，于德寿抚着如鼓的胸腹，呻吟似地低叫：“气杀我也！”秋离望望天色，慢条斯理地道：“忍一忍，想想那‘玉麒麟’。”于是，在面罩之后，周云悄然莞尔。

## 第十一章 拖刀之计

天色开始渐渐的沉黯下来，黑蒙蒙的云幕，自苍穹往下罩盖，而寒风起了，冰冷彻骨，就将入夜，好一个凄生生的夜啊。

围立四围内外两层的天山人马早已换过了三次班，他们加穿上厚而暖

的白色狐皮裘，戴着皮手套，几堆小小的野火升起，烤炙着兽肉山鸡，多丰盛的佐料，一般般引人馋涎欲滴的异香，随着寒风阵阵的送过来。

有低沉的欢笑及喧哗之声，听：“春饼沾甜面酱，夹大葱，再加上两大片烤肉，我一口吃了十副，三碗热粥跟着下肚，可真暖烘烘的舒泰到三万六千个毛孔里……”

“我吃的是烩饼，猪肉白菜蛋花烩的，浓呼呼的浮着一层油腻，一下子我就干了五大碗……”

“想那热被窝，暖炕，剥着花生喝香茶，哈，外面刮着北风，里头春意漾漾，这才叫享受……”

“我出来的时候又加了件嵌肩，如今才觉得不伯冷，咱们这儿的晚上，尤其是冬天，可真叫冷……”听着，于德寿咽下一口唾液，挪了挪身子，浑身不是滋味，那股子又冷又饿的感觉，也就来得更厉害了，将心比心，他的手下们伯更不会好受……

轻转地，秋离道：“大当家的，远行在外，你们也没准备点干粮饮水什么的？”于德寿白了秋离一眼，没好气地道：“谁知道你会闹成这种局面？于某人估量，至迟在午时前便可下山，而且，照武林规矩来说，天山派还能下宴请我们一顿？哪里晓得他们如此可恶？”

摇摇头，秋离道：“你老是想些一厢情愿的事……”吁了口气，于德寿朝灯火掩隐的“彤云山庄”内瞧了瞧，恨恨地道：“如果这口冤气争不回来，我于德寿干脆一头撞死去球，否则，这一辈子连睡觉也睡不安稳！”笑笑，秋离道：“放心，一定可以争回来，而且，加倍的。”望了秋离一眼，于德寿阴侧侧地道：“但愿你说对，秋兄。”搓搓手，秋离道：“当然。”又朝四周看了一回，于德寿开始不奈地道：“秋兄，你的计策到底如何？老是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事，搞不好打了起来，到时只怕我们连拉腿的劲也没了……”含蓄地一笑，秋离道：“事情果然未出我姓秋所料，天山派自负为天下名门，必不致对束手的敌人，横加毒手，况且黄衫会与天山派亦无宿怨，他天山派便想如何，也拿不出理由来，他们更担心出了事后会道天下武林同道所指难。因此，至多也只能骂街，发发咸也就罢了。如今，我们更给了他们一个印象，在他们心中，我们俱是一群空有其表，色厉内荏的懦夫……”

于德寿狠毒地道：“如果他们真这么想，他们也就离着死路不远了？”一拍手，秋离道：“正是，不过在如今，他们仍不会丝毫放松对我们的监视与防范，我的意思是由我及周兄二人潜入山庄之内，探出那‘玉麒麟’的确实下落，然后，如是能下手便由我下手夺出，我两人的力量不够，便召集当家的各位合力夺出，当家的以为如何？”舔舔嘴唇，秋离又道：“事不宜迟，要干，就在此刻。”大大地摇头，于德寿道：“计是不错，但我于某人非是不信任秋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不可无，若是秋兄万一得着那‘玉麒麟’之后抽腿走了，我黄衫会不但徒劳往返，受尽鸟气，天山派还必将这笔帐算在黄衫会的头上，若再发生一场火并，斗个血流成河，那我姓于的未免就呆得离了谱啦。”秋离勃然变色，他狠辣地道：“连这一点小事当家的不信任秋某，那我们还谈什么其他！罢了，干脆拆伙，一拍两散！”

这一着于德寿欲估不到，他连忙握住秋离双手，堆满笑颜道：“秋兄，呢，你千万不要生气，并非于某人别有用心，实在是，呢，实在是弟兄们的眸子都雪亮的看着，我也不好太过专断。况且，呢，只你两个人去犯险也太说不过去，你我祸福相共，我于德寿又怎能坐享其成？所以么，派两个人跟

着秋兄前去一趟，不管成与不成，好歹也可以做个照应。”观颜察色，秋离知道要与周云单独行动是不太适宜了，其实，他根本意不在那“玉麒麟”，主要还在帮着周云探探风声，觅机报仇雪恨。这桩事，却不好明着告诉黄衫会，黄衫会眼前跟着人去是件麻烦事，但于德寿想到了歪路上，若不依着他，反而令他起疑，想到这里，秋离只好懒洋洋地道：“好吧，当家的顾虑得如此周到，我秋离若再加推托，没得倒叫当家的以为姓秋的还有二念。”于德寿忙道：“不敢，呢，于某不敢。”秋离淡淡地道：“不知当家的派哪两位与在下等同去？”者奸巨猾地一笑，于德寿道：“韩子明与公孙劲竹，秋兄的意下如何？”耸耸肩，秋离道：“我随便。”于德寿大喜道：“那么，就如此决定了！”于是，二人又约下了紧急时互相联系的暗号，于德寿招过了公孙劲竹与韩子明二人，一面嘱咐道：“公孙堂主，你与子明二人潜入后，一切须听从秋兄之令行事，不可擅作主张，以免误事，若有违背，莫怪我于某人翻脸无情！”公孙劲竹沉声一笑，道：“瓢把子放心，秋老弟少年老成，智勇无双，我与子明白当附诸骥尾，听候调遣，又怎敢独断独行？”韩子明深沉地一笑，没有说话，秋离吊儿郎当地道：“公孙堂主客气了！”他又压着嗓门道：“这里请当家的多费心，我们去了。”一拱手，于德寿道：“小心。”于是，以秋离为首，四个人向沉沉的黑暗中摸去，离包围的天山人马尚有三丈左右，秋离已看清了对方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距离约有七、八尺远，而超出两个人之后，就因夜色太浓而辨认不易了。

笑了笑，秋离低声道：“我们有瞬息之机可以不被他们察觉而潜过去，现在，我们开始移转他们中间两人的注意，当那两人甫始转头，我们四个便须要在他们回头之间完全突围，各位，有问题么？”公孙劲竹微微一笑，这一笑里，已等于他表了答复，而那答复是肯定的，当然，秋离也明白那是肯定的。

于是……

秋离用了最典型、古老，而又令大多数人上当的方法，他攥碎了两粒石子，分向左右抛出，几乎小石子方才出手，已听到轻微的，象是人走在地面上不小心踩着一下什么似的声音“噗！”两名守在那个方向的天山弟子极为迅速而自然的转头瞧去，就这眨眼的工夫，秋离已闪电般穿越而过，同时，他的听觉告诉他，后面的三个人也跟着来了。

用同样的方法越过了第二道包围，显然的，第二道包围远比第一道包围更来得容易通过。

翻进了彤云山庄之内，秋离等人伏在暗处，他笑了笑，道：

“看见那班上品了？他老人家左手酒壶，右手鸡腿，啃起来却是十分自在……”公孙劲竹点点头，沉声道：“他们根本不以为黄衫会另有所图，换句话说，天山派因为白昼之事小窥了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全是一堆废料，空有其表的废料！”秋离沉吟道：“但他们说不定在推敲我们此来的真正目的，当然，他们不会以为我们在必要时大兴干戈，天山派狂傲惯了。”公孙劲竹含蓄地道：“不过，亦不能低估了这般混帐！”搓搓手，秋离道：“或者等他们真正找出我们此来的原因时，他们已慢了一步，我一直想，天山派之所以如此，是否只为一个圈套？”“圈套？”公孙劲竹微感地问。

秋离深幽地道：“或者，他们掌门人不在？”顿了顿，他又道：“或者，他们正忙着处理那件宝物？”公孙劲竹心口一跳，他忙道：“有此可能，我们得赶快了！”扯松了脖子上的汗巾；秋离道：“咱们往那有光的地方闯！”

四条人影象四溜轻烟，虚渺而快捷地扑到一幢小巧的精舍之前。秋离自窗缝掩遮下向里一瞧，晤，两个年约三旬的白净人物正在相对弈棋，屋子里生着一盆炭火，看他们手握茶盅，悠遐游闲之状，室中的空气，必是温暖而惬意的，好舒泰。

退了回来，秋离低沉地问周云：“周兄，这地方你以前来过，哪里比较容易探到消息？”秋离说话间用字十分斟酌，当着公孙劲竹与韩子明的面，他不提周云以前“住”过，仅用一个“来”字，这一点划，周云自是明白他的用意，于是，周云想了想，道：“往‘小乘精舍’去吧，那是七师……呢，陆小樵住的地方，陆小樵是天山‘双道三俗’之一，他也是天山派里的智多星，有什么事，他大多筹的。”公孙劲竹沉沉一笑，道：“这位周兄似是对天山派内情十分熟悉。”秋离知道，周云所以选择了那个地方，乃因为他这位七师叔待他最好，周云曾经说过，他们师叔侄间的感情，几如父子，到那里摸索，便是出了漏子也不打要紧，于是，他赶忙打了个哈哈，道：“若不熟悉，怎能来过？走吧，在这里没什么戏唱了。”

以周云为首，四个人跳过了小圃、花庭、幽径，越过了一幢幢小巧精致的屋舍，直扑向南面一座完全以古松木枝干造就的高雅屋宇。

这幢屋子占地约有二十方圆，四周围着；圈龙柏，一条碎石小道直通门前，造屋的松木枝干还连着斑剥的松皮，看去越发显得朴实清幽，淡雅可喜，现在，靠门边的一扇小窗正有莹莹一灯亮着。

秋离停下步来，小声道：“‘小乘精舍’？”周云领首无声，秋离知道他此刻感触必多，离此长久，再返之际，却完全是不同的立场与回迥的情趣了，而此地景物依旧，人面虽未全非，人心怕早已变了。

他安慰地拍拍周云的肩头，向公孙劲竹打了个手势，二人以极为轻妙的身法上了屋顶，小心得宛如踩在一枚鸡蛋之上。

倒垂了下来，秋离悄然自宙隙中朗内望去；恩，这是一间书房，布置十分简单，一张黑漆油亮的书桌，一张黑漆油亮的太师椅，壁上悬着一具古琴，一个兽腿雕几上燃着一炉檀香，那香炉，是青玉鼎形的。

这时，一个面容清奇古拙的黑须儒士正坐在椅子上看书，他神色悠闲，气度雍容，一见之下，便予人一种飘然如仙，不食人间烟火的脱俗超凡印象。

桌上亮着一盏纯银刻花的玻璃罩子灯，光线柔和而清澈。

象水一样曳满全屋，散发着极其安详而宁静的氤氲，这氤氲，象连人们的腑脏也涤洗得清爽而净洁了。

略一思考，秋离比了个手势，意思是他要直闯进去，公孙劲竹吃了一惊，连忙摇头，秋离又费了好大工夫向他表示这个举动的成功可能性极高，两人打了半天哑谜，公孙劲竹才勉强同意，指指他自己，再点点目前隐身之处，表示他将在屋顶掩护。

点点头，秋离心想：“你这者小子掩护也好，监视也罢，看我姓秋的是否被你因住？”宛如一抹流光，秋离掀窗闪入，当那黑须儒士听到宙响，秋离早已负着双手，气定神闲地在房中踱了两步了。

这位黑须儒士，正是天山派“双道三俗”之一，“铁拂、尘”陆小樵，天山派的一流高手！到底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了，陆小樵目注着这位突如其来不速之客，镇定而优雅地缓缓站起，放下手中书，毫不慌忙地道：“深宵来客，有失远迎，未知少兄有何见教？”秋离微微躬身，温和地道：“陆夫子客谦了，在下寅夜打扰，殊觉不安，但势非得已，尚祈恕过才是。”陆

小樵淡雅地一笑道：“少兄言重，老夫想，少兄已知老夫陆小樵？”秋离领首道：“早仰夫子大名，天山派‘双道三俗’之一；

天山第八代弟子十二位排行第七的‘铁拂尘’！”陆小樵尔雅地笑了，他道：“敢问少兄高姓大名？”用舌尖一舔上唇，秋离道：“回答你呢？太早，不回答呢？”又是好生不识礼数，这叫我为难。”陆小樵忙笑道：“少兄既有隐衷，便是免了亦罢！”背着手在房里转了转，秋离低沉地道：“陆夫子。”陆小樵和霭地道：“有何赐告？”秋离道：“不敢，在下有句话欲待请领教益。”怔了怔，陆小樵轻轻地道：“尚请明示，以便与少兄互相磋商。”

现在，就这几句话的工夫，秋离发觉自己对眼前之人已产生好感了，他笑了笑，道：“有句话说：‘相如无罪，怀璧其罪’，陆夫子大约可以知道在下来意了？”长长吁了一口气，陆小樵目中隐含忧郁，他缓缓地道：

“少兄是指那‘五麒麟’之事？”秋离点头道：“不错。”陆小樵叹息一声，沉重地道：“为了这件宝物，本派正处在一种微妙而动荡的局势之中，这象一道暗流，表面上看去平静无波，底下却是汹涌激荡，冲突不已……”

看了秋离一眼，他又道：“这还是派中的情形，外面，更不知有多少武林强梁、黑白同道晓得了这件消息正待窥视下手，少兄，你说得不错，天山本无忧烦，如此一来，则是伯难得太平了。”秋离沉默片刻，道：“情形竟如此恶劣？”陆小樵苦笑道：“老夫推测，今日庄门外来了一帮绿林人物，他们可能志亦在此，虽然，到如今他们并未言明，但总差不了多远。”缓缓地，他又道：“这帮绿林人物极为难缠，是江北黑道首帮黄衫会，碰上了马师弟他们几个心高气傲的人物，又险些弄得不可收拾，黄衫会今天一直忍气吞声，没有发作，这很奇径，想他们不是畏惧天山之威，平时更张狂惯了，为何竟会这般服驯？老夫明白，他们必是担心一打起来便难得取到‘玉麒麟’了！”

秋离笑了笑：“这些，在下全知道。”沉吟了一会儿，陆小携又道：“少兄此来，只是想探那宝物的情形，抑是意欲理取？”说着，他歉然地道：“请恕老夫用言失当。”一摆手，秋离道：“无妨，老实说，在下欲要攫取……”干涩地一笑，陆小樵道：“难了。”秋离平静地道：“难在何处？”打量着秋离，陆小樵低沉地道：“观少兄身手不凡，气宇轩昂，无须问名，亦可断知少兄必是武林成名之辈。但此宝虽然天山派曾据主权，如今却不能全然处置了。”安详地，秋离道：“又有人自中插手？”陆小樵黯然道：“且莫论外忧重重，便是内思，也难以排解……”秋离耐着性子道：“敢请明言。”摇摇头，陆小樵沉沉地道：“少兄，你自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吧，者夫奉劝你不要参与这场争斗，你正是年轻有为之时，人在英年，往往气势如虹，豪胆似铁，但却不宜应付江湖这般诡谲阴诈之境，人生百年，终须一死，便是有再多珍宝异物，又有何用？少兄，你我初见，甚觉投缘，以此数言相谏，尚请莫以老夫倚老为忤……”秋离深幽地道：“夫子赐语，俱为金玉，在下心中感激，又怎能不听，但是……”

他咬咬唇，道：“但是，在下如今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长叹一声，陆小樵道：“少兄，在武林中或者有些名声，但是，你自认可以力敌天山派、无边湖，以及如黄衫会这般强豪的重重阻碍？”秋离一叹道：“在下只是倾力而为罢了。”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音道：“可否请夫子赐告此物今藏何处？”陆小樵怔怔看着他，良久，摇头道：“少兄，此点，请恕老夫不能明告。”点点头，秋离谅解地道：“在下省得，也难怪夫子。”他沉吟了一下，忽然双手互击两次。

陆小樵方觉有异，枫声风响，屋顶的公孙劲竹已飘然而入。

瞧着对方，公孙劲竹微微拱手道：“老朽公孙劲竹，见过陆兄。”霍然退了一步，陆小樵面上变色道：“慈面辣心公孙劲竹？”公孙劲竹似是善意地一笑，道：“昔年与令四师兄之怨，只是一场误会，俗话有道，英雄不打不相识，老朽早已将这场过往之事淡忘，量大如陆兄，想亦不会斤斤介怀吧？”沉着脸，陆小樵冷冷地道：“不知公孙兄何时驾临？”公孙劲竹大大方方地道：“已一整日矣，便在山庄庄门之外！”神色又是一变，陆小樵惊道：“公孙劲竹，你是黄衫会所属？”狡猾地笑着，公孙劲竹道：“惭愧，掌管黄风堂而已。”陆小樵耳闻极广，他焉能不知黄风堂乃黄衫会的第一堂？

权力之大，除了瓢把子就是黄风堂的堂主了，十有九年，陆小樵想不到这位名列天下“五大凶人”之一的“慈面辣心”竟已厕身于江北首帮之内。

脸上如罩寒霜，他冷漠地道：“公孙劲竹，十九年已过，天山派未去寻你雪那一掌之仇，已是莫大的恩典了，今日你却胆敢直闯天山派山门，实在够得上愚蠢！”呵呵一笑，公孙劲竹道：“陆兄切忌雷霆之怒，当年彼此俱是心高气盛，并无仇怨可言，武林中人，过招试手，有个失闪也是常事，天山一派素来宽宏大量，老朽这无心之罪，又何苦这般看他不开？”大袖一拂，陆小樵道：“阁下与黄衫会此来何事？”公孙劲竹看着一侧含笑负手的秋离，秋离点点头，于是，他低沉地道：“来分得那‘玉麒麟’。”冷笑一声，陆小樵道：“凭什么？”公孙劲竹神色自若，他理直气壮地道：“凭当年武林大盟主百忍的继承人身份！”清朗地，却带有嘲弄意味地笑了起来，陆小樵道：“那么，当年本派祖师与席大盟主所立的证物，阁下可曾执来？”者老实实在地一摇头，公孙劲竹道：“这不需要证物。”陆小樵带怒意道：“如若人人俱想凭无据垂手取得，别说只有一尊‘玉麒麟’，便是多上个十尊八尊，只怕也分配不来！”晃晃脑袋，公孙劲竹韵味十足地道：“陆兄之言差矣。”陆小樵冷笑道：“差之于何？”大拉拉地，公孙劲竹道：“席百忍为一百七十年前的南北绿林魁首，当年他与贵派二代祖师‘一觉子’共同得到这件宝物之后，因为宝物腹内那株‘丹参’正在成形之际，便埋藏地下等待其长成，当时未曾将之瓜分，陆兄‘玉麒麟’渊源可是如此？”陆小樵淡淡地道：“阁下倒是知之甚详。”公孙劲竹打了个哈哈，又道：“时至今日，天山派一脉相传，越传越盛，那一觉子自是庆幸后继有人，但当年的南北绿林结盟呢？却早已荡然无存，在席百忍死后不到十年便散了，现下已隔着一百多年，又到哪里去寻找席家的后人？换句话说，慢言席家有无后人待磋商，便是有，今在何处？席家的后人可自是厕身武林之中，到了目前，证实仍无席家后人前来取宝，那么，这岂不成了一件悬案了？”陆小樵静静地倾听着，公孙劲竹续道：“放眼天下，尚有何帮派能接替席百忍当年之赫赫威霸？没有，除了黄衫会可视为席大盟主在一百七十年后唯一的继承者之外，可说再不能按列第二个帮派了。

为了日后绿林道的振兴奋起，团结一致，这‘玉麒麟’由黄衫会代表席家后人取回一份，可说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之事。”

寒着面孔，陆小樵道：“这只是阁下一厢情愿的想法，天山派的观点并非如此。”公孙劲竹笑吟吟地道：“愿闻其详。”陆小樵生硬地道：“当年取得此宝，乃本派祖师与席大盟主二人之事，与他人概无牵连，约定取宝出土之日，也只有本派与席家后人方有权平分，届时双方便有一方未到未取，则自然隶属已按时到达取宝的一方。”公孙劲竹阴恻恻地笑道：“这么说来，天山

派却将此宝独吞啦？”陆小樵冷冷地道：“此谓取回，阁下等才叫‘侵占’。”顿了顿，他又道：“黄衫会自己明白，这等垂涎他人之物的举止是如何卑鄙，自始至终，此事除天山与席家之外，和其他任何人皆无关系！”搓搓手，公孙劲竹沉沉地道：“那么，陆兄之言是否可以代表贵派掌门，以及整个天山派？”陆小樵夷然不惧地道：“当然，此乃本派掌门所颁渝示。”说到这里，他又严峻地道：“黄衫会侵犯天山圣地，已属胆大妄为，欺人太甚，但一念尔等未曾过分撒野，再念尔等与天山并无旧怨，三念尔等并未表现不规之图，因此仅将尔等圈住，未展行动，如今阁下既已言明，我天山已不能再坐视。为今之计，阁下还是立即禀明贵当家，火速率领所属离山转回方是上策，否则等到血染天山，‘命断魂落，仍是；无所得，那才令人可叹！”公孙劲竹沉着气，缓缓地道：“没有回转余地？或是，由我们当家的与贵派掌门人亲自一谈？”陆小樵断然道：“方才所言，乃是十日之前我天山派各掌权弟子一十二人于顶穹堂共同议决，由大掌门裁定执行的，无可通融。”他一拂黑须，又道：“至于阁下与我四兄之宿怨，那是个人之事，不在今日所谈范围，老夫便暂且不提，日后有缘，当能结算。”呵呵；笑，公孙劲竹侧身道：“老弟，你意下如何？”气定神闲的秋离微微一笑，道：“陆夫子已说得明白，看情形，没有什么戏唱了。”

陆小樵看着秋离，惋惜地轻喟道：“少兄头角峥嵘，气度深沉，分明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估不到，估不到却会与黄衫会沆瀣一气。”秋离双手一摊，懒洋洋地笑道：“误入歧途，悔之已晚，奈何？”说到这里，他退了几步，拉着公孙劲竹，低促地道：“公孙堂主，在下看，此中情形，似应立禀当家？”公孙劲竹点点头，道：“由老朽回禀便了，但老弟你？”凑上嘴去，秋离悄然道：“我得设法套住这老小子，免他张扬，约莫柱香之后即返，阁下尚请瓢把子立即防范以免失措……”神秘地一笑，他又道：“或者，在下还能多探听点什么回来也未可定。”呵呵笑着，公孙劲竹道：“那么，老朽留子明在此供老弟调遣。”秋离口中答谢，心里却冷笑着。于是，公孙劲竹向陆小樵拱手，露齿一笑中飘然推窗而去。

缓缓回过身来，秋离正想说什么，却蓦然发觉陆小樵目光炯炯，神色沉厉，双掌交错胸前，而且，一柄以钢练绞合人发制成的玉柄大号拂尘早已斜插腰际，那神态，已一扫方才的询询儒雅之状，变得猛辣无比！冷冷一笑，秋离道：“夫子，这是何苦？”陆小樵冷冷一哼，硬生生地道：“少兄，凭你想灭我之口，未免也小瞧我陆小樵了！”摇摇头，秋离道：“夫子误解了，在下岂敢有此恶念？呢，在下想为夫子引见一位故人，不知夫子愿不愿意？”依然戒备着，陆小樵冷然道：“是谁？”笑了笑，秋离道：“此人说起来尚是夫子的晚辈，而且，昔日也最得夫子宠爱。”怔了一下，陆小樵道：“说出名姓！”秋离双手连击三下，稍耽一会，窗口又被推开，戴着面罩的周云已悄然掠入。

一见陆小樵，周云似是十分激动，他全身轻轻颤抖，双手不住绞绞，连声音也是那么沙哑了：“七……师……叔……”陆小樵退了半步，冷厉地道：“你是谁？”周云声音里含着哽咽，他窒着嗓子，黯然而凄冷地叫“七师叔……你连‘小棒槌’也不认……得了？”“小棒槌？”陆小樵惊喜过望地低呼着，一个箭步抢了下来，双手分于周云两肩，兴奋得几乎不敢置信地叫：“小棒槌？你是小棒槌？”周云悲切地点点头，颤抖得更加厉害了，陆小樵摇晃着他，感慨不已地道：“是你，云儿，是你，但你的声音苍者了，

沙哑了，这些年漂泊在外，可受了许多折磨？师叔好思念你……云儿，你仍是原来的老样子，那神态，举止，无不和以前相似……你仍是小棒槌，象永远都长不大……”“七师叔……”周云悲哀地低呼着，泪水，已浸透了他的面罩……

眼眶里也漾着莹莹泪光，陆小樵在伤感中带着微微的惊愕道：“为什么戴着面罩？云儿，把它拿下来，让七师叔好好看看你……”陆小樵的话尚未说完，周云仿佛突然被烙铁烫着似地踉跄着往外退出两步，他恐惧地叫：“不，七师叔不！”伸着的两只手僵停在半空，陆小樵有些怔怔，有些迷茫，他摇摇头，怅惘地道：“怎么了？云儿……”再也忍耐不住了，周云双手掩面，强制着声息痛哭起来，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这刻骨的凌辱，锥心的创痛，于此刻，在亲人的抚慰之下，在长辈的关怀里，平素所筑成的情感防线已整个崩溃，现在，周云需要大大地哭一场，以涤除他多日来心中积郁的委屈与块垒……。

有些失措地连连搓手，陆小樵微见慌乱地道：“云儿，不哭，你我师侄相见，正应欢欣才是，怎地又如此伤感？云儿，听七叔的话，有什么委屈七叔自会为你作主……”冷冷一笑，旁边的秋离道：“这句话，在周云当年被逐出门墙之时，夫子你为何不说？”宛似触电般全身猛地机伶了一下，陆小樵转过身来，震惊地望着秋离，疑惑而怔怔地道：“你，少兄，你到底是谁？”不待秋离回答，他又突然转身，低促地道：“云儿，让师叔看你的手肘……”周云半垂着头，左手缓缓将右臂衣袖拉起，呢，在右肘的弯节处，有一块铜钱大小的圆形疤痕！陆小樵过去拥着周云，语声沙哑：“云儿，并非七师叔不相信是你，但……但把师叔弄糊涂了……你与这位少兄似是好友，这位少兄又与黄衫会同流合污，黄衫会正想对付我们，而这位少兄又宛如知道派中许多事，这些事，黄衫会却象是不甚了解……”抑止住悲伤与激动，周云暗哑地道：“七……师叔，这位是师侄平生……所遇到的……最识仁义，最重情感……的挚友。”

秋离双手一摆，舔了舔嘴唇道：“过誉了。过誉了……”陆小樵回首向秋离投来深刻的一瞥，这一瞥中，已包含了太多的了解、领悟、以及感怀！秋离正抬头望天。

回过头来。他又焦切而忐忑地道：“师叔相信，师叔知道……云儿，告诉师叔，为什么蒙着脸？为什么？”摇摇头，周云凄凉地叹息着没有作声，陆小樵正想再加逼问，秋离已淡淡地道：“夫子，便由在下代言了吧。”

陆小樵忙道：“少兄，这是？……”秋离平静地道：“周兄被毁了容貌，变得有如厉鬼。”“噤”“噤”“噤”退了三步，陆小樵骇然道：“此言当真？”用力点头，秋离道：“人尚未死，尸还未灭，人证物证俱在，胡说八道，成么？”长长吸了口气，陆小樵颤抖着道：“云儿，把面罩脱下来，给师叔看！”周云震了震，慌忙道：“不……”秋离冷酷地道：“周兄，脱下来，给他看看天山所造的恶果，给他们看看他们所间接赐与你的恩典！”陆小樵慢慢走了上去，猛然抬手揭下了周云头上的面罩，当他的目光甫始接触到周云那张花纹斑斓，狰狞丑恶的青黑色面孔，宛如骤道雷击，狂吼一声跌了出来，全身急抖，涕泪滂沱！

而周云；周云呻吟似地哭泣着，他双手掩面，四肢在不住地痉挛，心象一片片全被撕裂了。

秋离走了过来，默默拿过面罩，默默地再为周云戴好，陆小樵无声地

痛哭着，须眉尽湿，神色凄黯，似是陡然间衰老了十年！

良久……

陆小樵流着泪，微带哆嗦地道：“云儿，师叔对不起你……”摇着头，周云凄惶地道：“不，七师叔，那不能怪你老人家……”喃喃地，仿佛吃语般，陆小樵伦然道：“对了……这是天山赐给你的……若不逐你下山，便不会使你受害至此……天，这是谁作的孽啊……”半晌，他颓然垂下双手，衰疲地道：“云儿，当年天山逐你出去，师叔竭力反对，为你奔走脱解，但俱未成功，师叔想你至多受点折磨便会归山拜求重依门墙，多年来，却未见你踏上雪池道，今又喜逢，未料你已遭到此等惨祸，告诉你师叔，这是谁干的？”周云喀然无语，却仍是哆嗦不息，最伤心，便在不言中了。

陆小樵痛苦地道：“告诉师叔，是哪个狼心狗肺的人干的？”

师叔拼了这条老命也会为你雪此深仇奇恨……”硬咽着叹息，周云低哑地道：“七师叔……师侄……师侄自会寻他……”一咬牙，陆小樵悲愤地道：“此人是谁？今在何处？不论他有何等名声权势，师叔舍此皮囊，也要将他碎尸万段，挫之成灰！”笑了一声，秋离闲散地道：“夫子此言可是当真？”神色骤变，铁青如霜，陆小樵切齿低吼：“少兄，你休要小看了陆小樵！”

又用手指擦着襟前铜扣，秋离冷冷地道：“好，在下就告诉你。”陆小樵急切地道：“是谁？”慢条斯理地，秋离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人么，说起来可是大大地有名，他就是贵派大掌门的东床快婿，天山派慧眼挑拣的得意娇客！”脑袋上轰然一响，眼前天旋地转，陆小樵目眦欲裂地低叱：“他？这畜生！”双目微眯着，秋离冷眼注视神色骤变的陆小樵。陆小樵全身在抑止不住地簌簌轻颤，好一阵子，他才勉强平静下来，语声却仍然带着不稳的波状：“少兄，你，你方才所言，能保证定然无讹？”秋离怪异地一笑，道：“当然可以！”陆小樵转过身来，逼视着周云，沉痛地道：“云儿，这位少兄，他可是说对了？”徐缓地点头，周云低幽地道：“是他……”满脸都刻划着悲愤与激怒的线条，那些张条便布成了一片阴影，火辣辣的阴影中陆小樵切齿道：“丁骥，我迟早不会饶过你的，你作的孽已经太多了……”旁边，秋离入鬓的双眉微微一皱，他低沉地问周云：“丁骥，可是这小子？”周云重重地点头，生硬地道：“这是他的姓名，这两个字原本无辜，但沾着他，也似失去光彩了……”哧哧一笑，秋离道：“百家姓上有多少名姓，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你可别心眼太窄，同一个姓的有人当上皇帝，有’的人却沦落为乞……”搓搓手，他又问陆小樵道：“我说夫子，看情形，姓丁的混帐还不止干下这一桩伤天害理之事，莫不成，他的杰作还多着么？”长长叹息一声，陆小樵征仲地仰首无语，秋离笑了笑：

“夫子若是不太见弃，可否说出来给在下听听？咱们把这些新帐旧债积叠起来，也可做一次总结算。”忽然望着秋离，陆小樵忧心忡忡地道：“少兄，你可知道这丁骥是何等出身？”秋离看着对方那愁绪满怀，又恨又虑的样子，不禁嘴里“啧”了两声，便不在乎地道：“何等出身，皇上的小舅子？太君的大表亲？还是阎王爷的独养儿！至多也只生着两条手臂吧？”陆小樵有些哭笑不得地“唉”了两声，急促地道：“此人乃来自无边湖！”又加重了语气，再说一遍：“无边湖，少兄可曾闻及？”秋离淡淡一笑，道：“听说过，也都是些人，是么？”

陆小樵眼看这位年轻人对自己引为忌讳祸患的“无边湖”不但毫未在

意，言词之间更带着几分轻蔑嘲弄之状，这，不是明着点划自己大惊小怪，太过紧张么？于是，他有些不悦地道：“看少兄如此轻描淡写，不将这无边湖来人当作一回事，少兄一定在武林中有着覆鼎之威，煌赫之势了？”秋离伸出舌尖润了润唇，打了个哈哈：“于夫子之前，在下岂敢如此嚣张狂妄？十数年浪迹江湖，仍是毫无所成，只是，恩，尚能保住这条老命也就是了。”陆小樵愕然之色已明着表露了出来，他霍然转身问周云：“云儿，你这位贵友的名讳，还请你告诉师叔！”周云有些尴尬地瞧向秋离，讷结着不知是说出来好还是不说出来好，秋离连忙陪笑道：“夫子万莫见怪，在下放荡成习，一时失言，尚请夫子恕过才是，至于在下那贱名么，周兄但说无妨……”

咽了口唾液，周云低沉地道：“七师叔，师侄的这位挚友，你老人家大约也听说过，他姓秋名离……”秋离一旁补充道：“秋天的秋，分离的离，很有些悲凉的味儿，是么？”于是，就在这一霎，陆小樵已全怔了，他楞楞地望着秋离，嘴巴微微张着，活象一下子看到天开了一样！

秋离也怔怔地看着他，低低地道：“夫子，夫子，你，没有什么不对吧？”猛向后退了一步，陆小樵面上变色地脱口道：“你是鬼手！”秋离点点头道：“他们一直这样叫我，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很多年前，我已是鬼手哪……”上前一步，周云扶着陆小樵，关切地道：“师叔，秋兄待师侄有如手足骨肉，照拂关顾，可谓无微不至，他并不象外面传言那般残忍无道……”又盯着秋离注视了好一会，陆小樵才如释重负地长长吁了口气，他摇摇头，一迭声道：“错了，错了，全错了……”周云纳罕地道：“师叔，什么错了？”又细细看了秋离一会，陆小樵走到椅边颓然坐下，他用手揉摩着两侧额头，语声有些暗哑地道：“十余年以来，江湖上即盛传一个魔道杀星，这人，便是鬼手秋离！依相法上说，大凡一个心性狠毒，行为残暴之人，他的面貌神韵必是狞恶粗丑或者阴寡诡侧的，其目许成三角，成倒斜，而其光泽必狡诈，必闪烁，或冷涩，或烈凌，其鼻准有如勾，有若锤，或鼻孔向天，或鼻翅外张，而唇削薄，唇下吊，眉浓黑，眉接之处宛似山叉，在都有蛛丝马迹可以寻见，且灵验十分，百不失一，但是，如今亲眼目睹鬼手，唉……”周云急道：“七师叔为何磋叹起来！见到秋兄又是如何呢？”陆小樵道：“师叔亲眼目睹，才知道那相法上所论及的名端，用在秋少兄身上，却是全差了，全错了……”秋离也颇有兴趣地道：“夫子，此言怎说？”看着秋离，陆小樵沉缓地道：“江湖传言历历如绘，谓鬼手秋离心性狠毒，为事残毒专横，两手血腥，身背千百冤魂，杀人如麻，掳掠奸淫无所不尽其极，更有甚者，秋离与敌交手，素来不留活口，且性格怪异，违反常态，总之，闻及鬼手之名，谈及鬼手之事，便使人无法不在心目中勾划出一个掀唇暴齿，眼如狮豹，狂笑似枭的凶汉印象来，在今日之前，老夫尚以为秋少兄你也必是此等形态，就是不全然，相差亦在所不远，定能在一瞥之下就可分辨……”停了停，他又道：“但是此番却大大谬矣，适才见过秋少兄，阁下丰神俊朗，气韵高雅，非但唇若渥丹，望顾问雍容有威，而言谈进退更是中规中矩，令人颇生好感，设非云儿引见道破，老夫还以为少兄至多也只是个武林中的后起之秀罢了，若是错身而过，恐怕就是少兄自行介绍，老夫也不会相信鼎鼎大名的鬼手秋离，便是阁下！”秋离哈哈笑道：“夫子如此夸誉，在下心中受用十分，面上却不得不赦然生愧……”陆小樵却没有笑，他正色地道：“少兄今年贵庚？”想了想，秋离道：“二十有五六了……”惊赞地：“啊”了一声，陆小樵道：“年轻有为，功业彪炳，真是人中龙凤，天下奇材！”微微拱手，秋离莞尔道：“见

笑了，见笑了，除了混得一片骂名，满身怨债之外，实在是一无所成，一无所获！”沉吟着，陆小樵又低沉地道：“少兄毋庸介怀，此番少兄来前，不知为何与黄衫会杂于一处，莫不少兄也对那‘玉麒麟’发生兴趣吗？”淡然一笑，秋离道：“老实说。这玩意要不要都无所谓。”陆小樵凝重地道：“那么，少兄是专程为了云儿之事而来了？”用力点头，秋离道：“正是！”

陆小樵接着道：“不知少兄对云儿所怀之冤可有了为其洗雪的腹计？”懒懒散散地，秋离笑道：“有了。”陆小樵忙道：“可否见示？”秋离道：“不敢，这腹计简单之极，说起来也无非是些老生常谈罢了。”有些纳罕，陆小樵道：“老生常谈，少兄之意是……”右手用力往下一探，秋离自齿缝中进出一个字来：“杀！”这个字是很寻常的，很普遍的，名声如陆小樵者，更不知听过、见过，甚至自己做过多少次了‘但是，此刻从秋离的嘴中吐出，却有如一个铁锤猛然敲击在陆小樵的心弦上，震得他神颤目眩，两耳雷鸣！连面色也在不觉中变换了好几次！

秋离不觉一怔，他迷惑地道：“夫子，你，怎么了？有些不舒适么？”摇摇头，陆小樵强笑道：“老夫想……丁骥与天山一派的渊源，少兄大约知道？”点点头，秋离道：“当然。”斟酌了一下，陆小樵又低徐地道：“他如今乃是二师兄最宠爱的女弟子，艾小玫的夫婿，也是掌门师兄十分信任的人，换句话说，丁骥如今不但在天山门墙，更与本派的血缘亲密……”

斜着眼瞄了瞄旁边的周云，秋离淡淡地道：“周兄，这艾小玫是？”周云沙哑声道：“是我那师妹。”“哦”了一声，秋离没有再说什么，陆小樵又接着道：

“方才老夫已将丁骥与天山的关系简述了一番，秋少兄，你想想，若是欲向丁骥寻仇，姑不论他无边湖的入会否坐视，光是天山派，只怕也不会允准阁下如此行动……况且……老夫认为，这丁骥虽不可恕，但欲惩他，却须从长计议，不能莽撞……”秋离何尝不知道陆小樵话中之意，是在转着圈子告诉他丁骥非是等闲，更在暗示他这其中牵连甚大，同时，也等于点明了若是秋离欲图有所不利于丁骥，天山派定会出面干涉，换言之，秋离那一个“杀”字，只怕天山派的人也得沾上边了。

右手食指又在轻轻地拭擦钮扣，秋离缓缓地道：“如此说来，贵派之人是必定要插上一腿了！”陆小樵沉重地顿首道：“只怕势在难免！”冷静地，秋离又道：“假如他们明白了周兄这件惨事之后呢？仍会如此么？”搓着手沉吟着，半晌，陆小樵艰辛地道：“若是他坚不承认……啊，是了！”急忙侧首，陆小樵问周云：“云儿，可有人证物证？”周云黯然摇头，面罩后的目光十分惨淡，陆小樵失望地叹息一声，难受地道：“既无实证，他若不肯承认，老夫想，他是一定不肯承认的，这件事就难办了，老夫推断，掌门人以下的各位师兄弟会相信他，不会相信云儿，何况，这其中更挟着云儿与小玫往年的一段私情在内，那丁骥极可能一口咬定云儿在诬陷他，到了那时，事情就更不好解决了……”秋离仍然凝笑着，他安详地道：“这样一来，恶人依旧逍遥法外，受害者照样冤沉海底，有势力的凶手狂笑着拥抱原该是别人的老婆入怀，一干自命清高，道貌岸然的老混帐们可以拂须举杯，笑着为派中铲除了一个反赖好人的败类——这，就是天山正派的传统道义？是天山一派的尚侠作风？呸！”“呸”字出口，秋离的神色骤沉，有如一层青霜布在脸上，双目中，凛酷的煞光暴射！

就凭陆小樵这等久经阵仗的武林高手，突然见到了秋离现在的形状，

也禁不住心头“扑通”一跳，背脊上冷气沿升，他忙道：“秋少兄……”一探手，秋离语气变得森寒无比，方才的和祥之态已一扫而光，他冷冰冰地道：“夫子，不管是无边湖也好，天山派也罢，甚至再多加上一些牛鬼蛇神也无所谓，周云的这档子事，我秋离已应允效力，便用这条老命搭上，只要是站在丁骥那一边的，任他是谁我全接下了，反正彼此皆是以命抵命，以血换血……”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秋离又缓缓地道：“到了时候，谁是狼，谁是狗，就会分得清清楚楚！”怔怔地看着秋离那一口微闪着莹洁瓷光的牙齿，陆小樵宛如觉得那已不是一个人的牙齿，象……象一只吃人兽的利齿！

于是，在往日，那些间接的，直接的，零星的，大宗的，所听到一些有关鬼手的传闻，又闪电般一件一件地映过陆小樵的脑子，那些传闻，没有一桩不是血淋淋的，不是阴森森的，不是火辣辣的，不是令说的人与听的人俱皆面上变色的轻轻地，带着些微的哆嗦，周云挨了上来，他低哑地道：

“秋兄，你曾答允过我，除了那罪魁祸首，你不开杀戒……”冷冷地注视着周云，秋离道：“不错；我答允过你，但是，我是说若然他们不阻止你湔雪此恨的话。现在，你已亲耳听见了，那些天杀的杂种要藉着他们雄厚的势力偏袒那恶人，周兄，不击碎金丝笼怎能取得笼中的鸟？”虽然，秋离骂的是天山派其他的人，但陆小樵自己再怎么也说也身为天山一员，听在耳中总不会觉得太过好受，不过，他又不能发作，只好憋了一肚子委屈在肚子里，同时，他相信秋离做得出这些事来，这些狠酷的事，在别人说来，是一件毛发惊然的举止，在秋离来说，可是太稀松平常，陆小樵明白，秋离并不是在吓唬他！

这时，周云沉重地垂首无言。秋离又对陆小樵道：“夫子，姓秋的我明白，夫子，你在此事上的困难处境，因而此事无须夫子你出面，全由我秋某一个人承担！”说到这里他又生硬地道：“今夕因夫子与周兄关系不同，是而特来晋谒相告，错开今夕，是敌是友也全凭夫子自择了！”万万估不到秋离会说出这句话来，陆小樵不由怔住了，秋离仍然尔雅之极地长揖一礼，回首道：“周兄，我们走！”周云双目中泪光盈盈，他看着秋离，又望望自己师叔，有满目的凄沧，难以尽言的悲凉……

陆小樵也心中翻腾，百感交集，他明白自己眼前的犹豫、迟疑、懦弱是如何地令对方觉得失望，如何与方才的激昂悲愤之状前后不符，但是，他更同样明白若是自己协助了对方，将可能落的下场，这下场他是不敢设想的，除了派规的苛刑，还有无边湖不可预防的惨杀同谋者，固然他也恨透了那丁骥，但是，他却不能，也不敢苟同秋离这种直截了当的报复方式。

沉缓地，周云跪倒在陆小樵身前，哽咽着道：“七师叔爱护提携之思，师侄铭感终身，水不敢忘，此别后，不论身在何方，俱皆为七师叔祈福祈寿。”这一番话，不啻已表达了周云心中的向背与感触，等于是说，从今而后，他与天山派再无关系，更进一步说，复仇雪恨的行动即将展开了！

陆小樵忍不住双目垂泪颤巍巍地低叫：“云儿……你且忍耐一时，我……”秋离拉了周云起来，冷然道：“水远流长，夫子，我们即将再见！”于是，不待陆小樵再有表示，秋离已握着周云的手，二人双双启宙逸出，只留下怅然若失，愧疚莫名的陆小樵一个人站在那里发呆。

象来时一样，秋离与周云，后面尚紧跟着韩子明，三个人小心翼翼，却奔行如电地朝来路掠回，现在，他们已迅速到达了那堵半高的围墙之下。

喘了口气，韩子明不禁有些埋怨道：“秋兄，你与周兄在里面也不知搞

些什么，把我一个人摆在外头，光喝冷风也就喝了半个多时辰……”秋离哧哧一笑道：“老韩，你不用叫苦，冷风喝够了，马上就来了火辣辣，热乎乎的了！”“什么？”韩子明低叫道：“准备硬干了？”点点头，秋离道：“是了，若不硬干，这些乌龟孙岂肯献出宝来！都他妈是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东西！”立刻杀气腾腾，摩拳擦掌，韩子明昂烈地道：“好，早就应该如此，我一向主张能忍且忍，不可乱了大谋，但天山派这等欺人法还是我多年以来所仅见，如果不给他们见个真章，这些混帐还以为我们黄衫会全是些寿头！”拍拍他的肩膀，秋离笑道：“看你的了，老韩！”暗里，周云悄然扯了扯秋离的衣角，沙着嗓子叫：“秋兄……”秋离面色阴沉，怒道：“周云，你再这么迟疑不决我姓秋的拍拍屁股就走，从今以后永不交你这个朋友！”周云痛苦地呻吟着，悲切地道：“秋兄，请你手下留情，他们与我……”碍着韩子明在旁边，秋离不好言明内情，他愤恨地低吼道：“与你个屁，他们还把你当人么？个个藏头缩尾，瞻前顾后，生伯沾了一点麻烦在身上，张着双眼看着漫天冤屈罩在你身上也没有人敢出来用肩扛一扛，明看着你活生生的痛苦与血债，却宛似都发生在一头猪身上般不值，歌颂着侠义，赞美着光明，标榜着严正，其实全是一批无耻龌龊的畜生，武林圈里的残渣！”喘息着，哽咽着，周云哀求道：“秋兄，容我们再去遇见掌……”冷冷一哼，秋离道：“我奇怪于你的天真幼稚：潘一志驱你下天山，又促成那艾小玫与丁骥的婚事，丁骥更且助他得过‘紫芝’，你自己也会明白，现在去找姓潘的会得到什么结果？他不把你擒起来送进死牢，你就来挖我姓秋的眼！”猛地双手掩面，周云不禁捶胸顿足，痛哭失声，一侧的韩子明满头雾水，不知所措地他惊罕地道：“周兄，你平静一下，平静一下，有什么话慢慢说……”秋离不再掩饰身形，他“霍”地站起，冷然道：“老韩，让他发泄一下，他也够伤心的了。”韩子明迷惘地跟着站起，纳闷地道：“秋兄，这，是怎么回事？”淡淡地，秋离道：“一件血债几乎不能用血偿的事。”舔舔嘴唇，韩子明道：“与天山派有关？”“看了韩子明一眼，秋离懒洋洋地，答非所问地道：“那边，有肥肉送上口了。”韩子明迅速回顾，果然，黑暗中正有三个白衣人如飞奔来，他狞恶地一笑，狠毒地道：“干么？”点点头，秋离道：“你来，还是我来？”韩子明笑了，道：“杀鸡焉能用牛刀？我来便了。”他两个人几句话之间，那三条白色身影已然临近，同时传过来一声暴叱！

“是谁！”秋离一拍韩子明的肩头，大笑着应道：“你家老祖宗来了！”于是——

韩子明暴闪而出，有如一阵狂风猛扑，随着“铮”地一声哑簧脆响，寒芒淬闪，凌空旋转，几声惨号蓦地响起，有如三根紧绷的钢丝，拨了一个尖音，刺入耳膜的音波传荡出去！

反应是迅速的，这三声惨叫甫起，那边已传来一阵喧嚣与喧嚷，同一时间，秋离也引颈长啸，啸声如龙吟，似虎嘶，尖锐而高亢，象一柄锋利的血刃，一下子刺入彤云黑幕的万丈夜空之中！

韩子明狂笑一声，回手叫道：“秋兄，开戒了！”秋离豪烈地道：“当然，还等什么？”方才，秋离的长啸之声，乃是他与于德寿早就约好的了暗号，这啸声，表示着和平取宝无望，开始大杀戈的意思！

韩子明电掣而出，起落之间，五名天山弟子已是哀号着翻滚出去，他有如猛狮出谷，手中的“落星剑”寒光暴闪，翻转如风，这一口憋了多久的鸟气，似是全要在这一阵砍杀里发泄出去！

那边——

一声会合了强烈的愤恨、仇怨、气怒的喊杀声也霹雷似地响起，宛如连凄冷的寒天也在震抖了，从这里可以隐约看见数十名黄衫人物正分往每个不同的方向冲杀而来，他们全未骑马，但却是个个悍勇无匹，狂野异常，天山派弟子在猝不及防之下，几乎甫一接触便被杀了个丢盔曳甲，溃退紊乱，连外围围立着的一股天山人马也没有来及放箭相拒，跟着朝四周散了开来！

一把提起了周云，秋离道：“老友，已经开始了，让我们用血去索债吧！”忽然，秋离停住了嘴，他凝视着周云那双凄凉而泪痕未干的眸子，那双眸子里有着深刻的感人力量，这力量，融合了祈求、恳告，以及无比的容忍与仁恕！

长叹二声，秋离沉地道：“好，走吧，我们先去找那姓丁的，这里，只有麻烦黄衫会的哥们代为挡阵了！”周云知道秋离已为了他而放弃了眼前参与协助黄衫会的这场杀戮，周云明白，以秋离对天山派的恶劣印象来说，他心中是迫切希望此刻上前大开杀戒，但是，他毕竟又忍住了，为了自己！

哑沙着嗓子，周云感激地道：“谢谢你，秋兄。”拉着他急奔而去，秋离淡淡地道：“不用客气，老友。”虽是多年未登天山彤云山庄，但周云到底是天山派出来的人，如今他对彤云山庄内的一切环境及建筑仍然十分熟悉，带着秋离，两人有若星曳光流，连闪连腾，飞快地奔向了目的地。

在奔掠中，可以直到庄前的几幢房屋里，有条人影往庄门奔去，宛若未见般。

秋离低沉地道：“很失望吧？对你那位七师叔？”周云点点头，道：“我想不到……”冷冷一笑，秋离道：“古人说过的话，有些真是又灵又准，象是他们早已看见了千百年后这大千世界所必定会发生的这些事一样：‘疾风知草劲，患难现亲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几句话可真是对极了！”

转了口气，秋离道：“而且，恐怕还有些事你更想不到……”周云也喘了口气，侧首望着秋离，疑惑地道：“秋兄，你是说？……”二人双双腾空跃起，在三次连续长掠中，秋离快速地道：

“我是说，可能你那位七师叔已经到你们那位大掌门那里去告密了，或许在即将来临的接触中，他老人家翻了脸与我们干上几场也说不定！”落下地来，二人依旧闪奔着，这里象已是彤云庄的后面，十分静寂冷僻，沉着声，周云低哑地道：“不会吧？他老人家再绝情也不会绝到这等地步！”笑了笑，秋离道：“能舍生取义，豁命行仁的人不是没有，但那到底为数极少，我虽不如令七师叔会相人，但是，我却看得出他不是那等角色！你没有看出来，有些话，他好象连讲都不敢讲，吞吞吐吐的？”周云沉默着不再讲话，二人已穿过一片人工植就的小小疏林，沿着一条花石砌成的干涸小溪沟，直朗一座掩映在几十株古雅梅树中间的精巧屋宇中扑去！

就在望见前面那座精舍的时候，秋离已察觉出周云神色之间有些不对，那种不对，秋离晓得，是惶恐，期待，愤怒，仇恨，还加上那么一些儿嫉妒所共同组成的玩意。

周云戴着面罩，看不见他的表情，而且，他似还在尽量强制着自己内心的感触不让流露出来，但秋离却已心中有数，当然，鬼手之为鬼手，也就在此了。

轻轻地，秋离问道：“前面的房子就是了？”吸了口气，周云装得十分平静地道：“那叫‘双心阁’，本是称为‘小梅轩’的，艾师妹为了我与她……”

才改了如今的名字，她一直便住在那里。”秋离哼了一声，道：“好一个双心阁！”周云身躯抽搐了一下没有答话，于是。二人已来到那片古趣盎然的梅林之处。

朝那梅林中的屋舍打量着，秋离唇角浮起了一抹冷嘲的笑意。咽，一条小巧的青石板道路自这里直接通到那栋精舍之前，连着七级白云石的小石阶，有一条红漆缀雕寿字图的巧致朱栏所隔成的敞廊，廊地也是白云石的，左右四扇碎花格子窗全放下了，连那道斑竹镶嵌着亮铜边框的小门也闭得紧紧地，上面黑色单菱泥瓷瓦成斜盖覆披下来，又向上勾成两边两个美好悦目的檐角，有几株细小的瓦松生长在檐隙里，瘦伶伶地随着夜风摇曳，越发增添了几分袅娜清幽之气，再衬着梅林、山影、小径、细流，唔，却好生识得享受这风月情怀。

语声竟是如此暗哑，周云道：“秋兄，我们进去么？”秋商道：“不进去，怎知这小于隐于何处？”周云忙道：“可以从后面去探探，后面还有两扇宙……”微微一笑，秋离道：“老友，这不是讲礼数的时候了，哪还有这么多麻烦？你跟我来！”不待周云再说什么，秋离已猛然飞身向前，他双掌齐翻，劲风起处有如巨杵淬捣，“哗啦啦”的巨响声中，右边两扇精巧的纱窗已粉碎如糜，木屑四溅，秋离暴叱如雷！

“姓丁的，你滚出来！”叱喝声中，同时闪电般斜横五步，身躯乎射直泄，“轰”

然一声巨震，那扇美雅悦目的斑竹门儿已被他双足猛蹴倒塌！

这扇支离破碎的竹门尚未倒地，秋离的身形已流星般穿越入屋，他连看也不看房中的布置陈设，双掌横插直臂，呼噜噜地狂风回旋呼啸，排山倒海的劲力往来击撞，顿时这房间里象来了二十个大力天丁，而这二十个大力天丁又都握铁锤在猛敲狠打，只一眨眼间，一个陈设得幽雅豪华的小厅已被捣得七零八落，满目疮夷！小厅右边的两扇雕花核木门匆匆启开，两个神态慌张，蓬发乱裳的丫鬟打扮的女人奔了出来，一边惊叫着，一边还在尖声叱问，看情形，这两个使女也会两下子！

秋离狂笑一声，大喝道：“姓丁的在也不在？他莫非还瘟在老婆的怀里装熊吗？”两个使女一见小厅已被砸成这般模样，又见秋离这位凶神恶煞，俱不由惊怒交集，齐声叫骂：“你是谁？你活得不耐烦了？竟敢到双心阁来撒野？大爷在小阁上休息，他只要一下来你这条狗命就算完了！”秋离霍然大笑道：“我先活劈了你们这对小浪蹄子！”

两个使女尖叫连声，却分向左右闪开，一个抢了一把太师椅，一个拿着一张雕花小几，同时又朝秋离扑了过来！

站着动也不动，秋离左手单掌一沉蓦弹，只闻冷风恢掠，两个使女已惨叫横摔出去，椅几落地之时，二人已皆是满口鲜血，两颊肿红了老高！

这时——

在小厅那边一条精巧的旋梯上，有一个沉静的语声传了过来！

“朋友，你是来找我丁骥的么？既有种来寻我，就不该拿着一干下人发威，这并不见得光彩，是么？”秋离哈哈一笑，眯着眼往左面的旋梯上望去，他甫始看到一条高大魁梧的身影立在旋梯的上端，一片隐隐的巨钟回鸣声已飘进了耳鼓。

嘴里“啧啧”了两声，秋离右手姆指往外一指，道：“他们在向你传递警讯了，遗憾的是，似乎稍为慢了一点。”缓缓地，那高大的身影自旋梯上走

了下来，咽，他后面敢情还跟着一个身段儿十分窈窕婀娜的女子！

秋离凝聚目光朝那人看去，虽然在一片黝黑的沉黯中，他依然可以看出这个丁骥的神态相貌来。他高大，魁梧而结实，双眉宽阔，虎背熊腰，面孔英俊而沉毅，有一双炯然的眼睛；

挺拔的鼻梁，以及稍嫌大了一点的嘴唇，他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虽是在遭到眼前的骤变之下，却仍旧举止稳健镇定，毫不慌张。于是，只片刻的印象，秋离已断定此人不易相与，是个难缠的人物！

丁骥身后是一个穿着白缎子长袍，面目姣好秀丽的美妇人，最多也只是二十来岁的年纪，她一头乌溜溜的秀发瀑布般披泻于双肩之上，娟秀的面庞浮显着一片迷蒙的惊愕与忐忑的忧虑，还有，怀有那么一丝愤怒，那么一些儿不屑与蔑视，冷然憎恨地也盯视着秋离。

下了旋梯，站在五尺之处，丁骥深沉地道：“朋友，寻仇启雾，也得报个字号，你是黄衫会的？”

秋离冷哼一声，道：“随你想吧，黄衫会的也好，天山派的亦罢，反正，大爷今晚上来不是和阁下你攀根由，套交情的！”丁骥后面的少妇环顾着小厅中七零八落的景象，不禁又气又怒地道：“你这人怎么这般下流无赖？不管你与我们夫妇有什么过不去，尽可以光明正大地向我们挑战，用这种蛮横的方法损毁人家屋器皿算是什么武林人物的行径？”秋离神色猛沉，暴叱道：“闭上你的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少妇吓得心头猛一跳，花容惨白地怔在那里，微张着口，方才的气焰一下子被挫的精光！

丁骥强忍住心中的怒火，他阴森森地道：“朋友，请你尊重点，我的妻子不是你可以叱喝得的！”霍然大笑，秋离道：“怎么着，看得不顺眼，觉得肉痛？”

好，现在就是阁下你表演英雄救美的的时候了！”面上变色，丁骥厉声道：“朋友，你等着，不论是谁，不论你的靠山有多大，今夜我丁骥必叫你为这一切的行径负责！”一拍手，秋离道：“行，咱们外边摆上，别叫你那熊老婆于以为老二是要藉此拆散你们这座狗窝！”丁骥城府如何深沉，这时也不禁气得双目喷火，胸膈阵痛，他咬着牙，狠辣地道：“出去！”秋离狂笑着大踏步步行出屋外，屋外的青石小径上，蒙着面罩的周云正紧张而充满怨仇地双手握着等在那里。

走过去拍拍周云的肩膀，秋离低声道：“用不着讲究江湖规矩，也不要奢望公平的审判，我们自己执法，今夜便将这小于干在这里！”咽了口唾液，周云哑声道：“都在？”点点头，秋离道：“全在，一对狗男女！”望着秋离，周云的眼光里有着不可言喻的痛楚及悲伦，显然地，他此刻心头激荡不宁，百感交集……

丁骥那魁梧的身影走到门外，他的双手中，右手握着一柄精芒四射的犀利短剑，右手执着一条姆指粗细上面布满了倒钩小刺的黑色皮鞭，一步一步地，有如一座小山在移动，缓缓来到了二人跟前。

房门口，那少妇也站了出来，她立在阴影中，冷冷朝这边注视着，手上的三尺青锋，亦在吞吐着一抹隐隐闪闪的寒光。

周云一看见丁骥；面罩后的两只眼睛一下子变得赤红，喉头发出一阵阵强制住的、野兽般的咆哮与吼噪声来，整个身躯也在不停地簌簌颤抖……

悄然捏了周云一把，秋离哈哈大笑道：“姓丁的，索债的正主儿在这里，你们慢慢结算旧帐吧！”丁骥在九尺之外站定，他疑惑地盯视着周云那双带

血的眼睛，于是，他也为那双眸子中的仇恨光芒所惊摄住了。这是两只多么狠毒，憎恶，又嫉妒的眼睛啊，那言不尽的怨，如海深的仇，淋漓血腥的恨，全在这短促的一瞥中显露无遗，宛似镂在骨上，刻在心版！

于是——

象夜泉泣血一样凄厉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宛似角声；悠长刺耳的嚎陶，象一只只尖锐的利箭，那般震撼着穿戳人们的心弦，周云手指丁骥，沙哑地惨呼着：“丁骥，丁骥，你还记得我吗？还记得那在一处荒谷中被你们毁去了终身幸福的周云么？丁骥，丁骥啊，你不要惊奇，不用畏惧，我来了，我要看看你血腥的双手还能再毁去我的什么？……”蓦地——

一声尖锐的呼声来自那门边少妇的嘴里，她惊恐地呼喊：

“周师兄……”秋离大吼一声：“你给我闭嘴！”前面，丁骥神色骤变，但他随即冷静下来，镇定地大喝道：“天山叛徒，妖丑鼠，你屡犯门规，又厚颜无耻地勾引我妻，我丁骥念在你身为大掌门亲传弟子，不去寻你施恧，这已是莫大的情分，哪知你竟胆大包天，非但唆使外间歹人潜入天山彤云山山庄行暴毁屋，更且诬赖我丁骥声誉，周云，你的好运气完了！”哈哈一笑，秋离嘲弄地道：“看看他那张甜生生的小嘴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可真叫一等一的铁口，只是你今番却长朵莲花在舌头上也不济事了！”说到这里，秋离又暴烈地叱道：“丁骥，你是满嘴的狗屁！”周云全身猛地一阵抽搐，他尖叫道：“姓丁的，你还债吧叫声中，“寿龟剑”‘铮’地一下闪出；抹冷芒，隔着九尺之远，已有如流电般突然射向丁骥的胸膛！

冷冷一笑，丁骥“霍”地身形半矮，右剑左鞭，狂风暴雨般反迎而上，周云淬而斜偏抖手就是一十七剑，在呼啸的锋刃破空声里，丁骥半矮的身躯有如滚地皮球般飞旋转舞，剑鞭交相攻拒，霎时两人已杀得天昏地暗，难分难解！屋门边，少妇已奔了出来，她目流满面，凄惨地哀哀呼叫：“不要打了，你们……求求你们……周，师兄……丁郎，不要再打了，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啊……”秋离舔了舔嘴唇，吊儿郎当地道：“叫什么，都是你这狐狸精惹出的麻烦，丁郎，哼，叫得却是亲热，只怕你早忘记当初叫‘周郎’的时光了！”秋离口中在冷嘲热讽着，目光却竟不松懈对斗场中的监视。这时，激战中的两个但已到了更加火辣的局面，他们自甫一交手开始，便毫不留情地狠砍猛杀，没有一点余地，全是朝对方致命的要害之处下手，完全是一种以死相拼的狠干法，现在，双方激战得更加剧烈，惊险处更是一波连着一波，剑飞旋着，长短交穿，鞭卷舞着，影掠风啸，锋利的刃口全朝着要命的地方砍刺，缀着倒勾的皮鞭也一次又一次地擦卷着肌肤掠过，双方俱是出手如电，又急又猛，又狠又毒，变招换式之间幻化莫测，挪移腾跃之中，捷似流光，就这瞬息里，已过去了三十余招！

目注着双方的火拼，秋离察觉出双方的功夫全是精湛无比，难分上下，那丁骥长在诡异，重在猛辣，而周云健在雄浑，奇在隼利，两个人全在是拼命狠斗，照这样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不用多，再来个三五十招就可以分出胜负了，只是，恐怕这胜负会分得血淋淋的呢。

站在圈外的少妇身子在哆嗦着，她束手无策地连连惨唤：

“丁郎……请你先停手……你们听我说，周师兄，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周师兄，丁郎，你们快停手，快停手啊……”缓缓地，秋离靠近了一点，他笑吟吟地道：“这位夫人，你叫艾小玫吧？”那少妇泪痕未干，披散长发，有如一朵带雨的梨花，她楚楚怜人，情韵清减地怔怔瞪着秋离，怀着惑心地

道：“我是艾小玫，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右手插进腰里，秋离懒洋洋地道：“如今你在艾字上应该加上一个丁字，你们成婚太快，我和周云都来不及奉上件薄礼，实在遗憾得很……”艾小玫听出秋离话中有弦外之音，她骇然退了一步，青锋长剑微微提起，惊悸地道：“你……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谁？”秋离淡淡一笑，道：“那时来不及送礼，现在补送也是一样，怕的是你嫌太家伦了！”娟校的面庞变得雪白，艾小玫忐忑地道：“你……你待如何？”秋离“咽”了一声，右手一闪猛探，快得不能用任何言语形容，当他一探之下又重回原处，人们的瞳仁根本无法摄视，好象那只手从未移动，一直便垂放在那里一样，而艾小玫已痛苦地尖叫一声，踉跄着摔出三步之外，连握着的青锋剑也脱飞五尺，坠落尘埃！面上毫无表情，秋离道：“我自来不愿与女人为难；但你这贱人确实令我心中气愤，给你一记耳光算是一点小小的惩罚，愿你意志薄弱，情爱不专，害人害己，延祸善良，若非看在周云的面上，我早就活活分你的尸了！”‘散乱着头发，满口的鲜血，艾小玫横卧地上，手抚肿胀乌紫的左颊，泪如泉涌，和着嘴里的血往下滴，但是，她这时却连哼也没哼一声！怒斗中的两个死仇已霍然分开，他们看见了眼前的一幕之后不由大惊失色，丁骥猛扑了过来，一边大吼：“鼠辈，你太卑鄙！”周云自斜刺里急扫而来，“寿龟剑”一闪倏挥怒刺了骥，一面焦惶地大叫：“秋兄，你伤了她？”目注着愤怒无已的丁骥又与周云拼成一团，秋离淡淡地道：“没有，只是赏了她一记耳光而已，这婆娘我是越看越有气。”周云沉默着没有作声，专心一意地力搏着对头，而丁骥却暴怒愤激，他一边与周云拼战，一面狂叫道：“鼠辈，你逃不掉的，我要分你的尸，挫你的骨，吃你的肉！”秋离哈哈一笑，道：“你是在做你妈的春秋大梦！”“梦”字在秋离舌尖上跳跃，他已猝然掠射穿入，双掌倏翻猛劈，闪电般三十二掌幻成一掌泄向丁骥，去势隼利凶悍，有如三十二柄同时由三十二个不同方向飞来的血刃！

丁骥做梦也估不到他口中的“鼠辈”竟然还具有这等超绝的身手，突然间，只觉得满目的掌影炫闪飞舞，从四面八方罩下，他惊呼一声，奋力朝一侧跃掠，于是，就这一霎，他的左肩已“嗤”地一声被周云快若旋风的一剑割破了三寸长一条血口子！

秋离袖手转出，暴吼道：“干掉他！”

咬牙切齿，双目圆瞪，周云的“寿龟剑”一偏候刺，又稳又准地指向正在踉跄的丁骥背心！

一声尖厉悲切的惊叫出自地下的艾小玫口中，她泪流满面，双手掩脸，不敢再看下去，周云手中的利剑闪烁着寒森森的光芒，正笔直戳刺——

此时，左边的梅林中蓦然响起一声冷厉严峻的叱咤，一股宛似有形的强浑劲气，“噗”地一声卷袭过来，正丝毫不差地撞击在周云即将溅血的“寿龟剑”上，力量之大，竟将周云震出三步之外！

这一个猝起的变化，除了秋离外，其他场中的三个人全被惊摄住了，周云顾不得已经破裂流血的虎口，急忙跃进五尺应变，丁骥则就一溜滚挺立起来，右剑左鞭，惊魂甫定地喘息着再立架势。地下，艾小玫则悲喜交集地哭叫着扑到丁骥身旁，与丁骥紧偎在一起。

伸出舌尖来舔舔嘴唇，秋离慢慢走上前几步，压着嗓子道：“老友，大约是你们天山派的高手来了；方才那一记‘白莽气’可真叫不简单，与‘大禅指’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我猜得不错，大概是你们那位三师叔！”一听

到“三师叔”几个字，周云不由机灵灵地一颤，惶恐道：“会是他？秋兄，如真是他，只怕事情就不妙了，我晓得他老人家的脾气！”哼了哼，秋离面不改色，异常镇定地道：“天塌下来我秋离会用脑袋顶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友，你知道我的脾气！”于是，他们都不再讲话，右边梅林之中，这时已缓步走出一个肤色黝黑泛亮，瘦长枯干披发如雪的老人来，这位老人也穿着一身齐肩无袖的白袍，大概是他的身架子太瘦的关系，那袭长袍罩在他身上就活象套在一根竹竿上无异，飘飘晃晃的，但越是如此，越更显得他有一股飘逸而悠远的气韵，仿佛随时都会驭着一阵风飞出去似的……

老人的眉毛呈现着奇异的银亮色，浓密而细长，左右各往下垂吊下来那么一截，鼻小嘴小，却生出一双大得出奇的闪亮眼睛，两只超越常人的枯瘦手臂上，还各戴着一副寸许宽金晃晃的臂环，看上去十分沉重，象是纯金铸造……

一见到这老人，丁骥与艾小玫已不由喜形于色，如见救星，二人同时躬身行礼，艾小玫振奋地大叫道：“三师叔……”丁骥也是满脸恭谨之色，低沉地道：“拜见义父！”说着话，他一弯腰，恰好将肩上血淋淋的创口现在老人眼中，于是，老人深叹的面色微微一震！丁骥的一声“义父”，叫得周云心中一沉，他怔怔地呆立着，脑子里也同时想到七师叔陆小樵为什么不敢明着相助，怯难拖延的原因了冷森地看了看丁骥肩上伤口，又望了望艾小玫面颊上的肿痕，老人的神色已更加酷厉，他冷漠地道：“骥儿，是谁伤了你？”丁骥叹了口气，讷讷不能出言，老人厉声道：“我在问你！”似是还要为周云掩饰似的，丁骥吞吞吐吐地道：“回禀义父……也是孩儿自己不好……”老人怒哼一声，暴烈地道：“不要废话，只告诉我是谁伤了你！”又摆出一副迫不得已的样子，丁骥沉沉痛痛地道：“是本门叛徒周云。”头也不回，老人道：“戴着面罩的那个？”丁骥点头，又似哀恳的语声道：“但求义父不要难为了他，他也只是受恶人唆使。不明就里，才糊涂干出这件傻事……”一挥手，老人又转向艾小玫道：“小玫，你的伤又是谁打伤的？”艾小玫双泪齐坠；一指秋离道：“是那穿黑衣的人，他最坏了，今夜犯庄，毁屋，伤人与唆骗周师兄，都是他出的主意……”黝黑的面庞上没有丝毫表情，老人缓缓转回身来，又缓缓向前走了两步。

周云咬咬牙，有些颤抖地躬身行礼道：“弟子周云拜见三师叔，恭请三师叔老人家福体金安……”老人往旁边走开一步，避不受礼，他银发随风飘舞，冷峻地道：“周云，你已非天山弟子，我亦没有你这种师侄，今夜你来，是以江湖上摸底寻仇者的身分出现，我，也要用对付这种人的手段来对付你，我们彼此之间俱不用留情！”全身一震，周云惶急地道：“不，不，弟子怎敢如此放肆？”

三师叔，老人家请听弟子解释……”老人双自暴睁，一片出奇的眩目冷电闪炫，他决断地道：

“不用再说了，骥儿方才还一直在维护你，容恕你，小玫也不忍指责你，但是你对他俩如何？伤了骥儿，掌摑小玫，你还教他们当作自己同门的师兄妹看么？为了小玫当年不肯依托你终身的这件怨隙，你竟卑鄙地勾引外人前来陷害你的同门？太下流，太无耻了！”他下垂的雪亮长眉突然横竖，冷酷地道：“若非我早来一步，骥儿如今已惨死在你剑下，大胆狂徒，不肖畜生，好一副狼心狗肺，好，我使用封禁多年的‘魔血爪’看看你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后面，丁骥打铁趁热，假惺惺地大叫道：“义父，使不得，他只是

一时糊涂……”艾小玫也惊惧地哀求道：“三师叔，你老人家就恕过他这一次吧，他也是受人诱骗……”周云恐慌地往后退，边哽咽着道：“三师叔，请暂息雷霆之怒，容弟子奉禀……”

老人寒着脸孔，一言不发，开始缓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行来，他那张黝黑枯干的面孔上布满了残酷的憎恨，决断的血腥，以及，愤怒的狠毒……

于是……

秋离伸出手去，一把将周云拖到自己身后，现在，他已正好对着功力无匹的的冷酷老人了。

微微仰着头，半眯着眼，秋离皮笑肉不动地打了个哈哈，道：“各位，你们这些鸡毛乱喊乱叫一通，好象都在嚷丧一样，听在人耳里实在不是好么个滋味，怎么着？你们以为这场架，周老兄是输定了，死定了？对面这头老狗是吃稳了可以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哈哈一笑，他又吊儿郎当地道：“错哎，不有我老子站在这里呢。你这头老狗大约就是天山派八代的弟子中的第一个‘银发霜心’可札钦汉了？这是疆睡人氏的名姓嘛？刚才你说什么？用‘魔血爪’挖周云的心，来来来，我这颗活崩乱跳的心正在这儿，比周云的更有趣，颜色更鲜艳，你有法子就来取去。我年纪虽然还轻，却老早就活腻味了，这世上就是有了象你这种是非不明，昏庸老迈的东西，才会弄得如今的混沌不宁，冤屈难伸，疆陲老民尽有些知言识理、通精明辨的好人，却怎生多出来你这种怪物？”几十年来，可说这一生之中，从来没有，也不敢有人在可札钦汉面前说过一句难听点的话，更何况似此等轻藐与诬蔑？可札钦汉不禁气得五内欲裂，双目火红。他鼻孔急速嗡嗡张着，嘴角在不停地抽搐，一张黑生生的面孔变成了青白，满头的银发，也在刹那间根根蓬竖而起，那神态，好不令人惊煞！

在秋离身后的周云，简直被惊伤了，多少年，郁积心中的伏威令他不敢稍对这位三师叔有所失礼，甚至连反抗的意识都不曾有，如今，秋离非但在指着他的三师叔鼻子骂，更极尽嘲讽羞辱之能事，这，怎不令他心惊胆颤，手足失措？哆嗦着，周云恐惧地叫，“秋兄……”那边，丁骥目睹此情，知道他的“义父”已动了真怒，他立即火上加油，紧接着来上了几句：“义父，一切的坏点子都是眼前的这小子出的，不是他，今夜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恨这畜生竟敢还如此诬蔑你老人家……”

忽然，可札钦汉竟奇异地在脸上浮起一层笑容，：这片笑颜异常古怪，它完全没有包含一点笑的意味在内，是如此阴沉，寒瑟，冷怖，象是用什么东西塑造上去的，带着浓重的血腥味，浓重的杀气……

周云是十分清楚他这位三师叔素来的习惯的，而一个人的习惯大多不易改变。

他惶恐地发觉了这抹笑容出现在他三师叔的脸孔上，于是，他惊恐了，由长辈们多少年来的传说聚成了一个印象在他心田，他这位三师叔终年不见欢颜，若是在此情此景之下，竟有笑容浮现，那么，这笑容便代表着死亡，天山派的上下曾替他三师叔的这种笑容取了个名字：“阎王告示”！

粗浊地喘息着，周云哑声低呼：“秋兄，小心……”秋离淡淡地道：“他啃不了我！”可札钦汉站住了，他的语声突然柔和得出奇：“小辈，告诉我你的名姓？”用手揉揉下颌，秋离安详地道：“我不。”可札钦汉面孔上肌肉骤紧又松，他仍是和缓地道：“你不怕做我掌下冤死之鬼么？”哧哧一笑，秋离道：“怎么不伯，只是如今怕也没有办法了，你不会饶我，是么？而且方

才你已昏庸得听信了你那宝贝义子的独白，欣赏了他的演戏天才，我告诉你我是谁结果还不是一样？你是不会为了我是谁而改变初衷的，呢？”顿了顿，他又满不在乎地道：“不过，假如万一我有了个什么长短，也是我不识天高地厚，咎由自取，怪不得老人家你替天行道，伯我等会无法启齿了，是而趁着现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赶紧告诉你几句肺腑之方，日后凡遇上事，万不可单凭情感意气断事，要多用用脑筋，你那义于是个天下最坏的人，比我还坏，你那师侄女也是个用情不专，难盼重托的等闲女人，这一对全不是玩意，你若狠得下心，趁早全宰了包不会有错……”可札钦汉冷漠地道：“你说完了？”秋离搓搓手道：“怎么？你准备收拾我了？”缓缓地，可札钦汉微微提起了他那两条又细又黑又长的手臂，十指箕张如爪，裸露的两臂肌肉蓦地紧绷，随即有如鳞波一样颤动起来。

知道对方已在运气贯力了，秋离低叱道：“老友，让开。”周云赶忙退后，紧张异常地盯视场中的两人，连呼吸也都在不觉中屏住了。

于是——

可札钦汉徐缓地往一例行去，目光定定地凝视着自己的双手，连看也不向敌人看上一眼。

秋离闲散地站在原处，美俏而俊逸的面庞依旧平静而淡漠，毫无紧张不安之色，但是，他却早已在暗中蓄聚真力，缩并肌肉，准备力搏这必定不可轻视的一击了！

## 第十二章 魔川鬼手

夜空是沉黯而黑暗的云块堆集着，随着寒冽的北风在滚荡浮沉，除了远处传来极为低微的隐隐喊杀喧嚣的声音之外，就只有风捎子拂刮过林枝的声音，尖锐地打着盘旋在晦哨着，四周全是一片死寂，连人们的喘息声也变得那般粗浊与清晰了……

可札钦汉继续往一侧缓缓走动，而秋离也自然站在那里不动，好象他们都在等待什么一样，设若一个不识武功的寻常人见到这种场面，他必定看不出这竟是一场要命的拼杀前的先奏！一团乌云正被风吹过，翻滚着自黑沉沉的夜空中往天的那一边移动，而其他的云块也在不安地挤挪推拥着……

尖叱声有如一记易雷突响又沉，可札钦汉的身形快得难以言喻地猛然反扑过来，他掠过这段空间的时间如此短暂，几乎使人看不清他曾有过移挪的过程，象是甫始看他在动，而他已到了秋离头顶！

在这一刹那间，可札钦汉的两条长臂全已涌现着一种怪异的，近乎透明的朱红颜色，两只如爪的手掌也弯曲似勾，每一根手指的指节都突鼓了出来，闪泛着红艳的淡淡光华，在他这恍似飞鸿狂瀑的一扑之下，这团三丈之内旋风骤起，砂石飞舞，气流呼噜噜的回旋游涌，宛如天与地都在这瞬息之间被他这两条长臂所笼罩了！

秋离蓦然亢厉地暴啸出口，瘦削的身躯猝闪三步，同一对间，他的右掌当胸推出，推出一手又倏沉猛翻，左掌却划起一道硕大的圆弧，在这圈无形的弧度里，千百掌影飘闪蓬射，有如千星万月交相溜泻，而这奇幻的景象

全在眨眼里一现即灭，没有人看出他出手的方式及路数，也没有人看清他让开几步，仅仅是一片片仿佛‘血刃般的掌势激射四飞，猛地迎上那罩下来的漫天红流！

一连串细密的爆震之声缀合着一连串清脆撞击之响，空气蓦地朝四周排挤，无形的压力骤增，宛似一下子要榨出人们的心肝肺脏，而一股如火的热潮，便在此时，呼呼轰轰地滚荡涌激而出……

喘息着，紧呼着，艾小玫拉着丁骥迅速朝后奔退，那边，周云也面上变色地慌忙往更远处避，斗场上，这时正是一片烟雾弥漫，尘沙飞扬……

好一阵……

雾气与灰尘全消失了，前面，秋离与可札钦汉正对立着，他们站立的位置在方圆五丈之内，整个成了一圈陷落盈寸的椭圆形凹地，在这五丈范围中的青石板小径也全都碎为粉糜，荡然无存，而秋离方才站过的地方，此刻赫然多了两个人手形的坑印，这坑印深入地下半尺，连底下的潮湿黄土也全被翻了起来！先前的扑击，可札钦汉却并未将双掌接到地面！

现在——

秋离的一身黑衣，在左膀上破裂了三处，在被撕裂的黑色碎絮飘扬中，正有隐隐的血水溢出，除了这些伤痕，他只有头上的黑巾略现凌乱了点，此外便没有其他的不妥了。

十步之外，立着可札钦汉，可札钦汉全身毫无损伤，甚至连衣袍全是整整齐齐的，但是这位老人却是面色悲凉，双目失神，更止不住地微微哆嗦着，他定定地瞪着秋离，象是一下子变成了木雕泥塑似的……

起先，周云还心惊胆裂，以为秋离吃了大亏。但等他细细一瞧之后，才不禁恍然大悟，几乎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在可札钦汉立身之处稍后两步，左右全有着十几株枝干粗虬的梅树，而如今，这些掌印更深刻得连树皮带树心全压陷了进去，形成了一个奇异的景象，换句话说，若是方才秋离要取对方的性命，这些掌印便可以大部印在可札钦汉的身上，可札钦汉再是歹毒。也只能伤到这种程度，两方面相互一比，可札钦汉还到哪里占便宜去？一摇满头的丝发，可札钦汉长叹一声，黯涩地启口道；

“小子，我错估了你……”秋离皮笑肉不动地笑了，道：“老可札，你也不算太差，以一个人的力量能伤了我，十几年来你还是头一个！好个魔血爪！”惊异地看着秋离，可札钦汉道：“小子好狂！你是在哪里学到这；手早已失传九十年的‘巫焰教’唯一绝技‘攀月摘星手’的？”秋离哈哈一笑，道：“好眼力，好见识，想不到你竟还认得我这一式，其实，这些小玩意也算不上什么，只是我使出来的时候诚心诚意，不把狂妄放进去罢了。

转着圈子，秋离又把可札钦汉连损带训地讽了一顿，到头来还是给他一个讳莫如深，空自气得可札钦汉几乎咬碎了满口老牙。

后面，丁骥与艾小玫匆匆奔了上来，急促地道：“义父，你老人家无事吧？”可札钦汉沉重地摇摇头，默默无语。丁骥又道：“这小子，义父，不可放过他！”神色骤寒，可札钦汉冷厉地道：“你知道我已败了？”

猛地一呆，丁骥与艾小玫全傻了，他们迅速查视左右，才直着眼望向可札钦汉，两张面孔上，写满了惊骇与不相信后的张失……

蓦然仰天狂笑一声，可札钦汉形色惨厉地撕下了身上所穿的白袍，晤，他里面竟套着一袭齐膝的豹皮衣，抖手将白袍丢出，他已霍然面对着秋离，一侧的丁骥见状之下惶然叫道：“义父，你老人家千万不要灰心失望，你老

人家还有许多独门绝技没有施展，你考入家只是一时的疏忽，义父，他不会敌过你的，不会胜得了我们的……”可札钦汉毫不理会，一伸手，向秋离阴沉地道：“小子，还我的眉毛来！”此言一出，全场俱震，三双目光皆不由自主地移到了可札钦汉的面孔上，老天，这可是真的？此位武功盖世的“银发霜心”脸上，那两截下垂的白眉毛果然不见了！

秋离摊开了右手，掌心中间，赫然摆着两条小小银蛇似的雪亮眉毛，他轻轻一抛，那两条眉毛竟凝聚不散地冉冉飘过，可札钦汉伸手一接，却猛觉手掌一震，险些儿脱手坠落！暴凌地瞪着秋离，可札钦汉强将一口涌到喉部的逆血咽了下去，他咬着牙，沉缓地道：“你也太刁狂，小子！”看得出对方有多少深刻的愤恨与不甘，秋离淡淡地道，“一向来说；老可札你在天山派都是一把名声响当当的硬手，但是，你却也用不着为了今天的挫折如此颓唐伤感，胜败本是兵家常事，没有什么不得了，况且，你败在我手上也不算一件丢人的事！”可札钦汉额上青筋暴起，他火烈地道：“住口，狂妄小子，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秋离做道：“我么，鬼手秋离！”四个字宛如响起了四个旱天金雷，有一种令人觉得“霹雳”的震撼与惊骇，艾小玫的一声尖叫同时摇晃着人们的心簇，连丁骥这位家来深沉的阴毒角色也不由骤然变色！

秋离一双眼角微微上挑的眸子突然间射出一段寒厉得带血的光芒，有如两柄利剑宜透过来，他狠残地道：“可札钦汉，：你成名不易，我已两度手下容情，念在你一把年纪的分上，现在你可以离去，记着一件事，我鬼手出道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流过我血的人尚能保有性命，你是第一个，但，也是最后一个了！”可札钦汉震动地望着眼前这做骨嶙峋却又狠毒无比的俊雅年轻人，他不知不觉退了一步，骤然间，有一片汹涌的浪潮冲激在他的心田之中，这片浪潮包含有惊忧疑虑愤怒，以及不甘！多少年来，他没有栽过这种可耻的跟头，多少年来，他没有受过此等的凌辱，现在，他却全尝遍了，全试过了。如果他此时离去，跟着来的，必是尊严的破灭，自信的毁散，以及声誉的颓塌。但是，他如不退，或者可以残缺地保全那些，木过，他却极可能须以生命来做交换，来做赌注！

这是向死神挑战，一边扞着鲜血，一边押着脑袋，无可置疑的，不论押准了哪一边，其结果也都是残酷的，凄厉的！

可札钦汉正在艰涩地思付着，秋离又冷森地道：“丁骥，你这天打雷劈的贱种，可惜你生了一副堂堂皇皇的相貌了，今夜你难逃一死，而且，你将死得非常痛苦，昔日你给予周云的种种迫害，如今都要加息报还！这是天理人情！”眉毛一耸，秋离目注神态焦惶不安的丁骥，再道：“姓丁的，没有人能助你，这是天意，是复仇神的怒吼，你除了死，其他无路可走，秋离再说一遍，没有人能助你，天山派不行，无边湖也不行，任何与你站在一线的人必将灭绝，尸骨难存！”忽然，一声怒吼，可札钦汉神色狰狞地怒叫道：“谁敢伤我义子？”狂笑一声，秋离道：“老可札，你要再试？”可札钦汉的面容是可怖的，他暴突着一双精芒闪射的巨眼，咧着嘴，脸上的肌肉扭曲着，激烈地道：“秋离小子，我、就舍了这副臭皮囊来一搏你的鬼手！”秋离白玉也似的上齿咬着下唇，徐缓地，阴沉地，他道：

“可札钦汉，你还不到归去的时候，你还可以再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活着，比死了强，你想到了？”寒风呼啸着，将秋离的语声卷扬在冷别的空气中，激荡在沉寂的周遭，空洞洞地回荡着，宛如这些语声真象来自深沉的夜空，来自复仇之神于冥冥中的呢喃……

不可抑止地感到一股凉气自心底升起，但可札钦汉却强制住心头的颤栗，他倔强地道：“秋离小子，你不会再有刚才那种运气！”点点头，秋离平静中挟着残忍的一抹微笑：“如果是别人，他们必定会后悔方才两度饶了你的老命，但我不后悔，因为：

我知道我可以再次重演方才的经过，我仍然将恕过了的性命：

再抓回来，老可札，可怜你了！”可札钦汉笔直挺立不动，面孔上木讷着毫无表情，风，吹拂着他披肩的银发，扯动着 he 斑斓的豹皮短衣，于是，血腥气息又开始在空中慢慢凝结，慢慢形成……

斜走一步，秋离的双掌也微提到了腰际，眼看着，双方的再一次生死决斗又要展开。

正在此时——

方才还满面惊慌的丁骥忽然一反常态，竟纵声大笑起来，他胸膛挺起，气焰万丈地大吼道：“义父，你老人家放心，他们两个畜生今已成网中之鱼，便是插翅也难以飞脱了！”丁骥身边的艾小玫诧异地转目四顾，于是，她美丽的面庞上浮起一片复杂而微妙的表情，这表情，又是欣喜，又是惊虚，又是振奋，又是忧虑，她绞着手，直着眼，一副失措而又茫然的神态……

后面，周云也立即向周道察视，这一看，他顿时热血沸腾，双目喷火，连呼吸也猛地急促起来。

这时，自四周的黑暗里，正有如幽灵般飘出来十二条人影，这十二个人，穿着同样的灰色长衫，戴着一式的灰白色人皮面具，面具的口鼻双耳等部分也全一片惨淡的灰白，除了那两只眼睛还在转动之外，简直就和蒙着尸布的死人没有两样了！

抢上一步，周云低促地叫：“秋兄，无边湖的人！”秋离斜着眼朝这些人打量着，冷冷道：“这还能叫做人吗？”

和那些鬼魅又有什么分别？”对面，可札钦汉似是并未因这些无边湖来人的突然出现而呈现喜色，他仍然卓立不动，一双冷芒闪射的大眼毫不眨移地直直盯着秋离。

丁骥早已勇气百倍，狂态毕露，他活神活现地叫道：“姓秋的，我们试试看吧，看我们谁沾谁的血，谁能要谁的命，你已狂得过了头了！”说到这里，丁骥用力向左右点头，于是，那十二个灰白的身影开始逐步向中间围拢，现在，十二个双手上俱是空空荡荡的未曾执有兵刃。

走前两步，丁骥又激昂异常地向可札钦汉道：“义父，在天山的山门里，在你老人家的眼皮下，我们凭什么受到这种凌辱，这种欺侮？我们全是些善良的，与世无争的人，我们从来不压榨别人，为什么今天我们却须受到这种压榨？我们不作孽，不亏心，我们没有说不过去的地方！如今他们要骑到我们头上，要杀害休老人家的义子义媳，大人，不论你老人家如何想，如何做，今天为了天山一派，为了大人你的威严，为了一口气，孩儿便豁出一切也必要与来人周旋到底！”可札钦汉神色逐渐变为愤怒，变为激动，他双目寒电更炽，冷硬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道：“骥儿，你，说得对！”秋离叹了口气，缓缓地道：“好吧，老可札，你不信真理，不分黑白，却爱看你那宝贝义子演戏说书……”顿了顿，他又道：“就是如此了，你们一起上！”一侧，周云也将手中的“寿龟剑”斜斜举起，目注那十二个无边湖的幽灵，他一口钢牙全咬得生了根！

秋离寒着脸，冷酷地道：“这一次不会再有幸运及容情，你们都记住了，

这一次，除了生，便是死；没有其他！”十二个灰涩涩、白惨惨的人影沉缓地往当中围了上来，这十二个无边湖的人就宛如十二具才自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是这般阴森，这般冷瑟，又这般酷厉，带着一股凄惨惨的味道，没有出声，却象已经祭红了一片鬼泣魂号了……

切着齿，周云低促地道：“秋兄”这些人手怪异，心地狠毒，你千万留神！……”微闭着眼，秋离淡漠地道：“放心，我也不是善人。”站在对面，丁骥望好了适于出手攻扑的有利位置。艾小玫站得较远，她象是极犹豫，极为惶恐，看得出这位美丽少妇已陷入无比的矛盾与焦急中，但是，事到如今，她除了急惶，也没有别的法子。

“银发霜心”可札钦汉的面容僵凝着，就仿佛一块生铁，没有一丝儿表情，满头的整发也纹丝不动，整个人就象是生根在地下，只是一双凌厉的大眼中却闪烁着煞光，有如利刃般尖锐的煞光！缓缓地——

秋离斜着走出两步，他轻松地道：“记得当年，你们也是以众凌寡，在一处荒谷中暗算了周云，今夜各位又想重施故技？但你们只怕不会有那一次的幸运了，我可不太好对付呢……”凶恶地，丁骥声如裁铁：“秋离，你死在临头，还敢如此嚣张，真令人觉得又堪怜，又堪笑！”

仍然半闭着眼皮子，秋离懒绵绵地道：“那么，丁老大，你何不笑一笑给我暖暖心？”“心”字吐自秋离的唇间，语尾的音韵尚留在舌尖上，他瘦削的身躯已横空暴飞，“呼”地转出，‘决如电闪雷劈！连周云都没有料到秋离的发难会是这么个快法，‘他方才挥剑相助，“吭”“吭”两声闷响带着满空的血雨飞溅，两个无边湖的角色已分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摔了出去！

丁骥怪叫一声，鞭尖狂啸猛抽秋离后背，而周云怒吼着侧身旋步，已在一连串的剑雨吞吐中替秋离挡了回去！

“刷”地自五名无边湖来人的围袭下擦过，秋离飞起十九掌四面攻击，口中边哈哈大笑道：“有你的，老友！”一个灰白身影猛扑而来，双掌奇异地倒翻猛砍，秋离大旋身跃开，那人已侧滚向地两脚又狂风般猛速地横扫而来！

“乖乖！”大叫着，秋离腾空九尺，又两条人影交叉着自两边合冲而下，隔着尚有几尺的距离，一蓬黑雾已罩头弥散！

双臂猛张，秋离快如极西的流光直射三丈。他刚刚躲开了敌人的暗袭，宛如对方却早已料好他移身的位置一样，又有三条灰白身影带着狂劲的掌力联攻猛截！

双目候睁，秋离在空中微微一弹，人已极为巧妙地朝回硬生生缩移了四尺。他本是冲射的势子，却岂能完全违反力道的惯性与一般的运动顺沿方式，这乃是那三个无边湖的角色万万料想不到的，六只手掌挟着深沉的劲力霎时劈空，秋离闪电般的反袭，只听得一阵突起的惨号，三位仁兄全然手抚胸腹倒栽出去。在他们倒地一霎间，可以勉强来得及看见秋离的左掌正自其中一个小肚子里拔回，还带着纷洒的浓血！

五条人影依旧毫无声息地再次扑上，他们的来势极其古怪，三个人凌空冲来，两个人躬腰在下，而只这瞬息之间，对方已全拿出了兵刃；那是些一式一样的兵刃：银钹！

秋离唇角带着一丝难以解释的笑容，他挺立不动，就在对方五个人接近攻击位置的一霎，右掌当胸推出，方才推出一半又候沉突翻，左掌舞飞成二度深圆的月弧，在这虚幻的月弧中，成串的掌影有如千百柄兵刃流射旋激，仿佛星月交辉，穿织泻舞！狂号着，五面银钹互相打击得粉碎，五个执钹的

人也横跌了出去，血水象泉涌，却又在他们翻滚之间洒成了一圈圈的红弧，煞是好看，但是，也凄厉了点！从开始到现在，至多只是人们呼吸几次的时间，而在这短促的时间里，无边湖方面能手却已有了十人横死，剩下的，仅有面对面那两位心胆俱裂的仅存者了！两个人脸上的两张人皮面具依旧是那般木讷生硬，不带一丝表情，灰惨惨的象两片死皮，但是，面具后的那双眼睛都在颤栗了，惊骇了，看得出那两眸子里含有多少惶恐，多少畏缩，又多少焦躁与不安！搓搓手，秋离微微弯腰，道：“二位老朋友，闻说无边湖中高手云聚，异士众多，而且行事诡异阴毒，少有武林中人愿意招惹；但在下区区却偏偏不服这一口气，非要见识一番不可，呢，方才已见识过了，失望得很，老实说，你们全是一批饭桶，除了唬人就只能造大粪了！”对面的两个无边湖角色一时羞怒交集，气得浑身哆嗦，但是，他们就是不敢主动采取攻击，一下子全僵在那里，空自五内如焚，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自古以来，凡是人便皆如此，没有不畏惧死亡的，所差异之处，只是畏惧程度的深浅罢了，狠毒的人很多，不过那是加诸于别人的身体，若然将这残酷施诸于自己身上，只怕就少有人能够坦然承受了。

而现在，无边湖这二位仁兄就明白，那狠毒，那残酷，极可能便将由眼前这位煞神加诸到自己的头上……

斜着眼，秋离瞄了那边挤斗正热的周云与丁骥二人，他们两个可真叫拼命，一个剑光如练，层层卷卷，出手换招全是奋不顾身伪险式子，另一个鞭走龙飞，短刃赛雷，进退攻拒也俱朝要命的地方招呼，他们仍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功夫在伯仲之间，看情形，若任凭让两个人单打独斗下去，什么时候分出了胜负实在尚还不可期，鹿死谁手就更难断测了艾小玫象得了失心症一样木木地站在一边，手中的青锋剑柱在地下，双目发直，嘴唇半张，眼前的凄怖战况宛似全然未见，就那么怔怔地呆立着，连蓬乱的秀发也顾不得整了。

那边的“银发霜心”可札钦汉，这位天山派的顶尖能手，他的神情与艾小玫几乎差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是他那双精芒四射的眼睛还在闪烁如电般朝四周环视，显露出一股冷森的，不屈的，仇恨的光辉！

整个斗场就是这样了，现在，秋离开朗地笑着，他已觉得胜券在握，目注那两个无边湖的敌人，他竟以聊天的口吻说道：“适才你们一定奇怪我是用什么方法以空手一下放倒了你们那十位伙计，是么？”

舔舔嘴唇，秋离又松散地道：“那一招。叫‘攀月摘星手’，是早年‘巫焰教’的最高秘技，已经失传近百年了，这一招的奇处便是掌如流星，四射交织，可以在同一个势于及时间下攻拒多人量敌人的侵犯，当然，应付一个人就更简单了，方才老可札便在我这一招下栽了筋斗，他的功力够挥够精，也够深，但却不够严肃与快速，因此在我斗之下便吃了亏！”两个无边湖的仁兄有些发伤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眼前这种生死相挤的环境下，这位武功深不可测的强敌竟然会和他们谈起这事来，而且态度是如此轻松，口吻是如此柔和，就好象，呢，就好象在与他的朋友谈天说地一样，是那樣的安祥恬适。

和藹地笑了笑，秋离接着道：“天下的武术招式和它的用法，看起来简明，但练起来就不易了，换句话说，我推出一掌，你们也学着我的样子推出一掌，但用在什么部位、角度、方向适当，以及力道的轻重缓急如何支配，你们就没有我这样在行，更没有我这样精湛了，更重要的，武功里含有真力，

出式需要快速，这又不是表面的花拳绣腿可以比拟的，你们二位功夫还不借，就是差了点火候，唠，我再使一招‘攀月摘星手’给你们看，你们招子放亮，好生学着！……”傻在那里的两个无边湖角色正在满头雾水，摘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奇药，秋离已双掌猛展，又是一记“攀月摘星手”，但是，他出招之下，势子非但不慢，反而更快得有如电光石火在月弧的迷幻中，掌影飞激沼泻，纵横穿射，挟着排山倒海、撼天动地之威猛，将那两个无边湖的人物罩于掌下！

于是——

两个肉做的躯体有如两根细弱的芦杆掉进了急湍的宣漩涡里，那么不可抑止地翻腾摔撞着，一对银钹抛上了半空，只是眨眼之间，两个人已血肉模糊死于地，甚至连一声喊叫都未及发出！

又搓搓手，秋离转过身来，遥遥向站在那边冷眼盯视着自己的可札钦汉一抱拳，笑吟吟地道：“老可札，这也是那一招‘攀月摘星手’，只是我这一次没有将掌力印到梅树上，完全奉送到他们身体上了，很不错，是么？老实说，他们比不得你，犯不着留情，况且，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宽宏度量了。”阴沉沉地，可札钦汉道：“秋离，今夜如不诛你于此，以后天下苍生将受你磨难，多少无辜也会血染休手；秋离，上天不会容你！”哧哧一笑，秋离轻描淡写地道：“老可札，我一颗赤心上仰着天，下俯后土，没有什么可说的，如若玉皇大帝认为我做得不对，他要姓秋的归位，那我也没有话说……”冷厉而仇恨地瞪视着秋离，可札钦汉沉沉地道：“你就将知道你还能狂妄到几时！”一挥衣袖，秋离淡然道：“当然，我十分明白！”在他们的针锋相对里，那边的周云与丁骥又已激斗了数十招，现在，似是周云已稍微占了点上风，但是，这并非是说丁骥的艺业不如周云，而是他在精神与心里上受了威胁，他原以为凭他无边湖的十二个同伴再加上可札钦汉联手之力必可打倒秋离，哪里知道可札钦汉仍然固执地墨守江湖成规，不愿以众凌寡，坚持着他武林前辈的身份，这样一来，情势就完全改观了。现在，丁骥明白了他不该太过迷信无边湖的力量，更失悔低估了秋离，在当年，他以九个人陷害了周云，但秋离的修为与周云截然迥异，如今，只伯数倍九人之众也敌不过秋离了！……

那十二个同伴之死，丁骥早已看见，他本身是无边湖出身的人，所以他十分清楚那十二个人在无边湖所属里的技艺如何，这全是他们“红线”中的能手，但这些能手都在瞬息间便完全死绝了，这几乎是不敢置信的，看在眼里，如何不使丁骥惊怒慌乱，六神无主！微微一笑，秋离点头“呢”了两声，他缓缓负手向“银发霜心”走近了几步，柔和地道：“老可札，我看咱们是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姓丁的是外人，你老小子何苦非要顶着老命出来为他抗？干脆，我们之间的事一笔勾销，姓丁的这段梁子由我与周兄自行处置，日后，彼此见了面也是朋友，老可札，你看成么？”可札钦汉冷森地看着秋离，一张枯黑的面容涨成了紫红，仿佛连每一道稻纹都在抖动，他双目中似是喷着熊熊的怒火，语声却一个字一个字冰珠子似地进自他干瘪的唇缝，可札钦汉道：“秋离，现在，你出手吧，又到了我们再分生死的时候了，你无庸容情，就象我对你也不会容情！”耸耸肩，秋离缓慢地道：“老可札，你不多考虑一下？”可札钦汉冷板地道：“我已决定了。”神色骤寒，秋离道：“老可札，你活了这大把年纪都很顺当，便不想安享余生，留得一个善终么？”沉深深地，可札钦汉道：“不要再讲这些，秋离，为你自己担忧吧。”冷漠地，

秋离又道：“你真要再试？”可札钦汉愤怒得牙根擦响，他暴烈地道：“小辈，你话也太多了！”一扬头，秋离傲然道：“好，老可札，是你坚持要比试，怪不得我姓秋的不尊老敬贤！”大步走出三步，秋离又道：“开始了，老可札。”可札钦汉双目精芒如电，死死地盯视秋离，枯瘦黝黑的肌肤忽然阴阴地泛闪起一波波的白色暗流，他的一头银发又刺猬般根根倒竖，连呼吸也刹那间变得粗浊了；那模样，活象一头受激暴怒的老狮子！

秋离斜斜站着，双手闲闲地下垂，睹状之下，他哧哧一笑：“乖乖，可真吓人。”这时——

一旁呆立着的艾小玫突然机灵地一颤，她宛似恶梦初醒般尖叫一声，伸开双臂，哀泣惨呼：“三师叔……不要这样……三师叔！……”猛地大吼一声，可札钦汉双掌当胸推出，两股斗粗的白蒙蒙的凝形劲气便有如两条巨蟒“呼”地自他掌心斜卷而出，挟着雷霆万钧之势直撞秋离！

“好，‘白蟒气’！”秋离断叱如雷，两掌掌心向下，微提淬翻，同一时间，一大片哗啦啦的无形罡气也迎兜而上，在漫天的砂石飞舞里，空气似是一下子沸腾起来，打着唿哨往四周涌荡排挤，于是，宛如响起了一阵闷雷，在一片狂飚的肆扫中，秋离与可札钦汉同时踉跄后退——

秋离退了五步，可札钦汉退出六步半！

喘息着，可札钦汉断续地叫：“‘弥陀真力’……这是第九重的‘弥陀真力’……”润润嘴唇，秋离也呼吸急促地道：“老可札……我若练到了第十重……你就不止多退一步半了，势必把你的白蟒气逼回你的肚子里，活活胀死你这老小子！”抖抖双手，秋离迅速移动了几步，他又道：“这么以真力硬拼硬打，最是不上算，这全是死功夫，没有巧劲在里面，来，者可札，我们玩玩别的如何？”可札钦汉怒吼道：“莫不成还伯了你？”大笑一声，秋离衣衫飞舞，猛然扑到：“这就来了！”黑色的身影有如一片带着邪恶无味的黑云，又象一头黑鹰的黑翼，就那么一闪之下白到了可札钦汉的头顶！可札钦汉双足急速却幅度极小地移动着，全身做着几乎不可察觉的精奇摆挪，他双目聚集于扑来黑影的一点，两掌蓦然探出片片、条条、溜溜、股股的劲力，掌连着掌，指接着指，肘合着肘，闪电般奇幻而紧急地布成了一面尖锐的攻击网反罩而去！不分先后，他双臂上的两枚金色臂环也“铮”然分向左右飞出，只见金芒倏闪，亦已撞向了敌身！这种高深的武术显露是繁复的，细致的，残酷而又狠毒的，不予敌人一丝一毫回转的余地，不容对方有一丁点儿思维喘息之机！

抢先攻来的秋离蓦然狂笑起来，一抹微微弯曲的，银白莹灿的影于宛如鬼魂的诅咒般凄厉的现在夜色中。怪异的是当这抹角影甫一出现，整个目力所及的空间便完全闪着它的影子，跳动的、飞旋的、纵横的、起落的，那么精怪似的充斥在人们的瞳仁内，象一座一座山，一波一波浪，象滚动的云，呼啸的风，象千百张狞笑的鬼脸，象屈死者伸展的尖，利十指，一下子使天地全迷蒙了，使见着的人心神全惑荡了没有尖号，没有掺噪，在一切幻影光芒的闪动中，两条人影电似的分开，只是，秋离是飞跃过去的，可札钦汉是横摔出来的！悲哀地哭叫着，艾小玫扑向了可札钦汉，她在一霎间看见了她这位功夫绝世的三师叔混身血迹，也看见了那袭豹皮衣上清清楚楚的十九个血洞！而秋离，秋离正疲乏地，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他用银牛角轻轻敲击着嵌含在有大腿根部的一枚金色臂环，角身敲击着金环，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叮”“叮”轻响来，他的头巾凌乱，衣衫绉揉，更有几处破裂开来，但

是，这位武林中声威煊赫的煞手却是那般洒脱，那般自在，好象方才发生的一幕与他丝毫没有关系一样！

沾着斑斑的鲜血，布满两颊的泪水，艾小玫猛然转头瞪着秋离，她悲愤而怨恨地叫着：“秋离，我三师叔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就下这种毒手？你不怕天打雷劈么？不怕世人的谴责么？你这狼心狗肺的凶手！”口中“嘖”了一声，秋离懒洋洋地道：“最好你嘴巴放干净一点，我并不是好脾气的人，惹翻了我，全天山派的人围在你身边也挡不住我姓秋的取你贱命！”悲痛地咽泣着，艾小玫突然站起，她一摔头，尖厉地叫道：“好，我就把这条贱命交给你吧！”哭叫中，她疯狂似地挥舞着手中的青锋剑冲向了秋离，那散着发，沾着泪，扭曲着脸的形象，唔，可不是和一母大虫相似？秋离皱了皱眉，还未及开口说出什么，那边在拼斗中的周云见状之下，已不禁大惊失色；他异常明白秋离的个性，更明白艾小玫是在做什么，她，等于正投向死神的怀抱！

惶急之中，周云一边力搏丁骥，一面焦切地大呼：“手下留人，秋兄，手下留人！”叹了口气，秋离身形飞也似地倏然旋开，银牛角一沉猛翻，“当”地一声，已将艾小玫紧握的青锋剑硬硬震脱，几乎在一个时间，他左手淬扬，“拍”地一记大耳光又把这位掀起漫天风云的少女搥倒在地！

周云侧首吐出一口长气，秋离无奈地一笑道：“怎么样，可以了吧！”周云的“寿龟剑”翻飞如雪，缤纷纷纷，他大叫道：“谢了，秋兄！”舔舔嘴唇，秋离挥了挥手，走过去一把将被搥得头晕眼花的艾小玫提了起来，艾小玫用力摇着头，好一阵子才缓过来一口气，她懦弱地睁眼望去，恩，秋离正含笑站在面前，那情状，又象是方才搥她面颊之事与他毫无牵连一样，悠闲得足能令人气煞！

一见秋离，艾小玫忍不住泪珠滚滚垂落，她抽噎着低下头去，双手掩着脸，身子亦在不停地颤动……

低沉地，秋离道：“可札钦汉没有死。”惊愕与意外使艾小玫迅速抬起头来，她不敢相信地带着泪道：“你……你说什么？”笑了笑，秋离道：“我说，老可札，你的三师叔，并没有死。”痴痴迷迷地看着秋离，艾小玫疑惑地道：“真……的？”冷冷一笑，秋离道：“鬼手从不诳言！”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艾小玫急奔向躺在地下的可札钦汉身边，她俯在一旁，为可札钦汉把脉，闻息听心跳，半晌，她回过头来，双目中含蕴着感恩的泪！

“谢谢你……秋离，你没有骗我！”耸耸肩，秋离走了上去，伸手自怀内摸出一包黑油纸包着的药粉，他交在艾小玫手中，淡淡地道：“把纸包里的白色粉末敷在老可札的创伤上，即可止血收口；他死不了，这全是未损及内腑的外伤，只是他这把年纪，在这里恐怕得要好生养息一段日子了。”接过纸包拆开，艾小玫匆匆为可札钦汉抹起来，秋离望着她忙动中的白晰细长的双手，望着可札钦汉黑中透青枯老面孔，不由低喟一声，转过身来。那边，周云与丁骥的恶斗已更形愕然了。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两个人竟全带了伤，周云是在前胸，衣服被扯裂了一大片，血淋淋，糊团团的皮肉翻卷了过来，看上去好不触目惊心，而丁骥则披头散发，左颊上染满了血，白白红红的嫩肉朝外张着，似婴儿贪婪的小嘴，他们全是狼挤猛杀，鞭影霍霍，短刃伸缩，在寿龟剑的银芒冷电中穿飞不息……”双方的喘息都变得粗浊了，攻拒之间也显得有些迟滞乏力，但是哪一个也毫不放松，依旧在豁出死命拼着，照这样下去，只怕脱不了两败

俱伤的结局！

略一沉吟，秋离走了近去，他在二人六步之外站定，冷峻地道：“姓丁的，你自刎如何？免得多受活罪。”丁骥倾力搏战着，一边喘息着大叫：“你！……是在痴人说梦话，放狗屁……”秋离沉沉一点，道：“还想看见明朝的旭阳吗？不，你永远看不到了！”连出九刃七鞭，丁骥又斜出五尺，他狂吼道：“秋离……”

无边湖与天山派不会饶过你的……”有趣地露齿一笑，秋离道：“当然，但你也晓得我并不含糊他们，而且已经证实过了，地下躺着的这一大片，不都是无边湖及天山派的朋友！”丁骥气得几乎一口气喘不过来，而就在他疏忽的一刹那，周云的“八十一手崩星剑”中的精华绝式：“一剑指星”“群星朝西”“星流愿偿”已同时攻来；不分先后，他的左掌急颤加浪，也走着奇幻的路子飘飘忽忽地罩到，这一掌，却是天山派的嫡传武学：“小云三手”！

狂吼着，丁骥右手的锋利短刃飞旋如风，左边的倒钩黑皮鞭挥舞得宛似千蛇盘转，在剑光鞭影的缠绕中，二人骤合又分，甫分再合，刃棱划过空气的尖锐声音捺捺着鞭梢子的“劈啪”暴响，在喷着人的血眸中，在急促的呼吸里，在汗水的洒溅下，双方都不想要命了，那一种誓不两立的仇恨是深刻的，镂骨的，令人叹息。

忽然——

周云大侧身横翻上去，双手握剑，在幻起的一片冷芒中猛刺敌人胸膛。丁骥则扭曲着面孔，右手短刃在急快的跳动中由下而上倒挑周云的小腹，同一时间，他的倒钩黑皮鞭已暴击戳来的长剑！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打法……

象哭泣着一样，一声尖长的骇叫悚人毛发地响起，艾小玫双手掩着脸，在不停地剧烈抽搐！

黑色的倒钩黑皮鞭活蛇似地卷上了周云的寿龟剑，那力道极大，足可将周云刺出的准头拉偏，但忽然，丁骥绝望地闷噪一声，缠上周云剑身的倒钩黑皮鞭竟立即软软地垂落，一丁点力量也没有了，这只是刹那之间的事，锋利的寿龟剑“噗嗤”一声透入了丁骥的胸膛，因为力量用得太过猛，以至剑尖已穿过了丁骥的身体直冒出后背，而丁骥的短刃，却似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猛撞了一下似地猝然偏斜，只划破了周云腹间的衣衫便“当啷”一声无力地掉落地下！

全部的经过都只是眨眼间开始又在眨眼间结束，当人们看见两条人影互扑的瞬息，便又看见胜负的答案了。

嘴巴里吐出带着气泡的血沫子，丁骥面孔上的五官已然痛苦得变了形，他的身体在一下一下痉挛，双手软软垂在两边，站着，瞪着一双迷茫而空洞的眼睛定定地注视在周云脸上的每一点，现在，他们彼此间只离着不到三尺的远近，周云的寿龟剑还深深插在丁骥的胸膛内！

丁骥原本朗阔的面庞，迅速地变为枯黄惨白，高大身体也象是在逐渐萎缩，在这一霎，他已失去了生前的雄伟与沉着，再没有一丁点狂妄，没有一丁点自持，如今，他是如此的颓废，如此的孱弱，似是一头垂死前的老迈的牛！

而周云，周云也在全身哆嗦着，双目的光芒冷漠又木油，他紧握着手上的寿龟剑，僵木了一样呆立在仇人的对面，他象忘记了下一个步骤该如何，握剑的五指关节都凸突得发青了……

秋离搓搓手，满意地吁了一口长气，对这种场面他看得极其平淡，极

其无奇，多少年的铁与血，生与死的场合，已将他磨练得有一副钢似的硬心肠，可以丝毫不沾人间烟火之气，他看得太多，经得太多了，江湖上的日子原本如此，思仇牵连，缠缠绕绕，到末了，便往往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便这样就了结，有的时候，却播下了一段思怨的种子，于是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插腿进了这个大圈子，要想抽身出去，都是难上加难了！……

那边，艾小玫恍如骤遭雷击一样整个人麻木地半跪在地下，她的两臂微伸，象要防止什么，攫取什么，嘴唇半张着，却发不出点声音来，满头秀发，披在头与肩上，显得无比地凌乱、蓬散，你该知她此时的心境吧？她的面容，宛似纸般的白，那是一种失去血色的，失望的，凄惨的苍白，她僵窒着，象失去了感觉，目光呆滞；衬着颊上未干的泪痕，好悲凉！

丁骥的瞳孔开始扩散，翕合的嘴巴里血如泉涌，终于，他喉头“咯”“咯”地起了颤动，全身猛烈地一震，仰头沉重地倒摔了下去！

“哗”地一声寿龟剑脱出了丁骥的身体，剑身上染满了稠厚的鲜血，周云仍然定定地站立着，嘴角在不住地跳动，不住地抽搐……

忽然，“嗤”地一声，艾小玫痛哭出声，她伏倒地下，天愁地惨地抽泣着，双肩在不停地耸动，那情景，也够得上伤感了。

大步走了过去，用力拍了拍周云的肩头，秋离微笑道：

“老友，恭贺你血仇得报，怨恨一扫而光！”如梦初觉，周云机灵灵地一个哆嗦，他激动地握住了秋离的手，语声里带着低咽：“多谢你……秋兄，报还此仇不但全仗着你的帮助，方才也都亏了你救命，要不，此刻伯我也躺在地下了……”秋离哧哧一笑，伸出左手来曲了曲手指，他低声道：“你太也性急，哪有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幸亏我还学了几手‘混元指’法，要不，可就难办了哩……”有着强制的喘息，周云讷讷地道：“方才，秋兄，若不是你用‘混元指’弹偏了那姓丁的刀鞭，到如今，至多也只能落个两败俱伤的局面。”眉梢子一扬，秋离道：“罢了。现在，那娘们你打算如何处置？”多少年来，日日夜夜只想报此血仇，而一旦得报，周云倒有些茫然无所适从起来，他摊开手，苦笑道：“我害了她……”

秋兄，到如今，我心里乱极，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秋离瞥视了伏到地上悲泣的艾小玫一眼，他双目一寒，平缓地道：“我先问你一句话。”

周云迷惘地道：“不知秋兄欲问哪一句？”微微一笑，秋离道：“你那师妹已是残花败柳，蒙羞之身，你，你还爱她么？”怔了怔，周云伤感地道：“我不否认……我仍然爱她，秋兄；真正的情感，是不能用这些浮面的世俗观点去下定论的……”一拍手，秋离道：“好，那么，带她走。”大地一震，周云惊愕地道：“什……什么？带……带她走？”用力颌首，秋离道：“是的，带她走，如若你仍然爱她，这正是机会，用了解消除你们之间的怨隙，用时光抚平你们之间的创伤，老友，带她走！她原来便属于你！”艰辛地，犹豫地，周云悲哀地道：“但……但是，我这个样子……”冷冷一笑，秋离道：“你方才已经说过，真正的情感，是不能用世俗的观点去下定论的，如若她嫌弃你的容貌，那么，她也不值得爱了。”痴痴地看着秋离，周云仍旧迟疑着道：“这似乎不大好，秋兄，她一定会恨我，她不会忘记我杀死她的夫婿，又使彤云山庄掀起漫天风暴，秋兄，她会恨我……”哧哧一笑，秋离淡然道：“到了她真恨的时候，再说吧，罪魁祸首不是你，是姓丁的，这一切责任，全该由姓丁的去负，不要再拖延，老友，记住人活着一辈子，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抓得巧，幸福无穷，放弃了，则可能永生不会再来！”

思付着，考虑着，好一阵子，周云还没有能下决定；秋离平静地一笑，徐缓地道：“如何？时间不太多了，者友。”猛一咬牙；周云横了横心道：“好，我……我带她走！”说完了，他又窘迫地道：“但是……秋兄，如果她不愿意！”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秋离道：“呢，这却由不得她了。”慌忙朝前走了一步，周云祈求地道：“不要难为她，秋兄，这一夜，那所有的打击与沉痛，已够她承受的，只怕她难以负荷……”古怪地看着周云，秋离徐徐道：“老友，你真是多情种子！”面也赧然，周云讷讷地道：“秋兄，你不知道。当你……真心爱上一个人，这一生，便永难遗忘，不管她是多么令你憎恨与失望……”“噗嗤”一笑，秋离摊摊手，边向艾小玫那边走去，一面回头道：“罢了，这篇大道理，你还是留着对你的那一位讲吧，我不理这一套，只管想法于夹磨她下山，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友，看你的了……”

### 第十三章 独阻狂澜

夜风，挟着刺骨瑟凉，萧萧地吹刮着，地下横七竖八地躺着那些形状惨怖的尸体，远处的灯火带黄而黯淡，更阴阴传来不停的喊叫之声，这情景，便越发显得悲怆与惨然了。

秋离大摇大摆地走到艾小玫身前，微俯下身，他道：“别哭了，娘子。”艾小玫猛地仰起头来逼视着秋离，美丽的面容上沾着晶莹的泪珠，沾着丝丝细发，双眸中含蕴着悲痛，含蕴着凄楚，她咽着无比的哀凉，生硬地道：“秋离，你还想做什么？”伸出舌头来舔舔上唇，秋离一笑道：“很简单，跟我们走。”愁惨地一笑，艾小玫缓缓地反问：“跟你们走？”秋离点点头，道：“不错。”直生生地看着秋离，艾小玫低哑地道：“这算什么？囚俘吗？”搓搓手，秋离道：“那就看你怎么打算了，你可能知道，鬼手秋离并非善人！”一咬牙，艾小玫摇摇头，强硬地道：“假如我不呢？”哧哧一笑，秋离道：“现在，这个‘不’字，对你似乎不‘太适宜吧！”瞪着眼，泪痕未干，艾小玫倔强地道：“至少，生死之间，还由我自决！”有趣地笑了，秋离淡淡地道：“艾小玫，人世中很多痛苦，江湖上诡计无穷，你还经历的太少，你不会知道，有许多时，人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今，我们只是告诉你带你走，只是告诉你而已，至于愿与不愿，却非你可以决定，艾小玫，我又要得罪了，你怨过这一遭吧。”一仰头；艾小玫冷木地道：“你要做什么你就做吧，你看我艾小玫怕是不怕……”她的话还没有说完，秋离的手指已自她身上的“哑穴”及“软麻穴”之上点去，软软地，她往一侧倒下，秋离一把提着她的后颈，回头笑道：“好个三贞九烈，老友，你来接着吧！”周云尴尬地走了上来，全身竟有些簌簌发抖，他迟疑着，颤着嗓子道：“秋兄，这！……”一瞪眼，秋离道：“这什么？还不接过去抱好？”于是，周云小心翼翼男地，象是抱着一块易碎的奇罕宝贝般将艾小玫接过，秋离微微点头，道：“你先走，老友，在雪池道的牌坊边等我，记着找个隐秘点的地方，这彤云山庄，可另有秘道下去么？”周云一面点头，一面急切地道：“你呢？秋兄，你要干什么？”笑笑，秋离道：“不可忘了那‘玉麒麟’；而且，黄衫会正在血战天山派，我就这么一定了之也不太合理；利用他们牵制住对方的大批人马，到头来，也该帮他们解解围，江湖黑道绿林，红花绿叶，本是一家，危难之时，出手相

助是天经地义之事，何况我们还有约定呢？老友，你便先定一步。”

十分明白秋离言出必行的个性，但更担心他手下无情的歹毒，周云怀里抱着软绵绵的艾小玫，却焦惶地道：“秋兄，你不要大开杀戒……”点点头，秋离一晒道：“行，你放心去吧！”走出两步，周云又回首恳切地叮咛道：“秋兄，你自己也多加小心……”一拱手，秋离笑道：“当然，我还没有活够哪。”于是，周云抱着丝毫不能动弹的艾小玫匆匆奔向黑暗之中，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了，秋离才如释重负般长长吁了口气，伸了个懒腰，缓步往彤云山庄前面行去。

虽说秋离走得不如寻常人之快，但也相当不慢了，仅仅片刻之后，他已穿越过一座座错落的房舍，一片片精雅的坪圃，旁若无人地来到了彤云山庄的前面——那已变成刀光剑影的斗场！

在广阔的前庄上，人影往来奔掠，飞腾扑逐着，寒刃的冷芒闪耀着，暴叱厉吼杂着惨呼哀号，黄色的，白色的身影穿插攻杀，往来追赶，血雨篷溅，肢体飞甩，好象一场狠斗恶拼！

秋离双目尖锐，他在一瞥之下，已大致看清了双方的情势，咽，黄衫会却是寡不敌众，不大乐观吧。

天山派方面约有五百余人，除了有近两百多弟子围成一个大圆圈，虎视眈眈地围立于四周之外，其他三百多人完全投入了斗场，这与黄衫会不到四十人的数目比较起来，几乎是十与一之比。晤，天下的名门大派，在情急之时，却也有不讲武林规矩的呢。

黄衫会中的顶尖高手“慈面辣心：公孙劲竹，正在力敌那”云里独鹫”班上品与“白鹰”左陵，“远天驭鹤”马照堂却独斗“旋虹桨”姜彪，“驭风一鹏”尚克农，“追魂无影”冉谦打得难分难解，“幻魔双心”杨咎、杨申志俩与两个儒衣文士激斗正酣，那两个文士打扮之人，皆约四旬年纪，青衫黄，髯的一个在战着杨咎，蓝衫白面的一个则拼着杨申志，看情形，一时还难分胜负。

离开众人约有三丈之遥，黄衫会的总瓢把子“蛇矛断命”于德寿一个人在火并着两位道装老者。那两个道装老人，一个戴着一顶闪亮的黄铜道冠，身穿八封长袍，生得环眼方嘴，双耳垂肩，拂动着三维柳须，好一副岸然之貌；另一个，披着水火道袍，面容灼黄，峨冠高耸下半掩着一双寒电般的眼睛，他紧闭着那张过于削薄的嘴唇，正一心一意地与面前的强敌拼战……

秋离抚摸着套插在右手上的银牛角，再缓缓移目搜视，哈，在一栋精舍的阴影下，“落星一剑”韩子明也在奋力攻击着他的敌人——“铁拂尘”陆小樵！他们两人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二人的功力俱在伯仲之间，他们都已用上了全力在格斗着，芒闪光掠，好不剧烈！

拍拍手，秋离自言自语地道：“好啦，他好三请四求都拜不出来，这一打全把天山派的老小子们打出来了，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天生的贱命哪……”说着，他大播大摆地过了黄衫会“三十卫”与一千天山弟子的厮杀间隙，直胡于德寿那边走了过去。

黄衫会的总瓢把子“蛇矛断命”于德寿功力深湛，技艺精纯老辣，他虽然以一敌二，但他面前的两位老道爷却丝毫占不上便宜，攻拒之间，非但制不住先机，进退挪移，更是受尽了拘紧，于德寿那一柄三尺长短，银光闪烁的锋利蛇矛，简直就和一道阎罗王的催命告示相似了！

秋离悠悠闲闲地一定近，于德寿那一双碧眼已看见了他，大喜过望之

下，这位江北绿林大盟主已急叫道：“秋兄，我的老爹，你跑到哪里去了？这里正热闹着啦！”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这一笑，象头豹子！秋离懒洋洋地道：“我去活动筋骨去了，哈，这里可不真是热闹着么？”他缓缓地，轻藐地打量了与于德寿交手的那两个道人一眼，嘴里“咽”了两声，淡淡地道：“这两位，可是天山派大名鼎鼎的‘双道三俗’中的双道？”于德寿蛇矛如电闪舞，闻言笑道：“不错，天山派的前辈，第四位‘铜冠客’白云子与第五位‘手臂龙’青杏子，两位无量寿佛！”点点头，秋离笑着道：“当家的，可要我接下一阵？”大旋身，蛇矛“当”“当”震开了白云子。“三刃双剑”又“呼”地逼近了握着“华陀杆”的青杏子，于德寿狂笑道：

“多谢了，这两个杂毛老道我还可以收拾！”秋离唇角抵着一抹深邃笑意，他微微颌首，站在一旁道：

“‘九手银瞳’潘一志这老匹夫呢？”于德寿正洒脱地转身，他边道：“一直未见。”搓搓手，秋离道：“火都烧到屁股上了，他老人家莫不成还在修炼他那不死仙丹？还是抱着‘玉麒麟’在掉落几滴难出的老泪？”霍然大笑着，于德寿速出十矛十腿，答道：“骂得好，秋兄！”退开八步，秋离又道：“白云，‘青杏二子，我这嘴巴随便惯了，二位道爷万望恕过，不要气冲牛斗才好。”戴着铜冠的白云于双目如炬，招出似风，他冷冷地道：

“小辈，武林妖丑鼠，原便如此！”哧哧一笑，秋离舔舔嘴唇道：“于当家的，这位道爷骂得也好呢。”说着，他一挥手，大踏步走到韩子明与陆小樵较斗之处，微微拱手，他斜睨着陆小樵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夫子，我们又再见面了。”陆小樵以一只铁拂尘力挤韩子明，他虽然功力深厚精深，但韩子明的一把“落星剑”却是闪掠如电，猛辣锋利，丝毫不肯相让，二人一个够辣，一个够狠，打在一起，谁强谁弱，一时倒也难以分判。

在激战中，陆小樵的神色看得出极为忧虑沉重，他低促地道：“方才未曾见到少兄，你与云儿到哪里去了？”这时，韩子明飞快斜刺十一剑，陆小樵拂尘翻舞中，一一架拦，冷冷地，韩子明叱道：“朋友，你还是先顾顾自己吧！”一旁，秋离笑道：“去帮着周云报仇雪恨去了，你不敢出头，呢，却有人敢出头，天下之大，也还有些不畏恶势强权之人呢。”全身一震，陆小樵被韩子明逼退了三步，他颤呼道：“你已杀了丁……”耸耸肩，秋离道：“当然，还能够留他再去荼毒别人么？”黑须哆咳着，陆小樵变了嗓音道：“完了……少兄，天山派必将与你誓死相拼……”眨眨眼，秋离淡淡地道：“无所谓，我们原本便不算友善，是么？”韩子明的红绒小帽跳动着，他剑出如电，挥挥泛泛，忽东忽西，倏上倏下，以一阵急攻快打猛袭敌人。而陆小樵也只有加急汀点精神小心应付着，没有时间与心情再和秋离答话了。

正在此时——

彤云山庄里面忽然传来一片悲吼厉号、六盏大红灯笼高挑起，迅速往这边移来，随着响起了一片片急剧的锣声，在“哐！”“哐！”“哐！”的撼人心弦的敲击声里，在那惨红如血的灯光模糊影印下，可以看出有数十个白袍人正奔马般飞快掠来！

“蛇予断命”于德寿狂笑着，身形闪跃得快捷无匹，蛇矛暴出暴缩中，他霹雳般大吼道：“都来吧，看看黄衫会的老子们含不含糊你们这狗屁的天山派！”追魂无影再谦使的一把其薄如纸，宽约三寸的锋利缅甸刀，这把缅甸刀在他手里，简直变成活的了，那份快、狠、准、稳，再加上缅甸刀刀身所泛闪的蓝汪汪的寒芒，一时飞卷，一时横掠，一时直起，一时猛俯，功力之深湛

奇妙是可称上匪夷所思四字。与他对搏的“驳风一鹏”尚克农竟感到吃力异常，手上的一柄大头钢钟几乎已有些旋展不开了，一边狠拼，冉谦一边叫道：“瓢把子，你放心，我们倒一个也必拉着他们一双来垫底！黄衫会不会丢在天山！”于德寿大笑道：“好，咱们豁出去了！”这边，秋离有如行云流水般洒脱地飘掠过去，在他飘移的时候，凡是挡着他进路的天山弟子们无不闷吭连连，象似浪般纷纷仆倒，只是瞬息，出过五丈的距离，已有三十多名天山弟子横卧于地！

蛇矛翻飞中，于德寿喝彩道：“够劲，秋兄、你有两下子！”秋离单人匹马阻在那群人的来路上，他回首一笑道：“过奖了，看不才挡住这些猪头三！”就这几句话的工夫，六盏火红灯笼光影下的一群白袍人物已来到了近前，为首一人，体格高大魁梧，满头浓密的黑发高高地结成一个朝天髻，红润的脸膛上嵌着一双奇异的，仿佛可洞穿人们肺腑的眼睛，他鼻直口方，双眉斜耸入鬓，容貌威严而竣猛，甫始一见，便给人一种深沉的，雍容的，山一样的稳固感觉，当然，天山派只有一个这等面孔的人物——天山派掌门“九手银瞳”潘一志！

在潘一志的身后不足三步，紧跟着一个秃顶大耳；细眉凤目的七旬老人，老人之旁，则是一个瘦小枯干，面皮干烁而皱纹重叠的矮小老者，这老者留着一把黄稀疏的头发半闭着眼，脸上丝毫没有表情，他的一双手，唔，是用两只泛黄色的牛皮套套着的！

另有二十多个白袍人物簇拥四周，大红灯笼高高地挑着，各式兵刃寒光阴吐，在一阵急促履声里，他们已来到了秋离面前！

似是没有估到会有一人单枪匹马地拦在那里，在潘一志微带意外的断叱下，所有奔来的人齐齐停步，二十多个天山弟子都已极快地分散开来，刹那间布成了一个半弧形的包围阵势！

搓搓手，秋离嘴里“啧”了两声，笑咪咪地道：“别紧张，别紧张，摆出这等架势来做什？我只有一个人站在这里，你们不要慌呀。”寒着脸，九手银瞳潘一志一双银眸煞光暴射，他早雷般大喝道：“小于何人？拦住去路便不怕送死么？”吁了口气，秋离吊儿朗当地道：“看这气派，你这位红脸大爷莫非就是天山派的第一人潘一志老大么？”九手银瞳潘一志怒火上冲，他厉烈地道：“小子住口！你休得引用你绿林黑道之称呼来诬蔑本掌门之名声！”哈哈一笑，秋离道：“果然不错，是潘老大！”一声狂吼，一个黑大汉横里扑出，白袍黑肤，就越发衬出这位仁兄的闪闪乌颜来了，他一探手上的“虎头钩”，怒叫道：“混帐东西，你再如此口秽言污，就莫怪我‘震山虎’徐超要教训你了！”看了这位“震山虎”一眼，秋离侵吞吞地道：“徐朋友，你如此态度和我讲话，辈份火候上还差了一点，现在，你且滚你妈到一边去！”料不到秋离这回如此出口不逊，震山虎徐超一愕之下顿时暴跳如雷，他双钩猛斜，一面前冲一面怒吼：“好狂夫，看老子活刮了你！”徐超刚刚冲出两步，九手银瞳潘一志已冷叱道：“回来！”这两个字力量似能缚住徐超的魂儿，他猛然止步，抑住去势；却咬牙切齿地瞪视着秋离，一副恨不能生啃其肉的模样！

挥挥手，秋离道：“喂，对了，这才叫听话，看样子潘老大在天山派里还确是有那么个几分威风！”冷森地，潘一志道：“小于，大概，你与黄衫匪徒也是同路之人了？”摇摇头，秋离一本正经地道：“我说潘老大，你这就不对了，人家堂堂江北第一帮的黄衫会，在武林中指出来也是威名煊赫，铿

锵有声，比起这天山一派并不逊色，人家黄衫会没有驾过你们天山派贼鸟，你身为天山老大，却辱骂人家为黄衫匪徒，这，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大够厚道。”双目怒睁，潘一志大喝道：“小于利口，本掌门没有这许多时间与你在闲磨牙根，你速速报名，也免得做个屈死冤魂！”嘻嘻一笑，秋离道：“潘老大，你不要吹胡子瞪眼，你们名门大派讲究的是风度，崇尚的是仁义，可也不能光凭空言白说呀，我与你往日无怨，今日无仇，你就舍得这么一不清二不白地干掉我么？”一番话直把这位天山派的大掌门气得全身哆嗦，手足冰冷，他神色突变，狠酷地大吼：“大胆畜生，你满口胡说，定是活腻味了……”就在这时，潘一志身后那位身着宽大青衫；瘦小枯干的小老头已经缓缓走了出来，他仍然半合着眼，似醒非醒地看着秋离，平静而淡漠地道：“小辈，你好口才，但好口才却必须有好本领撑着才行，看样子，你的本领也不会太差，否则，你是不敢如此嚣张的。”看着秋离，这小老头又道：“在‘双心阁’那边，天山一门的八代前辈可札钦汉兄被人暗算身受重伤，可札钦汉兄的义子，天山八代的第二位冯锷兄嫡传女子之夫丁骥及其友人十二位亦全被人杀死，这些血淋淋的残酷恶行都是谁干的？小辈，你定然知道，这与黄衫会，与你，只怕都脱不了关系！”秋离笑笑，道：“假如我不知道呢？”小老头阴沉地道：“老实说，不管你知不知道，今夜，黄衫会与他的同路人，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活着离开彤云山庄！”冷峻地，他又道：“也就是说，你说出也罢，不说出来也罢，你这条命，可怜你爹娘白养你一场了。”哧哧一笑，秋离道：“可是真够悲惨，是么？”叹了口气，他续道：“好吧，我说出来就是，免得你们一个个的想吃那凶手的肉又找不着对象。”小老头冷厉地道：“说！”退了一步，秋离低沉地道：“在‘双心阁’附近，那些被杀的人，全是我去宰的，假如有时间，我还想把他们碎骨扬灰，可惜来不及了；那位‘银发霜心’可札钦汉老兄，也是由我摆平的，他一大把年纪了，本来可以不要再受这些活罪，但任我怎么劝说，老人家也不肯罢休，强要出头，迫不得已，我只好含着泪，狠着心，小小地将他收拾了一顿！”秋离的话还没有讲完，九手银瞳潘一志已勃然变色，气冲牛斗，他手指秋离；颤抖着，咬牙切齿地道：“你你你……”

你这十恶不赦的奸徒，天打雷劈的畜生……本掌门要剥你的皮！”一摇手，那小老头冷凄凄地道：“凭你？小子，你只怕道行还不够吧？”蓦然他暴叱一声，狠厉地道：“小子，你休要代人顶过，不管是谁干下这件滔天罪孽，老夫俱要将他抽筋挫骨，生生杀死！”秋离唇角一撇，唇皮子微扬，他笑嘻嘻地道：“你，是谁？”小老头仰天狂笑，大声道：“好，好，近二十年来，老夫未曾扬名，今夜便告诉你，也好让你死得瞑目，小子，老夫‘万屠啸天’孟渔！”“万屠啸天”孟渔，这六个字象是突起的一片狂风暴雨，那么咸恂恂，浩荡荡地刮进人们的耳际，吹进人们的心田，四周，凡是曾经闻过这个名号的天山弟子，都不禁大大的惊骇与眩迷，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天山近于咫尺，居住若干年的这位枯瘦者儿，竟然就是二十年前载誉武林的“天下三雄”之一“万屠啸天”孟渔！孟渔，这两个字不仅象征着力量，威势，更代表着无比的崇高与神圣，他已销声匿迹二十余年了，在二十年前，“天下三雄”即等于是——一切武林的绰称，他们是烜赫的，独霸的，高高在上的，纵使三雄中已有二雄早已逝去，纵使三雄已不在江湖上出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甫一听到这几个字，却仍然有一种令人心胆俱裂，魂飞魄散的惊怖与震室感觉！

但是——

这一阵风，一阵雨，却没有吹刮进秋离心中，他自然也知道“天下三雄”的名声，自然更明白眼前这位“万屠啸天：孟渔的来历，但秋离仍然夷然不惧，自他有生以来，他的肌肤骨肉便仿佛是钢打铁铸的，他的胆力便宛似用五岳之石竖矗的；他的气节只覆披在“义”上，他的思维便牢系在“不屈”上；没有什么可值得他畏惧，没有什么可迫他退缩——哪怕是在离开的死亡之前！就是如此，这十余年来，他才用血肉肝胆积累起他今日的成就，用豪迈磊石堆砌起今日的威望，鬼手秋离，这个旱天金雷似的名声！

于是，唇角上浮漾着那么一抹浅浅的，满不在乎的笑容，秋离斜瞅着面前神色冷厉的孟渔，轻逸地，他道：“哈，原来竟是你这熊老头，难怪竟有偌大的口气，‘天下三雄’，喂，可是鼎鼎大名的三个角色呀！……”眉梢子一扬，他又道：“多少年来，我就一直悔恨着，悔恨我晚生了二十来年，如若我能早出世二十年——”秋离微笑的面容蓦然冷如寒铁，他暴烈地道：“必不会让你们三个老小子扣上这个名号，你们三个也永远别想如此独霸武林，妄自尊！”九龙银瞳潘一志面色大变，怒吼道：“小子，你死定了！”孟渔阴恻恻地笑了起来，他慢慢走上一步，领首道：“小辈，看样子你是知道老夫的，唯其你知道老夫，却仍能这般强硬，足可证明你有过人的胆识！”这位当年“天下三雄”之一的老人，面孔上每一条深刻的皱纹里都含蕴着杀机，每一条发根的榴皮肉都似暗藏着力量，他形色丝毫不变，缓缓地，又接下去说道：“如果你身上没有背负着这笔血债——便姑算全是你干的吧，老夫非但不想害你，更有意提你一把，好生夹磨一番；但你竟卷进了这趟混水，染上了血腥，老夫想恕你亦恕不得了，小辈，这太可惜！”有趣的露齿一笑，秋离道：“孟渔，不要再沉迷于你往昔的老迈名声里，不要再顶着那块失去光彩的金字招牌张扬，那已过时了，已陈旧而斑剥了；古人很早便告诉我们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一句名言，只有把握住现在，保持高峰的力量才不会被摔下去，仅用已成过去的腐朽万儿闯天下的时代，早就不时兴了！……”仍然沉冷如故，孟渔冷凄地笑道：“这么说来，你，小辈，就是那推老夫这前浪的人了？”微一躬身，秋离笑道：“有此荣幸，怎敢推托？”淡漠地，孟渔道：“可札钦汉兄与丁骥这孩子确是由你所害？”秋离意识到对方口气中隐隐的杀机了，那是尖锐的，冷厉的，狠酷的，不露形色的，他轻啜一声，道：“不止他们两个，还有无边湖的十二位仁兄，再加上丁骥的那个熊老婆艾小玫！”

一旁，潘一志脸色青中泛紫，他窒息般切着齿道：“那艾小玫的尸体呢？小子！”哧哧一笑，秋离慢条斯理地道：“喂狗了。”潘一志双目中宛如有一片火焰喷了出来，他额上青筋暴一突，唇角抽搐着，一个字一个字进自唇缝：“真正全是你一个人干的？”，秋离用左手摸摸下巴的胡楂子，道：“要不然，会找你帮忙不成？”一口牙齿锉得咯嘣咯嘣响，全身骨节震动，九手银瞳潘一志的神态，活象一头欲待噬人的猛兽，那么暴凌地，沉重地，一步一步地逼了上来！

但是——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紧张关头，“万屠啸天”孟渔却一下子拦住了潘一志，他半闭的眼睛森酷地注视着秋离，冷厉地道：

“果然是你？”秋离道：“当然！”孟渔紧接着道：“为什么？”笑了笑，秋离道：“宰着玩玩。”点点头，孟渔毫无表情地道：“再问一遍，你是谁？”

大笑一声，秋离一推右手上套着的银牛角，傲然道：“姓孟的，你家老祖宗秋离你也认不得么？”象倏忽在黑暗的苍穹里，闪起一抹眩目的电光；一刹那沉寂之后，蓦地响起了一片恐惧的，骇震的，见了恶虎似的惊叫：“鬼手！”“老天，他是鬼手秋离！”“我的天呀，这活阎王！……”秋离目注着潘一志与孟渔在一惊之后迅速恢复镇定的神色，他缓缓地用银牛角，尖锐的角尖搔着面颊，平静地道：

“现在，我们都已彼此认识了，呢？”冷冷地，孟渔道：“不出老夫所料，果然是个人物！”九手银瞳潘一志愤怒地道：“秋离，原来是你！我天山一派与你有何仇？你竟用这么残忍狠毒的手段来对付我们？”阴沉沉地，孟渔低声道：“潘兄，双心阁的事情不会错了，是他干的，普天之下，能有这等功力之人，除了鬼手秋离以外，只怕再难寻出几个人来！”悲愤渗着惊怒，仇恨揉着迷惘，潘一志大吼道：“为什么如此下毒手！”

秋离你为什么？”秋离的表情在这一瞬间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再也找不着嘲弄的微笑，玩世的放荡，不恭的讽容；他变得如此冷漠如此残酷，又如此肃穆；银牛角斜倚肩上，缓缓地，他道：

“多年以前，你有一个徒弟被逐出门墙，有这回事么？”潘一志叫道：“是周云这孽畜，他与此事有什么牵连？”冷森森地，秋离道：“你这昏庸老聩的瞎眼奴才，体当年逐周云下山，与他断绝师徒情谊，为的只是不准他和你二师弟冯锸的女弟子艾小玫来往！……”潘一志气得面孔血红，他大声道：“天山门规，同派师兄妹，不得有逾份之情，更不准联姻……”嗤笑一声，秋离道：“是哪一门子的门规？都是狗屁！同门习艺，晨昏相处，日久自然生情，即为师兄妹，更屑夫妻，这只是亲上加亲，血脉越加连密，有什么不好？能发乎情，止乎理，用正当的方法明媒正娶，又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可恨你这个老庸才亏为一派之主，竟用强横压力逼走了周云，活生生拆散这一对鸳侣，更硬将那人面兽心的丁骥奉若祖宗，迫使艾小玫与他成婚；非但引狼入室，自取其祸，又叫那周云空怀满腹怨，一腔恨无处消磨……”孟渔冷冷一哼，道：“这是人家门派中的私事，与你胜秋的是什么相干？”

狂笑一声，被离道：“无关？但丁骥这狗才暗招他无边湖的一般爪牙聚九人之众，于一处荒谷上陷害周云，毁其容貌，这就与我有关了，先夺人妻，再残人体，这种事，只怕你这年高志昂武技深湛的天下三雄之一的孟老前辈也看不过去吧？又何况我区区秋离这等毛头小子？”

一怔之下，孟渔迷惑地侧首向潘一志看了一眼：“姓秋的此言可真？”潘一志也是心头一跳，但他强横地道：“一派胡言，全是一派胡言！秋离，你休要信口开河，血口喷人，你拿证据来！”冷漠地，秋离道：“去问你的七师弟陆小樵！”孟渔疑惑地道：“陆兄看见了？”秋离沉沉地道：“不错，周云被残毁后的容颜他曾经亲眼目睹！”断叱一声，潘一志道：“好个利口利舌，花言巧语的秋离！”

周云这孽畜便算真个被人毁去容颜，又岂能赖定是丁骥所为？

你一定是与这孽畜串通为奸，周云怀恨丁骥娶了他的意中人，便收买了你前来行凶，用这条苦肉计，先行杀死丁骥，再来个死无对证，任你诬陷，好狠毒的心呀，你们这两个恶徒！”微微一笑，秋离道：“但我为何不诬赖别人？”大叫着，潘一志吼道：“别人没有要娶艾小玫！”点点头，秋离又道：“我早知你不会相信此事，当时月黑风高，空谷无人，除了丁骥与那八个无边湖来的帮凶之外，没有其他人看见，逢到这等事情，是非黑白之间便只凭

一个良心了，没有人会愚蠢得自毁容貌后再去诬陷他人，周云可以来找丁骥报仇，犯个着弄成那个样子再来藏赃，他很明白，便是他被丁骥分了尸，你这老小子也必不会相信丁骥是凶手的！”

九手银瞳潘一声暴跳如雷，厉吼道：“秋离，这全是你与周云那孽畜所玩的奸计，你们杀人残命，还要给死者背上一个臭名，你们用心太狠毒了！”秋离唇角一撇，道：“我话讲至此，信与不信，全在休一念之间，你须明白，天下没有任何人能收买我秋离，为人行事之间，皆在我秋离心甘情愿，我想做的，便洒血沥肝也在所不惜，我不想做的，就是将天下财宝尽置眼前我也会当作粪土，潘一志，你睁开那双老眼，休要看错了人！”一番话把九手银瞳潘一志气得几乎晕死过去，他手抚胸，指着秋离，哆嗦地道：“姓秋的小子……今天本掌门要你生出彤云山庄……本掌门便从此归隐……永不问世……”紧接着，秋离道：“此言当真！”

潘一志一双银眸中隐透血光，他狠狠地道：“自是如此！”

——沉默了许久的孟渔不禁在暗里叹了口气，多少年来过着的江湖生活，使他阅尽了形形色色的各种样人，也使他碰着了、听着了些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事，他经历过数不清的诡异场合，更遇上些悲欢与离合；在人生的旅程上，他用近七十年的光阴行走了这多年的生命路途，对活着的一干遭遇及感受他已十分熟悉，他大致可以看出来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伪的，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邪恶的，这象一面铜镜，不敢说一定明鉴毫发，也能明察大端。现在，孟渔看得出眼前之事，其中必有蹊跷，同样的，他也看得出秋离不似诬陷；

可是，他身处的地位，在此时却苦于无法说什么话，或者表示一点什么心意，而眼前，一场势必惨烈的火并只怕难以避免了，这其中，这火并问题的真谛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假如天山派方面立场是对的当然没话说，但如若秋离是对的呢？

那洒血豁命不就太过鲁莽愚蠢了么？这时——

潘一志气休休地转头面对孟渔，低促地道：“孟兄，兄弟我要为同门报仇雪恨了！”略一迟疑，孟渔道：“且请稍候！”意外地一怔，潘一志不悦道：“孟兄莫非还有高见？”孟渔没有理他，径自踏前一步，向秋离道：“秋离，你方才所言之事，那丁骥已被你杀死，无可对证，方才你说当时陷害周云之人共有九个之数，除了丁骥外，那另外人绝不会全部死绝，可能将那参与此事的九个人招出来么？只要招出其中一人也就够了！”秋离缓缓地道：“孟渔，大约你忘了无边湖的人全戴着人皮面具！至今，不要我说，只伯就连你这般见多识广的前辈人物也不知道无边湖的所在地吧？我希望那八个人都在此处，希望他们尚未死绝……”这时，九手银瞳潘一志又找了空隙和把柄，他吼道：“既是那般人全戴着人皮面具，又怎知道其中会有丁骥？周云这孽畜是如何发觉的？”冷冷一笑，秋离道：“其一，丁骥出身无边湖，其二，丁骥身材魁梧，体形高大，语声特殊，在低哑中带阴尖韵，极易辨认，其三，他曾在损毁周云面容之时掀开皮罩拭汗；周云虽未与他正式见面；却在暗处注意过他，你知道对横刀夺爱之人，看了三眼便水难忘怀！”顿了顿，他又道：“因此，相似的，丁骥也十分留心周云的行踪，他清楚周云时常偷上天山与他师妹相会，便探察妥了周云的必经之路，加以谋害，那一夜，他便是躬亲参与，当然，办这种事，换了你我，也定亲自前往的，是么？”潘一志怒道：“全是胡言，你无凭无证，只在空口瞎扯，诬陷善良！”

双目一闪，秋离冷然道：“潘一志，你以为我是吃饱饭没事干了，千里迢迢跑来向你这污秽之地诬陷象丁骥这种‘善良’？”“呸”了一声，秋离又厉烈地道：“老实说，无边湖另外那八个人我姓秋的亦必不放过，我定将寻着那个地方去找他们结算此帐，在登临天山之前，我们便有此打算，打算万一姓丁的不在天山之上时，我将立即走遍天涯海角寻访无边湖，替周云出此怨气，但姓丁的该死，他娶人之女，定居女方之处，这正省了我们的工夫，首先斩此凶人以伸天道！”看了气得不成人样的潘一志一眼，秋离再道：“周云没有料错，你这老小子盲目地宠爱丁骥，昏庸地信任于他，纵使他与艾小玫成了亲，你也必不要他离开天山，果然对了，潘一志，你正是如此做的！丁骥下聘于天山，娶艾小玫于天山，定居于天山，如今，再葬身于天山！”九手银瞳潘一志狂吼一声，暴怒地叫道：“孟兄请退，天山派与秋离势难两全！”孟渔犹豫了下，终于叹了口气让开一边，他明白，眼前的混水，只怕是不能不趟了！

银牛角斜斜举起，角尖指天，秋离冷然地道：“天山派的上下各人通通听着：你们当年逐出周云，任他形单影只，冤情难伸，任他飘泊天涯，受苦受辱，任他毁害伤身，悲痛欲绝，你们天山，派，老的一辈昏庸无能，独断专行，是非莫辨，黑白不分；中的一辈畏首畏尾，怯懦拘私，罔念情谊，寡毒凉薄；小的一辈盲从糊涂，嚣张狂傲，妄自称大，不明真理，你们全是武林中的败类，江湖上的蠢贼，天下有血性，有气节，识仁义，明大体的人，皆可擒而诛之！”一仰头，他又洪亮地道：“今夜，我鬼手秋离有幸至此，便自做自承，做这替天行道之人，果报神之子了！”从未发一言的天山派八代弟子中的第二位——仅次于攀门人的冯锸，此刻再也忍不住了，他双目圆睁，角眦欲裂地大呼：“秋离，你这狂徒、恶鬼、畜生！天山派今夜便将斩你的血手，灭你的凶性！”大笑如雷，秋离凌猛地叫道：“来吧，你们一起上，每一个人，不管是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有号称“金拐罗汉”的冯锸凤目骤睁，额头上的太阳穴突然暴起，他微一偏身，右手已自袍襟里抽出一柄金光灿灿的沉重单拐来；这位尊主天山派二掌门的前辈人物，寻常是难得一动肝火的，但他自己十分疼爱唯一女徒儿与徒儿的夫婿，一个不知所终，一个横尸惨死，再加上他的师弟身受重创，眼前的行凶者竟又这般狂傲跋扈，这口气，就连他积了七十余年的修为也是忍不下了，在暴怒痛恨之中，就想立即与对方上手搏命！

冷酷而阴森的秋离卓立如山：“怎么，就是你老小于一个人上么？”冯锸双眸红中泛紫，他切着齿道：“畜生，看你还能狂到几时！”秋离的目光斜视着举指向天的银牛角，淡漠地道：“能狂到你瞑目之后是无庸置疑的，老朋友，你不够看！”缓慢地逼了过来，九手银瞳潘一志厉烈地道：“秋离，本掌门来慈悲你了！”哧哧一笑，秋离眼珠子一转，道：“还有哪位，用不着客气，有兴趣的请一起上来，这样也显得热闹些，对了；孟老前辈，你不凑上一角耍耍么？”“万屠啸天”孟渔任是当年雄霸天下，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暗中对秋离这种豪壮做倔的神态也不由不加了三分钦服，他阅人多了，见得更多，但是，似这等狂放不拘的人物却还真是仅遇的呢；因此，这位响当当的老前辈表面上冷沉如冰，骨子里却并没有什么气，他站在一旁，严峻地道：“不要太过分，秋离，你能胜过天山掌门人潘兄就算出了奇迹了！”秋离笑笑，道：“老实说，如今我是赶鸭子上架，硬挺；

不是么？要不挺也不成了，还空叫人家骂一声窝囊——”

，于是，就在那个“囊”字还跳跃在舌尖上，秋离斜指向天的银牛角已闪电也似地猛然飞向潘一志！

他这突兀而急厉的发难，是全场的任何人所预料不到的，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打就打，而且毫不容情，毫无征兆，一上手便是这般的歹毒狠辣！“九手银瞳”潘一志猝然一惊之下“呼噜噜”地斜旋而去，在旋身的同时，他已倏然反了五掌，这五掌也是又急又快，更自五个不同的角度暴闪翻掠，这等迅速的应变，亦是匪夷所思，不愧“九手银瞳”之名了！

秋离大笑一声，微转募胜，银牛角晃闪之下又几乎在第一次出手的同一时间反劈往正待挟击侧攻的“金拐罗汉”冯锔！

于是，金拐突起，猛迎而上，秋离的银牛角抖颤如千层浪涌，在一波波白莹莹的光芒飞快起伏中，那么威势凌人地罩合下来！

一种直觉侵袭着冯锔，使他不敢放开手脚与对方那翻涌浩荡的角影硬抗，他大吼一声，金拐拄地一点，“刷”地掠出五步！牛角倏弹淬扬，又刚好准确无比地拦住了反扑而来的潘一志，潘一志的双目灿然如电，在愤怒中，他的掌势已有如狂风暴雨般带着雄浑无匹的劲力冲到。

秋离瘦削的身躯有如一抹闪炫在黑暗苍穹中的冷电，来去无踪，快捷之极，倏上倏下，忽左忽右地纵横掠胜着，一只银牛角便仿佛是一抹冷电的尾芒，吞吐不定，千幻万迷，在刹那间已如此悍野地与天山派这两位顶尖儿的大人物拼杀在一起！“九手银瞳”潘一志的技艺是精湛、渊博的，又是奇玄、浩烈的，他一会用天山正宗的“逆风九掌”，一会使天山嫡传的“小云手”。一会展“金刚指”法，一会旋“丹鹤大王套”

拳式，变化莫测，气势雄浑。而“金拐罗汉”冯锔的拐上功夫亦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一柄金拐挥舞起来，只见漫天的耀眼金光交织穿刺。时如霹雷蛇火，时如烈日豪辉，时如火焰喷洒，时如群星流曳；在一片锐利的破空呼啸之声里力挤着敌人的银牛角！

两位天山派的首要人物，异常谨慎而小心地和秋离激战着，但是，他们却惊骇地察觉己方倾两人之力仍无法占到丝毫上风，秋离的猛、狠、野、悍，简直似一头邪恶化身的魔豹，一只附有阿修罗咒言的黑鹰，那般狂厉，又那么快得令人目眩神迷！

一侧——

集中全力仔细观战的孟渔，也不禁深深为秋离所具有的超绝身手而惊异了，他注意着秋离的每一个招式，每一个动作，但孟渔也不禁为自己叹息起来；高手观摩高手较斗，都有一个本能的自然习惯，便是眼看着人家拚战出手，自己也在心里模拟对方的招式，譬如说那边一掌攻来，这边差不多就会斜身踢腿，那边回转移步；这边跟着便进身挥掌；一个对武术有深湛造诣的人，大都能凭着本身对技击上的修为及认识预知敌人将要采取的动作与招式，也就是如此，往往便抢先一着，制敌先机；当然，以造诣的程度才能分断对手将要采取的动作多寡，换句话说，武功高的，能预见敌人多招以上的动向，武功浅的，便只能预见一招或非待敌人出手便猜不透了。以孟渔的技艺来说，看人打斗，胜负强弱之间他一眼便能分明，有如洞中观火，了如指掌，套用俗词儿：“尾巴一翘，便知往哪里跑”，可是，眼下他却大大地惊奇了，秋离的出手，是那般的怪异与诡诈，几乎大多出了他的预料之外，非仅如此，甚至有些式子快得连看也看不清楚，这等情形，又怎不令这位武林中的老前辈感到可悲与可叹呢？现在，他们的剧战已超过百招了……

围立周道的天山弟子们也不禁个个动容，屏息如寂，他们有生以来，哪里会看见过如此惊绝奇幻的打斗？又哪里相信他们掌门与二师叔的联手之力还有对付不了之人？这当然是开了眼界，但是，更不啻受了一场教训，一场火辣而残酷的教训！

黑暗中，那原先欲向秋离挑战的天山九代弟子“震山虎”徐超，早已遍身透凉，寒气宜冒，他张着大口，傻着眼，他知道，自己从鬼门关打过一转回来了……

于是——

在激斗中，秋离忽然狂笑地道：“二位，你们准备打到；

个什么程度才罢手？”金拐纵舞挥掠着，冯锔微微喘息叫道：“待取你狗命之后……”银牛角翻飞如电，攻拒自如，秋离冷冷笑道：“只怕二位要大失所望！”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固然潘一志与冯锔两人不易战胜秋离，但秋离若想摆平他们两个人，却也颇不容易，当然，以性命冒险，用狠招硬挤除外。

这种情势，拚斗中的三人自是明白，一旁掠阵的孟渔也是心中有数，他微皱着眉，戴着黄皮手套的双手在不停地搓揉着……

掌影突然暴飞如刃，潘一志已不耐烦地大叫道：“孟兄，请协同斩此妖魅！”潘一志这一叫，却使孟渔感到不是那回事了，本来，鬼手秋离的名声再响，功夫再高，凭年纪、恁资历，也是个晚辈，如今以天山派的两位首要人物联手合攻，说起来已是大大的没有光彩，若再加上一个盛名煊赫的孟渔，则就成了三对一，更失去武林中的道义与风范了，异日一旦宣扬出去，天爷，这几张老脸还朝哪里摆上去？

不过，虽则如此，潘一志叫也叫出口了，如果不上前相助一臂，多年好友必生误会，甚至落个“袖手旁观”，“不信不义”的罪名，这，却又是孟渔所不愿意承担的……

沉吟了下，孟渔缓缓地道：“二位兄台可否且请稍退？容兄弟我独力惦惦姓秋的分量？”潘一志和冯锔尚未答话，秋离在身形穿掠中已大笑道：

“孟前辈你何必客气？这样一来就违背了他二位的一番美意了，你没看见他们那种急惶法儿？”大吼着，潘一志舞起满空的掌影，呼呼轰轰地狂卷上去，在强猛的劲力回旋中，他暴烈地道：“对付你这等奸徒小人，岂能奢谈仁义？”“刷”地从十三次金拐的连环扫劈下逸出，秋离反手十一角还敬过去，左掌急封潘一志，他边道：“老潘，你也并非是个正人君子，呢？”潘一志眼眸如电，他急叫道：“孟兄，时间迫促，拖延不得，那边还有黄衫会的一干巨孽未除……”暗里叹了口气，孟渔只有徐缓地朝前走来，再近一步，他的神色便沉重一分，脸孔上的皱纹也宛如更加深刻了……”在银牛角的纵横翻飞里，秋离笑吟吟地叫道：“孟渔，正道上的侠义人物，也不过就是如此了，对么？”几句话宛如钢针一样刺得孟渔心中好不难受，他怔怔地停下脚步，随即又一咬牙，厉声道：“秋离，今夜之举，全是你心狠手辣的报应，怨不得老夫等要以牙还牙，替天除害！”哈哈笑着，笑声里含有一股难以言喻的讥讽与嘲弄之意；

在光旋影掠里，秋离的语声竟是出奇地柔和：“好一个替天除害……但老夫的招子却是雪亮的！来吧，孟大前辈，我们便看看在苍天的眼里谁为罪恶，谁为善良！”金拐泼风似的砍到，冯锔暴叱道：“利口小子，任你舌上生莲，也挽不回你即将来到的悲惨命运！”在金拐紧密与快速的闪动中，秋离

的身形便仿佛幻成了一缕有形无质的烟雾，随着敌人拐身的飞舞而急快飘掠，同一时间，他更毫不松懈地以闪电般的角光掌势攻拒围袭的“九手银瞳”潘一志，没有一丁点儿含糊，也没有一丝丝儿畏惧，好雄迈，好骠悍！

于是——

断比一声，二条瘦小的黑影猝然弹到，一沾即走，就在这突来突去的瞬息里，排成一个八角形的九十二片掌影已宛如实质的铁板一样呼轰压下！

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整齐而惊目的由九十二片掌影排列而成的八角形图案象是一个名雕匠的精心杰作。但是，纵然是一个名雕匠的精心杰作，只怕他也雕不了这么快，这么好，这么玄奇啊。九十二片掌影是凌空而来的，又是在一刹那间便形成了卜秋离心头大大地一震，银牛角在一沉之下骤而“呼噜噜”翻旋飞舞，四周的空气随着角身的翻舞而猛然排回激荡，于是，一幕令人惊骇的奇景便出现了——

银白色的角身，闪耀着夺目的奇异光彩，以秋离执角的右手为中心，一溜溜银角的光芒便有如一朵庞大的，正在盛开的白莲花瓣一样，一层层的，一圈圈的往外翻展。然而。这翻展的速度是奇快无匹的，令人的视力发生一种错觉，便象是这朵由角光银彩所幻成的白莲形花瓣永远不会停止它的翻展一般，快速生长，晃动；再翻展，生长；执角的手臂便宛似花心之蕊，或者，象数花底之梗……

九十二片掌影仿佛一块蓦然被震成粉碎的雕花冰块，在一阵低促的“噗嗤”声中消失于无形，而白莲花花瓣也似的银牛角角影也在一片急烈的晃摆中隐敛，只剩下秋离喘息着的哧哧笑声。

“九手银瞳”潘一志与“金拐罗汉”冯锸早已闪出七步之外，方才双方的互击，老实说，他两人并未插手，也无从插手，等于只是孟渔与秋离的单打独挑！

现在，“万屠啸天”孟渔正孤伶伶地站在秋离对面五步左近，他那张苍老而满布皱纹的脸容上，浮现着一丝掩隐不住的迷惘，一丝无可言喻的惊异，以及一丝“宝刀老去”的惆怅……

秋离的胸口起伏着，他展出雪白的牙齿，笑道：“孟渔，方才那一下子确是不错，硬里于，不带唬的，更得谢谢你出手前先打了招呼！”沉缓地，秋离喝彩道：“好眼力，好见识，不错，是叫‘佛莲无穷’，我‘大悲角’法里最高明的三式之一！”笑了笑，他又道：“怎么样？还差强人意吧？”寒着脸，孟渔侧首道：“潘兄，冯兄，务请二位暂莫动手，于一旁替老夫掠阵，老夫今夕先得掏掏鬼手的根底，看他还有多少绝活儿未用！”

潘一志略犹豫，忙道：“对付这厮犯不着讲求武林规矩，孟兄，我们一起收拾他……”“万屠啸天”孟渔面色蓦沉，他阴森森地道：“不用，待老夫死于他手下之后，二位兄台再为老夫索命报仇不迟！”孟渔这一说，潘一志才知道他这位老友已动了真火，而他对孟渔的习胜是深深了解的，他知道，若再坚持下去，孟渔怕就要翻脸了。强颜一笑，潘一志汕汕地道：“那么：孟兄小心才是。”孟渔没有再说什么，他缓缓将手上戴着的那两只黄色软皮手套脱下。这一脱下秋离便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的一双手掌，天爷，那竟会是一双“人”的手掌么？孟渔这两只手几乎已经没有肌肉，手上的表皮呈现出一种干黄焦紫的颜色，紧生生地贴在手骨上，而那十支手指又粗又长，不象平常人的手指般有皮肉包裹着，那十支指头宛如是曝晒在日光下的兽骨，泛映着凝胶般的古铜色，还有斑斑青丝，连指甲都没有，指端浑圆而粗厚，

一眼看上去，除了令人感到一股特异的“力”与“猛”的震撼外，便是那种极端作呕的暴力感觉……

当然，秋离明白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掌，他晓得，除了精练“黑霹雷”掌的人以外，是不会将两只手稿成这种情形的，显然的，孟渔的“黑霹雷”掌已经练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了，光看看他双手的颜色，原先生着指甲的部位圆润而粗厚——的程度，便知道对方在这种掌力上的修为已到了家啦。

淡淡一笑，秋离口中“喷”了两声，道“好家伙，孟渔，你老练那‘黑霹雷’掌可真是不惜功本哪，连一双手都豁出去了！”

冷漠地看着秋离，孟渔沉沉地道：“老夫在这‘黑霹震’上下过六十年余的工夫，秋离，你号称鬼手，对掌上窍门想必熟练，我们便以内掌对肉掌，分一个强弱胜负吧！”秋离将套在右手上的银牛角插在腰际，笑嘻嘻地道：“好得很，但怕只怕我这短短的几年时光练不成前辈你那等火候，交上了手，前辈体可得包涵着点哪。”微一仰头，孟渔道：“来吧，你先出手！”秋离搓搓手，道：“那么，在下便有所不敬了——”“了”字还在他的舌尖上打着转子，一片掌影已有如魔鬼的狞笑般飞到了孟渔的喉间，孟渔的鼻孔中冷哼一声，在哼声里，他瘦小的身形微偏，十六掌已突然奇异地自斜刺里左右激射敌人！

这十六掌来得古怪而玄妙，在掌势闪动之间，竟有一种隐隐的风雷之声，这声音“呼啦啦”地象是猛兽在闷吼着，又以似云层后沉沉的雷鸣，惊人极了，雄浑极了！

雷也似的旋掠六尺，又以比掠出更快的速度飞回，秋离这一来一去，快得好象根本没有移动过；样，在移挪的短促空间里，他已三十三掌并合成一次猛然反罩孟渔！

迅捷得只有人们眨眼的百分之一时间，孟渔身躯暴闪淬斜，连连腾展，在他这快得无可喻言的展动中，“黑霹雷”掌已漫天铺地地呼轰涵起，只见掌影连着掌影，狂飚滚着狂飚，飞沙走石，气流汹涌，而那隐隐的风雷之声顿时已变成尖厉的霹雳呼号“嘯——唻唻”“哗——啦啦”，掌影和焦点是如此准确，估计的部位是那般精密，一圈圈，一溜溜的劲力似已成为有形，纵横交织着，上下穿刺着，宛如一面宽阔而严紧的罗网，在网中，则充斥着死亡，充斥着狠毒！

秋离的面容冷漠而深沉，他内心的平静如古并不波，眼前的敌人任是这般强大，这般凶猛，但他却毫不慌乱，多少年来经历的艰险危困，千百次的血雨腥风，已将他的心肝铸成了铁钢，胆识磨成了坚钻，他能在死亡面前冷静想到如何摆脱死，在危殆的情势下考虑如何扭转危殆，现在，他用他“苦空八掌”的前四式变幻施展着，或者是狂如暴风般连施第一招“鬼在哭”，或是急似剧雨环使第二招“鬼开眼”，或是猛如怒涛般飞出第三招“鬼曰善”，或是捷如鹰隼般闪展出第四招“鬼索命”，他有时连续使出单招，有时四式并出，有时循环使用，有时双招联舞，虽只一共四招，看上去却是千变万化，难防难测，尤其是那种快法，根本就使观战之人看不出他的掌式步眼！

双方激斗狠挤的角色，全是两道武林上最高超的人物，一个是昔年的武术宗师，一个是现今的霸主奇才，彼此间全是走的快攻猛打的路子，谁也不肯相让，谁也不能留情，只见掌影翻飞，串串溜泄，象流星，象飘絮，象浪舞，象山崩，这等威势，别说天山派的九、十代弟子，便是功夫深厚如潘一志、冯锷二位也不禁目眩神迷，叹为观止了。

于是——

百招过去了。

秋离自出道以来，可以说还是第一次遇上眼前这么厉害的对手，对方修为之精湛，功力之雄浑，反应之快捷，艺业之超绝，全是他前所未见的，因此，他知道恐怕不易善了了，当然，他自信也不会失败，但那胜负之间，往往不是单凭自信便可以解决的啊。

这时，孟渔在掠闪中又是一百掌同时齐出，双腿也不分先后地扫截秋离可以躲避的任何一个位置。秋离冷笑着，双掌暴起，同样一百掌翻飞硬迎，身子却稳立不动，在连串的肉掌互击声里；他快速得几乎看不出地特有掌虚虚拍向天空“万屠啸天”孟渔目光尖锐无匹，他一眼看见秋离的这个动作，正觉有些奇异难解，而不可置信的，一股有利锥般的劲力已自左后方无声无息，却又其快之极地飞刺背心！

这股劲力实在来得太快太奇，以至连孟渔这等顶尖的高手也不由大大地出了意外，他怪叫半声，七十七掌猛然扫劈，身形倏缩猝闪，那溜锐风已擦着他的面颊“刷”地掠过，虽未击中，却火辣辣地有如挨了一记耳光！

在七十七掌中闪电般挪让着，秋离哧哧一笑道：“得罪，得罪。”呢，那是秋离“苦空八掌”中的第五招“鬼指东！”这一下了，孟渔可真是挂不住了，他狂叱一声，不再以缠战游斗的方式分出胜负，出手之下，便是他立威武林，功垂数十年的压箱底绝技：“三手伏龙”！

“黑霹雷”掌的威力现在才真正显示出来，象旱天的金雷“叱啦啦”地暴震着，而雷声翻飞在闪动交织的掌山里，孟渔象是陡然间多生出了八臂八腿，急厉而狂猛的劲力排涌回荡，漫天的掌影式成弧状，式形一线，式如半圆，式似并排，在一团团黑色雾影中穿射飞撞，它们无隙不容，无间不舍地冲罩而去；竖砍的，斜劈的，反兜的，倒扫的，各个攻击的角度与位置全然迥异，但却包括了敌人任何一个可躲闪的空间，这种力量，这种威势，几乎已不敢令人相信会是单单一个人在同一时间里所表示出的功力造诣了！

秋离蓦然尖啸如泣，他“苦空八掌”的“鬼在哭”，“鬼开眼”，“鬼曰善”，“鬼索命”，“鬼指东”刹时并使，不分先后，在双臂的急速抖振中，余下的三招“鬼溅血”，“鬼合十”，“鬼出棺”也合力推出，八掌合在一起施展，仿佛是八个秋离同时出手一样，呼啸的狂飚有如龙卷风似地绕体而起，片片如刃的掌影朝四面八方飞旋展舞，一串连着一串，一溜接着一溜，一阵压着一阵，一波推着一波，象浪花蓬洒，碎水溅散，那么密，那么急，而这瞬息，天与地都变色了，只见掌影翩翩，上下齐舞，好狠厉，好歹毒！在掌影的穿刺飞旋里，两条人影淬然分别向两个相异的角度抢出，于是，一刹那间，声寂形敛，：方才所发生的一切，又顿时消散无踪，两个对手，相距一丈左右，全静静地卓立着互相凝视……

侧旁——“九手银瞳”潘一志与“金拐罗汉”冯锷惊恐地奔向了孟渔，潘一志边低呼着：“孟兄，孟兄，你不要紧吧？”孟渔枯干皱瘪的面容上没有；丝表情，他摇摇头，目光竟是如此平静而深湛。沉缓地，他道：“秋离，你说对了，长江的后浪推前浪，而你，不愧是推那前浪之人，你胜了……”一丈之外，秋离的面色苍白得出奇，他笑了笑，猛然张口喷出了一股鲜血，连嘴边的腥红血迹也不抹，仍然吊儿郎当地，却沙哑地道：“好说，还亏你老人家成全。

“九手银瞳”潘一志震骇地叫道：“你，你输了，孟兄？你也输了！”“金拐罗汉”冯锷不服地跟着吼道：“但明明是姓秋的小于输啊，孟兄，你已震

伤了他！”带着凄凉意味地一笑，孟渔缓缓地道：“不，是老夫栽了……二位，他已用分脉手闭了老夫的下身经脉！”一句话有如响起了一个焦雷在潘一志与冯锷的头顶，二位仁兄齐齐惊得退后一步，瞪眼张嘴，一时竟连话都说不出了！

低怆地，孟渔又道：“其实，他方才可以不用分脉手的，在他施展分脉手的时间里，他是可以在老夫身上力劈四掌还有余，若他真个如此，只怕老夫如今已站不住了，而且，你们看——”说着，孟渔向自己的肩胛处一指，随着他指的位置，潘一志与冯锷的目光移了过去，这一看，却更是心弦猛震，几乎惊呼出声，老天，一枚金闪闪的臂镯竟完全拍进了孟渔肩胛肌肉处，只露出了半圈圆脊在外，而这枚金钩，不正是他们的三师弟可札钦汉的玩意么？怎的却会到了孟渔肩肉里面了呢？衰老地一笑，孟渔道：“这枚金镯，原本嵌在秋离腿根之内。想是他与可札兄较手时吃可札兄所伤的……但是，他却能在眨眼间运气逼飞出来对付老夫，这枚金镯原来可以直袭老夫咽喉，但秋离却是手下留情，偏击到老夫肩上，前后两。

次，他若全下毒手，二位，老夫怕已休矣……”潘一志和冯锷二人呆了半晌，冯锷又急促地道：“但是……孟兄，姓秋的小子亦未得到便宜……”孟渔呛咳了一声，低沉地道：“他中了老夫三掌一腿，伤是伤了，但却不重……二位兄台，此人已练就了‘弥陀真力’，而看情形，只怕已在第七八重以上了……”二位仁兄又是一震，心头的那股子窝囊，可说到了家啦；

孟渔痉挛了一下，暗哑地道：“潘兄，冯兄，老夫已无颜在此，且容告退……今夕之战，请二位多加斟酌，能以停止干戈，是为上上之策……”强忍住心中的愤怒、羞辱与不悦，潘一志沉重地道：“若是孟兄与潘某易地而处，孟兄，你也会就此罢手求和么？”孟渔惨然一笑，徐徐地道：“潘兄，你我相交数十年，情感深笃，是而老夫才不揣冒昧，不顾兄台气怒，坦诚直言，目前暂忍一口不甘之气，总比横尸残命，溃散瓦解来得便宜上算……”

满口牙齿锉得“嘎嘎”暴响，潘一志双目光芒银亮带赤，他额际的青筋浮突着，仇恨之极地道：“但三师弟的血债呢？

徒儿徒婿的性命呢？天山弟子的伤亡呢？还有孟兄你的败辱，这一切，难道就全罢休了么？”“长长叹息一声，孟渔颓丧地道：“照眼前情势来说，只好罢休了……”猛一跺脚，潘一志吼道：“不，这万万不行！”悲悯地看着这位天山派的掌门人，“万屠啸天”孟渔沉沉地道：“潘兄，你须明白，再打下去，只有更使血债加重，更使人命增多，对事情不会稍有补益；老实说，如今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在单打独斗上是秋离的对手，他的功夫太高……若是混战，也只有使我们人员再增伤亡……潘兄，不要只为了一口气而使血流成河，使天山弟子骨埋荒郊，退一万步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又何苦非争在一时？况且这一时又毫无希望，代价太巨……”

潘二志双手紧拉，痛苦莫名地呻吟道：“可是……那些仇怨……那些仇怨……”摇摇头，孟渔低缓地道：“你要想远一些，想开一步，潘兄，便是硬拚一下，除了再损些性命，那仇，报得了么？”深深地垂下了头，良久，潘一志暗哑地道：“也罢……便如你所言……”又叹了口气，孟渔沉重地道：“不要难过，潘兄，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一侧，神色晦涩的冯锷忽道：“孟兄，如今激战正烈，便是我们有意委曲求全，对方愿不愿意尚未可知，况且，黄衫会听不听姓秋的劝阻也还是疑问，姓秋的正正好占了便宜，这小子只怕要拿拿堂……”孟渔唇角的皱纹深深地陷了进去，他平静地道：

“老夫看，秋离不是那种得势卖乖的人……”他正说到这里，对面的秋离已调息得缓过一口气来了，耸耸肩，他微略挪进一步，语声有些于涩地道：“孟老先生，我与你的这场架是打到现在为止呢，还是要继续下去？”孟渔凝望着秋离，缓缓地道：“老夫想；该可以罢手了……”顿了顿，他又道：“非仅如此，秋离，黄衫会的那批人，你是否也可以暂作调停？”秋离微微感到了意外，表面却不动声色地道：“你是说，天山派方面愿意罢手？”点点头，孟渔道：“不错。”

笑了笑，秋离深沉地道：“我可以要他们暂息干戈，但是，他们若有什么条件要提出，则请天山派的掌门者大与他们打商量了……”“九手银瞳”潘一志怒火顿炽，他暴烈地道：“什么？停手还有条件？我天山一派折兵伤人，威名蒙垢，看在孟兄劝说分上甘愿忍气吞声，解仇息怒，这已是莫大的耻辱了，他们竟然还欲藉此要挟？秋离，你道我天山派真是畏惧了你们么？”眉梢子一扬，秋离懒洋洋地道：“潘老大，两国交兵，胜荣败辱，这原是天经地义之事，你们打了败仗，当然便须表示出点儿意思，光空口白说，几句话就算了结啦。俗语道得好，化干戈为玉帛，这干戈停息后跟着就是玉帛，玉帛也者，也不过就是金玉财帛之意而已，换句话说，没有点赔偿，那只怕干戈也化不成了……”

潘一志几乎气炸了肺，他双目寒光闪射，两边太阳穴不住地“突”“突”跳动，咬着牙，他咆哮道：“这算什么武林规矩？你们先至我彤云山庄启事挑衅，诬蔑我天山声名，继而残我弟子，杀我同门，我等为了抑止杀戮，减少流血，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意，竭力避免发生争斗，委曲求全，更不顾威信之扫地，提出息战之要求，这只是为了一个仁字。但是，你你你，你竟以为我天山派是阶下囚，牢中俘，认为我天山派已一败涂地，无可收拾，得以乘机勒索。秋离，你打错了这种下三流的主意了！”“金拐罗汉”冯锷也愤怒地吼道：“秋离，今夕便是拚了一死，我等也必与他们这些魅魍周旋到底！”一侧，孟渔沉缓地道：“二位兄台，且请息怒——”潘一志打断了孟渔的话，叫道：“孟兄，你也听见了，这简直欺人太甚……”对面，秋离淡淡地道：“潘一志，黑白两道作为不同的地方也就在于此了，你不要用你武林名门大派的眼光与风范去衡度江湖黑道上的行为；和与不和，要知道，黄衫会并没有认输求饶，他们正想硬干下去；得失之间，姓潘的，你自己琢磨着办吧……”一斜眼，他又冷森地道：“当然，若再继续下去，我仍是站在他们那一边，我并未忘记天山派与我正处于敌对之位！”潘一志混身关节咯咯作响，他瞪着眼，握着拳，胸膛起伏急剧，气得连嗓音都变了：“好，好，姓秋的，我们这就开始了，天山派宁愿死绝了，也不能忍受这等侮辱欺凌？”冷漠地，秋离毫无表情地道：“悉随尊意！”“金拐罗汉”冯锷猛一滑步，须眉皆张地吼道：“秋离，我这条老命就先卖给你吧！”于是，正在这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万屠啸天”孟渔已石破天惊地大喝一声，怒吼道：“住手！”这一声霹雳似的吼喝中，带有无可掩隐的焦急与惶郁，方想出手攻敌的冯锷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势子，迷惘而怔愕地回头望向孟渔，讷讷地道：“孟兄……这……”孟渔枯干的面庞上在此刻竟涌起一片奇异的红光，他两眼暴睁如铜铃，唇角也在不住地抽搐，他厉烈地道：“二位兄台，我“万屠啸天”孟渔多少年来经刀山，赴剑林，水里火里横闯直荡，历经生死关，尝足血腥味，却也从来没有向谁低过头，求过饶；二位也必然明白姓孟的并非无骨节之下三滥……”说到这里，这位当年的天下三雄之一剧烈地呛咳了几声，缓过一口气后，他

又粗浊地道：“今天老夫如此委曲，如此忍耐，不是为了老夫这副臭皮囊，老夫老矣，死活已不足惜，老夫为的全是你天山一派的根源，你天山一派的根业，二位兄台，你们这般激动，这般鲁莽，便不怕天山派血缘断绝，彤云山庄化为瓦砾么？二位兄台与老夫全登耳顺天年，死不为夭，但是，二位就不替那干年轻的弟子们想想？不为这些年轻的弟子打算？他们也皆是父生母养的好孩子，好儿郎……”这一番话，说得沉痛悲昂，铿锵有声，不由将潘一志与冯锸的满腔愤怒全部化为灰飞，两上人证呵呵地呆立着，象僵了一样，好半晌作声不得。

秋离搓搓手，笑道：“孟老前辈，阁下确可谓是明是非识大体的真英雄，所言所语，不仅句句中肯，一针见血，其中那股大仁大义的韵味，亦叫足了，这才是不折不扣，打江山闯天下的好角色！”

孟渔没有表情地看着他喘息了一阵，冷冷地道：“秋离，你还要等待什么？”一拱手，秋离道：“这就去，孟老前辈，我这就去！”说着，他大步走向激斗的人群那边。

现在，那边的挤战似乎已更白热化了，兵刃的撞击声永远是那么个刺耳的声音震响着，而暴叱厉吼也和任何一场杀戮中的味道无异，凄厉与残酷；间或夹杂着短促或悠长的惨号悲叫，这惨号与悲叫，总也透着千百年来人类在生命陨灭前的一刹，那种绝望及恐怖。

这一切，秋离实在已熟悉得腻味了；他直向“蛇矛断命”于德寿侧身走去，如今，于德寿正勇如悍虎，攻势滔滔似长江大河，他的两位对手却窘态毕露，捉襟见肘，被逼得左支右绌，那“千臂龙”青杏子甚至还挂了彩，右眉角上鲜血流着！

一把抓着一个天山弟子的后领摔了出去，秋离拍拍手，向越打越狠的于德寿咧嘴笑道：“如何？”于德寿手中银亮焙灿的三尺蛇矛飞舞如闪闪寒电，他狂声笑道：“好极了，秋兄，你那边呢？”淡淡地，秋离道：“也不差。”顿了顿，他又道：“瓢把子。”于德寿左右急晃，三十一矛流刺如飞，“铜寇客”白云子旋转挪走，“三刃双剑”翻舞截架，剑光如云，飘飘散散，而“千臂龙”青杏子的“华陀杵”却横劈直砸，猛打硬接，一副干到底的派势子！

“呼噜噜”的闪动着，于德寿边应道：“秋兄可有见示之处？”秋离沉缓地道：“天山派已要求停手息战。”倏出七招十九矛，于德寿惊异地叫：“真的？”秋离懒懒地道：“我还当你是三岁小孩子耍呀？”同时，“铜寇客”白云子与“千臂龙”青杏子也听到了，白云子的环眼，闪射出一片棱棱煞光，愤怒而轻蔑地道：“小辈，你这谎言太不够高明——”就在他那个高明的“明”字还缭绕在空气之中，一声短促的，清亮的，激昂而沉重的钟声已“堂”地敲响，这一声钟响，虽仅是这么短促的一下子，却几乎在一霎间将所有天山派的人们魂魄慑住，心脉震断，他们在一片惊呼悲喊中纷纷停止了拼斗，全部不甘服地站在那里惶恐地向四处张望着，有如一群无主的雁，难以适从了！

秋离立即道：“瓢把子，你还不快招呼你的手下也停战！”微微一怔之下于德寿赶忙大叫道：“黄衫会的儿郎全听着，咱们也收家伙歇手，都给我站在那里待令行事！”其实，“蛇矛断命”于德寿这道谕令下不下一时之间也无所谓了，因为刚才钟声一响，天山派方面所有的人全停战收手，猛古丁里黄衫会的一干朋友们竟都愣住了，他们失去了对象，不知不觉中也全自动地收势停手，满头雾水地瞪目互视，不明所以……

，七八步外，“追魂无影”冉谦蓦然怪叫道：“瓢把子，这是怎么回事子

事？”怎么回子事？于德寿也正在纳闷着，他一瞪眼，叱道：

“等一下你自会晓得！”说罢，他低促地询问一侧的秋离：“呢，秋兄，我说，这可真是怎么回子事？开山派莫不成吃错药啦？一下子全停了手？”

‘秋离吊儿郎当地道：“很简单，他们玩不开了，筋斗一栽，当然便得收手，情势对他们不利哪，陷了夫人，若再折兵还成？”

秋离的几句话，对面的白云子与青杏子也都听得清清楚楚，一清二白；青杏子双眸带血，薄唇如刀，他冷森地道：

“小子，你胡吹诽谤可知也须有个底儿？谁玩不开了？谁栽了筋斗？你若没有瞎眼也该看清眼前的形态，哼哼，只伯鹿死谁手，如今还未可定呢！”白云子也阴沉沉地道：“晚辈，‘你且等着瞧！””哧哧一笑，秋离道：“以孟渔和可札钦汉的功夫还罩不住大势之去，我想，只怕二位道爷要更差上一把火吧？”从心头乐起，于德寿大笑道：“秋兄，你是说——”他面色突变，在一刹那间有些口吃地骇然道：“孟……孟渔？秋兄……哪，呢，哪个孟渔？”秋离静静地道：“万屠啸天孟渔。”猛地一机伶，于德寿惊震地道：“天下三雄之一的那个孟渔？”点点头，秋离道：“正是。”冷汗竟来得这么快，一下子浸湿了于德寿的内衫，他呆了呆，有些张口结舌地道：“你，呢，秋兄，没有搞错吧？”秋离淡然道：“没有。”连呼吸也粗浊了，于德寿忐忑地道：“那么，你是说，秋兄，他输给你了？”笑了笑，秋离道：“至少没有胜过我。”一块磨盘巨石顿时自于德寿心上卸落，他手摸胸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犹有余悸地道：“我的乖乖，可真吓了我一大跳……”说到这里，他又一伸大姆指，由衷地赞道：“行，行，不愧是天下一代英杰，天下豪雄，秋兄，我于某人服了，真他妈服透了……”一斜眼，目注白云子与青杏子，于德寿不屑轻蔑地道：

“我说你们这两个不开眼的老牛鼻子，你们可知道这位英伟的仁兄是谁？却敢在这里一搭一挡，放你娘的狗臭屁！”白云子双目一瞪，暴吼道：“于德寿，他总不会是十殿阎君！”哈哈一笑，于德寿道：“纵然不是，也差不远矣，便告诉你们这两个有眼无珠的老东西吧！”秋离徐徐笑着，微微躬身接道：“鬼手秋离。”真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一听到这几个字，白云子和青杏子同时骇退一步，两张老脸，也同时变得惨白，四道月光全定定地盯着秋离，象一瞬间全傻了……

于德寿嘿嘿笑着，大拉拉地道：“别看你们藏着个孟渔，我们也拾着个秋离，妈的，这叫铁扫帚碰不着地堂，大家硬对硬，谁也不用含糊！”他正说到这里，人群中，六盏大红灯笼缓缓朝这边移近，在那片朦胧的晕红灯光掩映下，“九手银瞳”潘一志，“金拐罗汉”冯锒，已被数十名天山弟子簇拥过来，另外，旁边尚有一乘软兜由四名天山弟子抬着，软兜上，正坐着“万屠啸天”孟渔。’低沉地，秋离道：“来了，瓢把子，有什么条件，你提吧。”得意洋洋地一笑，于德寿道：“放心，我早预备着了。”随即，这位黄衫会的大龙头举起手上的蛇矛，迅速向左右一摆，于是，很快地，散布在四周的黄衫群霸们马上朝这边聚拢，异常敏捷而利落地排成了一个反的半弧形阵势。

